

紅娘子（新派俠情倫理哀艷故事）隆中客・著

一個具有公主與平民雙重身份的姑娘，在身世尚未明瞭前，以蕩婦姿態，浪跡江湖，企圖爲故國盡一份力量，過程曲折、離奇，節奏快速、緊湊，結果並大出意外……

$4.00

第25年

31

編者話

今期選刋一部充滿俠情倫理哀艷氣氛的巨型故事——「紅娘子」，由東南亞名作家隆中客執筆，他是一位擅寫這類題材故事的好手，不但筆法細膩，而且描述感人，甚爲一般讀者讚許。「紅娘子」這個故事，是講述一個身份神秘的姑娘一段事迹，她在自己身世尚未明瞭之前，以蕩婦姿態出現，浪跡江湖，冀圖爲故國盡一份力量，結果如何，大出意外！過程曲折，哀艷感人，欲知詳情，敬請先睹爲快。

＊＊　＊＊　＊＊

黃鷹的中篇「雙龍刧」與朱雀的長篇連載「劍在江湖」，今期相告終結，故事發展各有不同精采處，幸勿錯過。下期開始連載的長篇是危中堅的作品：「孤雁南飛」，是一部倫理俠情恩仇故事，寫盡江湖上的離奇百態，險惡風雲，下期敬請購閱。

＊＊　＊＊　＊＊

下期巨型小說「鬼爪魔功」，是一個精彩的湖海恩仇錄故事，敘述一件慘絕人寰之事的經過情形，一夜之間，唐家一門二三百口慘遭毒殺，祇有一個臥病榻中的人逃過此刧，於是，故事展開了……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紅娘子（俠情倫理哀艷故事）
一個具有公主與平民雙重身份的姑娘，她企圖爲故國盡一份力量，以蕩婦姿態出現，浪跡江湖，結果……………隆中客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飛鳳游龍（一期完精選俠情故事）
毒火谷脫險　害人賊伏誅……………馬騰 43

銀瓶血債（日本野武士揭秘錄）……………麥中青 5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琴煞（奇俠司馬洛故事）
繼續作案　受傷躲藏……………馮嘉 68

崑崙三劍（俠情中篇連載）◀一▶
酒館灌黃湯　黑虎神上門……………東方玉 75

飛花逐月（俠情中篇故事）
繪圖打造機簧傘
商討對付白羽門……………臥龍生 83

骷髏畫（「四大名捕」故事）
見財起歹心　擊殺親兄長……………溫凉玉 87

雙龍刧（俠義奇情中篇）◀續完▶
取回神龍寶　歹徒劍下亡……………黃鷹 95

劍斷情未斷（俠情中篇故事）
灶房下毒藥　事發到刑堂……………西門丁 99

星島火玫瑰（神槍雙傑故事）
奇峯迭起　撲朔迷離……………龍驥 10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劍在江湖（新派武俠長篇）◀大結局▶
寶塔圖陣被毀
惡魔盡誅荒野……………朱雀 117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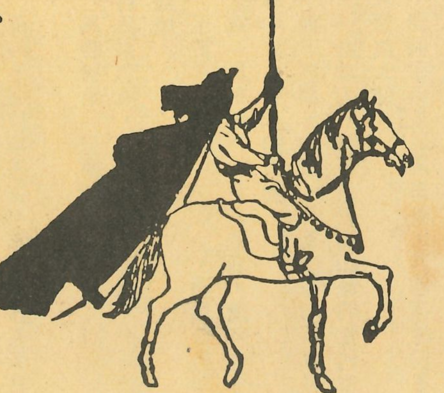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1期
（總號1267）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　哀艷故事

隆中客・文
盧　令・圖

紅娘子

元廷珠寶　萬人覬覦

周家集，是湘江之濱，官道上的一個小鎮甸。

它，背倚衡山，面臨湘江，又位處交通要衝的官道上，因而鎮甸雖小，市面上却頗爲繁華。

俗語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靠山、靠水的地方的居民，只要不偷懶，生活絕對無虞。

周家集既靠山，又靠水，上山可以打獵，下水可以捕魚，所以，周家集的居民，都是小康之家，過的也都是無憂無慮的生活。

周家集約有三百戶人家，有一條二十六家店鋪的小街。

二十六家店鋪中，有四家小客棧，三家雜貨店，四家茶館，其餘十五家都是專供來往商旅打尖用的小餐館。

夜幕巳垂，華燈初上。

周家集的居民，八成以上都巳經就寢了。

所以，這兒的所謂「華燈初上」，也不過是指那條唯一的小街而巳。

小街上固然是華燈初上，夜市方興，但，那絕大多數巳經就寢的民房中，却也有一間例外地還透出微弱的燈光。

那透出燈光的一間，是位於山麓坡地上的一棟半新舊的磚造民房，距小街約二十來丈。

由於它位於坡地上，居高臨下，對於小街上的情形，都是大致可以看到。

那透出微弱燈光的房間，也正是最便於觀察小街上活動情形的一間。

現在，房間中有一個僕人裝束的灰衣老者，正獨對孤燈，默默沉思着。

這位灰衣老者雖然是僕人裝束，但由他那雙精目中於不經意間所閃射出的湛湛神光看來，顯然是一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也不知他在想些甚麽，紋風不動地坐在那裏，巳經足有一袋烟的工夫了。

忽地，精目中神光一閃，低聲叱問：

「誰？」

窗外，十丈以外發出一聲輕笑道：「周伯伯好高明的功力，我還在十丈以外，您就察覺到了。」

話聲中，人巳穿窗而入。

但覺眼前一亮，一位年約弱冠，身着白色長衫，英俊又瀟洒的書生，巳卓立室內。

只見他兩道長眉斜飛入鬢，目似朗星，鼻如懸胆，唇若塗朱……眞箇是：好一個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那灰衣老者眉峯一蹙，道：「勝男，你……太過招搖了，老奴不同意。」

好奇怪！看情形，這該是主僕倆，但自稱「老奴」的人却直呼主人的名字，世間會有這樣的禮數嗎？

哦！對了！勝男？這位風流倜儻的書生，莫非是馬勝男所喬裝？

是的，這位俏書生，就是馬勝男所喬裝。

馬勝男是「千面神魔」馬嘯天的女兒，對於易容術，自然是家學淵源，扮甚麽像甚麽。

至於那位自稱「老奴」，而馬勝男却稱之爲「周伯伯」的灰衣老者，說來也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

他，姓周，名侗，是衡山派的俗家長老，一身功力，絕不遜於衡山派的當代掌門人悟眞大師。

周侗原籍就是周家集，目前這棟房子，是他的兒子所有。

十年前，周侗在洞庭湖濱，受到宵小的暗算，於生死間不容髮之間爲馬嘯天所救。

周侗爲了報答馬嘯天的救命之恩，自願終身爲奴。

儘管馬嘯天沒有接受，但他却一直以奴僕自居。

而這，也就是目前，他跟馬勝男之間那種不倫不類的稱呼的由來。

馬勝男笑笑道：「周伯伯請放心，我巳經改裝易容，沒人會認識的。」

一頓話鋒，又道：「何況，這兒是周伯伯您的老家，天塌下來，有您頂着，我還怕甚麽？」

「妳當然不怕，可是……」

周侗苦笑着欲言又止。

馬勝男笑問道：「可是怎樣呢？」

周侗輕輕一嘆，道：「正由於這兒是我的老家，所以，我才更不希望在這兒發生甚麽事故。」

馬勝男微微一怔，道：「周伯伯還是不同意我爹的計劃？」

「我一向就反對這件事情。」

「可是，前天，您曾經在我爹面前保證過。」

「保證不表示贊成，而且，我只是保證盡我的力量保護妳的安全……」

馬勝男含笑接道：「更而且，這項保證，還是在萬分無奈的情況下，勉強承諾的。」

周侗苦笑着一嘆，道：「難得妳也了解老奴的心情。」

「得了吧！周伯伯，我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我就是不希望您在我面前自稱『老奴』……」

「多年習慣，想改也改不了，勝男，一句話，在妳面前，我會儘量避免使用『老奴』二字，只是……」

馬勝男截口笑道：「只是，多年習慣，有時候，『老奴』二字，仍然會脫口而出，是不是？」

周侗連連點首，應道：「正是……正

是……」

馬勝男忽然輕輕嘆了一聲。

周侗問道：「勝男，爲何嘆氣？」

馬勝男又嘆了一聲，道：「周伯伯，我能了解您的心情，可是，您却不了解我的心情。」

「是嗎？」

「二十天前，在桂林的天然石洞中，狼狽而逃的情形，至今想來，就覺好恨！好恨！」

周侗欲言又止。

馬勝男搖撼着他的臂膀，道：「周伯伯，我一定要報復。」

「你行嗎？」

「我知道我不行，但有您帮忙，就一定行。」

「勝男，妳將我估計得太高了。」

「我沒估計錯誤，我報復的對象，不過是『紫丁香』丁玫。」

周侗一怔，道：「就是那位一心大師門下的丁玫姑娘？」

馬勝男道：「是的……」

「丁玫也到了周家集？」

「是的，她住在悅來客棧。」

「你們照過面了？」

「是的。」

「她是否已認出妳來？」

「不可能。」

周侗沉思着道：「說實在的，我眞想見見她。」

「那好極了！」馬勝男含笑接道：「周伯伯，咱們現在就走，我絕對相信，合您我兩人之力，一定也可以讓她嚐嚐狼狽而逃的滋味。」

「妳的目的，僅止於想要她嚐嚐狼狽而逃的滋味？」

「是的。」

「胃口奇小，爲甚麽？」

「不是我的胃口奇小，只因爹曾交代過，他老人家正在暗中部署，以求一擊奏功，所以，不許我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

周侗笑一笑道：「可是，如果妳讓丁玫嘗嘗狼狽而逃的滋味，就必然會打草驚蛇。」

馬勝男說道：「不會的，我跟她都已經改裝易容，但是我認得她，她却不認得我。」

「妳怎能斷定她不認得妳？」

「這個……」

「不論她是否已經認出妳來，我都不希望妳去胡鬧，更不會帮助妳去胡鬧，而且，我更希望……」

忽然一嘆住口。

馬勝男接問道：「希望甚麽？」

周侗幽幽地一嘆，道：「我希望也已經做過了，那就是規勸令尊懸崖勒馬，可是……」

「我爹不接受？」

「所以，我只好將希望寄託在妳身上，希望妳能在衡山多住幾天……」

「周伯伯，我也不會接受。」

不遠處的後山中，忽然傳來一聲幽幽長嘆。

周侗一怔，道：「會不會是丁玫姑娘呢？」

窗外，已有人接口嬌笑道：「末學後進丁玫，夤夜造訪，敬請周老前輩，多多包涵。」

話落人現，一身紫色勁裝，綽約多姿的丁玫姑娘已俏立窗前。

但她身形才現，一聲清叱，繼之是三點寒星，向她的前胸疾射而來。

發動突擊的當然是馬勝男。

丁玫沒有反擊，也沒硬接，她險中弄險，於危機一髮之間，以一式「鐵板橋」避過那三點「寒星」。

但馬勝男一不做，二不休地，暗器出手之後，人也跟着穿窗而出，不讓丁玫有挺身而起的機會，寒芒閃處，一式「雪花蓋頂」，「壓」將下去，口中並冷笑一聲：「今宵，有我無妳！」

「鏘！」地巨震聲中，丁玫的「鐵板橋」的原姿，貼地平射丈八之外，挺身而起。

馬勝男如影隨形，跟踪而上，展開一連串快攻。

丁玫却只守不攻，見招拆招地從容揮洒，一面嬌笑道：「馬姑娘，妳就不能表現一點兒做主人的風度來嗎？」

馬勝男冷笑道：「我這個主人，不接待惡客。」

片刻之間，雙方已交手三十二招。

馬勝男一直在拚命搶攻，丁玫也依然從容防守，却是一個不勝不敗的僵局。

丁玫又嬌笑一聲道：「馬姑娘，我這個不速之客，固然不是嘉賓，却也絕對不是惡客。」

「少廢話！妳爲何不反擊？」

「因爲，我不是惡客。」

說話之間，馬勝男又攻出二十六招。

而丁玫却仍然俏立原地，從容揮洒，儘管她取的是守勢，也儘管馬勝男的攻勢快速而又淩厲，却始終無法越雷池一步。

這時，倚窗觀戰的周侗，清嗽一聲，道：「勝男住手！」

周侗的語聲雖然不高，却含着一股無形的威嚴，使得馬勝男不得不聞聲住手，退立一旁。

丁玫却向周侗福了一福，道：「見過周老，並多謝您替我解圍。」

周侗拈鬚微笑道：「丁姑娘別客氣，老朽老眼未花，你們二位眞要放手一搏，要想分出高下，恐非千招以內的事。」

丁玫含笑接道：「這麽說來，我跟馬姑娘就成了『既生瑜，何生亮』的『一時瑜亮』了。」

「正是，正是……好一對……『一時瑜亮』。」周侗打開大門，擺手做肅客狀，道：「丁姑娘請。」

三人進入客廳，分賓主坐定之後，馬勝男却是一副悻然神色，悶坐一旁。

丁玫入目之下，笑道：「馬姑娘，我知道妳方才玩得未盡興，放心，你我之間，遲早會有放手一搏的機會。」

只見馬勝男眉梢一揚，哼道：「隨時奉陪！」

周侗擺手制止他們雙方說下去，然後，目注丁玫正容說道：「丁姑娘夤夜光臨，不知有何見敎？」

丁玫也神色一正，說道：「『見敎』二字，担當不起，晚輩此行，是俗語所說

的『拜碼頭』而來。」

「噢……」

「晚輩長話短說，有關家父跟馬姑娘父女之間的糾紛，周前輩想必已有所聞了吧？」

「是的。」

「家父雖然不當差，不吃糧，但由於當今皇上的知遇之恩，有些事情却是身不由己，也是義不容辭。」

「這些，我了解。」

「關於運送那批多災多難的元廷珠寶，這兒是必經之地……」

「我知道。」

「押運人員，日內即可到達，由於前車之鑑，晚輩笨鳥先飛，負責清除沿途障碍……」

馬勝男插口冷笑道：「妳行嗎？」

周侗又打了一個制止的手式。

丁玫淡然一笑之後，又道：「這兒與衡山派近在咫尺，衡山派是名門正派，而周前輩不但是衡山派的長老，更是武林中德高望重的長者……」

「丁姑娘過譽，老朽汗顏。」

「不！晚輩字字由衷，周前輩也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丁玫正容接道：「所以，不論是基於行客拜坐客，或者是基於敬老尊賢的江湖禮數，晚輩都有專程拜訪的必要。」

周侗捋鬚微笑着道：「丁姑娘很會說話。」

「周前輩過獎。」

「我想，丁姑娘此行，不完全是爲了盡江湖禮數，拜碼頭吧？」

「是的，不瞞周前輩說，晚輩此行，還另有所懇求而來。」

「好！請講！」

丁玫神色一正，說道：「據晚輩所暗中觀察，目前的周家集中，至少隱藏着三十個以上，武功甚高，來歷不明的可疑人物。」

周侗點點頭，道：「這些，老朽也已經注意到了。」

丁玫轉向馬勝男道：「馬姑娘，我知道令尊不會死心，目前，正在暗中調兵遣將，準備伺機反撲。」

馬勝男冷笑一聲：「妳明白就好。」

「哦，我更明白，目前，隱藏在周家集中的那批可疑人物，絕對不是令尊的手下。」

「不是又如何？」

「不是嘛！我希望妳馬姑娘也不要插手。」

「那就要看姑奶奶我高不高興了。」

周侗連忙沉聲喝道：「勝男，不可使小性子。」

緊接着，却向丁玫歉笑道：「她是說的氣話，丁姑娘請莫介意。」

丁玫含笑說道：「我知道，也不會介意的。」

周侗注目接問道：「對於那批可疑人物的來歷，丁姑娘的心中，是否已有個概念？」

「也許……」丁玫沉思着接道：「但其中五個，我已肯定他們的來歷。」

「是哪一方面的？」

「是貴派中弟子。」

「哦……」周侗那張咀，半晌闔不攏來。

其實，也難怪周侗會震驚。

須知企圖搶刦皇室財物，那是嚴重得不得了的案子，像衡山派這樣名門正派的弟子，怎會參與這種要命的勾當哩！

丁玫注目接問：「周前輩不相信？」

周侗苦笑道：「話出丁姑娘之口，老朽想不信也不行。」

丁玫道：「多謝周前輩，這也就是晚輩對周前輩的請求。」

「要老爺出面，清理門戶？」

「是的。」

「如果眞有本派弟子參與，老朽一定代掌門人出面，清理門戶。」

「多謝周前輩！還有……」

「請講。」

「今宵，晚輩必須在貴派地區內有所行動，謹此先向周前輩報告並請罪。」

周侗爽朗地笑道：「丁姑娘可眞是禮多人不怪哦！」

不等對方接腔，又笑問道：「還有沒有甚麽需要老朽效勞的地方？」

丁玫含笑起身，道：「不敢有勞周前輩俠駕，對周前輩盛情，謹代表家嚴敬致最衷誠謝意，告辭。」

檢衽一禮，轉身出門，長身疾射而去了。

× × ×

三更正。

悅來客棧一號上房中。

雖然時已深夜，但一號上房中却依然燈火通明，有兩個人在對坐着淺酌低斟。

面東的是一個年約半百，濃眉巨目，長相威猛的黃衣老人，面西的却是一個年約四旬開外，身材魁偉的彪形大漢。

兩個人一面淺酌低斟，一面喁喁細語，神情都頗爲愉快。

那黃衣人忽然若有所憶地眉峯緊蹙，沉吟未語。

那彪形大漢訝問道：「江兄，你是怎麽啦？」

那黃衣老人說道：「那批人，最遲明天午後，就可以到達這兒了，我正在想，我們的計劃中，是否有甚麽百密一疏的地方？」

那彪形大漢道：「不會吧，咱們至少已經檢討過三次了。」

「話是不錯，但我總覺得，咱們的入手，還似乎稍嫌單薄了一點……」

「江兄，三十多個人，你還嫌少？」

「可是，三十多個人中，眞正的高手，却只有十一個，這還包括衡山派的五個在內。」

「咱們還有斷魂崖的天險可恃，在那兒，咱們一個人可以當一百個人用，他們的身手再高，也會英雄無用武之地。」

「天險並不絕對可恃，你忘了馬嘯天那批人，在桂林的前車之鑑？」

「我沒忘記，但咱們可不是馬嘯天，何況，咱們還有由羅刹國買回來的霸道火器。」

「對！」那黃衫老人含笑點首，說道：「嚴格說起來，這才是咱們最可靠的實力。」

那彪形大漢道：「是哦！不論他們的

身手有多高明，總歸是血肉之軀，而血肉之軀，是絕對不可能跟火器抗衡的。」

門外有人低聲說道：「啓稟紅爺，衡山派的周侗周大俠派人捎口信來說，他門下的五個弟子，已經被他叫回去了。」

那黃衣老人臉色微變，應道：「知道了。」

那彪形大漢哼了一聲，道：「叫回去也就算了，那五個，有他們不多，沒他們不少。」

那黃衣老人却苦笑道：「話是不錯，但，這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門外忽然傳來一聲嬌笑道：「很抱歉，江爺，還有敎你更不愉快的消息哩！」

話聲中，房門「呀」然而啓，俏丁玫橫劍當門而立，笑意盎然。

室內的兩人同時起立，也同時臉色大變地同聲叱問：「妳是誰？」

丁玫嬌笑道：「連我是誰都不知道，也配動那批元廷珠寶的歪腦筋？」

那黃衣老人「哦」了一聲，道：「妳是『紫丁香』丁玫？」

丁玫披唇一哂，道：「雖然是後知後覺，反應却也並不怎麽遲鈍。」

那黃衣老人不理會她的出言嘲弄，只是注目問道：「妳說，還有那些不愉快的消息？」

丁玫徐徐地說道：「你們之中，夠得上稱爲高手的，只有十一個，除了已經被周大俠調回去的五個衡山派弟子之外，只剩下六個，不，應該說，現在，只剩下你們兩個頭頭了。」

那黃衣老人臉色一變，道：「此話怎講？」

「當然是被擺平了呀！」

「是妳幹的？」

「是不是我幹的，已經毋關緊要了，是不是？」

那黃衣老人默然無語。

丁玫又道：「還有，你們那由羅刹國買回來的霸道火器，姑奶奶我已經全部笑納。」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請問二位大爺，對你們來說，這些，是不是更不愉快的消息？」

這，對室內的兩人來說，又豈僅是「不愉快」而已。

如果說，他們兩個氣得快要昏倒了，也絕對不算誇張的。

室內的兩個，都沒答話。

對於兩個被氣得快要昏倒了的人來說，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當然也算是很正常的事。

丁玫好像是自語似地，輕輕一嘆，道：「這一批珠寶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這一路下去，還不知有多少亡命之徒前來送死……」

美目在對方兩人身上一掃，俏臉一沉，道：「江彪，古永實，你們兩個，是橫行湘、川、黔三省的獨行大盜，在南七省中，也都算是小有名氣的人物。」

像這樣的人物，還只能算是「小有名氣」。

這語氣，有多狂！

但江彪、古永實二人都沒被激怒，也沒接腔。

丁玫又道：「我爲甚要說這些，你們兩位知不知道？」

江彪終於開口了，但却只有簡短的五個字：「老夫沒興趣。」

古永實却邪笑道：「老子倒有興趣，收妳做爲壓寨夫人。」

丁玫聽如未聞地，淡然一笑道：「不管你們兩個有沒有興趣聽，我都必須加以說明。」

話鋒一頓，又娓娓地接道：「由於我預估此行有太多的亡命之徒前來送死，也由於你們兩個在南七省中小有名氣，所以，我必須向你們兩個借一樣東西……」

江彪截口冷笑道：「是要借咱們兩個的項上人頭？」

丁玫含笑點頭道：「對對對……現在，你好像忽然聰明起來了。」

古永實也冷笑道：「咱們的人頭是現成的，只怕妳沒這個本事來取。」

「試試看。」丁玫含笑接着說道：「如果由於你們兩個的人頭，收到『殺鷄儆猴』的效果，使我減少殺孽，也等於是間接替你們兩個建立功德，消減罪孽，是不是？」

江彪、古永實二人都沒接腔，却雙雙亮出兵刃——一個使刀，一個使鐵尺，雙雙怒吼一聲，向丁玫疾射過來。

「來得好。」

俏丁玫嬌笑聲中，但見寒芒連閃，江彪、古永實二人的身形才接近門口，人頭已經落地，那無頭屍體也被丁玫雙足齊飛，踢回室內。

血雨腥風，「唏哩嘩啦」聲中，俏丁玫苦笑道：「眞差勁……」

她背後傳出一聲輕笑道：「大妹子，不是這兩個太差勁，是妳這位對手太高明了。」

接口的是宋玲玲。

此刻的宋玲玲是本來面目，一身大紅勁裝，肩插長劍，腦後長辮及臀，既俏麗，又有英氣。

丁玫投給她一個嫵媚的嬌嗔，道：「杜大嫂，妳也尋我開心。」

宋玲玲嫣然一笑道：「我有幾顆腦袋，敢尋妳這位女煞星的開心？」

丁玫也嫣然一笑，說道：「諒妳也不敢。」

宋玲玲道：「我的姑奶奶，現在，該說正經事了。」

「好，請講。」

「目前這批殺胚雖然都已解決，可是，却未免美中不足。」

「妳說的是，還沒有查出他們的來歷嗎？」

「是的，而且，我敢斷定，這批人的幕後，一定還有強有力的主持人。」

「我同意，我也認爲，這並不重要，那個主持人，遲早會現出原形來的。」

「還有，馬勝男雖然在這兒出現過，但她那老子馬嘯天，却一直沒出現，也沒甚麽動靜。」

「我還是那句話，馬嘯天遲早會來，他絕對不會善罷甘休。」

「而且，馬嘯天出現得越遲，他的陰謀也必然越狠、越毒。」

「這是必然的。」丁玫沉思着道：「

今後，我們隨時隨地多加小心就是，杜大嫂，目前，我最担心的還是紅娘子……」

宋玲玲截口接道：「對對對，紅娘子走在我們前頭，如今，却一點兒消息都沒有。」

丁玫道：「馬嘯天是不會放過她的，我担心，紅娘子之所以沒有消息，是不是遭了馬嘯天的毒手？」

宋玲玲道：「紅娘子雖然不是馬嘯天的敵手，但他們之間，淵源不淺，對馬嘯天知之甚深，打不過，逃總逃得了。」

「話是不錯，」丁玫苦笑道：「但妳別忘了，馬嘯天有『千面神魔』之稱，可以化身千萬，當他存心要暗算你時，可以說是防不勝防。」

宋玲玲也苦笑道：「這麽說來，今後，我們也得格外當心才是。」

丁玫黛眉雙挑，欲言又止。

這時，外面有人揚聲說道：「啓稟杜夫人，有人捎口信來。」

宋玲玲接問道：「是甚麽口信？」

「那人說，紅娘子已被刦持，如果想救人，請於明晨日出時分，去祝融峯捨身崖前，過時不候。」外面那人說得又急又快。

宋玲玲冷然地道：「我知道了。」

情況很明顯，不論紅娘子是被誰所刦持，都是一項陰謀，也是一個陷阱，宋玲玲會不會去赴約呢？

× × ×

南嶽衡山爲五嶽之一，有七十二峯，以衡陽之迴雁峯爲首，長沙之嶽麓峯爲尾，蜿蜒于湘、資二水之間，週圍廣達八百餘里。

五嶽中，以衡山最低，但由於衡山有江水陪襯，雲氣特重，山上氣象變幻無常，故山勢雖低，但其秀麗却爲五嶽之冠。

祝融峯爲衡山羣峯之一，峯頂有赤帝祠，供金面火神。

赤帝祠後巨岩突出，峭壁孤懸，深不見底，即爲捨身岩。

× × ×

山風怒號，夜濃如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這時候的捨身岩前，不可能有甚麽遊客。

也幸虧這時候的捨身岩前沒有甚麽遊客，如果有的話，不被嚇得失聲尖呼才怪哩！

因爲，沉沉夜色中，捨身岩前，正出現一幅驚險萬狀的畫面。

圍護捨身岩的石欄邊，斜插着一根細長的竹桿。

竹桿是以內家眞力插入岩石中，尖端斜伸懸岩外，就像一根釣魚的釣桿。

但這根「釣桿」釣的不是魚，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艷名遠播的武林蕩婦紅娘子。

紅娘子被雙手反綁，吊在「釣桿」上，那根「釣桿」好像不勝負荷地，向下彎成一道弧綫，紅娘子這條「大魚」就在下臨深不見底的絕谷上空，隨着強勁山風的吹拂而幌盪着。

其實，紅娘子不是被釣上的魚，而是釣魚的「魚餌」，「鴛鴦雙煞」杜介夫，宋玲玲夫婦，和「紫丁香」丁玫，才是「漁翁」心目中的大魚。

「漁翁」是甚麽人？

杜介夫，宋玲玲夫婦和丁玫等三人，會不會前來上鈎呢？

紅娘子是一個名聲不好的武林蕩婦，她的生死，跟俠義道中人不相干。

而且，紅娘子也跟杜介夫等人談不上甚麽交情。

但紅娘子已經改邪歸正，不久之前在桂林還爲杜介夫等羣俠建過一次大功。

所以，杜介夫等羣俠絕對不可能不過問紅娘子的生死，而一定會來「上鈎」。

不錯，杜介夫等人前來「上鈎」了。

不過，前來「上鈎」的只有杜介夫、宋玲玲夫婦，沒見到丁玫。

由於對方限定必須於日出之前趕到捨身岩，所以，杜介夫夫婦不得不加快脚程，兼程急趕。現在，祝融峯頂的火神祠已經遙遙在望，估計一下，日出之前趕到捨身岩，時間是足够了。

杜介夫暗中如釋重負地，輕吁了一聲，邊走邊向宋玲玲笑着問道：「玲玲，咱們這一路行來，都毫無阻碍，這是爲甚麽呢？」

宋玲玲嬌笑道：「你這位大爺，好難伺候哦！」

杜介夫爲之一楞，忙問道：「此話怎講？」

宋玲玲嬌笑如故地道：「人家毫無阻碍，讓你儘快地掉入陷阱中，你不滿意，難道要讓你一路殺將上來，殺得精疲力竭才過癮？」

杜介夫啞然失笑，沒接腔。

宋玲玲又含笑接道：「喲！你瞧，現在，人家不是已經有所表示了嗎！」

宋玲玲口中的「有所表示」，是五丈外登山小徑旁的一株巨松的樹幹，被削掉一大片樹皮，用木炭在樹幹上寫了十個海碗大的字：黃泉無客棧，今夜宿誰家？

杜介夫入目之下，朗聲笑道：「鼠輩，待會，我杜某人一定成全你先去黃泉開一家客棧，獨門生意，保證日進斗金。」

沒有人接腔，只有羣峯回聲，連綿不絕。

宋玲玲抿唇微笑道：「留點精神吧！前頭可能還有別的花樣。」

杜介夫道：「不是『可能』，而是『必然』會有花樣。」

不錯，前行約莫五里處的山徑旁，一幅巨大的白幡正迎風招展着。

白幡上，頂端是一幅骷髏頭圖案，下面却是八個斗大的佑軍狂草：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杜介夫夫婦當然不會「回頭」。

名震江湖的「鴛鴦雙煞」，如果被一幅白幡嚇得走了回頭路，豈非是天大的笑話。

夫妻倆繼續前行，宋玲玲並邊走邊笑道：「這樣的花樣，實在不够新鮮，更不够刺激。」

杜介夫漫應道：「玲玲，別低估敵人，够刺激的一定還在後頭……」

宋玲玲截口嬌笑道：「是的，但不是在後頭，是在前頭。」

前頭約莫箭遠處，是一條只能容一個人通過的隘道，一邊是峭壁插天，一邊是

下陷百十丈的深澗，其形勢之險，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概。

由於夜濃如墨，距離又在箭遠以上，即使夜視能力再好的武林高手，也不容易看清楚那隘道前的情況，但杜介夫夫婦是由下向上仰視，憑藉夜空背景的襯托，却可以看到一個衣袂飄飛的人影，正在當道而立。

杜介夫目光一掠之下，唔了一聲，道：「這才有點意思。」

宋玲玲道：「通過那一關，就可以到達捨身岩了。」

杜介夫道：「到時候，也該是日出的時刻了。」

憑杜介夫夫婦的脚程，箭遠距離，片刻之間就已經趕到那隘道口。

但遠出他們意料之外的是，那當道而立的人，竟然是衡山派的俗家長老周侗。

周侗是名門正派的長老，怎會刦持紅娘子，跟俠義道作對呢？

因此，杜介夫夫婦入目之下，當場爲之楞住了。

但周侗却毫無敵意地，捋鬚微笑道：「賢伉儷想必就是名震江湖的『鴛鴦雙煞』杜大俠夫婦了？」

周侗的語氣中，也顯然地沒含一絲敵意。

杜介夫夫婦更爲大惑不解地，眉峯微蹙，一時之間，接不上腔。

杜介夫夫婦一時之間接不上腔的同時，却又有了新的發現。

原來在周侗的脚下，還橫陳着兩具屍體。

那兩具屍體的下半身擱在隘道邊，只要輕輕一撥，就可以掉到深澗中去。

這一新的發現，使杜介夫夫婦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並由杜介夫含笑答道：「周前輩過譽，在下正是杜介夫、宋玲玲夫婦。」

宋玲玲也接口笑道：「多謝周前輩，帮了愚夫婦一次大忙。」

原來杜介夫、宋玲玲夫婦夜視力特強，這片刻之間，又察覺到周侗站立之處的週圍，草木一片枯黃，那顯然是由於某種劇毒所造成。

須知杜介夫夫婦功力精深，江湖閱歷也很豐富，等閒人物以及一般的毒藥都不足構成威脅，但像目前這種連周圍草木都變成一片枯黃的強烈劇毒，却不由他們不感到由心底直冒寒意。

所以，宋玲玲說周侗帮了他們夫婦一個大忙，可的確是由衷之言。

周侗苦笑着一嘆，道：「老朽的確是帮了賢伉儷一個大忙，說來慚愧，老朽之所以帮賢伉儷一個大忙，嚴格說來，也是爲了我自己。」

杜介夫夫婦含笑「噢？」了一聲。

周侗又道：「因爲，老朽有所求於賢伉儷，所以，不得不事先聊効棉薄……」

杜介夫截口接道：「周前輩言重，周前輩武林耆宿，德高望重了，如有所命，介夫夫婦義不容辭，而且，介夫也深信，周前輩所命，一定是不悖人情，不背天理，不違國法的事。」

宋玲玲也含笑接道：「只要是不悖人情，不背天理，不違國法的事，愚夫婦絕對樂於爲周前輩効勞。」

周侗苦笑如故地道：「賢伉儷過譽之言，使老朽深感汗顏，因爲，老朽所求，雖然是情理中事，却也算得上是有違國法的事。」

杜介夫一怔，道：「周前輩所命，莫非跟馬嘯天有關？」

「不是，但那個人，目前也正與賢伉儷爲敵。」

「周前輩之意，是……」

「老朽之意是，賢伉儷一旦跟那個人狹路相逢時，請手下留情，暫時放他一馬，請注意，老朽說的是『暫時』。」

「然後呢？」

「然後，」周侗苦笑着一嘆，道：「目前，老朽自己也還不知道。」

杜介夫也苦笑道：「那個人是周前輩的甚麼人？」

周侗道：「那個人很可能跟老朽有最密切的淵源，但目前還沒法證實，所以，老朽只是請求賢伉儷碰上他時，暫時放他一馬，如果以後證實他是一個跟老朽毫無淵源的人，則不但賢伉儷可以公事公辦，老朽也當在暗中相助一臂之力。」

杜介夫道：「這是說，如果以後證實那個人跟周前輩是很有淵源的人，就必須永久放他一馬了？」

「是的，這也就是老朽深感慚愧的原因。」

「那個人，目前也正在計劃攔刦這批元廷珠寶？」

「是的。」

「是馬嘯天的同夥？」

「不是。」

「那麼，是另一批人？也是目前正刦持紅娘子的人？」

周侗有點含糊地道：「很可能。」

杜介夫注目接問道：「那個人姓甚名誰？」

周侗苦笑道：「這個……請老弟暫時不要過問。」

「周前輩好像有甚麼難言之隱？」

周侗苦笑無言。

「苦笑無言」是等於默認，的確是有「難言之隱」。

杜介夫也苦笑道：「那麼，那個人是男是女，有多大年紀，總該可以透露一點吧？」

周侗沉思着道：「那個人是女的，年紀很輕，但武功很高，很可能跟馬嘯天在伯仲之間……」

接着，又歉笑道：「目前，老朽只能透露這些，今後，如有進一步的消息，老朽會隨時奉告，而且，也將竭盡所能，在暗中維護賢伉儷的安全。」

「多謝周前輩！」

「不用謝，憑『鴛鴦雙煞』的超絕身手，要老朽來暗中維護，聽來好像是笑話，但俗語說得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就像方才這兩個施毒的鼠輩一樣，哦！對了，賢伉儷可能還不知道這兩個鼠輩的來歷吧？」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道：「是的。」

周侗道：「貴州雲霧山，有一個擅長用毒的老怪物，賢伉儷當有過耳聞？」

杜介夫一怔，道：「周前輩說的，就是那自號『百毒天王』的百里風？」

「是的，這兩個鼠輩，就是百里風的門下。」

「如果連那個老毒物也淌入這趟渾水，問題可就更加嚴重了。」

「據老朽所知，到目前爲止，百里風那老毒物本人，尚未進入中土。」

宋玲玲插口嬌笑道：「有周前輩這樣的祛毒高人在，即使百里風那老毒物已經進入中土，愚夫婦也大可放心。」

周侗尷尬地一笑道：「大妹子請莫抬舉我，今宵，老朽之所以能解決這兩個鼠輩，可並不是由於老朽有甚麼祛毒的本領，而完全是因人成事。」

杜介夫訝問道：「此話怎講？」

周侗道：「事情是這樣的，約莫是五年之前，老朽於雲貴邊區的苗疆，無意中於虎口下救了一個採藥的老人，事後，他送我一瓶能解百毒的藥丸，他說：此藥丸不但能解百毒，如預服一粒，十天之內，都有祛毒的功能。」

接着，他淡淡地一笑道：「事情就這麼簡單。」

說完，他探懷取出兩隻小巧的玉瓶，道：「這較大的玉瓶，就是那無名老人送給我的解毒丸，較小的玉瓶是由這兩個鼠輩身上所搜出來的解藥之一，這些，老朽我都留下了一半，現在，這兩個玉瓶都送與賢伉儷，以備不時之需。」

說着，雙手向杜介夫遞了過去。

杜介夫微微一楞，才伸雙手接過，道：「長者賜，不敢辭，但如此厚賜，眞教介夫夫婦受之有愧。」

「却之却也不恭哦！老弟台。」周侗呵呵一笑道：「俗語說得好：寶劍贈烈士，紅粉送佳人，兩瓶解毒聖藥送與『鴛鴦雙煞』，不也正是恰如其份嗎！哈哈……哈哈……」

忽然由峯頂傳來一聲冷笑，打斷他的笑聲，說道：「死到臨頭，還要肉麻當有趣。」

語聲蒼勁，而且中氣充沛，一如周侗方才的敞笑，震得宿鳥驚飛，羣峯迴響不絕。

周侗也揚聲冷笑道：「老夫高興，你管得了！」

那蒼勁語聲道：「你不是杜介夫，你是誰？」

周侗道：「你也不是那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丫頭片子，是不是？至於老夫是誰，你自己下來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那蒼勁語聲道：「朋友，馬上就要日出了，難道你不顧慮紅娘子的生死？」

「這是說，你是爲了怕躭誤時間，影響紅娘子的安全，才不下來？」

「是哦！」

「眞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人，居然也還有一副菩薩心腸。」

「好說，好說。」

周侗振聲喝道：「匹夫聽着，只要你有這樣的狗胆，你儘管『撕票』就是。」

那蒼勁語聲冷笑着道：「如果日出之前，『鴛鴦雙煞』不來，我就會『撕票』的。」

杜介夫揚聲說道：「朋友請稍安勿躁，杜介夫夫婦馬上就來。」

那蒼勁語聲道：「好吧！在下恭候俠駕。」

杜介夫壓低語音，向周侗說道：「周前輩，介夫夫婦必須要走了。」

周侗點點頭道：「好！爲防萬一，賢伉儷最好先行服下一粒藥丸。」

「多謝周前輩提醒。」杜介夫夫婦各自服下一粒藥丸之後，杜介夫又注目問道：「周前輩是否知道峯頂上那個人到底是誰？」

「不知道，但老朽能斷定那個人不是刦持紅娘子的正主兒。」

「噢……」

「老朽也胆敢斷定，紅娘子絕對不可能有生命危險。」

「由於周前輩的這兩個『斷定』，足以證明周前輩心中還有某些秘密不曾說出來？」

「是的，但目前，老朽不便說，因爲，對於老朽方才那不情之請，還有某些疑點，不曾查明。」

杜介夫夫婦都沒接腔。

周侗輕輕一嘆，道：「目前，老朽的心情很矛盾，既希望那個人是老朽所想像的人，也希望他不是。」

一頓話鋒，又苦笑着接道：「現在，老朽才眞正體會到『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滋味了，希望賢伉儷不要見笑。」

「介夫夫婦怎敢，」杜介夫正容說道：「介夫夫婦雖然沒法猜測周前輩心中的秘密，却能斷定周前輩是古道熱腸的性情中人，因此，介夫夫婦欽敬之不暇，又豈有見笑之理！」

周侗苦笑道：「老弟台，雖然你是言出由衷，但對老朽而言，却有越描越黑之感，再說下去，老朽就更加無地自容了。咱們暫時別過，請莫忘了，老朽方才那不情之請。」

杜介夫正容接道：「不會忘記的，介夫已經牢記在心中了。」

「多謝老弟台！還有……」周侗忽然改以傳音入密的功夫，不知道說了一些甚麼。

只見杜介夫精目中異彩一閃，道：「周前輩盛情，介夫先謝了。」

周侗苦笑道：「不用謝，老朽不過是提醒賢伉儷一聲，而且，所提供的，也不一定會準，好了，賢伉儷請吧！」

別過周侗後，杜介夫夫婦繼續前行，宋玲玲並邊走邊笑問道：「方才周前輩提供一些甚麼秘密？」

杜介夫道：「他說……」下面的話，他也是以傳音入密功夫說的。

宋玲玲一怔，道：「有這種事？」

杜介夫道：「這也是很常見的事哦！儘管周前輩還不敢確定，但，我們還是寧可信其有的好。」

「不錯，待會由我來對付他。」

「玲玲，妳認爲妳比我行？」

「我雖然不比你行，但是……我身上有……」

她一笑住口，杜介夫含笑接道：「好，依妳就是。」

「這才乖。」宋玲玲嫣然一笑，道：「介夫，看情形，周前輩方才那『不情之請』，很可能跟……」

一聲朗笑打斷了她的話，道：「二位終於來了。」

原來，他們於不自覺間，已登上捨身岩前。

捨身岩前一切依舊。

山風既勁且疾。

紅娘子吊在絕壑上空幌盪着。

夜濃如墨，但東方天際已現出一抹魚肚白色。

所不同的是：捨身岩的石欄前，多出兩個年逾半百的黃衫老人。

兩個黃衫人一胖一瘦，都是身材高大，一臉的絡腮鬍，也都手持一枝長達四尺以上的巨形長劍。

說話的，是站在左邊那個較胖的黃衫老人。

杜介夫淡淡地一笑道：「我想，現在來，還不算晚。」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道：「可也不能再晚了，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

「我知道。」杜介夫臉色一沉，道：「杜某此行，是踐約于日出之前來救人，現在，杜某夫婦已準時到達，有甚麽鬼蜮伎倆，可以施展出來了。」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道：「沒甚麽鬼蜮伎倆，人就吊在那兒，只要將釣桿提起來就行了。」

那較瘦的黃衫老人道：「可是，老夫不能不提醒你，此情此景之下，即使是一個普通庸手，也只要一把飛刀，就可以殺死紅娘子，或者是讓她掉落深不見底的絕壑之中。」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道：「所以，看似簡單，做起來可實在不容易。」

那較瘦的黃衫老人道：「何況，還得先行通過咱們兩位老人家的這一關……」

杜介夫截口冷笑道：「你們兩個，說完了沒有？」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說道：「本來還沒有說完，不過，既然你不愛聽，那也就算了……」

杜介夫再度截口沉叱：「那麽，你們兩個，都給我閃開！」

「閃開？」那較胖的黃衫老人呵呵大笑道：「你以爲咱們兩位老人家是在這兒乘涼的。」

杜介夫冷笑道：「我提醒你們，『鴛鴦雙煞』出手之下絕無活口。」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道：「咱們兩位老人家可不是被人嚇大的，更不是草紮紙糊的，你儘管出手吧！」

杜介夫精目中殺機一閃，冷笑道：「既然自己要找死，可怨不了誰，接招！」

寒色閃處，一式「分花拂柳」，同時攻向對方兩人，並沉喝一聲：「玲玲，小心救人。」

「得令……」

「得令」聲中，人已繞過激戰處欺向石欄前。

由于兩個黃衫老人被杜介夫纏住，沒法子分身阻撓，因而宋玲玲可說是很輕易地到達石欄之前，並向紅娘子嬌聲說道：「紅娘子，妳沒受傷吧？」

紅娘子含含糊糊地呻吟了一聲，道：「我……沒有受傷，只是……功力被封閉了。」

宋玲玲道：「那不要緊，我馬上救妳上來。」

說話間，右手持劍，左手握住那「釣桿」，猛地向上一提。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宋玲玲像釣者釣上一尾大魚而將釣桿猛然一提的同時，三道寒芒也同時發動。

三道寒芒都發自石欄外側的懸岩下。

很顯然，石欄外側的懸岩下，預先埋伏了身手很高的狙擊手。

那三道寒芒，一道射向「釣」着紅娘子的「釣絲」，另兩道則穿透石欄的空隙，斬向宋玲玲的雙足。

一聲驚呼——「釣」住紅娘子的「釣絲」被斬斷。

宋玲玲怒叱一聲：「鼠輩找死！」

右手長劍一沉，撩向石欄外側，左手同時以「大接引神功」向由于「釣絲」被斬斷的身形陡地下墜的紅娘子猛地淩空一抓，並往回一收。

就像變戲法，只見宋玲玲的長劍上冒出長達三尺以上的炁芒，那麽「一撩」之間，石欄外側立即傳出兩聲同時發出的慘呼，拉着長長的尾音，墜向那深不可測的絕壑之中。

她的右手一招殺敵，而左手也同時建功。

只見紅娘子那下墜的身形，在宋玲玲那「大接引神功」之下，就像是被一根無形的繩索拉住似地，陡地上昇，並向宋玲玲身邊飛投過來。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宋玲玲着手解救紅娘子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對方安排的陰險、狠毒，固然是無以復加，但宋玲玲的功力之精湛，與反應之快速，也令人嘆爲觀止。

這刹那之間的驚險、刺激，謂之爲驚心動魄，目不暇給，那也是絕對不算誇張的。

祝融峯頂　勇救娘子

當紅娘子的嬌軀向宋玲玲飛投過來之間，宋玲玲嬌笑一聲道：「紅娘子，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話聲未落，紅娘子已瀉落她身前，並以一枝雪亮的匕首抵住她的左胸，沉喝一聲：「住手！」

誰會想到，紅娘子竟然以怨報德，反而出人不意，以匕首挾持救她脫險的宋玲玲哩！

紅娘子口中的「住手」，自然是向杜介夫說的。

因爲，儘管那兩個黃衫老人身手不弱，但在杜介夫這位超級高手之下，才十來個照面，已經是險象環生。

所以，紅娘子才不得不以匕首挾持宋玲玲以圖挽救那兩個黃衫老人的性命。

但她不叫「住手」還好，這一叫之下，反而加速那兩個黃衫老人的死亡。

只聽兩聲慘號同時發出，兩個黃衫老人同時倒斃當場。

兩個黃衫老人都不是死于杜介夫的劍下，而是死于嵌在眉心上的一枝銀質竹葉

鏢。

紅娘子怒聲道：「杜介夫，你是不要你的老婆了？」

紅娘子語聲凄厲，襯托上她那披散開來，遮住了整個面部的長髮，有如一個厲鬼。

杜介夫含笑反問道：「誰說的？」

紅娘子道：「既然還要你的老婆，爲甚麽不聽話？」

「我爲甚麽要聽妳的話？」

「你以爲，我不敢殺你老婆？」

「不是不敢，是諒準妳殺不了……」

宋玲玲忽然插口「哦」道：「妳……不是紅娘子。」

那女人冷笑道：「我本來就不是紅娘子。」

話聲中，猛一擺頭，將覆面長髮逼向腦後，現出一張約莫二十三四歲的姣美面龐。

果然不是紅娘子。

那女人雖然不是紅娘子，但身材跟紅娘子不相上下，面孔也跟紅娘子有七成近似，嚴格說來，她的美艷，比紅娘子還要強過一籌。

杜介夫淡淡地一笑道：「雖然不是紅娘子，却比紅娘子還要漂亮嘛！」

杜介夫够絕，自己老婆被人家以匕首挾持着，他居然一點都不在乎。

他不但一點都不在乎，而且，還有心情去吃對方的豆腐。

當然，宋玲玲的鎭靜功夫，跟她的夫婿比起來，也够得上稱爲無獨有偶。

那女人俏臉一沉，道：「少廢話！快點答我所問。」

杜介夫笑了笑道：「妳不曾問過甚麽呀！」

「好！我再說一遍，你還要不要你的老婆？」

「要又如何？不要又怎樣？」

「要嘛！乖乖地丟下兵刃，雙手抱頭，背向我，退後三步，再讓我制住你的穴道。」

「妳眞想得好一廂情願哦！」

「別廢話……」

「好！說下去。」

「如果不要，那很簡單，只要我手中的匕首一使勁，你這位綺年玉貌的夫人，立刻就會香消玉殞，濺血橫屍。」

「妳狠心辣手摧花？」

那女人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杜介夫，我限定你由一數到十的時間內給我答覆，否則，哼……」

繼一聲冷哼之後，立即以不疾不徐的速度數將起來：「一……二……三……」

現場中的氣氛，也好像忽然地凝結住了。

一輪紅日，由地平綫上昇起。

由祝融峯頂觀日出，是够壯觀，够瑰麗的。

但目前這三位，却是誰都不曾注意這人生難得一見的日出美景。

初昇的朝陽照射下，宋玲玲顯得一派安詳，好像那根雪亮的匕首不是抵在她的左胸上。

杜介夫更是臉含微笑地，滿不在乎。

那女人則木無表情地繼續數着：「四……五……六……」

杜介夫忽然截口喝道：「且慢。」

那女人冷然注目他，問道：「你開竅了？」

杜介夫聳肩一笑，道：「還沒有。」

「那你爲何要叫『且慢』？」

「因爲，有些話，我必須問個明白才行。」

「好！你問吧！」

「妳——妳這個人，還沒有良心？」

那女人一怔，道：「你這話是甚麽意思？」

杜介夫漫應道：「我的意思是，拙荊將妳由死神手中搶救回來，妳却反而要她的命，如果妳也有一點良心的話，妳能安心嗎？」

「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那女人含笑接道：「杜介夫，看來，你的腦子裏裝的是豆腐渣哩！」

「此話怎講？」

「杜介夫，你想一想看，如果你是我的後台老闆，方才，你會讓我那麽掉下去嗎？」

「這是說，方才，即使拙荊不救妳，妳也死不了？」

「當然！」

「這麽說來，妳，的確是不須要有甚麽『良心不安』的了。」

「你明白就好。」

「妳那位後台老闆，神機妙算，設計得無懈可擊，顯然是一位胸羅萬有的高人了。」

「那還用你說！」

「我有沒有這份榮幸，知道妳那位後台老闆的尊姓大名？」

「有的，但你必須先接受我方才所提的條件。」

杜介夫歉笑道：「很抱歉，我還沒有決定。」

「你還有工夫攷慮。」那女人又不快也不慢地數將起來：「七……八……」

也就在這當口，紅娘子忽然像幽靈似地冒了出來。

紅娘子是在那女人的左後方約莫五丈處出現。

這也就是說，那個女的並未看到紅娘子。

那女的沒有看到紅娘子，但杜介夫夫婦却是面對紅娘子出現的方向，所以，紅娘子一出現，杜介夫夫婦倆已經看到。

但紅娘子不容杜介夫夫婦倆有所表示，立即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勢，而且，身形疾如鬼魅，一幌而前，寒芒一閃，長劍由那女人的右後側刺入，劍尖却透過左胸而出。

那女人繼一聲慘號之後，抵住宋玲玲左胸的匕首「噹」地一聲掉落地面，那失神的目光盯着紅娘子，道：「妳……好……」話沒說完，人已經斷了氣。

人雖然斷了氣，但眼睛却仍然睜得大大地，顯然是「死不瞑目」。

至于她臨死所說的「妳……好……」是甚麽意思，也就沒人能猜想得出了。

紅娘子冷哼一聲，拔劍抬腿，一脚將那女人的屍體踢向捨身岩下。

杜介夫呵呵一笑道：「紅娘子殺紅娘

子，妙極！妙極！」

紅娘子苦笑一嘆，道：「杜大俠，你能笑，我可笑不出來。」

杜介夫笑問道：「為甚麼妳會笑不出來？」

「杜大俠，請想想看，如果有人冒充你的身份去陷害別人，你還能夠笑得出來嗎？」

「說的也是……」

「不瞞賢伉儷說，當我獲知有人冒充我的身份，要陷害二位的消息時，眞是急得不得了。」

宋玲玲插口嬌笑道：「多謝大妹子！這麼關心愚夫婦的安全。」

紅娘子也嬌笑道：「杜夫人，套句拉近乎的話，該叫大妹子的是我哩！」

「是嗎！」

「論年紀，我至少比賢伉儷要大上十歲。」

「可是，我一點也看不出來。」

「事實上，我今年虛歲是三十五。」

「啊……」

三十五歲的女人，外表仍然有如花信年華的少婦，紅娘子不愧是天生尤物。

杜介夫夫婦，兩人四目都在紅娘子的嬌軀上滴溜溜地直轉，杜介夫並含笑說道：「這麼說來，我們都該叫妳紅姊姊才對了。」

紅娘子抿唇媚笑道：「既然承賢伉儷折節下交，我這個紅姊姊是當定了，從現在起，我叫你們『大妹子』、『杜兄弟』吧。」

杜介夫道：「好！咱們就這麼一言為定。」

宋玲玲也含笑接道：「紅姊姊方才關心我的安危，急得『不得了』，妳可知道，我們對於妳的安危，也同樣地急得不得了哩！」

紅娘子訝問道：「我有甚麼事情，值得你們急得不得了的？」

宋玲玲道：「因為，最近一直沒有妳的消息。」

杜介夫補充着道：「妳是咱們這個護寶行列的先鋒，又招惹上馬嘯天這樣的強敵，這一杳無音信，教我們怎能不急？」

「謝謝杜兄弟和大妹子的關心！」紅娘子忽有所憶地道：「對了，方才，我由於心急救人，一下子殺了那個女的，好像太過急躁了一點。」

宋玲玲笑問道：「紅姊姊怎會有這樣的想法？」

紅娘子道：「當我殺了那女的之後，看到你們那一副鎮定的情形，好像是妳大妹子根本就不會受制？」

宋玲玲道：「紅姊姊說對了，事實上，我身上穿有不畏兵刃的寶衣。」

「寶衣？難道有兩件？」

「妳是說，前次在桂林時，紫丁香身上也穿有不畏兵刃的寶衣？」

「是啊！」

「那是同一件寶衣，當時，是我臨時借給紫丁香穿的。」

「噢……」

紅娘子的櫻桃小嘴張得大大地，半晌合不攏來。

宋玲玲又道：「所以，嚴格說來，方才妳殺那女的，的確是太過急躁了一點，因為……因為……我們還沒有問明她的來歷。」

紅娘子訕然一笑道：「這個……眞是抱歉得很……」

杜介夫截口接道：「紅姊姊也毋須抱歉，我們了解，紅姊姊方才之所以急躁，是心急救人，也是為我們好。」

宋玲玲附和着嬌笑道：「何況，方才，妳在情急之下，也沒工夫了解現場的情況。」

紅娘子慰然一笑道：「多謝二位這樣體諒我，不過，關於沒問那女人的來歷這一點，我紅姊姊倒是可以効勞。」

杜介夫夫婦雙雙目光為之一亮，宋玲玲並接問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而且，還跟我這些日子來的杳無音信大有關聯。」紅娘子輕輕一嘆，道：「不過，說來可就話長了。」

杜介夫道：「長話短說吧，先告訴我們，那女的是甚麼來歷？」

紅娘子說道：「目前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今天晚上應該可以揭開這個謎底了。」

「今天晚上？」

「是的，我已經跟他們訂好今晚踐約的約會。」

「地點呢？」

「就在祝融峯旁的鷹愁澗內。」

她話鋒一頓，又道：「對了，我們的主力人馬，幾時才能到達周家集？」

杜介夫蹙眉接道：「最快也要明天午後，也可能是明天傍晚。」

紅娘子道：「這倒好，今晚，咱們可以不必分心，全力赴約。」

杜介夫接問道：「紅姊姊，那跟妳訂約的人，是不是馬嘯天的同伴？」

紅娘子道：「這一點，我敢肯定不是，而且，我心中已經有個概念，不過，在沒有證實之前，還是不說的好。」

「這是說，對於那批人的來歷，妳心中已經有了腹案？」

「是的。」

「那麼，妳何妨將妳的猜想說出來，大家參詳一下。」

宋玲玲也插口嬌笑道：「是哦！俗語說得好，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也許咱們大家參詳一番之後，就能肯定那是一批甚麼東西了。」

「也好。」紅娘子沉思着接道：「不過，我想，還是將我這一次的遭遇說明，讓二位自己去猜想，如果二位的猜想跟我的猜想一致，那就八九不離十了。」

杜介夫點頭道：「好！好！」

紅娘子娓娓地接道：「咱們三個，是這個護寶行列的先鋒，而我，更是走在你們小兩口之前，可說是先鋒中的先鋒。

「為了職責，也為了我曾經有了馬嘯天這樣的強敵，我特別改裝易容。

「對於易容術，儘管我只能算是半吊子，但憑江湖經驗的累積，我這半吊子的易容術，我自信，即使是你們小兩口當面碰上，也不可能認出來。」

她，一口氣說到這兒，却苦笑着一嘆，道：「可是，事實上，我到達周家集的當晚，就栽了一個大觔斗……」

杜介夫夫婦同聲截口驚問道：「怎麼說？」

紅娘子又嘆了一聲，道：「我也是住在你們所住的悅來客棧，當晚就寢前，毫無警兆，也沒發現過甚麼可疑人物，可是，當我第二天醒來時，才發覺我已經莫明其妙地換了一個地方，也失去了自由。」

杜介夫注目問道：「那是一個甚麼所在？」

紅娘子道：「那就是鷹愁澗，這是以後才知道的，囚禁我的地點是一個天然石洞，但他們的人却都住在石洞外的臨時帳幕中……」

她，微頓話鋒，又苦笑着一嘆，道：「由於我的馬失前蹄，所以，這些日子來，就杳無音信了。」

杜介夫道：「他們劫持妳的目的何在？以後，又是如何脫險的？」

紅娘子道：「當時，那監視我的是一個約莫十七八歲的少女，當我清醒之後，她主動告訴我說：『妳的功力已被封閉，希望妳安份一點，別問我甚麼，一切等咱們小姐回來之後，自然會明白……』」

杜介夫道：「哦？他們的頭兒是個女的？」

「是的。」

「那女的有多大年紀？長得是甚麼模樣？」

「那女的是當天晚上才回來，由於她蒙着臉，只能由她的身材，口音上面估計，好像是一個三十不到的年輕少婦。」

杜介夫注目問道：「她跟妳說了些甚麼？」

「她說：『請原諒我，用這種不光明的手段把妳請到這兒來，但，妳儘管放心，我不會傷害妳，更不會殺妳。』」

「那麼，她劫持妳的目的何在？」

「還是為那批元廷珠寶。」

「可是，光是劫持妳，還是沒有辦法達到目的。」

紅娘子苦笑道：「是的，我也是這麼說，但她說得好：『劫持妳紅娘子，當然沒法達到目的，但，如果將杜介夫夫婦和丁玫一起劫持，情況就不同了，而且，到目前為止，我相信杜介夫等人都已經上鈎了。』」

杜介夫笑道：「很可惜，她的如意算盤沒有打通。」

紅娘子又說道：「她又說：『即使是杜介夫等人不上鈎，但有妳紅娘子這個人質在這兒，他們也非得乖乖地前來上鈎不可』。」

杜介夫道：「是的，她好像是吃定了我，如果妳不是已經脫險歸來，我是一定會去上鈎的。」

紅娘子道：「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我却被另一位神秘人物救出來了。」

杜介夫道：「那救妳脫險的是一個怎樣的人？」

紅娘子道：「那是一個顯然年紀還輕的蒙面女郎，口音也很陌生，武功高深莫測，就像一個幽靈，她將我救出天然石洞之後，居然沒被人發覺，一直到快要走出鷹愁澗時，那年輕少婦才追了出來，兩人交手二十七招，難分勝負，最後，那蒙面女郎虛幌一招，疾退丈外，道：『閣下，咱們這樣打下去，很難分出勝負來，至於妳的那些手下們，已經被我制住，而我却有紅娘子這位得力助手，再打下去，這後果，妳應該想像得到的。』

「那年輕少婦冷笑一聲道：『妳這是威脅？』

「那蒙面女郎好像不願意過份刺激對方，她的回答頗為技巧：『我不過是就事論事。』

「那年輕少婦冷笑道：『好一個就事論事，妳以為，我是被人家嚇大的。』

「那蒙面女郎道：『我了解，妳不甘心讓我們這麼輕鬆離去……』

「『妳明白就好！』

「『所以，我會有個適當的交代…』

「『如何交代法？』

「『妳的最終目的，不過是那批元廷珠寶，是不是？』

「『廢話！』

「『妳劫持紅娘子，企圖引誘杜介夫等人前來上鈎，也不過是一種手段？』

「『唔……』

「『你們雙方既已勢成水火，遲早都該做一了斷，所以，我現在賣個面子，請紅娘子轉請杜介夫等人今晚前來，作一了斷，這就是我的交代。』

「『那年輕少婦沉思了一下，道：『好！我同意，時間就訂在今夜三更，妳也要來。』

「那蒙面女郎道：『我是局外人，本不該淌這趟渾水……』

「『那妳現在為何橫裏架樑？』

「『我也不是橫裏架樑，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過，承蒙妳這樣看得起我，到時候，我也湊上一角就是。』

「『好！咱們就此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那年輕少婦沉思了一下，道：『只是，紅娘子眞能將杜介夫等人請來嗎？』

「那蒙面女郎道：『這一點，妳儘管放心，我絕對相信杜大俠等人不是怕事的人，他們一定會來。』」

紅娘子一口氣說到這兒，這才苦笑了一下，說道：「當時的經過情形，就是這樣。」

杜介夫蹙眉接道：「紅姊姊，照妳所說的經過情形，好像沒甚麼跡象可以猜測那年輕少婦的來歷。」

紅娘子「哦」了一聲，道：「對了，當那年輕少婦回來之後，跟我單獨談話時，我曾經譏諷她說：『就算妳的目的順利達到了，一個女兒家，要那麼多的財富幹嘛？』嘿！你猜，她怎麼說？」

杜介夫道：「她怎麼說？」

紅娘子道：「當時，她哼了一聲道：『燕雀焉知鴻鵠之志。』接着，她又一挫銀牙，道：『國仇家恨，能否湔雪，就在此一舉。』二位想想看，這兩句話中，是否可以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國仇家恨？國仇家恨？」杜介夫重複了兩次之後，才注目問道：「難道她是元廷皇族中人？」

紅娘子又說道：「這眞是智者所見略同。」

一直靜聽着的宋玲玲點頭，道：「照這麼說來，那年輕少婦是元廷皇族中人

，大概是不會錯了。」

杜介夫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元廷餘孽經過太湖一戰之後，居然還有餘力前來掀風作浪，眞算得上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了。」

紅娘子也是意味深長地一嘆，道：「這也難怪，元廷畢竟曾經在這兒統治過近百年的歷史，他們的勢力，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掉的。」

杜介夫笑笑道：「馬嘯天那批人仍在暗中虎視眈眈，現在，再加上一批元廷高手，這一路下去，可眞够熱鬧的哩！」

宋玲玲秀眉一揚，道：「俗語說得好，開飯店不怕大肚皮，咱們也一樣，敵人越多越強，才越刺激，越過癮呀！」

紅娘子拇指雙翹地嬌笑道：「大妹子豪氣干雲，不愧是『鴛鴦雙煞』中人。」

杜介夫含笑接道：「紅姊姊別只顧送高帽子，妳還忘了一位重要的高人不曾交代哩！」

紅娘子一怔，說道：「我倒是想不起來。」

杜介夫道：「我說的是那位救妳脫險的蒙面女郎。」

紅娘子「哦」了一聲，說道：「對了，我曾經問過她的姓名來歷，但她只淡淡地一笑說：『彼此萍水相逢，大可不必着相，我的姓名來歷，以後妳自然會知道，至於我方才帮了妳一點小忙，也大可不必掛齒。』」

杜介夫苦笑道：「江湖上，就是有這麽些不可思議的神秘人物。」

宋玲玲輕輕一嘆，道：「比較起來，咱們夫妻倆，倒好像是成了名利中的俗人了。」

「不！」紅娘子含笑接道：「你們小兩口子是俠名遠播，實至名歸，想推也推不了，想神秘也神秘不起來。」

「够了，紅姊姊。」杜介天注目接問：「那位神秘女郎，今宵一定陪同咱們去赴約嗎？」

紅娘子道：「她一定去的，不過，她也說過，有了威震江湖的『鴛鴦雙煞』和『紫丁香』，還外加紅娘子，要她帮忙的機會不多，所以，如果沒有要她帮忙的機會，她去了也不一定露面。」

宋玲玲道：「這個人可眞是怪得既妙且絕。」

杜介夫道：「好了，大家都折騰了一整夜，也該趕回周家集去歇息一下，同時也該安排一下今晚赴約的事宜。」

他們說走就走，一行三人，立即循原路下山而去。

杜介夫等三人的身形才消失於山徑的拐角處，不遠處的赤帝廟的後門「呀」然而啓，先後走出兩個人來。

那兩個人，一位是周侗大俠，一位是丁玫姑娘。

周侗目注杜介夫等人消失的方向，口中却向丁玫問道：「丁姑娘，方才老朽所說的一切，妳都記下了？」

丁玫點點頭，道：「都記下了。」

周侗道：「同樣的話，老朽也跟杜公子小兩口拜託過。」

「他們也答應了？」

「是的。」

丁玫櫻唇牽動了一下，但她却是欲言又止。

周侗苦笑道：「丁姑娘，老朽了解妳心中有太多的疑問，但能說的老朽都說出來了，妳暫時不要過問，咱們走吧！」

× × ×

當天傍晚時分。

周家堡悅來客棧中。

經過太半天的調息，杜介夫等人一個個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地，在享受着晚餐後的香茗，並商討晚間去鷹愁澗赴約的事宜。

就在這當口，「紫丁香」丁玫忽然眉峯一蹙，臉色發青，「哎喲」一聲，趴伏在桌子上。

那顯然是中毒的跡象。

杜介夫連忙探懷取出周侗所贈送的解藥，給丁玫餵下一粒，並苦笑道：「這客棧中顯然有敵人的奸細，在晚餐中弄了手脚。」

紅娘子接口訝問道：「那……怎麽只有丁姑娘一個人中毒？」

杜介夫向宋玲玲遞了一個眼色，道：「是哦！我們是一起用餐的，怎麽只有丁玫一個人中毒呢？」

宋玲玲俏臉一變，雙手撫胸、道：「經你這麽一說，我也感到不對勁了。」

紅娘子向杜介夫笑問道：「杜兄弟你呢？」

杜介夫一怔，道：「我……我也好像有點兒不對勁……」

說話間，他又探懷掏取解藥，並向紅娘子問道：「你呢？」

「紅姊姊我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怎會中毒？」紅娘子俏臉一沉道：「不用掏解藥，半個時辰之內，絕對死不了。」

寒芒一閃，劍尖已抵上杜介夫的右肩，並冷笑着接道：「安份一點，我雖然不想殺你，却不在乎廢掉你的右臂。」

杜介夫苦笑道：「紅姊姊，這要命的當口，可不能開玩笑哦……」

「你以爲，我有工夫跟你開玩笑？」

紅娘子沉喝一聲：「來人！」

應聲進入四個商人裝束的漢子，兩個伺候一個，分別以匕首抵住丁玫和宋玲玲二人。

紅娘子又沉聲說道：「我再說一遍，我不想殺人，但你們必須安份一點。」

杜介夫怒聲大喝道：「紅娘子，妳瘋了！」

紅娘子嬌聲笑道：「紅娘子沒有瘋，我也不是紅娘子。」

說話間，她右手仍然持劍抵住杜介夫的左肩，左手却飛快地由自己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來。

那果然不是紅娘子。

此人年紀已在四旬開外，儘管也算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但比起紅娘子來，却差了一大截。

但令人詫異的是：她的嗓子居然模仿得跟紅娘子有八成近似。

杜介夫入目之下，不由苦笑道：「高明！」

那假紅娘子道：「過獎！」

「砰！」然震响中，被匕首脅持下的宋玲玲丁玫二人，雙雙發難——伏身、彈

腿之下，脅持她們的四個漢子倒下兩對。

那假紅娘子臉色一變，道：「方才，你們中毒是假的？」

宋玲玲冷笑道：「但是妳下毒却是眞的。」

「那……你們爲何沒中毒？」

「當然是事先服過解藥。」

那假紅娘子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幸好我這枝劍還能管用。」

說着，微一用勁，使得杜介夫的身形也爲之搖幌了一下。

杜介夫淡然一笑道：「紅娘子，這可不能開玩笑，廢了我的右臂，我憑甚麽去舞刀弄劍。」

他的話固然令人莫測高深，神態之安詳，自然，更令人爲之大惑不解。

那假紅娘子哼了一聲，道：「你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杜介夫道：「如果我不笑，向妳哀求，妳就能放我一馬？」

「不用哀求，只要你們三個肯聽話就行。」

「很抱歉，我這個人，最不聽愛女人的話。」

「別咀硬，也別以爲宋玲玲、丁玫二人可以救你，我提醒你一聲，此情此景之下，我拚着不要老命，也要先廢掉你的右臂。」

「那你就不妨試試看。」

那假紅娘子用眼角餘光瞟了宋玲玲、丁玫二人一下，只見宋、丁二人根本沒有出手的意思，而且，那神態之安詳，自然，也居然跟杜介夫一模一樣。

這情形，使得那假紅娘子心中一動，臉色爲之大變，喝道：「你身上也穿有寶衣？」

杜介夫已從對方的目光中察覺出一抹殺機，乃先發制人，右肩迎着對方的劍尖、猛然向前一挺，左手出指如電，連點對方前胸的「七坎」、「巨闕」、「分水」三大要穴，並含笑點首道：「這次妳猜對了。」

假紅娘子成了泥塑木雕，手中長劍也「噹」地一聲，掉落地面上。

杜介夫又含笑接問：「閣下，我這一手，還不賴吧？」

這也算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假紅娘子不但身軀有如泥塑木雕，連臉上的表情，也好像僵化了。

少頃過後，假紅娘子才苦笑着一嘆，道：「你這一手，不但不賴，而且還非常高明。」

杜介夫笑笑道：「我好像有點兒受寵若驚哩！」

假紅娘子畢竟是老江湖，經過這片刻的緩衝之後，已恢復了鎭靜神態，而且，還好像有恃無恐的樣子，淡然一笑道：「你眞的那麽重視我的讚美？」

杜介夫似笑非笑地道：「我更重視妳的鎭靜功夫。」

「其實，我現在的鎭靜功夫是有理由的。」

「噢……」

「套句老生常談的話，我，雖居虎口，却是安如泰山。」

「哦？是由於紅娘子還在你們頭兒手中？」

「難道你不想用我去交換？」

「我不但是想用妳去交換紅娘子，而且，今宵依然準備赴約，並且勞駕妳來帶路。」

「那麽，現在，我也暫時是你的貴賓了？」

「不錯。」

假紅娘子媚笑道：「杜公子，你看我目前這個樣子，像個貴賓嗎？」

「哦……」杜介夫揚指凌空連點，解開對方被制的穴道，却將對方的功力封閉住，才含笑接道：「現在，已經像一個貴賓的樣子了。」

假紅娘活動了一下筋骨，道：「多謝杜公子！現在，眞有點像個貴賓了。」

杜介夫道：「如果妳坐回原位，大大方方地回答我一些問題，就一定更像一個貴賓的樣子。」

「是嗎？」假紅娘子坐回原位之後，才嫣然一笑道：「杜公子，在問出你的問題之前，能不能先讓我問幾句話？」

杜介夫含笑點首，道：「可以，對於貴賓，我一向都是很尊敬的，不過，身爲主人的，是有必要先知道貴賓的尊姓芳名的。」

「我姓李，諸位就暫時叫我李夫人好了！」

「好吧，李夫人，你有甚麽要問的，問吧！」

李夫人苦笑問道：「我只想知道，對於我的馬失前蹄，毛病究竟出在甚麽地方呢？」

杜介夫注目反問：「這問題對妳那麽重要？」

李夫人笑笑道：「俗語說得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當然希望今後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君子有成人之美，好吧！我可以告訴妳……」

「那我先謝了。」

「不用謝，李夫人，捨身岩上那另一個假紅娘子臨死之前所說的那半句話，妳還記得嗎？」

李夫人一怔之間，杜介夫又道：「其實，那不是半句話，只有兩個字，『妳……好……』妳說，那是甚麽意思呢？」

李夫人笑了笑道：「就是那兩個字，給了你某種靈感？」

杜介夫道：「除非是白痴，凡是正常的人，都會對那兩個字有所聯想的，譬如『妳好陰險』、『妳好惡毒』……等，而所有這些聯想，也都會令人更聯想到你們之間，即使不是同路人，也必然是認識的，所以要殺她，是爲了滅口。」

李夫人苦笑道：「杜公子好豐富的聯想力。」

「我自己倒不覺得。」

「就由於這一些聯想，你才斷定我這個紅娘子是假的？」

「當然還有別的。」

「噢？」

「第一，妳模仿紅娘子的口音雖然近似，但是只能算是有八成近似，還不够神似。」

「唔……」

「第二，妳下毒的手法，並不怎麽高明。」

「所以，你諒準我可能暗中向你狙擊，而趁調息的機會，將尊夫人身上的寶衣換了過來？」

杜介夫含笑點首道：「這叫作有備無患呀！」

李夫人道：「好一個有備無患，我不能不佩服你們小兩口的精明。」

杜介夫道：「毋須佩服，現在，是否該妳回答我的一些問題了？」

李夫人輕嘆一聲，說道：「好！你問吧！」

杜介夫道：「其實，我要問的也很簡單，那就是由捨身岩起，到妳的身份被揭穿爲止，妳跟我所說的話中，有沒有一句眞話？」

「有，而且，眞話還不止是一句。」

「噢……」

「紅娘子被因於鷹愁澗是眞的，主持人爲元廷高手也是眞的。」

杜介夫注目問道：「那是元廷的甚麽人？姓甚名誰？」

李夫人歉笑道：「這問題，我沒法回答。」

「此話怎講？」

「因爲，我也還沒見過他。」

「眞的？」

「信不信由你。」

丁玫插口冷冷地道：「我就第一個不信。」

門口有人嬌笑道：「我也不信。」

在門口接口的是馬勝男。

宋玲玲也嬌笑道：「馬勝男，妳好大的胆子！」

馬勝男笑意盎然地道：「杜夫人認爲這兒是龍潭虎穴？」

宋玲玲含笑反問：「妳說呢？」

馬勝男也含笑答道：「『鴛鴦雙煞』加『紫丁香』，這陣容，說它是龍潭虎穴也不爲過。」

丁玫接口冷笑道：「妳明白就好。」

馬勝男道：「我更明白，我此行，絕對不會有甚麽危險。」

丁玫又冷笑一聲：「妳認爲，合咱們三個人之力，都殺不了妳？」

「不是，我不會那麽狂妄。」馬勝男輕鬆地一笑，道：「我之所以說我沒有危險，是因爲你們三位都是講理的俠義道中人，不可能以衆凌寡，何況……」

她忽然一笑住口。

丁玫注目接問：「何況怎樣？」

馬勝男道：「何況，咱們之間，目前是休戰狀態，更何況，我跟杜公子伉儷之間，在陽朔城中，還曾有過把酒聯歡的交情……」

宋玲玲截口笑問：「馬大小姐，妳總不是爲了要說這些廢話而來吧？」

馬勝男道：「當然不是。」

宋玲玲道：「那就直言相談吧！」

「也好。」馬勝男含笑接道：「三位都知道，我曾經冒充丁姑娘的身份，也算是半個包打聽，此行是替三位提供一些消息而來。」

「甚麽消息？」

「自然是有關這位李夫人的消息。」

「好！請說。」

「據我所知，這位李夫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只要給點顏色瞧瞧，她一定乖乖地說出她的老闆的來歷來。」

「看情形，妳好像已經知道她那位老闆是誰了？」

「也可以這麽說。」

宋玲玲似笑非笑地道：「說話模稜兩可，看情形，妳還有條件？」

馬勝男神秘地一笑道：「沒有任何條件。」

「那……妳爲甚麽不痛痛快快地說出來？」

「因爲，我所知道的並不完整，我只知道，這位李夫人的後台老闆是一位末路公主……」

「是一位已經過氣的元廷公主？」

「不錯。」

「知不知道她的公開身份？」

「不知道，不瞞杜夫人說，這消息，我還是最新獲得，以後，如有更進一步的消息，一定優先奉告。」

杜介夫接口笑問：「馬姑娘，妳爲甚麽要對我們這樣好？」

馬勝男含笑反問：「杜公子認爲我是好意嗎？」

「妳當然不會有好意，如果我是妳，我也會坐山觀虎鬥，伺機檢便宜。」

「杜公子夠高明。」

「我不算高明，却也並不糊塗，至於妳所提供的消息，我也早就心中有數，所以，我也毋須感謝妳。」

「我也沒打算要你感謝，至少，方才我所提供的建議是很有價值的。」

「建議？」

「是哦！方才我不是說過，該給這位李夫人一點顏色瞧瞧嗎？」

杜介夫注目問道：「妳認爲，方才李夫人說的話不實在？」

馬勝男嬌笑一聲道：「難道你們三位中，有人認爲李夫人說的話是實在的？」

這時，一個店小二手提着一壺滾水蹣跚而來，口中連說：「借光，借光！」而打斷了馬勝男的話。

由于馬勝男是站在杜介夫等人的房門口，幾乎佔用了一半的通道。

剛好這時另一位客人由通道的另一端走來，即將和店小二交錯而過。

因此，儘管馬勝男不方便進入杜介夫等人的房中，但此刻，由于形勢逼人，却不得不被「逼」而由門口進入杜介夫的房中。

就這當口，只聽「嘩啦」一聲，店小二手中的水壺摔落地上，熱水四濺中，店小二和那交錯而過的客人同時發出一聲痛呼！

已經「被逼入」杜介夫房中的馬勝男，當然也受到熱水的池魚之殃而「哎喲」一聲。

店小二一見自己闖了禍，嚇得拔腿開溜……

馬勝男怒叱一聲：「站住！」

怒叱聲中，馬勝男已返身追出……

這些，本來都是那店小二的水壺落地的刹那之間，所同時發生的事。

店小二的水壺，怎會那麽巧，不遲不

早，就在門口掉落？

另一位客人爲甚麽也那麽巧，偏偏適時適地，跟店小二在這兒交會，而非得將本來站在門外的馬勝男，逼得進入室內不可？

店小二已經被滾水燙傷，一個受燙傷的人，還能够拔腿開溜，並「溜得」這麽快速嗎？

那個及時在門口跟店小二交會的客人，當然也已受了燙傷，爲甚麽也同時溜走了？

杜介夫等人的反應並不慢。

當馬勝男返身追店小二時，杜介夫也立即冷笑一聲，跟踪而出。

原來室內的三人，幾乎是同時發現李夫人的背部已插進一柄七首。

那是一柄淬過劇毒，見血封喉的毒七首。

李夫人已經香消玉殞了。

李夫人可能是連哼都不曾哼出一聲，就已經斃命。

也可能李夫人曾經「哼」過一聲，却被同時發出的其他聲音所淹沒了。

李夫人之死，當然又是殺人滅口，而兇手則有九成九是馬勝男。

× × ×

現在，馬勝男已經被杜介夫追上了，雙方以三丈距離，對峙在周家集郊外的官道上。

杜介夫冷笑一聲，道：「馬勝男，現在，妳終于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這時，宋玲玲、丁玫二人也已追了上來。

馬勝男嬌笑一聲，道：「沒有哦，我怎麽會有甚麽尾巴哩？」

面對三大強敵，居然還能玩笑得起來，馬勝男不但够神秘，也够絕！

杜介夫注目問道：「妳能否認，李夫人不是妳殺的嗎？」

馬勝男依然滿不在乎地道：「我不否認。」

微頓話鋒，又說道：「杜公子，能在你們三位面前，不着痕跡地將李夫人殺死，我認爲，我實在足以自豪，你該不反對吧？」

這可算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說道：「我不但不反對，而且，還非常佩服妳那巧妙的安排。」

「多謝杜公子！」馬勝男含笑接道：「看來，今後，我馬勝男可以作職業殺手了……」

丁玫截口冷笑道：「妳認爲還有以後嗎？」

「當然！」馬勝男嬌笑如故地道：「我有本事能在你們三位面前殺死李夫人，也能逃到這兒來，就足以證明我必然還有以後。」

丁玫黛眉一揚，「鏘」地一聲，已亮出長劍。

杜介夫連忙加以制止，道：「大妹子且慢，我還有話問她。」

接着，又向馬勝男問道：「馬姑娘，妳說過，刦持紅娘子的人，並不是你們的人？」

馬勝男點點頭，道：「我是這麽說過的。」

「但現在，妳却殺死李夫人滅口，是不是言行自相矛盾？」

「好像是有點矛盾。」

「既然妳自己也承認自相矛盾，爲甚麽不肯承認已經露出狐狸尾巴來了呢？」

「杜公子認爲，我殺死李夫人滅口，就足以證明刦持紅娘子的人，是我們的人了？」

「難道不是？」

「本來就不是。」

杜介夫臉色一沉，道：「馬勝男，大丈夫敢作敢當，妳既然做了，爲何不敢承認？」

馬勝男滿臉媚笑道：「杜公子，我雖然不是大丈夫，却也一樣能敢作敢當，只是，我不習慣替別人揹那口黑鍋。」

「這麽說來，倒是我寃枉妳了？」

「不錯。」

「那妳爲甚麽要殺死李夫人？」

「爲這個。」馬勝男探懷取出一叠銀票，揚了一下，含笑接道：「這是四海錢莊的銀票三萬兩，而且還是現金，待會，我還可以收到二萬兩的尾數，殺一個人五萬兩銀子，我又何樂而不爲哩！」

杜介夫一怔，道：「妳……妳竟然當上了殺手？」

馬勝男說道：「當殺手有甚麽不好？不過，目前，我還是客串性質，但由于我這第一票幹得很順利，所以，方才我才說，今後，我可能正式掛牌做一個職業殺手哩！」

這時，宋玲玲忽然走近杜介夫身邊，貼身嘀咕了一陣子。

只見杜介夫皺眉點了點頭，才向馬勝男問道：「馬姑娘，妳那位雇主是誰？」

「是老夫。」

接口的是一個蒼勁而沙啞的語聲。

話落人現，由五丈外一株古松後，緩步走出一位不速之客來。

此人一身黑色的短裝，身材矮小，却是花白長髯垂胸，年紀約莫在五到六旬之間。

而且，星光下，臉色一片枯黃，顯然是易了容，或者戴着人皮面具。

他，步伐如行雲流水，看似緩慢，實際上却是一幌間，已越過五丈距離，跟馬勝男併肩站在一起。

杜介夫沒接腔，只是目光烱烱地向對方打量着。

宋玲玲却又在跟丁玫耳語。

那黑衣老者取出一叠銀票，遞與馬勝男，道：「馬姑娘，這是尾欵二萬兩，請退過一旁。」

馬勝男接過銀票，默然退立丈外。

那黑衣老者向杜介夫皮笑肉不笑地道：「杜公子一定想知道老夫是甚麽人。」

杜介夫漠然地道：「我不問，也知道你是元廷餘孽中一份子。」

那黑衣老者道：「別說得這麽難聽，老夫子不過是公主駕前的一個馬前小卒而已。」

杜介夫道：「貴上跟前像閣下這樣的馬前小卒，大概不多吧？」

「也不算少。」那黑衣老者笑笑道：「杜公子，老夫已經出面了，馬姑娘該可

以走了吧？」

「讓馬姑娘先走？」杜介夫冷笑一聲，道：「那閣下不是太吃虧了嗎？」

「吃虧？老夫甚麼地方要吃虧？」

「馬姑娘不走，你們是二對三……」

「對！馬姑娘一走，就形成了一對三，相形之下，老夫的確是太吃虧了，只不過……」

「不過怎樣？」

「諸位年紀雖輕，却都是已經威震江湖的大俠，老夫深信諸位不會以衆凌寡，尤其是對付像老夫這樣的馬前小卒，勝之不武，萬一敗了，那可更是划不來。」

「閣下好像很能替別人着想？」

「這正是老夫唯一的長處。」那黑衣老者注目接問：「怎麼樣？可以讓馬姑娘先走了吧？」

杜介夫毅然點首道：「可以……」

那黑衣老者一翹拇指，道：「這才是一代大俠的襟懷。」

接着，向馬勝男一揮手，馬勝男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那黑衣老者又道：「其實，老夫雖然是公主駕前的小卒，但只要能留下老夫，却絕對比李夫人更管用。」

杜介夫冷笑道：「閣下之意，好像是認爲我杜某人留不下你？」

那黑衣老者漫應道：「除非是你們三人聯手……」

杜介夫飛快地接道：「對付你這種藏頭露尾，見不得人的角色，如果還要三人聯手，那咱們這『紫丁香』和『鴛鴦雙煞』的金字招牌，就不值半文錢了。」

黑衣老者道：「這是說，你杜公子打算單獨賜教？」

「不錯。」

「那老夫胆敢斷定，你絕對留不下老夫。」

「口說無憑，試過就知。」

「很好！咱們以十招爲限，十招之內，你能留下老夫，殺剮任便，否則，就不能再爲難老夫，這一個小小的賭注，你敢不敢接受？」

「好！我賭上了。」

「那麼，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請！」

這眞是先禮後兵，「請」字聲中，雙方已同時發動攻勢。

別瞧他們交手之前，顯得頗爲客氣，但一經交手，却是下手絕不留情。

雙方都是徒手相搏，但，儘管是徒手相搏，由于招式中都施展出精湛的眞力，其凶險，絕不下于使用兵刃。

稍一不愼，或者是某一個功力略遜，就有濺血橫屍的危險。

他們之間的惡鬥，還有另一個特色，杜介夫使的是大悲門下的絕藝之一的「無音神掌」，一起手就將對方迫退一大步。

那黑衣老者却是一招換一門武學，第一招使的是青城派的「百禽掌法」，第二招是武當派的「綿掌」，第三招是少林派的「金剛掌」，第四招是峨嵋派的「落英掌」……但不論他使哪一派的武學，都擋不住杜介夫的攻勢，一招被逼退一大步，到第十招時，那黑衣老者連退三大步才拿椿站穩。

黑衣老者雖然站穩了，却「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杜介夫一臉肅容，默然無語。

那黑衣老者以衣袖拭去嘴角的血漬，訕然一笑道：「大悲武學，果然身受更勝聞名。」

杜介夫漠然地回答道：「閣下連接我十招『無音神掌』而沒倒下，也足以自豪了。」

那黑衣老者道：「那麼，老夫可以走了吧？」

杜介夫說道：「既然我在十招之內不曾留下你，堂堂大悲門下，說話豈能不算數？」

「那麼，老夫告辭。」

「且慢。」

「杜公子還有何見敎？」

「不是甚麼見敎，是請寄語貴上，必須善待紅娘子。」

「這個，不須杜公子勞神，紅娘子一直都是咱們的貴賓。」

「還有，今宵三更之約，時間可能已來不及。」

「杜公子之意，是……」

「煩轉達貴上，時間往後順延，最遲天亮之前，我一定趕到。」

「好！還有沒有別的？」

「沒有了，請吧！」

那黑衣老者快步離去之後，丁玫立即悄聲問道：「杜大哥，那……果然是周前輩麼？」

杜介夫點點頭，道：「錯不了。」

這就怪了。

周侗是一代大俠，並爲衡山派長老，武林耆宿，怎會淪爲元廷餘孽的爪牙？

還有，如果那黑衣老者果然是周侗，方才已經改裝易容，口音也已經改變，那麼，丁玫又怎會認出來而有此一問？杜介夫也怎會回答得那麼肯定？

這些，都導源于那黑衣老者出 之前與出現之後，宋玲玲與杜介夫、丁玫二人的那一陣耳語。

原來，當方才杜介夫跟馬勝男對話之間，宋玲玲忽然聽到周侗以「傳音入密」功夫，跟她交代了一番，而她也就以耳語分別轉達杜、丁二人，而杜介夫也只好半信半疑地去實行。

× × ×

丁玫接問道：「何以見得？」

杜介夫道：「他不是於傳音中說明，他之所以這樣做，跟他拜託我們的事情有關嗎？」

「唔……」

「他所拜託我們的事情，只有咱們四個當事人知道，而別人不可能假借他的名義。」

「唔……」

「他說，要借這機會，增強對方對他的信任，以便深入對方組織中，伺機行事，這也是情理中事。」

「還有嗎？」

「有！當我跟他交手時，他傳音說暗中有人監視，一定要表演逼眞，並于第十招上將他打得吐血才行，否則，勢將前功盡棄。」

丁玫苦笑了一下，道：「這麼說來，他果然是周前輩了。」

杜介夫沉思着道：「人是錯不了的，問題是，他想解救的人究竟是甚麼人？」

宋玲玲接口道：「我想，很可能跟那位元廷的末路公主有關。」

杜介夫道：「我也是這麼想，要不然，他毋須那麼神秘，更不必那麼愼重。」

丁玫附和着道：「對！錯不了，他不是說過，拜託咱們要手下留情的人，是一個女的嗎！」

× × ×

當杜介夫等人在研討當前情况的同時，距他們約莫五里處，衡山山麓的一座山神廟中，也有人在低聲密談着。

那是一個青布包頭，青紗幪面，身着青布襖褲的村裝少婦，一個身材高大，長相威猛，鬢髮斑白的黃衫老者，另外一個是周侗周大俠。

周侗已恢復本來面目，正趺坐一旁調息中。

那青衣少婦端坐于一個石墩上，黃衫老者則側立一旁，狀頗恭順。

沉寂了少頃，那青衣少婦才輕嘆一聲，道：「劉老，方才的情形，你都親自看到了？」

青衣少婦蒙着面孔，雖然身材方面還像是一位少婦，但嗓音却不但沙啞，而且還含有「老旦」的味道，如果她不是服過變音丸，那就顯然已經不是少婦了。

那被稱爲「劉老」的黃衫老者恭敬地答道：「是的，都看到了。」

那青衣少婦幽幽地問道：「如果要跟他們來硬的，劉老認爲，咱們有幾成勝算呢？」

那黃衫老者道：「囘公主，如果跟他們來硬的，咱們最多只有五成勝算了。」

公主？

這位青衣少婦就是刼持紅娘子的元廷末路公主？

那青衣少婦的蒙面紗巾波動了一下，說道：「所以，我決定鬥智，不跟他們硬拚。」

那黃衫老者道：「公主聖明，自古鬥力不如鬥智，唯有鬥智才是上上之策。」

那青衣少婦又說道：「不論他們的實力有多強，只要擒住目前的杜介夫等三人，咱們的復國大計，就等於已經完成一半了。」

這時，趺坐行功調息的周侗已欠伸而起。

那青衣少婦柔聲問道：「周老，內傷已經完全康復了吧？」

周侗躬身答道：「多謝公主所賜靈藥，賤軀已經完全康復了。」

一道人影捷如飛鳥地瀉落山神廟前，那黃衫老者沉聲問道：「是諸兄麼？」

那人影發出一串蒼勁語聲，道：「不敢當，小弟諸光斗……」

他、邊說邊走，已經快步進入廟中，向那青衣少婦躬身施禮道：「老臣參見公主。」

那青衣少婦微欠了一下嬌軀，道：「諸老請免禮。」

一頓話鋒，又幽幽地一嘆，道：「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現在，在我身邊，够得上稱爲忠貞不二的得力的助手，就只剩下劉老、諸老二位了。」

諸光斗、「劉老」二人同時躬身道：「能爲公主效勞，這是老臣的光榮，也是老臣應盡的天職。」

諸光斗並接着說道：「公主苦心孤詣，力圖復國，老臣深受先帝知遇之恩，自當肝腦塗地以報！」

諸光斗曾爲元廷供奉，位高權重，他的効忠元廷，本不足異。

只是，他也是馬嘯天的搭檔，又如何解釋？

難道他具有雙重身份？

如果他是具有雙重身份，那麼，這情形，馬嘯天是否知道呢？

還有，那被稱爲「劉老」的黃衫老者既然被青衣少婦將其與諸光斗並列爲得力助手，則無疑也必然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那麼，這黃衫老者又是甚麼來歷？

「多謝諸老！」那青衣少婦盈盈起立，向對方二人深深一福，說道：「本宮謹代表本朝列祖列宗，向二位敬致最衷誠謝意。」

諸光斗、黃衫老者連忙拜服於地，惶恐地道：「公主莫折煞老臣。」

那青衣少婦親自將對方二人扶起，面紗劇烈波動，久久不息，顯示他的身心兩方面，都有着強烈的激動，而語不成聲。

不難想見，她那蒙面青紗之內，必然是淚承于睫，泫然欲泣的。

這情形，不但使諸光斗、黃衫老人淚眼婆娑，相對唏噓，連一旁的周侗，也爲之暗中感嘆不已。

半晌，那青衣少婦才勉強平靜下來，幽幽一嘆之後，轉向周侗凄然一笑道：「落難公主，亡國孤臣，孤立無援之下，力謀復國，屢仆屢起，箇中辛酸，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周大俠幸勿見笑才好。」

周侗正容說道：「公主與諸大俠、劉大俠都是性情中人，這種孤臣孽子之心的互情互性的表現，可以驚天地，泣鬼神，老朽欽敬之不暇，又豈有見笑之理？」

「多謝周大俠！」青衣少婦長嘆一聲，道：「但願天可見憐，當本宮復國志願完成之日，目前三位，也都是我大元中興復國的元勳。」

周侗附和着道：「俗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皇天是不會辜負苦心人的。」

「但願如此，」青衣少婦幽幽地接道：「爲了恢復我大元江山的復國大計，目前這批珠寶，必須不擇手段，不惜任何犧牲，加以收囘，諸老，鷹愁澗中，是否已經部署好了？」

諸光斗恭應道：「囘公主，都已經安排好了。」

那青衣少婦道：「儘管咱們的宗旨是鬥智不鬥力，但一場血戰，勢難避免，所以，咱們事先多一分準備，就可以減少一分犧牲。」

話鋒一頓，透過障面紗巾的目光，向諸光斗、黃衫老者一掃，道：「所以，我想請諸老、劉老二位先囘鷹愁澗，再行細密檢查，是否有萬一的疏失之處。」

「是。老臣遵命。」

「本宮跟周大俠，待會才囘去，二位請吧。」

「是……」

諸光斗，黃衫老者二人同聲恭喏，也同時長身飛掠而去。

目送那二位的身形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那青衣少婦才向周侗徐徐地問道：「周大俠，今宵，你眞是帮了我一個大忙了。」

周侗一怔，道：「公主是說刺殺李夫人那回事？」

「是啊。」

「李夫人也是公主的得力助手之一，爲甚麽非得殺死她不可？」

「因爲她知道得太多，既然救不了她，就只有殺死她，才能避免洩露。」

「如果公主說的是您那元廷公主的秘密，杜介夫等人可能已經知道了。」

「我所說的是還有他們不曾知道的秘密。」

「噢……」

那青衣少婦好像忽有所憶地「哦」了一聲，道：「周大俠說，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我單獨談談？」

周侗點點頭道：「是的。」

那青衣少婦道：「現在，周大俠可以談了。」

「多謝公主！」周侗顯得頗不自在地一笑，說道：「其實，那完全是屬於老朽個人的私事。」

「噢……」

「由於公主是元廷的金枝玉葉，最適合解答老朽的問題，所以，老朽不揣冒昧，向公主提出單獨一談的請求。」

「是有關哪一方面的。」

「是關於兒女私情方面的。」周侗訕然一笑，道：「身在江湖，不由自主，即使是兒女私情，有時候也不能倒外。」

那青衣少婦嬌笑道：「原來周大俠年輕時，也曾有過一段纏綿悱惻的戀情。」

周侗長嘆一聲，道：「說來，那已經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眞箇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那青衣少婦道：「事隔三十多年，猶能念念不忘，周大俠可眞是一個多情種子啊！」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周大俠三十多年以前的那位情人，必然已被徵入宮廷之中？」

「正是。」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陌路人，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難過的事。」

周侗長嘆無言。

那青衣少婦道：「周大俠的那位情人，該不會是漢人吧？」

周侗點點頭，道：「是的，她是元廷貴族，是一位將軍的女兒。」

那青衣少婦道：「一個貴族千金小姐，愛上一個江湖人，周大俠，請恕我口沒遮攔，你們之間一開始就註定是悲劇。」

周侗苦笑着長嘆一聲，道：「公主，在熱戀中的男女，能有幾人會攷慮到這熱戀應不應該，有沒有結果？即使是警覺到了，又有幾人能夠鼓起揮慧劍，斬情絲的勇氣？」

那青衣少婦也長嘆一聲，道：「是的，所以，古往今來，情海中獨多悲劇。」

周侗目注夜空，沉思着道：「當她被徵入宮廷的時候，已懷有將近兩個多月的身孕。」

「我想，你那位情人，一定很美。」

「是的。」

「她叫甚麽名字。」

「她叫阿蘭娜……」

那青衣少婦的面紗微微波動了一下，沒接腔。

周侗幽幽地接道：「當時，我無暇爲自己難過，却爲她担心。」

那青衣少婦仍未接腔。

「因爲，我想到，一個帶孕入宮的嬪妃，一旦被察覺，那後果必然是很嚴重的。」周侗徐徐地接道：「而且，以宮廷中管理的嚴密，也必然難以隱瞞過去。」

那青衣少婦接口問道：「那……以後呢？」

周侗道：「很令人意外，這秘密，以後居然沒被揭穿。」

「那的確是很令人意外。」

「而且，以後，我也知道，她生了一個女兒。」

「宮禁森嚴的宮廷中事，你又是怎麽知道的？」

「嗯，我是由她娘家使女的口中知道的。」

「兩地相思，人遠天涯近，也眞難爲你們了。」那青衣少婦輕嘆着問道：「以後，你們之間，有沒有再見過？」

「有。」周侗顯得頗爲激動地道：「那是當她女兒滿月，回娘家的時候，我也見到了我的女兒，好可愛的一個娃兒。」

「那當然也是透過那使女的安排？」

「是的。」

「以後呢？」

「以後，戰亂頻仍，朝廷鼎革，不但沒機會再見到她們母女倆，甚至連生死存亡，也杳不可知。」

那青衣少婦輕輕地嘆了一聲。

周侗也輕嘆一聲，道：「關於我那女兒，也許我曾經在不久之前又見過她，但却不敢確定。」

那青衣少婦訝然問道：「連你自己都不敢確定，又怎會認爲她可能是你的女兒呢？」

「因爲，她長得跟她娘幾乎是一模一樣。」

「你當時沒問過她？」

「沒有，我提不起問她的勇氣來。」

「事隔多年，你們之間的關係又是那麽複雜，更令人爲難的是；你不可能提出是她的生父的證據來，所以，我想，即使你貿然相認，她也不可能承認你這個生父的。」

「不……我有證據。」

「噢……」

「她的左足小趾旁生有枝趾，這特徵，是極少見的。」

「不錯，這算是很有力的證據。」

「還有，我曾送過一塊綠玉珮作爲見面禮，那玉珮呈桃形，銀元大小，正面是浮雕的一個『佛』字，如果她還佩在身上，就好辦了。」

「但願如此，我衷誠祝福你們父女，能有刦後重逢的一天。」

「多謝公主的祝福！」周侗含笑接道

：「公主還沒回答老朽的問題哩！」

那青衣少婦楞了一下，道：「甚麽問題啊？」

周侗說道：「老朽的意思是說，公主是否曾經在宮廷中見過一個叫阿蘭娜的嬪妃？」

那青衣少婦回答道：「周大俠，你這問題，我很難回答，原因可分好幾方面來說。」

「噢……」

「第一，宮廷中三宮六院，嬪妃太多，稱呼方面，也沒有誰叫誰的名字的，別說我當時年紀還小，即使是一般服役的宮女、太監，也不可能知道某一宮的某一位妃子叫甚麽名字。」

周侗苦笑無言。

「第二，當本朝遭刦時，我才不過十三歲，兵荒馬亂中，國破家亡，骨肉流散，即使我知道誰叫阿蘭娜，目前也不知道她的生死存亡。」

「公主所言甚是。」周侗苦笑着欲言又止。

那青衣少婦道：「周大俠還有甚麽要問的？」

周侗長嘆一聲，道：「算了，不問也罷！」

「其實，你問我也等於是問道于盲。」那青衣少婦幽幽地接道：「不過，周大俠也毋須難過，皇天不負苦心人，如果令嫒仍在江湖中流浪，我相信你們父女總有團圓的一天。」

「但願如此。」

「時間不早了，咱們走吧！」

「是！公主請！」

× × ×

頓飯工夫之後，周侗已隨同那青衣少婦進入鷹愁澗中。

其實，鷹愁澗並沒甚麽溪澗，而是一個內寬外窄的葫蘆形的山谷。

其形勢，固然是易守難攻，却絕對不像「鷹愁」二字顧名思義的那麽險惡。

而且，裏面的情形，也跟那位冒充紅娘子的李夫人所說的不同。

谷口固然是警衛森嚴，谷中却只有五座帳棚而不見人影。

由此可見，李夫人向杜介夫等人所說的那一套，根本就是信口胡言。

五座帳棚呈梅花形排列。

那青衣少婦將周侗帶入第一座帳棚中，才徐徐地說道：「周大俠，現在，已是四更將盡，杜介夫那批人很快就會趕來了，待會，一場血戰，在所難免，本想借重周大俠的無敵神功以壯聲威，但由於你跟他們認識，爲免使你爲難，所以，我臨時決定，不讓你出面，而派予更爲重要的任務。」

周侗問道：「請問是甚麽任務？」

那青衣少婦道：「就是守住人質紅娘子。」

「好！老朽當勉力以赴。」

周侗的話說得很平淡，却沒來由地由心底昇起一抹莫名的悵惘。

那青衣少婦道：「周大俠稍待，我會派人來接你。」

周侗道：「好的，公主請自便。」

那青衣少婦姍姍地離去之後，周侗却目注那青衣少婦的背影，眉峯緊蹙，默然沉思。

帳棚中沒有燈光，也不見別的人影，四週除了山風呼嘯之外，更是一片寂靜。

周侗獨個兒靜立半晌之後，才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並踱起方步來。

約莫頓飯工夫過後，一個青衣使女匆匆走來，在帳棚口嬌聲說道：「啓稟周老爺子，婢子奉命請您去紅娘子那邊。」

周侗緩步而出，說道：「好！有勞帶路！」

在那青衣使女的前導下，繞過那五座帳棚，進入山脚下的一個天然石洞中。

紅娘子就被軟禁在這個石洞中，陪伴紅娘子的，是另外兩個青衣使女。

石洞中雖然簡陋，地面上舖着雜草，雜草上舖着毛毡，但紅娘子却衣履光鮮，儀容整潔。

很顯然，紅娘子雖然穴道被制，失去自由，生活方面，倒的確是受到優待的。

當周侗了解環境之後，那帶他前來的青衣使女又道：「老爺子，公主交代過，老爺子的任務是守住洞口，保護紅娘子的安全，待會，不論外面發生甚麽事，您都不要過問，更不可離開。」

周侗點點頭道：「老朽記下了。」

那青衣使女又道：「還有，公主說，紅娘子由於失去自由，脾氣很不好，請老爺子不要惹她，婢子的意思是，最好不要跟她說話，免得她頂撞您。」

周侗心中苦笑着：「你們有兩個人守着她，我能跟她說些甚麽哩……」

但他口中却漫應道：「我知道，我不會自討沒趣的。」

「老爺子折騰了一整夜，一定餓了，洞口爲您備了酒菜，請隨便飲用。」

「謝謝！」

「婢子告辭。」

周侗的確是餓了。

所以，當那青衣使女離去之後，他就老實不客氣地，在洞口席地而坐，自斟自飲起來。

所謂飢不擇食，人，當飢餓時，任何粗糙的食物，都會覺得美味可口的。

何況，目前的酒菜，都相當精美，酒是當地民間自釀的陳年黃酒，菜則是名聞遐邇的湖南臘肉和風鷄，絕對够得上稱爲美酒佳餚！

所以，周侗暫時拋開一切煩惱，自得其樂地恣意享受起來。

末路公主 認祖歸宗

當周侗在石洞口自斟自飲的同時，五座帳棚中的主帳，也就是梅花型的中心帳棚內，那青衣少婦也在繞「室」徘徊着。

這是除了紅娘子被軟禁的天然石洞中之外，第二個有燈光的場所。

不過，這所謂燈光，也僅僅是一枝約莫小指粗細的蠟燭而已。

這兒雖然是主帳，但陳設還是一樣的簡陋。

燭影搖紅中，不見任何家具，一如那石洞中，裏面的一角，地面舖着雜草，雜草上舖着毛毡。

所不同的是，毛毡上有一個抱膝而坐

的男人。

此人一身玄色勁裝，一臉慓悍神色，臉部輪廓和五官的配置，也顯得頗爲恰當，够得上稱爲一個美男子。

尤其是咀唇上的那兩撇八字鬍，更平添幾分帥氣。

年紀則約莫在四旬開外。

現在，他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一雙精目隨着那青衣少婦徘徊着的嬌軀左右擺動，兩道劍眉蹙起又舒展，舒展又蹙起，顯示他的心情頗爲不安。

至於那青衣少婦，依然面罩紗布，沒法看到她的面貌和表情。

少頃過後，那勁裝漢子忍不住苦笑道：「嗨！坐到我身邊來好不好？」

那青年少婦仍然在徘徊着，也沒有接腔。

那勁裝漢子又道：「姑奶奶，妳徘徊又徘徊，我的頭都給妳徘徊大了。」

那青年少婦不耐煩地道：「別煩我，好嗎？」

「好，我不煩妳。」那勁裝漢子苦笑着接道：「能不能告訴我，妳怎會忽然有方才那種想法呢？」

那青衣少婦道：「你不開口，也沒人說你是啞巴。」

那勁裝漢子道：「別在我面前擺公主威風，妳要明白，咱們是一根繩子拴的兩隻蚱蜢，休戚相關，生死與共，是道地的同命鴛鴦。」

「我了解。」

「那麼，告訴我，爲甚麼會有方才那種想法？」

那青衣少婦沒接腔。

「說呀！還有，妳將周老頭安置在石洞中，又是玩甚麼花槍？」

「那跟你不相干。」

「妳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怎能說跟我不相干呢？」

那青衣少婦停止徘徊，面對他，以央求的語氣說道：「拜託你，先讓我冷靜一下，好嗎？」

那勁裝漢子目射異彩，凝注着她，曖昧地笑道：「妳知道我在想甚麼嗎？」

「不知道。」

「妳知道的，我們已經有十天不曾……親近過了。」他忽然飛身而起，將她一把擁入懷中。

那青衣少婦掙扎着，道：「大敵當前，你還有這種心情。」

「大敵當前，更須要鬆弛。」那勁裝漢子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下其手，一面貼着她的耳根悄聲說道：「我了解，妳不但須要冷靜，更須要鬆弛。」

勁裝漢子的調情手法是一流的。

在他的魔手的愛撫下，青衣少婦好像被征服了，她不再掙扎，並悄聲說道：「很可能，杜介夫那批人會煞風景。」

那勁裝漢子道：「不會那麼巧，來，我們爭取時間。」

他托起她的嬌軀，走向那舖着毛毡的地舖前。

「噗」地一聲，燭光被吹熄了。

黑暗掩住了一切，可是，却掩不住那令人聞之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

× × ×

周倜仍然在石洞口自得其樂地，自斟自飲着。

爲了不「自取其辱」，他不曾去惹怒紅娘子，甚至他也不再向裏面去瞧瞧紅娘子。

因爲，由洞口到紅娘子的住處，不但有將近十丈的距離，而且當中還要經過一道七十度以上的拐角，所以，坐在洞口的周倜，是不可能看到裏面的紅娘子的。

也幸虧周倜不可能看到裏面的情況，如果他能看到的話，一定會大吃一驚。

因爲，裏面的紅娘子已經不見了，陪伴紅娘子的兩個使女也被人點了睡穴，好夢正酣哩！

紅娘子不見了，是她自己脫逃了？還是被人救走了呢？

不論是紅娘子自己脫逃，或是被人救走，都可斷定，絕對不曾經過洞口。

因爲，洞口有周倜在坐鎮。

憑周倜的身手，如果說，連一隻蒼蠅經過洞口也難逃過他的視綫，那是絕對不算誇張的。

既然連一隻蒼蠅都難逃過他的法眼，紅娘子又怎能由他面前逃走？

但紅娘子失踪了是事實。

那麼，最好的解釋，當然不外下列三項。

——石洞裏面，另有通路。

——石洞裏面，別有洞天，紅娘子是暫時躲藏起來了。

——是周倜「監守自盜」，將紅娘子放走了。

× × ×

主帳棚中，那令人遐思的奇異樂章已近尾聲。

但，零雲斷雨之聲，仍然隱約可聞。

這一對正在追求官能刺激的男女很幸運，到目前爲止，杜介夫等人仍然沒有前來「煞風景」的跡象。

一聲如釋重負的輕吁——奇異樂章終於奏出了休止符。

那女的嬌慵地，輕聲說道：「你好煩人。」

那男的笑道：「別說過河折橋的話，現在，妳那緊張的神經已經鬆弛，該說說妳的心事了吧？」

「我……沒甚麼心事。」

「沒甚麼心事？方才，妳說過一些甚麼來着？」

「方才我是說，周家集是關鍵性的地點。」

「還有呢？」

「如果在周家集不能得手，我決定收手。」

「爲甚麼？」

「不爲甚麼。」

「妳說謊，妳一定有心事，不肯告訴我。」

「我說我沒有心事。」

「鬼才相信，妳一向都很積極，比我還要積極，怎麼一下子就變了？」

「人，沒有永遠不變的，但，現在的我還沒有變，我不是也曾說過，儘一切可能，在周家集完成任務嗎！」

「但妳好像已失去信心，否則，不會說出那種不能在周家集完成，就決定收手



青衣蒙面少婦帶周倜進入「魔愁澗」。

的話來。」

「你……簡直是多心病。」

「不是我多心，妳自己想想看，今宵的妳，跟以往那種愈挫愈勇，百折不撓的性格比起來，是不是好像換了一個人。」

火光一閃，燭火復明。

不太明亮的燭光下，兩人都已衣冠楚楚，那青衣少婦也仍然面障紗巾，正在整理由於方才那一陣子狂歡所形成的鬢亂釵橫的頭部。

那勁裝漢子又道：「我們相處也已經有三年多了，可是，直到今天，我還沒法瞭解妳……」

那青衣少婦面紗一陣波動道：「你……還有沒有完的？」

「沒有完！」那勁裝漢子沉聲接道：「告訴妳，咱們最好是能在這兒達到目的，否則，我也絕對不容許妳半途收手！」

那青衣少婦幽幽地嘆了一聲。

那勁裝漢子目光深注地問道：「妳……究竟有甚麼難言之隱？」

忽然一聲厲嘯打斷了他的話。

那聲厲嘯顯然是由谷口傳來。

而且，繼一聲厲嘯之後，金鐵交鳴之聲大作，此起彼落的慘呼聲，也不斷地傳來。

那勁裝漢子臉色一變，冷笑道：「是杜介夫那批人前來送死了。」

那青衣少婦却平靜地道：「杜仲，咱們按預定計劃分頭行事，你先去迎敵，我待會就來。」

杜仲？

這勁裝漢子就是杜仲？

十年前，杜仲在京城中一個月之內接連犯下三十六宗姦殺案，和十五宗刦財案，受害者都是朝廷文武大員，和他們的女兒。

當時，出動九城兵馬司和刑部的高手，擾攘了將近半年，仍然沒抓到他而不了了之。

當然，不了了之是對杜仲這個積案如山的江洋大盜而言。

使盡渾身解數都抓不到他，自然只好不了了之。

但，官府中，却另有一套例行的官樣文章。

除了懸賞白銀十萬兩，畫影圖形，通令各省一體緝拿之外，無數的小官、捕快被撤職查辦，連京兆尹、九城兵馬司，和刑部尚書也都丟了烏紗帽。

在十年前，杜仲這個人，是出足了鋒頭的。

不但滿朝文武「談虎色變」，也的確具有嚇阻小兒夜哭的威風。

可是，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誰知道他是甚麼來歷。

而且，自從十年前出足了鋒頭之後，一直都沒有他的任何消息。

目前，江湖上可能已很少有人知道杜仲是甚麼人的了。

誰也沒想到，他現在是跟這位元廷的末路公主混在一塊兒，而且，野心也越來越大了。

只是，目前這個杜仲，是否就是十年以前那個出足了鋒頭的杜仲呢？

× × ×

那青衣少婦說完之後，不等對方答話，立即轉身匆匆離去。

那青衣少婦才走，一個黑衣漢子飛奔而來，道：「啓稟杜爺，大事不好……」

杜仲忙截口沉叱道：「不必大驚小怪的！」

「是！杜爺。」

「是杜介夫那批人來了？」

「不是。」

「那是甚麼人？」

「回杜爺……」

「少廢話！」

「是！那是馬嘯天父女倆。」

「混帳！馬嘯天父女怎會趕到這兒來湊熱鬧？」

那黑衣漢子苦笑道：「他們是來找紅娘子和諸老爺子的。」

杜仲「哦」了一聲，道：「諸、劉——

位老爺子已經迎上去了？」

「是的。」

「咱們已經死傷多少人？」

「死了十一個，沒有受傷的。」

「眞他媽的無妄之災！」杜仲一揮手，道：「你先下去，我馬上就來。」

「是……」

那黑衣漢子躬身一禮，急身飛奔而去。

×　×　×

谷口隘道中，惡鬥方酣。

正殺得如火如荼的，是馬嘯天和諸光斗二人。

馬嘯天僅帶來他的愛女馬勝男。

現在，馬勝男正好整以暇地俏立五丈之外，週圍屍體狼藉，慘不忍覩。

諸光斗這邊，那位劉老和十多個勁裝漢子，也在五丈外嚴陣以待。

前面已經說過，馬嘯天此行，是爲了紅娘子和諸光斗二人而來。

紅娘子是馬嘯天的姘頭，但她吃裏扒外，前次在桂林使他煮熟了的鴨子又飛掉了。

諸光斗是馬嘯天事業上的伙伴，但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諸光斗却又莫名其妙地不告而別，投入了一個神秘人物的陣容中。

這些，對馬嘯天而言，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馬嘯天一獲得紅娘子和諸光斗都在這兒的消息之後，就携同愛女立即趕了來。

極度憤怒之下，碰上他的人，都是當場斃命，而沒有受傷的。

如非是諸光斗及時趕來，將其截住，還不知會有多少人濺血橫屍。

諸光斗一經將其截住，即高呼住手，並說明這是一場誤會。

但此情此景之下的馬嘯天，能聽得進「誤會」二字嗎？

馬嘯天不但聽不進「誤會」二字，反而更有如火上加油地引發一連串瘋狂搶攻，並連聲冷笑道：「諸光斗，今宵，有我無你！」

諸光斗苦笑道：「馬兄，請暫時停下來，容我說明一下，如果你還不諒解，我再捨命奉陪。」

諸光斗比馬嘯天的功力，本來就差上一二籌，目前，馬嘯天憤怒之下，全力施爲，而諸光斗並無敵意，大有縛手縛脚之感，因而雙方一經交手，諸光斗就處於挨打狀態而連連後退。

現在，諸光斗已經被迫而後退了三丈多，而馬嘯天却仍然有如出柙猛虎，處於不可理喩狀態。

諸光斗無奈之下，只好沉聲喝道：「馬兄，你道我的後台老闆是誰？」

馬嘯天怒聲說道：「我管他是甚麼東西！」

「我不是東西，是人。」

接口的是杜仲。

杜仲不但接下馬嘯天的詞鋒，也接下馬嘯天的瘋狂攻勢。

「鏘、鏘、鏘……」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居然是難分高下的局面。

馬嘯天不由驚「咦」一聲道：「你……怎麼會使木家的『靈蛇劍法』？」

才被換下來的諸光斗，此刻接口苦笑道：「他是嫂夫人的外甥，也是你的外甥呀！」

「外甥？」馬嘯天虛幌一招，倒縱丈外，目注杜仲問道：「你是杜仲？」

杜仲瀟洒地一笑道：「像不像？」

馬勝男搶先嬌笑道：「好似像，也好似不像。」

杜仲道：「十多年前，我見到妳時，妳還流着鼻涕，在地下連爬帶滾的，也配談像不像。」

馬勝男一跺蓮足，道：「表哥，人家已經長大了哩！」

杜仲似笑非笑地道：「在我心目中，妳永遠是一個在地下爬的小丫頭。」

馬嘯天一擺手，制止他愛女的饒舌，並向杜仲苦笑道：「想不到你還活着。」

杜仲含笑接道：「而且，還活得頗爲愜意。」

「愜意得連向姨媽、姨丈通個音信都忘了。」

「現在，給你們一個驚喜，不是更好嗎？」

「如果在給我驚喜之前，先表示一點兒禮數，那就更好了。」

「姨丈，您是在說我方才的半途插手嗎？」

「難道那是這十年來，新研創出來的禮數？」

「姨丈，您想想看，方才那情形，我能有別的辦法制止您那瘋狂行動嗎？」

「很好，」馬嘯天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十多年來，不但武功精進太多太多，連口才方面，也變成『辯才無碍』了。」

杜仲抱拳長揖，含笑接道：「多謝姨丈誇獎！」

馬嘯天却向諸光斗蹙眉問道：「諸兄，你的上司怎麼還沒來？」

諸光斗苦笑道：「杜仲就是我的上司呀！」

馬嘯天訝問道：「你的上司，不是一位元廷公主嗎？」

「不錯。」

「那麼，杜仲這小子，怎會也成了你的上司？」

「他們是二位一體，够了嗎？」

「這麼說來，這小子可成了一位末路駙馬爺了。」

杜仲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駙馬爺就是駙馬爺，還有甚麼末路不末路的。」

馬嘯天說道：「你這小子可眞有兩下子。」

杜仲道：「其實，我所擅長的，又何止是一兩下子而已。」

馬勝男道：「表哥，我那位表嫂，一定很漂亮？」

杜仲得意地笑道：「那還用說？」

諸光斗含笑接道：「勝男，妳那位表嫂，不但很漂亮，而且武功、機智都高人一等。」

馬勝男道：「那眞是太好了，表哥，快帶我去見見她。」

杜仲笑笑道：「不忙，其實，你們早就……」

諸光斗連忙截斷他的話，道：「杜公子！」

杜仲一笑住口。

馬嘯天目光在諸光斗、杜仲二人臉上一掃，訝問道：「怎麼囘事？」

諸光斗道：「沒甚麼。」

馬嘯天問道：「爲甚麼說話吞吞吐吐的？」

諸光斗道：「眞的沒甚麼，待會，我會單獨向你詳細說明。」

「既然沒有甚麼，又爲甚麼要待會才單獨說明？」

「這個……到時候……你自然會知道的。」

馬嘯天苦笑了一下，道：「好，待會就待會吧！」

一頓話鋒之後，又注目問道：「諸兄，你有這樣兩位上司，爲甚麼一直都瞞着我？」

諸光斗也苦笑道：「我沒有瞞你。」

「沒有瞞我？」

「是的，我跟他們，也是最近幾天才聯絡上，根本還沒機會向你說明。」

「有這種事？」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這麼說來，」馬嘯天目光一掠週圍的屍體，苦笑着接道：「這些人，都是命該死在我的手中了？」

杜仲附和着笑道：「是的，是他們命該如此，命該如此……」

不遠處，傳來一串清朗語聲，道：「諸位，你們的閑話家常，也該告一段落了吧？」

這位不速之客是杜介夫。

此時，正是黎明前最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但現場中，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夜視能力特強。

所以，他們都看得很清楚，杜介夫正臉含微笑，卓立約莫八丈之外。

敵人已經欺近十丈之內，居然沒察覺到，儘管是由於杜仲與馬嘯天的刼後重逢，過於興奮，而疏於警惕，却也不由他們不心頭暗道一聲「慚愧」。

杜介夫又道：「還好，我總算於黎明之前，及時趕到這兒。」

杜仲冷笑一聲，說道：「只有你一個人？」

杜介夫道：「我當然不止一個人，如果我只有一個人來，那不是太輕視諸位了嗎？」

「還有誰和誰？」

「這個，毋須駙馬爺操心，待會，你就會見到的。」

「看情形，你是已經來了不少的時間了？」

「也不算多，剛好看到一場精彩的搏鬥，也聽到你們閑話家常。」

「很好……」

「是很好，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憑着同一個杜字，應該一切都好商量。」

「噢……」

「閣下該心中明白，在下此行任務，是解救紅娘子。」

「唔……」

「紅娘子留在這兒，對你們是毫無價值。」

「那是你的想法。」

「也許是我的想法並不正確，但爲了免傷和氣，希望閣下能够將紅娘子讓我帶走。」

杜仲冷笑道：「就憑你這句話？」

杜介夫洒脫地一笑道：「我想，最好是就憑我這句話，否則……」

「否則怎樣？」

「大家都沒面子。」

杜仲臉色一沉，道：「杜介夫，你有甚麼伎倆，儘管使出來，咱們好好地較量一下，看看究竟是大悲門下強，還是木家門下強。」

杜介夫笑問道：「這可是你說的？」

杜仲說道：「希望你也會有這一份豪氣。」

「很好。」杜介夫沉喝一聲：「玲玲，你們都出來吧！」

暗影中，應聲走出四個人來。

那四人是宋玲玲、丁玫、和兩個勁裝漢子。

杜仲披唇一哂，道：「就這四個？」

杜介夫含笑點首，道：「不錯。」

「你以爲，他們能一以當百？」

「那要看在甚麼場合了。」

「像目前這個場合呢？」

「他們足能一以當百。」

「作夢！」

「你且拭目以觀吧！」

杜仲冷笑道：「我正在等着瞧。」

杜介夫沉喝一聲：「玲玲，先給點顏色讓他們瞧瞧。」

宋玲玲嬌應一聲：「得令！」

「嗤」地一聲，一道長達十多丈的強烈火光，向右側的山坡上疾射而去，立即引起一陣熊熊烈火，將現場照耀得如同白晝。

那正是在周家集中，取自對方向羅刹國高價買來的霸道火器。

杜介夫含笑說道：「現在，諸位都已經看到了。」

杜仲冷笑一聲：「你覺得很光彩？」

杜介夫道：「那要看你站在哪一個角度去看了，你認爲我利用別人的東西不光彩，但我却認爲，能有本事利用別人的東西，非常光彩。」

宋玲玲也嬌笑着接道：「而且，借花獻佛，也很够禮數。」

這可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杜仲沒接腔。

火光照耀下，馬嘯天等人也都是臉上紅一陣，青一陣地作聲不得。

形勢比人強，再高武功的人，也沒法跟霸道無比的火器抗衡。

所以，此情此景之下，馬嘯天等人都只好保持沉默了。

杜介夫又笑問道：「駙馬爺，你怎麼說呀？」

杜仲漠然地道：「你要我說甚麼？」

「我的意思是，現在，可以將紅娘子讓我帶走了吧？」

「很抱歉，這事情我不能作主。」

「誰能作主？」

「三公主鐵木巧兒。」

原來那位青衣少婦叫鐵木巧兒。

杜介夫道：「那麼，你快去向三公主

請示一番吧！」

不遠處，傳來了鐵木巧兒的語聲，道：「不必請示，我巳決定將紅娘子還給你們！」

「多謝三公主！」

「不必謝，閣下少說幾句風凉話，就足感盛情了。」

「好說，好說。」

「請稍待，我去帶紅娘子過來。」

「要等多久？」

「大概一袋烟的工夫吧！」

「好！在下佇候佳音。」

× × ×

在那天然石洞口自斟自飲的周侗，好像巳經有了七分酒意。

但不知是他對美酒有特別嗜好？還是由于有心事而借酒澆愁？有了七成酒意之後，居然還在繼續飲下去。

道一段時間中，他是否巳經知道裏面的紅娘子巳經不見了呢？

按說，他是還不知道的。

因爲，他一直趺坐洞口喝悶酒，不曾離開過。

喝悶酒是易醉的，所以，他喝的酒雖然不多，人却巳經有了七成醉意了。

當然，他雖然有了七成酒意，但對于谷口所發生的打鬥，他還是能聽得到的，但他却像是一個局外人，毫不關心。

目前，他最關心的，是那隻盛酒的竹筒。

竹筒中的餘酒巳經不多了。

他將竹筒搖了一下，索性連酒杯都不用，捧起竹筒，以咀就筒，一口氣喝箇精光。

然後，他扔掉竹筒，呵呵一笑，道：「李太白說得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君同消萬古愁……哈哈……好一個與君同消萬古愁！只是……只是……我的乖女兒，妳究竟在哪兒……」

最後這一句，幾乎是帶着哭聲說出的，無限凄凉，令人聞之鼻酸。

事實上，他自己也禁不住熱淚盈眶。

婆娑淚眼中，他看到一道幽靈似的人影。

那是這荒山窮谷的臨時主人——元廷末路公主鐵木巧兒。

鐵木巧兒那障面紗巾波動着，幽幽地嘆了一聲，道：「可憐天下父母心。」

周侗好像有點茫然地問道：「妳說甚麽呀？」

鐵木巧兒道：「沒……沒甚麽。」

周侗這才好像回過神來地歉笑道：「老朽思女心切，過于失態，倒敎公主見笑了。」

鐵木巧兒道：「周老性情中人 本宮感動、欽敬之不暇，又豈有見笑之理？」

「多謝公主！外面情況如何了？」

「巳經結束了，我決定將紅娘子還給他們。」

「公主說的是將紅娘子還給杜大俠他們？」

「是的。」

「噢……」

「周老還願意跟我繼續合作嗎？」

「當然願意，一個人作事，本該全始全終呀！」

「那很好，周老請稍待，我這就進去將紅娘子帶出來。」

說完，逕自向洞內走去。

周侗沒說話、沒阻止、也沒有趁機離去。

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他是不曾到裏面去看過第二次，也不知道裏面的紅娘子早巳失踪了。

也幸虧是這樣，否則，當鐵木巧兒由裏面出來時，周侗縱然不被震驚得跳起來，也該是爲之目瞪口呆才對。

因爲，隨同鐵木巧兒出來的，還仍然是三個人——紅娘子和兩個青衣使女。

紅娘子依然是容光煥發，柳媚花嬌。

當她經過周侗身前時，深深地盯了周侗一眼，並含笑招呼道：「老人家好。」

周侗好像有點茫然地道：「好、好，謝謝！」

鐵木巧兒却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含含糊糊地道：「周老，走呀！」

× × ×

夜盡天明。

紅娘子在杜介夫等人的陪同下，默然走出谷外，踏上歸途。

宋玲玲邊走邊笑問道：「紅姊姊，這幾天，妳該沒吃甚麽苦頭吧？」

紅娘子苦笑道：「還好，只不過是行動失去自由而巳。」

宋玲玲道：「以後，妳可別單獨打甚麽先鋒了，跟咱們一起行動。」

紅娘子笑笑道：「多謝大妹子！」

杜介夫却禁不住啞然失笑道：「眞沒想到，這次營救行動，竟然是兵不血刄，出乎意外的順利。」

丁玫含笑接道：「說來，這還得歸功于馬嘯天父女的先期攪局，否則，我們必然會多費一番精神。」

杜介夫道：「不錯，但由于他們不打不相識，成了一家人，加上杜仲和鐵木巧兒這兩個高手，對馬嘯天而言，等于是如虎添翼，對我方的困擾，也必然會相對地增多了。」

丁玫嬌笑道：「這倒好！對方實力越強，才越够刺激呀！」

紅娘子也嬌笑道：「大妹子可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啊！」

丁玫道：「紅姊姊，我巳經不是初生之犢，該算是老江湖了。」

「比起紅姊姊我這個老江湖來又如何呢？」

「比起妳來，我當然還太嫩。」

「像紅姊姊我這個老江湖，都免不了馬失前蹄，所以，行走江湖，可眞是活到老，學到老，可千萬大意不得。」

「是！多謝紅姊姊的金玉良言！」

「不用謝，大妹子，不！小妹妹……小妹妹……」

丁玫截口不依地道：「怎麽我又變成小妹妹了？」

紅娘子嬌笑道：「被人叫小妹妹，有甚麽不好，如果有人還稱我是小妹妹，那我一定開心得連覺都睡不着，飯也吃不下啦！」

緊接着，却是幽幽地一嘆，道：「逝者如斯乎，不捨晝夜，青春一去，是永不回頭了。」

丁玫道：「不！紅姊姊，妳也還很年輕啊！」

「三十出頭的人了，還算很年輕？」

「女人三十一枝花呀！」

「是哪兒學來的油咀滑舌？」

「不是油咀滑舌，紅姊姊，看起來，妳還像是花信年華的人，眞的。」

紅娘子幽幽地說道：「我知道，我的外表還相當年輕，但是，我的心巳經老了，尤其是最近這幾天，更是老得太多太多了。」

丁玫嬌笑道：「好啦！妳再要老呀老的，連我都給妳說老了。」

紅娘子似笑非笑地道：「年輕人的確是可愛。」

杜介夫接口笑道：「是的，所以，世間只有青春無價。」

紅娘子說道：「有時候，我當獨自幻想，如果時光能够倒流二十年，那有多好呀。」

杜介夫道：「時光倒轉二十年，妳又趴在地下，檢鷄屎當糖果吃，豈不妙哉，哈哈哈……」

紅娘子也跟着訕然一笑之後，才蹙眉問道：「諸位，這幾天，有沒有看到我那使女小桃？」

丁玫搶先接道：「小桃也跟我們住在悦來客棧呀！」

紅娘子道：「我還担心她會吃虧，想不到她倒是過得滿愜意的。」

不錯，小桃是過得相當愜意，當他們一行人回到悦來客棧時，她正在大門口張望着，一見到紅娘子，立即向前拉着紅娘子的手憨笑道：「小姐，妳總算回來了，這幾天我好爲妳担心，也好想念妳。」

小桃的話，好像有點親熱逾份，但如果知道她們之間名雖主婢，實際上却是情如姊妹，就不以爲是逾份的了。

紅娘子慰然一笑道：「現在，不用想念我了，快去弄洗澡水，我要好好地將一身霉氣洗掉。」

「是！」

小桃嬌應着飛奔入內而去。

紅娘子扭頭向宋玲玲問道：「大妹子，這幾天有沒有甚麽特殊的消息？」

宋玲玲含笑反問道：「紅姊說的是哪一方面的消息？」

「比方說，咱們的大隊人馬，爲甚麽還沒來到這兒？」

「這個……據我所獲得的最新消息，他們到達這兒的日期還沒法確定，可能是一二天，也可能是三五天。」

「那是爲甚麽？」

「因爲，連天豪雨，發生山崩，將官道阻斷了。」

「噢……」

「所以，必須等官道修復以後才能通行，日期就難以確定了。」

紅娘子輕嘆一聲，道：「這一來，怕只怕夜長夢多。」

宋玲玲苦笑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目前，只好加強警惕，格外小心了。」

小桃匆匆地趕了過來，道：「小姐，洗澡水巳經放好了。」

紅娘子扭頭向杜介夫、宋玲玲二人道：「我要去沐浴，你們小兩口折騰了一夜，也該歇息一下了。」

杜介夫夫婦同時含笑說道：「多謝紅姊關注。」

以杜介夫夫婦目前的成就而言，熬個把通宵，實在算不了甚麽，所以，小兩口並沒有遵照紅娘子的好意去歇息，却相偕進入了丁玫的房間。

不過，杜介夫夫婦進入丁玫的房間，却好像有點令人費解。

不錯，憑杜介夫夫婦、丁玫等三人目前的成就，熬個把通宵，算不了甚麽，但，如果有機會歇息，還是會比不歇息更好的。

現在，他們三人明明是有機會歇息而不歇息，這是爲甚麽呢？

× × ×

紅娘子進入浴室之後，小桃顯得很輕鬆地回到她自己的房間。

但小桃才進入房間，就被人制住了。

制住小桃的是周侗。

周侗是甚麽時候進入悦來客棧？並進入小桃的房間中的？他爲甚麽要制住小桃呢？

難道說，他人老心不老，竟然對一個小丫頭有了興趣？

以周侗的身手之高，要對付小桃這個丫頭，自然是手到擒來，連驚呼的機會都不可能有。

事實上，小桃也是沒有驚呼的機會就被制住了。

但制住小桃後的周侗，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只是貼着小桃的耳邊說了幾句，只見小桃不加思索地點點頭。

情況很明顯，周侗是向小桃提出甚麽問題。

連啞穴都被制住的小桃，對周侗所提出的問題，自然只能以點頭或者是搖頭來答覆。

然後，周侗又向小桃說了幾句甚麽話之後，立即解開小桃被制的穴道，悄然退出。

周侗巳經走了，但小桃却還是一臉的茫然神色，怔立當場。

令人費解的是：當紅娘子沐浴之後，小桃沒有將方才所發生的事向紅娘子報告，却向紅娘子報告了另一件事，道：「小姐，杜公子說，他們在丁姑娘房間中，等妳吃早點。」

「噢……」

紅娘子漫應着，步向丁玫的房間。

小地方的客棧房間，都小而簡陋，一床，一椅，一個梳粧枱之外，就別無長物了。

當紅娘子進入丁玫的房間中時，一股撲鼻的牛肉香氣，使她精神爲之一震，而不自覺地嚥下一口口水，道：「好香。」

丁玫含笑說道：「這是本地有名的牛肉擠粉，紅姊，請妳趕快吃吧！巳經快凉了。」

目光所及，梳粧枱上，除了一碗牛肉擠粉之外，還有三隻空碗，這表示杜介夫等人都巳經吃過了。

經常跑碼頭的江湖朋友，都不會否認，湖南地區的牛肉擠粉，和湖南臘肉，都是別的地方沒法吃到的美味。

別說是能大快朶頤，即使是聞到那股

香味，如果說能令人垂涎三尺，是未免太誇張，但，令人爲之食指大動，却是絕對正確的。

現在，紅娘子就爲之食指大動，連謝都不謝一聲，就據案大嚼起來。

當然，小房間中無「案」可「據」，只不過是將原本坐在梳粧枱前椅子上的丁玫，擠到床沿，跟杜介夫夫婦坐成一排，「據梳粧台大嚼」而巳。

紅娘子是眞的餓了，以最快速度吃完之後，才顯得很滿足地說道：「哦！眞過癮。」

丁玫抿唇微笑道：「紅姊，看妳這樣吃法，好有一比。」

紅娘子含笑接問：「怎麽比法？」

「我不敢說。」

「笑話，天不怕、地不怕的『紫丁香』，會有不敢說的話？」

「因爲，妳是紅娘子嘛！」

「那……要怎樣才敢說？」

「必須先承諾不罰我才行。」

「好！我答應。」

丁玫這才似笑非笑地說道：「有點兒像是才由餓鬼地獄放出來的。」

紅娘子苦笑道：「小丫頭，記着，我雖然不罰妳，但有機會時，我一定會讓妳嚐嚐餓鬼地獄的滋味。」

丁玫嬌笑道：「妳不是閻王爺，我不怕。」

紅娘子道：「閻王爺算老幾，告訴妳，小丫頭，有時候，我比閻王爺可怕得多啦。」

宋玲玲含笑接口道：「够了，大妹子，現在，該說正經事了。」

紅娘子笑笑道：「說吧！」

宋玲玲正容說道：「目前，押寶的主力雖然還沒來，但情況却比以前更爲嚴重起來。」

「噢……」

「我們都瞭解，對于這批珠寶，馬嘯天和鐵木巧兒二人，不論受多少挫折，都不會死心。」

「唔……」

「以前，他們是兩股勢力，各自爲政，必要時，我們是可以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

「但現在，他們兩股勢力合併了。」

「所以，我才說，目前情況，比以前更爲嚴重起來。」

紅娘子注目問道：「賢伉儷是否巳有應付良策？」

杜介夫搶先接道：「目前還沒有，暫時是以不變應萬變，且等咱們的主力到達這兒之後再說。」

紅娘子點點頭，道：「看來，也只好這樣了。」

杜介夫道：「不過，在等待的期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紅娘子「哦」了一聲，問道：「甚麽事？」

杜介夫道：「我說的就是那批取自鐵木巧兒方面的霸道火器。」

「對了，方才諸位將我救出來時，眞的是由于那霸道火器，才兵不血刃出乎意外的輕鬆？」

「是眞的。」

「那批火器，一共是多少枝？」

「八枝。」

「這也就是說，如果一枝火器可當一個高手運用，誰掌握它，誰就等于增加八個高手。」

「是的，但事實上，如果運用得當，一枝火器足可以當做兩個或三個高手而有餘。」

宋玲玲含笑接道：「但如果運用不得當，或者是運用的人本身功力不够，就像上次被我們接收時一樣，那就沒甚麽意思了。」

「是的。」紅娘子正容說道：「我想，鐵木巧兒一定不甘心，而要設法收回去的。」

宋玲玲道：「如果不幸而被鐵木巧兒收回去，由于前車之鑑，再想接收回來一定不可能，而後果就非常嚴重了。」

杜介夫道：「所以，目前當務之急，就是如何防止這批火器被盜。」

紅娘子點點頭，道：「是的，是應該特別嚴密防守才對。」

一頓話鋒，又注目接問道：「現在，是誰在防守那批火器？」

杜介夫道：「是丁府的四位家將。」

紅娘子問道：「就是丁家大妹子的家將麽？」

杜介夫道：「是的。」

紅娘子道：「強將手下無弱兵，丁府的家將，自然是堪當重任。」

丁玫含笑接道：「紅姊過譽，其實，不但寒家的家將不堪當此重任，即使加上我這個丁家的少主也感到不勝惶恐……」

紅娘子截口嬌笑道：「小丫頭怎麽也懂得謙虛起來了？」

丁玫笑道：「紅姊，不是謙虛，我是實話實說，紅姊瞭解，咱們的主力還在後頭，妳又在元廷公主那邊當貴賓，除了我跟杜大哥夫婦之外，實在無可用之兵，所以……」

紅娘子又截口說道：「所以，才不得不動用貴府的家將？」

丁玫點點頭，道：「是的。」

杜介夫含笑接道：「也所以，决定借重妳紅姊的虎威。」

「我的虎威？」紅娘子苦笑道：「那我豈不成爲母老虎了？」

丁玫抿唇微笑道：「做母老虎有甚麽不好。」

紅娘子道：「既然妳對母老虎的頭銜有興趣，那就請杜兄弟借重妳的虎威吧！只是，我提醒妳，當心嫁不出去。」

杜介夫含笑接道：「我保證，你們二位都一定嫁得出去，而且，一定會嫁個如意郎君，現在言歸正傳，你們二位的虎威都得借重。」

紅娘子道：「這是說，要我也去保護那批火器？」

「是的。」

「好啊！你們小兩口，可眞是會偷懶呀！」

「有了大姊妳和小妹偏勞，我們夫婦自然樂得偷懶呀！」

「玩笑歸玩笑，我瞭解你們小倆口所以作此安排，是爲了免除後顧之憂，以便

專心對付鐵木巧兒和馬嘯天那批人。」

「多謝紅姊體諒！」杜介夫含笑接問：「那麽，紅姊是答應了？」

紅娘子苦笑道：「冲着你們小倆口的面子，我能不答應嗎？」

接着，目注丁玫眉梢一揚，說道：「大妹子，咱們這兩頭母老虎一定要爭氣，誰要是不長眼睛，胆敢前來冒犯咱們的虎威……」

丁玫飛快地截口接道：「就把他當點心吃掉！」

紅娘子笑着道：「好！虎父虎女，這才不愧是一心門下，丁爲元大俠的掌上明珠。」

一頓話鋒，又向杜介夫問道：「杜兄弟，我這個新加入的母老虎，幾時走馬上任。」

「就是現在。」杜介夫向丁玫正容說道：「大妹子，妳帶紅姊去熟悉一下環境，休息時，二位輪流休息，從現在起，二位中，必須永遠有一人在那兒坐鎭。」

丁玫興奮地道：「得令，紅姊，咱們走吧！」

× × ×

說來眞令人難以相信。

那批火器的密藏地方，就在悅來客棧後面菜園中的一個地窖中。

地窖本來是用來儲藏一般蔬菜，地瓜之類的食品之用的，上面還蓋了一小間柴房。

像這樣的場地，其簡陋之處，自是不在話下。

不過，簡陋歸簡陋，那四名丁府的家將，倒是非常盡職。

四人中，兩個守在地窖入口處，兩個守在柴房中，每人手中都端着一枝火器，全神戒備着。

像這情形，如果有人想動這批火器的腦筋，可實在不容易哩！

紅娘子目光一掃之下，嬌笑道：「眞想不到，會是這樣一個秘密處所。」

丁玫笑問道：「紅姊不同意？」

紅娘子道：「我不但同意，而且，還非常欽佩你們的巧思。」

「巧思？」

「兵學家說：最危險的地方，也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是不是？」

「唔……」

「那麽，以此類推，最不秘密的地方，是否也算是最秘密的地方呢？」

紅娘子微頓話鋒，又會笑接問道：「像這樣的巧思，還不値得我欽佩嗎？」

丁玫苦笑着一嘆，道：「看來，恐怕世間沒有甚麽秘密可以瞞得過妳這個鬼精靈了。」

紅娘子幽幽地道：「我也不是甚麽鬼精靈，不過比妳多吃了幾年大米飯，多一點兒江湖閱歷而巳。」

接着，又輕嘆一聲，說道：「如果我眞是甚麽鬼精靈，又怎會有這次馬失前蹄呢？」

「這叫作人有失神呀！」丁玫正容接道：「紅姊，巳經過去的事，不必再耿耿於懷了，現在，還是談正經事吧！」

「很好。」紅娘子美目一轉，道：「這兒既然是由咱們兩個人負責，自然是分班輪守。」

「我也是這麽想。」

「爲了節省體能，貴府家將，也分成兩班。」

「唔……」

「由於你們昨宵都折騰了一夜，須要調息，所以，由現在到中午，由我負責，妳負責午後到天黑，這也就是說，在正常情況下，咱們以六個時辰爲一班，貴府家將也照此輪値。」

丁玫連連點首，道：「好，咱們就這麽決定。」

紅娘子抬手一指三丈外圍牆邊的一株高大榕樹說道：「這株榕樹，枝繁葉密，既可隱蔽身形，又視界廣闊，可以大加利用。」

丁玫含笑接道：「這眞是智者所見略同。」

紅娘子道：「那麽，我開始輪値，妳囘去歇息吧！對了，貴府家將，也可以減少二位了。」

× × ×

一天時間，很快過去。

當夜幕下垂時，又輪到紅娘子當値。

公事公辦，丁玫交班時，照樣清點火器數目，並正容說道：「紅姊，天黑了，妳的責任也加重了，可得格外小心。」

「我知道。」紅娘子接問道：「小妹，有沒有發現甚麽可疑的跡象？」

丁玫道：「到目前爲止，還沒甚麽發現。」

其實，誠如他們那巧思下的安排，這並不秘密的秘密場所，不可能被人察覺。

所以，一整天沒有任何發現，也是意料中事。也所以，晚餐後的杜介夫夫婦和丁玫等人，都很放心地離開悅來客棧。

杜介夫等人爲甚麽會離開客棧？

他們的離開，是否曾經告訴過紅娘子了呢？

驚天一劍　清理門户

夜深沉。小鎭上的更鼓聲清晰可聞——三更二點。

馬上就要進入午夜了。

但，客棧中仍然不見杜介夫等人的踪影。

杜介夫本人不回客棧不打緊，憑他們夫婦的身手，也不可能出甚麽意外。

但，丁玫還不回來，却太不尋常了。

丁玫，紅娘子都是防護那批火器的主持，現在，很快就是丁玫接班的時間，她怎可不及時趕回來哩！

× × ×

高踞大榕樹上，全神戒備着的紅娘子，正手持一具噴火器，默然沉思着。

如果有人能見到現在的紅娘子，一定會爲之大惑不解。

因爲，她雖然端着噴火器，却並不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地在全神戒備，反而像老僧入定似地，眼觀鼻，鼻觀心地在打坐。不！也不像在打坐。

因爲，打坐行功是心如止水，神遊物外，臉上不可能有表情的。

但，目前的紅娘子却有強烈而顯著的表情。

她的俏臉上，洋溢着一片焦急神情，兩道黛眉，也在連連聳動，又深深緊鎖。

很顯然，紅娘子好像有着很嚴重的心事。

她，究竟有甚麽心事呢？

忽然，一聲貓頭鷹的鳴叫聲，使她微闔的雙目張了開來，她的嬌軀，也好像震動了一下。

看來，紅娘子不但有着很嚴重的心事，而且，也好像太緊張了。

因爲，這悅來客棧後的菜園，可算是緊隣衡山山麓，深更半夜時，由山區中傳來貓頭鷹的叫聲，又有甚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那貓頭鷹好像有意跟她開玩笑，繼第一聲之後，稍停，又連續叫了三聲。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對貓頭鷹的印象，絕對不比對烏鴉好，而貓頭鷹的叫聲，在深夜中聽起來，不但不好聽，而且還令人恐怖。

但，目前，這不好聽而又令人恐怖的貓頭鷹的連續三聲鳴叫，却便紅娘子俏臉上的焦急和不安，一下子消逝無踪。

不過，紅娘子的臉色剛剛舒展開來，却又由於夜空中傳來的一連串朗笑聲，而立刻爲之大變而特變。

發出朗笑聲的是杜介夫。

朗笑聲過後，只聽杜介夫說道：「杜仲，畢竟咱們是本家，緣份不淺，又碰頭了。」

接着，是宋玲玲的語聲道：「喲！劉當家的，諸當家的也來了，眞是羣豪畢集，漪歟盛哉！」

所謂「劉當家的」和「諸當家的」，自然是鐵木巧兒口中的那不知道是甚麽來歷的「劉老」和「大漠飛狐」諸光斗二人了。

杜介夫的語聲又道：「咦！怎麽那位落魄公主鐵木巧兒沒有來？」

杜仲的話聲冷笑道：「你們兩口子，有沒有完的？」

杜介夫的語聲道：「本來還沒說完，既然閣下不愛聽，就馬馬虎虎，暫時到此爲止吧！」

杜仲的語聲道：「怎麽只有你們夫妻兩個？」

「我認爲，有『鴛鴦雙煞』在這兒伺候諸位，已經够隆重的了。」

「不見得。」

「噢……」

「還有一個丁玫呢？」

「必要的時候，你會見到她的。」

「你知不知道，今宵，咱們爲何而來的？」

「我正感到納悶。」杜介夫的語聲笑道：「你們的目的是那批元廷珠寶，現在，那批珠寶還遠在百十里外，你們大張旗鼓，跑到這兒來幹嘛？」

杜仲的語聲冷笑道：「你是水仙不開花，裝蒜？」

「沒這個必要吧！」

「那你是眞的不懂？」

「不錯。」

「好！我告訴你，咱們是爲了收回那批噴火器而來。」

「哈哈哈……」

杜介夫忽然發出一串震天狂笑，狂笑聲穿雲裂石，有如天鼓齊鳴，震得宿鳥紛飛，而週圍的樹葉亦爲之紛紛洒落。

杜仲的語聲道：「我知道你功力不弱，用不着炫耀。」

杜介夫的語聲道：「你以爲，我是炫耀示威？」

「難道不是？」

「絕對不是。」

「那你鬼叫些甚麽？」

「我只是笑你不但太天眞，也太無知了。」

「噢……」

杜介夫的語聲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杜仲，那批火器在『鴛鴦雙煞』手中，別說是你，就算是你姑媽木明珠親自前來，也休想能收回去。」

馬嘯天的語聲忽然插口沉叱：「小子放肆！」

杜介夫的語聲道：「現在，好像只差一個鐵木巧兒還沒出場的。」

馬嘯天語聲冷笑道：「你很失望。」

「我不會失望，該來的遲早都會來，是不是？」

「你明白就好。」

「你我心中明白得很，至於說到『放肆』，說幾句目無餘子的話，又算得了甚麽呢，還有更放肆的行動，讓你大開眼界哩！」

杜介夫微頓話鋒，又沉聲喝道：「小妹，該妳表演了。」

一聲嬌笑，傳出丁玫的語聲，道：「得令。」

「嗤」地一聲，昨宵在鷹愁澗中的歷史又重演了。

只見一道火光疾射而出。

熊熊烈焰中，隱身大榕樹上的紅娘子已將現場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圍牆外十多丈處，一片斜坡上，一字横排站着馬嘯天、杜仲、諸光華斗、「劉老」等四人。

此四人的對面約莫八丈處，杜介夫、宋玲玲夫婦併肩卓立。

杜介夫夫婦左側丈遠處，「紫丁香」丁玫臉含嬌笑，俏立當場。

馬嘯天等人左右翼五丈處，每一邊都是人手一具噴火器的兩個勁裝漢子。

加上丁玫手中的噴火器，一共是五具噴火器，瞄準着馬嘯天等人。

此情此景，馬嘯天等人固然是震驚得呆若木鷄，作聲不得，大榕樹上的紅娘子，更是俏臉一片鐵青，銀牙咬得「格格」作响。

杜介夫得意地笑道：「馬當家的，你該心中有數，我已經是手下留情了。」

馬嘯天冷笑道：「你小子也該明白，以咱們雙方現有的實力來說，如果老夫不作瓦全之想，咱們這邊，不可能死光，你們小兩口也至少有一個要替咱們已死的人墊背，你信不信？」

杜介夫笑笑道：「嗯！我好像應該相信。」

「那你作何打算？」

「你說呢？」

馬嘯天沒答話，却以「傳音入密」功

夫跟他身邊的諸光斗交談起來。

只見諸光斗一面傳音交談，一面却是一副無可奈何的苦笑狀。

杜介夫忍不住笑問道：「馬當家的，商量好了沒有？」

馬嘯天怒聲喝道：「老夫毋須商量甚麽。」

「是否已經決定不作瓦全之想？」

「那要看你了，你不是自以爲已經佔了絕對的優勢嗎？」

「不錯，但是，我還不想利用這種優勢。」

「噢……」

「有道是，兵兇戰危，如果能够避免，最好是毋須兵戎相見。」

「你說得眞好聽。」

「難道你願意來一個兩敗俱傷？」

「那……依你之見呢？」

「依我之見嘛！」杜介夫正容接道：「好聽的話與不好聽的話都免了，反正到目前爲止，誰也沒吃虧，那麽，今宵之事，到此爲止，怎麽樣？」

丁玫忽然沉喝一聲道：「趙大當心後面！」

趙大就是在馬嘯天右翼的兩個丁府家將之一。

原來現場中的四名丁府家將，分別以趙大、錢二、孫三、李四命名。

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丁府出來的家將，决非泛泛之輩。

丁玫話聲未落，趙大已經電疾地車轉身軀，手中噴火器對着準備偷襲他的人。

準備偷襲趙大的人是馬勝男。

馬勝男偷鷄不着蝕把米，面對着對方手中的噴火器，饒她平日刁鑽、潑辣，口若懸河，此刻却是呆立當場，一臉的尷尬相。

丁玫却嬌笑一聲道：「馬大小姐，像妳這樣綺年玉貌的大美人，如果一下子變成一具焦屍，可划不來的哩！」

馬勝男冷笑道：「有種，妳就發射火器吧！」

丁玫嬌笑如故地道：「如果妳馬大小姐活得不耐煩了，我一定成全妳……」

馬嘯天却扭頭向愛女沉叱道：「丫頭，給我退回去！」

馬勝男沒有遵乃父之命退回去，却也沒再跟丁玫鬥咀。

杜介夫含笑接問：「馬當家的，我正在等你的答覆哩！」

馬嘯天冷然接道：「就照你的意思，今宵，到此爲止吧！」

杜介夫道：「好！這才是最明智的抉擇……」

一聲冷笑傳自圍牆上道：「可惜我不答應。」

那是紅娘子。

紅娘子臉寒似水，手中的噴火器對準杜介夫夫婦，連聲冷笑着。

杜介夫含笑接道：「鐵木巧兒，妳終于自己現出原形來了。」

原來鐵木巧兒就是紅娘子，紅娘子就是鐵木巧兒。

這麽一來，以前一些不可理解的疑問，也都一下子豁然貫通了。

比方說，昨天晚上在鷹愁澗中的石洞內，紅娘子突然失踪，又終于由石洞內被帶出來……原來那都是她所玩的「虛虛實實」，「假假眞眞」的遊戲。

鐵木巧兒又冷笑一聲道：「少廢話，杜介夫，現在，我正式命令你，立即下令將五具噴火器，交還給馬老爺子。」

杜介夫安詳地反問道：「如果我不答應呢？」

鐵木巧兒道：「你非答應不可。」

「何以見得？」

「因爲，不答應，你們兩口子立刻就會變成兩具焦屍。」

「可是，我了解，答應以後，我們夫婦倆還是會變成兩具焦屍。」

「不會，由于咱們相處的這段日子裏，諸位都對我很不錯，所以我保證，只要你能交還噴火器，絕對不會傷害你們。」

杜介夫笑了笑道：「這麽說來，妳還算是有點良心，所以，我也不妨跟妳說老實話，別說是以後妳傷害不了我們，就算目前我不交出噴火器來，妳也同樣地傷害不了我們。」

鐵木巧兒臉色一變，道：「難道我這噴火器是假的？」

杜介夫正容點首，道：「不錯。」

「地窖中的其餘兩枝，也是假的？」

「不……那是眞的。」

「只有丁玫跟我輪流值班時所用的這一枝才是假的？」

「不錯。」

「你……早就知道我的眞實身份？」

「不！我是到目前才知道。」

「那你爲何會有這樣的安排？」

「因爲，我對妳心有所疑。」

「是由于周侗大俠對你提供了甚麽消息？」

「可以這麽說。」

鐵木巧兒幽幽地嘆了一聲。

杜介夫又道：「不過，周大俠並未指明是誰，只提醒我，有一個年輕而又漂亮的姑娘在暗中跟我作對，並暗示這位姑娘很可能是他正在苦尋不着的女兒，囑咐我如果狹路相逢時，手下留情。」

鐵木巧兒木然呆立，沒接腔。

杜介夫注目接問：「姑娘，妳是不是周侗大俠的女兒呢？」

鐵木巧兒仍未接腔。

杜仲却冷笑一聲，道：「這眞是笑話了，一位堂堂的元廷公主，怎會是周老頭的女兒！」

杜介夫冷然接道：「杜仲，對于自己不了解的事，最好是不要自作聰明！」

馬嘯夫向杜仲打了一個制止爭論的手勢，並以傳音功夫說：「小子，你知不知道這女人跟姨丈我也有過一段香火緣，算了，不論她是公主也好，是平民也好，就當做是一場春夢吧！」

杜仲苦笑着嘆了一聲。

杜介夫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圍牆內傳出周侗的語聲，道：「杜老弟，老朽已經證實，她是我的女兒。」

話落人現，周侗已躍登圍牆頂上，跟鐵木巧兒併肩站在一起，並語聲帶顫地說道：「兒啊！現在，你可不要再逃避甚麽了。」

鐵木巧兒俏臉上肌肉抽搐着，目蘊淚光，却是仍未接腔。

周侗轉向馬嘯天正容說道：「恩主，請接受老奴最後一次請求，脫離這個是非圈，好嗎？」

馬嘯天尷尬地一笑，一句話不說，一揮手，全都飛身疾射而去。

目注對方的人紛紛離去之後，杜介夫才向周侗笑道：「恭喜周大俠多年心願得償，骨肉團聚，此種大喜事，不可無酒，並該不醉無歸。」

周侗携着愛女的手，飄落圍牆下，一臉的興奮神色，滿眼眶的熱淚，訥訥地道：「多謝老弟台，老朽眞不知該說些甚麽才好。」

杜介夫道：「現在，甚麽都不必說，待會，多喝幾杯酒就行了。」

丁玫插口嬌笑道：「可惜半夜三更的，沒法弄到美酒佳餚。」

杜介夫神秘地一笑道：「小妹，妳且瞧瞧杜大哥的袖裏乾坤吧！」

杜介夫的袖裏乾坤，是在他的房間中早就備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

湖南地區的客棧，當地人稱爲「伙舖」，都是兼營餐館的。

所以，只要你有銀子，半夜三更，也照樣能吃到美酒佳餚。

杜介夫所預訂的酒席，雖然談不上甚麽山珍海味，但在周家集這等小地方，却算是最豪華的酒席了。

美中不足的是：儘管杜介夫夫婦所住的是這家客棧中最好也最大的上房，但加上一桌酒席，和周侗父子、丁玫等三人之後，還是顯得太擠了一點兒。

一進入房間，丁玫就「哇」地一聲，道：「杜大哥，你們倆口子好壞，連我也瞞過了。」

宋玲玲搶先嬌笑道：「給妳一個意外的驚喜，不是更好嗎？」

周侗父女已被杜介夫硬行推上首座，爽朗地一笑道：「周姑娘巳經認祖歸宗，從現在起，甚麽紅娘子，甚麽鐵木巧兒都不用了，周老，您就給令嫒取個新的名字吧！」

周姑娘却搶先說道：「不！杜公子，我還要保留巧兒的名字。」

這一陣子的變化實在太多也太快了，連稱呼方面，也有了一些沒來由的變化。

杜介夫對周侗，由「周大俠」變爲「周老」，好像親熱了一些。

但「紅娘子」對杜介夫却由「杜兄弟」變爲「杜公子」，好像反而顯得生份起來了。

而且，這一陣子的「紅娘子」，也好像是完全換了一個人。

原本烟視媚行，艷光照人的她，現在，却像依人小鳥似地，緊偎着乃父身邊，顯得那麽楚楚可憐。

杜介夫輕輕一「哦」，沒接腔。

周姑娘又幽幽地接道：「因爲，巧兒二字，是我娘替我取的。」

杜介夫正容說道：「既然是令堂所取，那當然是保持原名爲是。」

周侗的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杜介夫含笑舉杯道：「來，喝酒。」

周侗也含笑說道：「老朽父女借花獻佛，先敬諸位一杯。」

父女倆一仰頸子，喝了個杯底朝天。

杜介夫夫婦和丁玫等人也乾了一杯之後，杜介夫才爽朗地一笑道：「周老，這等喝法，是否太斯文了？」

周侗反問道：「依弟之高見呢？」

杜介夫又笑笑道：「依在下『高見』嘛！誰也不用敬誰，各隨自己酒量，喝到九成爲止。」

周巧兒嬌笑道：「不是巳經說好『不醉不休』的嗎？」

杜介夫道：「馬馬虎虎，喝到九成，也差不多了。」

周侗點點頭道：「不錯，大敵當前，還是保持一分清醒爲是。」

杜介夫道：「而且，賢父女刦後重逢，必然有很多話要說，如果都喝得爛醉如泥，舌頭打轉，變成有口難言，那多煞風景。」

周侗含笑點首道：「對對對，杜老弟善體人意，老朽先謝了。」

「不用謝！喝酒。」

觥籌交錯，賓主盡歡，一直到四更將盡，才分別就寢。

其實，「分別就寢」四字，目前還談不上。

大敵當前，杜介夫夫婦和丁玫等三人，還得分別在客棧四週巡視一番，以策安全。

周侗更是跟入愛女房間中，展開了父女倆刦後重逢的悄悄話。

周侗接過巧兒遞過的香茗，淺淺地喝了一口，有點兒迫不及待地問道：「乖女兒，妳娘現在在哪兒？」

周巧兒黯然一嘆，道：「她老人家早就去世了。」

周侗身軀一震，道：「那是甚麽時候的事？」

周巧兒幽幽地道：「也就是國破家亡的那一天。」

「是被人殺死的？」

「不！她是被太后毒死的，很多嬪妃，都在同一天被毒死，以免落入敵人的手中。」

「她沒有告訴過妳的眞實身世？」

「沒有。」

周侗長嘆一聲，黯然垂頭。

周侗內心的難過，是不難理解的。

他對她一往情深，數十年來，一直念念不忘。

可是，她却連女兒的身世也不肯加以說明，這情形，又怎不教他黯然神傷？

但周侗是很明理的人，他了解，年輕少女，感情容易衝動，在熱戀中時，可以愛得一塌糊塗。

可是，一旦情天生變，再加上年事增長時，現實問題就重于一切了。

以周侗的情人阿蘭娜來說吧！

當她進入皇宮的最初幾年，必然很難過，也必然懷念她的老情人。

但，時間可以冲淡一切，尤其是男女之間的感情。

甚麽「非君莫嫁」，「非卿莫娶」，「海枯石爛，此情不渝」等故事，只能於小說或戲劇中去尋求，現實生活中，不是

絕對沒有，却也是絕對不會多見的。

周侗本身就是一個例子。

他，儘管對阿蘭娜數十年來念念不忘，却也早就另娶，生了兒子了。

那麽，阿蘭娜不會將巧兒的身世說明，也自有她的理由。

站在阿蘭娜的立場，自己巳經習慣，女兒也成了金枝玉葉，自己既然沒力量改變現實，那麽，說明女兒的眞正身世，豈非徒增困擾？

所以，目前的周侗，沒有責怪阿蘭娜的意思，只不過是撫今思昔，有着太多的傷感而已。

× × ×

少頃，周巧兒才幽幽地一嘆，道：「爹爹，您不諒解她老人家？」

周侗搖首苦笑道：「開始是有一點不諒解，但現在，我想通了，我沒有理由不諒解她。」

周巧兒也苦笑道：「其實，當她老人家彌留之際，是想說出我的身世的，只是，那時候，爲時巳晚。……」

周侗截口問道：「是還沒說完，就嚥了氣？」

「是的。」

「當時，她怎麽說的？」

「她老人家先由懷中掏出那心形玉珮，要我佩在胸前，並說，這是我生父的紀念品，他姓周……可是……」

「剛好說到姓周時，就嚥了氣？」

「是的。」

「妳說，那心形玉珮，是由她懷中取出來的？」

「是的。」

周侗慰然一笑，仰首「喃喃」自語道：「還好，她也並未忘記我。」

接着，却又注目問道：「巧兒，前次在那山神廟中，我曾經提到過這些，當時，妳爲何不承認？」

周巧兒苦笑道：「爹，當時，我有我不能承認的困難。」

「是甚麽困難？」

「第一，我巳經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壞女人，提不起勇氣來承認。」

「還有第二？」

「是的。」

「好！說下去。」

「第二，爲了那批珠寶，我費了太多心血，也犧牲了不少的人命，我不甘心中途而廢，因爲，我了解，一經承認，您就不會容許我再插手了。」

「該沒有第三了吧？」

「沒有了。」

周侗拈鬚微笑道：「傻丫頭，妳這兩個理由，只有一個說對了。」

「是哪一項說對了？」

「是第二項。」

「噢……」

「至于第一項，我了解，也能諒解，因爲，妳畢竟具有一半的元人血統，以孤臣孽子之心，想替元廷盡一份心力，就不得不犧牲色相，以蕩婦姿態，周旋于草莽羣雄之間，以壯大自己的力量，這一份苦心，是值得同情，也值得諒解的。」

周巧兒目含熱淚地，道：「謝謝爹的諒解，爹，我現在好高興。」

周侗含笑接道：「高興就好，謝却大可不必，誰教我是妳爹哩！更何况，妳本身並沒錯。」

周巧兒帶淚笑道：「爹，您太好了，對了，您是怎麽證實我是您的女兒的？」

「猜猜看。」

「我是猜不着才問呀！」

「那妳去問小桃好了。」

「哦……我明白了，您是于小桃口中證實我左足上的特徵？」

「也于小桃口中，證實妳胸前佩有一片心形的玉珮。」

一頓話鋒，又佯怒地接道：「巧兒，對于妳的過去，爹雖然巳經了解，也諒解了，但有一點，却沒法諒解妳。」

周巧兒一楞，道：「是哪一點兒？」

周侗道：「就是妳巳明知道我是妳爹，也明知道爹找得妳好苦，却還忍心不承認，我問妳，如果不是我由小桃口中證實，妳還要胡鬧到甚麽時候？」

周巧兒帶點兒撒嬌的口吻，道：「爹，您巳經諒解我了，幹嘛還要算那陳年賬呀！」

周侗這才展顏一笑道：「好，不算陳年賬可以，但必須做點補過的工作。」

「如何一個補過法？」

「發揮妳的影响力，遣散妳所糾集的那個班底。」

「這個……恐怕不容易。」

「盡力而行，能做多少是多少，爹也在一旁助妳一臂之力。」

周巧兒點點頭道：「好，女兒一定勉力以赴。」

「對！這才是我的乖女兒，」周侗慰然一笑之後，又輕嘆着接道：「巧兒，不是爹強人所難，我想，妳跟那批元廷遺老都心中明白，元廷氣數巳盡，朱明是天命所歸，逆天行事，只有徒然使生靈塗炭而巳。」

× × ×

當周侗父女倆刦後團圓，娓娓地密談之間，馬嘯天跟杜仲、諸光斗等三人却也在一戶借住的農家中閑聊着。

這一戶農家，是屬于地主階級的小康之家，不但一切陳設都頗爲講究，連所供應的飲食也很豐盛。

馬嘯天等三人所圍坐的八仙桌上，不但有自釀的美酒，還有鷄、鴨、魚肉和兎肉。

不過，美酒巳盡，佳餚巳殘，他們三個，巳經是酒醉飯飽了，不！應該說是四個，因爲八仙桌上，空着的一方還有一副用過的碗筷，那顯然是馬勝男所用的。

現在，馬勝男正獨個兒在外面的小院落中，面對一個小魚池，默然沉思着。

這位跟丁玫一樣，豪邁不讓鬚眉的馬大小姐，居然很文靜地獨個兒觀起魚來了，的確令人意外。

她是眞的在觀魚？

還是有着某種心事呢？

× × ×

馬嘯天忽然苦笑着一嘆道：「杜仲，一切都過去了，忘了她吧！」

杜仲也苦笑道：「姑丈，您能忘得了她？」

「站在我的立場，忘不了也得忘。」

馬嘯天苦笑如故地說道：「你想想看，做姑丈的侄兒甥成爲襟兄弟，傳將出去，豈非笑話。」

原來他們說的是紅娘子。

杜仲不以爲然地道：「那是過去，我們雙方都不知道。」

「不錯，現在，巳經知道了，我就必須忘掉她了。」

「可是，我忘不了，現在，我才懂得，甚麽叫『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了。」

「所以，你決定不跟我走？」

「這是主因。」

「還有次要原因？」

「是的，那批購自羅刹國的火器，我一定要設法收回來。」

馬嘯天沉思着道：「杜仲，你有沒有想過，這兩個目的，都不易達到？」

杜仲道：「我了解，但不論有多少困難，我都要設法克服，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但我提醒你，儘力而爲，不要太勉強。」

「我懂。」

「我也讓諸兄和你表妹留下來協助你吧。」

「多謝姑丈！」

「不用謝，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提醒你。」

「噢……」

馬嘯天向透過窗口可以看到的馬勝男的背影呶了呶咀，降低語聲道：「杜仲，你丫頭自從見到你之後，整個人都變了，你有否察覺到？」

杜仲一楞道：「沒有啊！」

一旁的諸光斗插口笑道：「你老弟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想着紅娘子，自然不會察覺這些呀！」

杜仲又楞了一下，道：「二位老人家別打啞謎好不好？」

馬嘯天苦笑道：「好！我明白告訴你，丫頭之所以留下來，不是我的意思，是她自己請求的。」

杜仲仍然有點兒茫然地道：「這有甚麽不對？」

諸光斗道：「也沒甚麽不對，只不過是你這位小表妹的一縷情絲，巳經縛在你的身上了。」

杜仲禁不住啞然失笑道：「這怎麽可能哩！」

「怎麽會不可能？」

「在我的心目中，她一直是一個還在地下爬行的小丫頭呀。」

「小丫頭巳經長大了。」

「諸老，我比她大多少歲，您知不知道？」

「不論大多少歲，都不是問題……」

「諸老，我比她足足大了十七歲。」

「我再說一遍，這不是問題，問題是，你愛不愛她。」

馬嘯天接口說道：「杜仲，別爲難，說老實話。」

杜仲苦笑道：「姑丈，這問題來得太突然了，我沒法適應，同時，您也明白，我心中……我心中……」

「只有一個紅娘子，是不是？」

「姑丈，這是愛情。」

「我了解，但你也必須了解，丫頭很死心眼，我希望你冷靜攷慮，妥爲處理，莫逼她走極端。」

這幾句話，顯然有「威脅」的味道。

男女之間的事，是沒法勉強的。

這道理，馬嘯天不可能不懂。

但，在愛女心切的情況之下，他却是不計後果，毫不攷慮地說了出來。

杜仲却洒脫地一笑道：「姑丈，請放心，我會對她好好地加以開導的。」

馬嘯天苦笑道：「那沒用，我巳經對她懇切地開導過了。」

「姑丈，您的開導跟我的開導，是不同的，您且等着瞧吧！」

馬嘯天輕嘆一聲，道：「但願如此，我要走了。」

馬嘯天說走就走，他是由前院走的，但這時候的前院中，巳不見了馬勝男的芳踪。

馬嘯天猶豫了一下，可能是還想向愛女交代一番，但略一猶豫之後，却是苦笑着搖搖頭，匆匆地走了。

站在馬嘯天的立塲，杜仲對紅娘子不死心，是不足取，但杜仲要設法收回那批噴火器的決心，是值得讚許，也應該協助加以成全的。

但馬嘯天却匆匆地走了。

爲甚麽？他要去哪兒？

× × ×

馬嘯天離去之後，馬勝男却由小院旁的一株大樹後拐了出來，步向室內。

杜仲含笑說道：「小表妹，來，這邊坐，咱們聊聊。」

「小表妹？二十歲的大姑娘，還算小？」馬勝男眉梢揚了一下，在杜仲對面坐了下來，道：「聊聊？聊你那位夢裏情人紅娘子？」

諸光斗很識趣，連忙站了起來，道：「二位好好談談，我去瞧瞧劉老去。」

「劉老」姓劉，名布雷，也是元廷供奉之一，一身武功，跟諸光斗比起來，只強不差，對元廷的忠貞，也不在諸光斗之下，甚至猶有過之。

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布雷」，就是「布鼓雷門」，在雷公公館的門前，擺上一隻大鼓，豈非是囂張得令人可笑。

也由于劉布雷對元廷的忠貞，一心想輔助鐵木巧兒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中興大業，所以，鐵木巧兒的眞實身世揭開之後，他心靈上所受的打擊，尤甚于杜仲。

從昨宵到現在，他一個人悶在房間中，不言也不動地在發呆。

當然，在這一段時間中，他也不曾吃過任何東西。

因此，一經諸光斗提起，杜仲即含笑說道：「對了，二位是老同事，您應該開導開導他，先吃點東西，至于鐵木巧兒，我們認定她是元廷公主，周侗是甚麽東西，怎配有這樣的女兒……」

一旁的馬勝男，爲之披唇一哂，一臉的不屑神色。

但杜仲跟諸光斗二人都沒注意到。

杜仲還是口沫四濺地在說：「請告訴他，我一定設法將巧兒弄回來，她還是元廷的公主，也還是支持元廷中興大業的精

神支柱……」

馬勝男忍不住截口嬌笑道：「好一番慷慨激昂的說詞，只可惜這兒的聽衆太少了。」

諸光斗苦笑着向杜仲擠擠眼睛，悄然退出。

杜仲也苦笑道：「表妹，別老是跟我找碴，好不好？」

馬勝男道：「我不是找甚麽碴，我說的是實情。」

杜仲道：「我明白，妳一聽我提起巧兒，心中就不舒服。」

馬勝男笑問道：「你以爲，我是在吃醋？」

杜仲欲言又止。

對于這個問題，杜仲實在不便回答，也不敢回答。

因爲，他明白，只要有一個字回答得不妥當，就會引起一場大風暴的。

杜仲不答話，馬勝男却並不因此而放鬆。

只見她眉梢一揚，注目笑問道：「怎麽不說話？」

杜仲苦笑道：「我的姑奶奶，妳要我說些甚麽呢？」

馬勝男狡黠地一笑道：「好，你不說，那就由我來說好了。」

此情此景之下，杜仲明知馬勝男不會有甚麽好話說出來，却也只有苦笑着靜聽下去的份兒。

馬勝男目注窗外天空，悠悠地道：「方才，我爹跟你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噢……」

「現在，我要告訴你，你上了我爹大當。」

「怎麽說？」

「那完全是我爹自作主張，自說自話，跟我不相干。」

杜仲目光爲之一亮，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他說完之後，還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聲。

馬勝男又道：「杜仲，你是具有男性的魅力，也具備吸引女性的優越條件，但我馬勝男可不是沒見過世面的黃毛丫頭，世間也不是只有你這一個寶貝男人，所以，不論由那一方面來說，我都不可能愛上一個巳近中年的老男人。」

人人都說，姑娘家說的話中，十句中有一句眞話，就很不錯了。

那麽，目前，馬勝男的話中，又有幾句眞話呢？

巳經算是老玩家的杜仲，居然被一個黃毛丫頭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腦地，楞了一下，才苦笑道：「不管怎樣，小表妹，我都會將妳當親妹妹一樣的愛護。」

馬勝男淡淡地一笑，站起身來，道：「多謝，我也要走了。」

杜仲聽得一怔，問道：「走？妳要去哪兒？」

馬勝男道：「你管人家？」

杜仲道：「我當然要管，姑丈臨走的時候，把妳交給我，我怎能不管？」

馬勝男披唇一哂，道：「省省吧！我又不是三兩歲的小娃兒，我會自己照顧自己，不用你瞎操心。」

話聲中，一扭腰肢，腦後長辮一甩，揚長而去。

杜仲忙道：「表妹，慢點……」

等他趕到門外時，巳不見馬勝男的踪影，不由頓足一嘆，道：「這丫頭，可眞任性。」

他背後傳來諸光斗的語聲道：「老弟台，年輕人走桃花運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同時痲煩多多，却也是一件苦事。」

杜仲頭也不回地，苦笑道：「諸老何以教我？」

諸光斗也苦笑道：「這一方面，我老人家經驗不多，實在沒法教你甚麽，一切只有靠你自己妥爲處理了。」

一頓話鋒，又道：「不過，我可以站在旁觀者的立塲，提醒你一聲。」

杜仲道：「小侄敬謹受教。」

諸光斗道：「不用那麽隆重，我只不過是提醒一聲，勝男這丫頭，人如其名，有時候，比男孩還要強，如果處理不得當，眞如她爹所說，走向極端，那時候就不好辦了。」

杜仲沉思着道：「她一定是去周家集，我這就追上去。」

諸光斗道：「好，你先去，我跟劉老隨後就來，老地方碰頭。」

× × ×

由於因山崩而中斷的官道迄未修復，押運珠寶的主力人馬仍然未到，因而形成滯留周家集中的羣俠，也感到閑得無聊。

但這情形，對周侗來說，却是求之不得的，他大可以利用這時間，跟他的愛女多聊聊。

當然，由於馬嘯天、諸光斗、杜仲等強敵也還在周家集附近，因而杜介夫夫婦、丁玫等人於無聊中却並未鬆弛戒備。

尤其是由於影响正邪雙方實力甚鉅的那批噴火器，對方決不會就此死心，因而杜介夫等人不但不因無聊而鬆弛戒備，並對一切飲食也特別小心，都是先用銀釵試過才用，以防對方下毒。

夜深沉。

悅來客棧內外一片寂靜。

不遠處，傳來清晰的更鼓聲——二更二點。

今宵，丁玫輪值，其餘羣俠均巳就寢，但周巧兒獨例外。

周巧兒既非輪值，也未就寢。

周巧兒是于乃父一再叮嚀早點安歇，退回自己房間之後才悄然穿窗而出的。

穿過天井，再經過一道迴廊，就是後園。

那批噴火器，巳由後園中移往杜介夫夫婦的上房中。

所以，此刻的後園中沒甚麽戒備，因而周巧兒得以自由自在地信步徜徉。

當然，周巧兒前往後園，輪値警戒的丁玫是知道的。

悅來客棧的後園，不是後花園，是菜園。

但對目前的周巧兒來說，後花園與菜園，是沒甚麽分別的。

因爲，她所求的，只是心情的平靜，和精神上的鬆弛。

由一位雄心萬丈，叱咤風雲的落魄公主，一下子變爲一個平民的乖女兒，任何

人處在她的立場，都不是極短時間所能適應的。

而這，也正是她獨個兒溜到後園中來散心的原因。

星月微光下，就像一道幽靈，在菜畦間信步而行。

她的俏臉上，一片冷漠，沒有任何表情。

可能她芳心中也是一片空白，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甚麽。

因而，她的後面出現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她也好像不曾察覺。

但周巧兒畢竟曾經有過頗爲响亮的「紅娘子」的綽號，儘管她目前心事重重，也儘管那跟踪她的人輕功是一流的，但她還是察覺到了。

當對方跟到她背後五丈距離時，她陡地旋身叱問：「你跟着我……」

話說半句，又語氣一變，道：「你是誰？」

原來盯在她後面的竟然是悅來客棧中的一個店小二。

店小二不可能會盯着她，店小二也不可能會有那麽高明的輕功。

所以，毫無疑問，目前這個店小二，絕對是假的。

也所以，周巧兒本來是要問「你跟着我幹嘛？」的，但話出一半之後又改問「你是誰」來。

那「店小二」並未因對方的叱問而停下來，並邊走邊笑問道：「猜猜看？」

這嗓音，這神態，都絕對是杜仲。

因此，周巧兒嬌軀忽地一震，道：「你……」

杜仲一直走到她身邊才停下來，道：「妳感到很意外？」

周巧兒俏臉一沉，說道：「你好大的胆子！」

杜仲道：「藝高才能胆大，你說對不對？」

「你太狂了，還不快走！」

「走？我此行所爲何來？」

「有甚麽目的？」

「巧兒，妳這話，敎人多傷心。」

杜仲的話聲中，居然充滿了感情，也好像有着無窮的感慨。

周巧兒漠然地道：「我不懂。」

杜仲道：「妳懂的，巧兒，別人可以問我此行有何目的，只有妳不該問，就像我不問妳，爲甚麽半夜三更跑到菜園中散心一樣。」

周巧兒沒接腔。

杜仲又道：「巧兒，妳我都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人，此生，我不再對別的女人有興趣，妳也能說妳的心中還能容納別的男人嗎？」

周巧兒像一尊塑像，仍未接腔。

杜仲輕輕一嘆道：「巧兒，妳我都不是十七八歲的少年男女，因一時的感情衝動而結合……」

周巧兒忽然截斷對方的話道：「別說了！」

杜仲道：「好！我不說，但妳必須跟我回去。」

「回去？回哪兒去？」

「自然是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妳心中明白，我需要妳，元廷的遺老和志士也都需要妳。」

「那些，都已經過去了。」

「沒有過去，妳還是元廷的公主，退一步說，就算周倜所說是實……」

「我爹所說的，當然是實情。」

「但是，至少妳也還有一半的元人血統。」

周巧兒截口一嘆，道：「別提這些了，過去的都算是一場春夢，你還是快點走吧！」

杜仲堅決地道：「我不會走！」

周巧兒冷笑道：「你是活膩了！」

杜仲笑笑道：「正由於我還不曾活膩，所以才必須把妳請回去……」

話聲中，出指如電，一下子點了她前胸四處要穴。

周巧兒怒聲道：「你……」

但她只說出一個「你」字，啞穴也被制住了。

杜仲歉笑道：「很抱歉，我必須這樣，才能將妳請回去，也才能達到我的另一項目的，妳知不知道，我的另一項目的是甚麽？」

周巧兒啞穴被制，想問也不可能。

杜仲又說道：「我可以告訴妳，巧兒，我的另一項目的，就是要收回那些噴火器。」

於「情話綿綿」中，突然被對方出其不意，制住穴道的周巧兒，可能氣得根本沒聽到對方在說些甚麽，却是連眼淚都急了出來。

杜仲柔聲說道：「別怕，也別哭，巧兒，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妳我永遠都是同命鴛鴦，我決不會虧待妳的……」

突然一枝長劍抵住他背後的「靈台」大穴，並傳出一聲清叱道：「放開她！」

那是「紫丁香」丁玫。

以杜仲的身手之高，又是身在龍潭虎穴之中，按說，他不會如此輕易受到「黃雀在後」的挾制。

但杜仲畢竟是受制了。

杜仲之所以受制，是不是由於他一舉制住周巧兒之後，得意忘形，並說話分神所致呢？

但杜仲雖然受制，却並未接受對方的要脅。

他，不但不曾放開周巧兒，反而笑笑道：「丁玫，妳畢竟太嫩了。」

丁玫沉聲叱道：「少廢話！快點放開周姑娘。」

「如果我不放呢？」

「我不相信你是銅澆鐵鑄的！」

「我固然是血肉之軀，一劍就可以捅個對穿，但是我却很自信，妳絕對不敢下手。」

「我沒有工夫跟你廢話……」

「我可有的是工夫。」

「我限定你由一數到五的時間內，放開周姑娘，一……二……」

杜仲又截口笑道：「妳應該大聲一點，讓杜介夫兩口子聞聲趕來支援……」

「就憑我一個人，也足能擺平你。」

丁玫冷笑着數下去「……三……四……」

但她只數到「四」字，人已一個踉蹌，如非是杜仲及時一把將她扶住，必然會

倒了下去。

杜仲得意地笑道：「一箭雙鵰，妙極，妙極。」

接着，却在丁玫的俏臉上吻了一下，道：「丁玫，妳知不知道，爲甚麽妳會突然暈倒？」

丁玫銀牙緊咬，美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却沒接腔。

「所以，方才，我說妳太嫩了。」杜仲含笑接道：「丁玫，妳想想看，我能冒充店小二混到客棧中來，豈有不知道是妳輪値之理？」

丁玫仍未接腔。

杜仲又道：「丁玫，如果我自己不說出來，妳永遠想不出爲甚麽妳會上當的原因。」

一旁傳出劉布雷的語聲，道：「杜老弟，老朽眞服了你。」

不但劉布雷來了，馬勝男也緊隨在劉布雷的身邊。

馬勝男並接口嬌笑道：「丁大小姐，想不到妳也會有『馬失前蹄』的時候。」

杜仲裂咀一笑道：「劉老，表妹來得正好，這兩個人質，暫時請二位看管。」

馬勝男道：「看住兩個失去抵抗力的人，我一個人足能勝任，劉老還是準備協助你去斷殺吧！」

杜仲道：「有這兩個重要人質，目前，不可能會有斷殺了。」

「對，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劉布雷含笑接道：「杜老弟，你制住丁玫的這一招，眞高！到現在，老朽還沒想透其中奧妙來。」

杜仲訕然一笑道：「其實，說穿了，可不値一文錢。」

馬勝男媚笑道：「眞難得，你也會懂得謙虛起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表哥，你那謙稱『不値一文錢』的奧妙，我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你信不信？」

杜仲道：「表妹冰雪聰明，我自然信得過！」

馬勝男道：「表哥，你一向就喜歡偷香竊玉……」

杜仲截口笑道：「表妹，別說得那麽文雅，偷香竊玉的行爲，在正派人物心目中，就是一個採花大盜。」

馬勝男道：「表哥，你眞的變了，不但懂得謙虛，也坦白得可愛起來了。」

杜仲訕然一笑，沒接腔。

杜仲也不是不接腔，而是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來。

至於他之所以這麽「坦白」，也是有深意的——目的在醜化自己，以免馬勝男再去糾纏他。

世間最沒道理可講的，就是男女之間的感情。

平心而論，馬勝男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優厚，比起周巧兒來也都絕不遜色。

更難得的是，馬勝男自動將一縷情絲縛在杜仲的身上。

但很不幸地，杜仲却對馬勝男胃口缺缺，而要想法子擺脫她的糾纏。

目前，杜仲之所以坦白地醜化自己，自以爲是「高招」，却沒得到，這一「高招」却收到反效果，馬勝男居然說他「坦白得很可愛」。

此情此景之下，試想想杜仲該如何接腔呢？

× × ×

馬勝男又道：「敢做敢當，這才是男子漢的本色，退一萬步說，也比那些暗地裏無惡不做，表面上却滿口四維八德去敎訓別人的僞君子要高級得多……」

杜仲截口苦笑道：「表妹，够啦！」

劉布雷拈鬚微笑道：「其實，老朽倒很欣賞勝兒的這一番高論。」

杜仲也含笑點首道：「是的，擧世滔滔，像表妹口中那種僞君子，實在是太多了。」

馬勝男含笑接道：「多謝二位！現在，言歸正傳。」

一頓話鋒，又道：「表哥，身爲採花大盜的人，身邊一定有不少的邪門玩藝，是不是？」

「唔……」

「你明知丁大小姐會趕來上當，所以，早就有了安排，而且，事先站在上風位置。」

「不錯。」杜仲苦笑着接道：「我知道瞞不過妳這個鬼精靈。」

馬勝男道：「其實，你也瞞不過丁大小姐。」

杜仲說道：「但是丁大小姐畢竟上當了。」

馬勝男道：「那是丁大小姐心急救人，一時之間的疏忽所致。」

接着，却向丁玫笑問道：「丁姑娘，妳說是嗎？」

丁玫披唇一哂道：「馬勝男，妳有這樣的表哥，很光彩？」

「當然，方才，我已經說過了，至少，他敢做敢當，具有男子漢的氣概。」馬勝男忽然眉峯一蹙，道：「好奇怪……」

杜仲接問道：「甚麽好奇怪的？」

馬勝男道：「爲甚麽杜介夫那兩口子還沒來？」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杜介夫的語聲道：「如果杜介夫兩口子還不來，豈非成了死人？」

話落人現，杜介夫夫婦已緩步而來，止於三丈之外。

跟在杜介夫夫婦身邊的，還有周倜。

這三位，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儘管自己人被對方所刦持，但個個却是神態安詳，而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表情淡漠，一點也看不出來有甚麽焦急的神情。

杜仲扭頭向馬勝男道：「表妹，小心照顧兩個人質。」

馬勝男道：「放心，人質在我手中，縱然是大羅金仙，也別想搶走。」

杜介夫却向杜仲注目一笑道：「咱們杜家出了你這樣的敢做敢當的男子漢，我杜介夫也覺得與有榮焉。」

杜仲一楞，道：「你們好像一點也不着急？」

杜介夫道：「我們爲何要着急？」

「你們不打算救回兩個人質？」

「誰說的？」

「既然要救人質，那就好辦了。」

「哦！你的意思，還是要用噴火器交

換？」

「當然！」

「很可惜，那批噴火器，已經不在這兒了。」

杜仲臉色一變，道：「你是說，那批噴火器，已經不在周家集了？」

杜介夫不置可否地道：「你說呢？」

杜仲冷笑道：「那你是不打算救回人質？」

杜介夫道：「據我猜想，你對周姑娘，是志在必得。」

「不錯。」

「那麼，即使我交出那批噴火器，也只能救回丁姑娘一個人。」

「救回一個人，總是比全部救不回要好呀。」

「我的意思是，人質全部要救回，但那批噴火器，却是談也不要談。」

「就憑你這句話？」

「也憑我的信心。」

杜仲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我不敢對他們兩個怎麼樣？」

杜介夫含笑說道：「杜仲，你對任何人都可以『怎麼樣』，但是我胆敢斷定，唯獨對目前的兩個人質，你不能够『怎麼樣』。」

杜仲臉色陰晴不定之間，身爲人質的周巧兒，丁玫二人忽然同時雙雙飛身而起，射落杜介夫等人的身邊。

杜介夫又笑問道：「仲杜，我沒說錯吧？」

杜仲臉色大變地，向馬勝男怒聲道：「表妹，妳……」

情況很明顯，周巧兒、丁玫二人之所以能脫險，是馬勝男在暗中已經「動了手脚」。

馬勝男是負責看住兩個人質的，誰也沒想到她會來上這麼一招「監守自盜」，將人質放走。

對於杜仲來說，目前情況下，失去人質，等於叫化子失去打狗棍，沒啥好玩的了。

所以，也就難怪杜仲急憤之下，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不但杜仲給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連劉布雷也爲之在一旁生悶氣。

這時候，可樂壞了丁玫，她回到杜介夫夫婦身邊之後，回身嬌笑道：「馬勝男，記着，我欠了妳一份情。」

馬勝男也嬌笑道：「小意思，算不了甚麼，請不必掛齒。」

杜仲忍無可忍地，沉聲說道：「表妹，妳這是甚麼意思？」

「我高興。」馬勝男似笑非笑地回答道：「同時，我也看不慣那些不光明的手段。」

杜仲道：「現在，我不跟妳橫扯，這筆賬，且等到妳爹面前再算。」

一直冷眼旁觀的周侗，也沉聲說道：「杜仲，可否聽老朽說幾句話？」

杜仲微微一楞，道：「說吧！」

周侗正容說道：「杜仲，你跟小女巧兒，雖無夫婦之名，却有夫婦之實，這一點，你該不否認吧？」

「我不否認。」

「現在，我已經了解，巧兒對你，是一往情深。」

「我也了解。」

「那麼你對巧兒，有多少誠意呢？」

「老人家，所謂誠意，不是空口白話所能證明的。」

「你是說，要以行動來證明？」

「是的，方才，我已經用行動證明過了。」

「方才，你志在交換那批噴火器，不算。」

杜仲苦笑了一下，道：「那要怎樣才算？」

周侗答非所問地道：「杜仲，我跟你姑丈的淵源，你聽說過嗎？」

「我聽說過。」

「在令姑丈面前，我雖然一直以老僕自居，但令姑丈却一直將我當成朋友，勝男也一直叫我周伯的。」

「這些，我都知道。」

「那麼，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我都算是你的長輩。」

「我承認。」

「對於長輩所說的話，該不該聽？」

杜仲怔了一下，道：「這個……那就要看是屬於哪一方面的話了。」

「哪一方面的話都該聽，」周侗沉聲接道：「做長輩的，總不致於要你去做作奸犯科的事吧！」

杜仲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周侗又道：「杜仲，你過去做過一些甚麼，已經過去，我不再計較，所以，我也並不反對將女兒嫁給你，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必須做到。」

「甚麼條件？」

「從現在起，改過自新，重新做人，這也就是你表現誠意所必須做到的具體行動。」

杜仲苦笑着接道：「兜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就是爲了要說這一句要我『改過自新』的話？」

周侗注目問道：「你不同意？」

杜仲道：「也不是不同意，只是，老人家，『改過自新』四個字說來容易，但做起來可並不簡單。」

周侗道：「只要你有決心，我認爲，做起來更容易。」

「噢……」

「眼前，你可以先由脫離這一個奪寶行列做起。」

「老人家，您該明白，在奪寶行列中，我不過是一個小嘍囉。」

「我了解，在令姑丈姑母面前，由老朽去說明。」

杜仲沉思着道：「好，這問題，我可以攷慮。」

周侗道：「你必須冷靜思攷，善加抉擇，對了，還有，方才，你表妹爲甚麼要吃裏扒外，你明白個中原委嗎？」

這時，馬勝男悄然退後，長身疾射而去。

杜仲訕然一笑道：「她已經跟您說過了？」

周侗道：「不錯，杜仲，你也該知道，勝男自幼喪母，你姑丈又經常在外奔波，所以，勝男是由我將她帶大，也所以，她心中任何秘密，都會跟我商量。」

馬嘯天跟木明珠雖然是夫婦，但馬勝男却不是木明珠所生。

還有，杜仲是木明珠胞兄的兒子，但木明珠自幼過繼與木姓人家，故杜仲這位姑媽不姓杜而姓木。

杜仲點點頭，道：「這些，我大致都知道。」

周侗正容說道：「杜仲，你很幸運，但你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杜仲苦笑着沒接腔。

周侗輕輕一嘆，道：「人生在世，得一紅粉知己，可以無憾，杜仲，你雖然不走正路，却能獲得巧兒和勝男兩個紅粉佳人的青睞，古人說得好；最難消受美人恩，你懂不懂得？」

「我懂。」

「那麼，我鄭重提醒你，從現在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巧兒跟勝男都會成爲你的如花美眷，否則，後果你自己明白，老朽也不再饒舌了。」

「老人家，我已經是快要進入中年的人了，我會審愼攷慮的。」

「希望你別讓老朽失望，也別讓對你一往情深的兩個女娃兒失望。」

杜仲訕然一笑之後，向杜介夫沉聲說道：「杜介夫，這是我第三次在你面前栽觔斗。」

杜介夫笑笑道：「閣下的記憶力很不錯啊！」

杜仲道：「你知不知道，我是很不服氣的？」

「我了解。」

「第一次第二次，你都是佔了那批噴火器的便宜。」

「第三次却沾了你表妹的光。」

「你明白就好。」

「所以，你決定憑眞本事，跟我好好較量一番，看看是木家門下强，還是大悲門下强？」

「不錯……」

周侗截口沉叱道：「杜仲，老朽以長輩身份，命令你立刻離開這兒。」

劉布雷忽然插口沉聲說道：「杜仲，別聽周老兒那一套。」

也不知是甚麼時候，諸光斗已悄然跟劉布雷併肩站在一起了。

杜仲一怔之下，苦笑道：「那我該聽誰的？」

「聽老夫的。」劉布雷正容說道：「現在，老夫是大悲跟木家兩大勢力以外的第三勢力。杜老弟，老夫要你跟着我走，固然是由於看中你是一個人才，同時，也算是你個人的幸運。」

「幸運？」

「不錯。」

「我不懂。」

「因爲，你跟着我比跟着你姑丈更有前途。」

杜仲沒接腔。

劉布雷笑問道：「你不相信？」

杜仲道：「我是有點不信。」

劉布雷道：「那麼，當老夫加以說明，並以事實證明之後，你一定會相信老夫的。」

杜仲道：「好！我洗耳恭聽。」

劉布雷道：「本朝開國之初，我說的本朝，是元廷。」

「我了解。」

「當時，有一位武功天下第一的全眞道長，在暗中替本朝立過了不少的汗馬功勞……」

「是的，我知道，那是長春眞人邱處機。」

這時，周巧兒插口喝道：「劉老請聽我一言。」

劉布雷漠然地道：「很抱歉，現在，妳已不是公主的身份，我不會再聽妳的話了。」

周巧兒一怔，說道：「那劉老意欲何爲？」

劉布雷正容說道：「周姑娘，有兩句老掉了牙的俗語，『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該懂得？」

「我懂。」

「老實說，當初，老朽承乏輔佐妳的重責大任時，也已經知道，元廷氣數已盡，朱明是天命所歸，當時之所以勉膺艱鉅，毋非是盡人事而已。」

「原來你早就存有異心。」

「這也是人之常情，既然元廷中興無望，我就不能不爲自己着想了。」

「你如何打算？」

「我的打算很簡單，我要成爲武林第一人，也等於是過一過江湖上的皇帝的癮兒。」

「你已經決定這麼做了？」

「不錯。」

「你自信有幾成成功的希望？」

「當然是十成十。」

周巧兒冷冷地一笑道：「劉老，你有沒有攷慮到失敗的結果？」

劉布雷充滿自信地道：「我用不着攷慮。」

「咱們那批人，也都聽你的？」

「當然，妳既巳失去公主的身份，我就成了他們的當然首領，他們不聽我的聽誰的？」

周巧兒轉向諸光斗問道：「諸老，你也聽劉老的？」

諸光斗正容答道：「是的。」

周巧兒道：「那麽，諸老也算是跟馬嘯天那批人拆夥了？」

諸光斗點點頭道：「不錯。」

劉布雷接口笑道：「方才老朽說過了，咱們是木家大悲兩大勢力以外的第三勢力，當然要跟馬嘯天那批人劃清界綫。」

周巧兒正容說道：「劉老、諸老，我希望二位重新鄭重攷慮。」

劉布雷笑笑道：「咱們早就鄭重考慮過了。」他轉向杜仲問道：「杜老弟，方才咱們說到那裏去了？」

杜仲道：「說到長春眞人邱處機。」

「對了。」劉布雷含笑接道：「本朝江山大定之後，邱眞人功成身退，但却在官廷中挑選一位資稟俱佳的武士，傳授他的曠代武學，這位武士被尊為供奉，世代相傳，而老夫我，就是元廷中最末一個獲得邱眞人武學的供奉。」

這，在武林中的確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最大秘密。因此，不但杜仲聽得精目異彩連閃，連本來圍着周巧兒在低聲密談着的杜介夫婦，周侗、丁玫等人，也都為之悚然動容。

劉布雷得意地笑道：「杜仲，你覺得很驚奇？」

杜仲點點頭，道：「我是很驚奇。」

劉布雷道：「你說，邱眞人的武學，跟大悲、木家的武學，誰優誰劣呢？」

杜仲道：「那當然是邱眞人的武學較為高明！」

劉布雷道：「這就行了，我還沒有徒弟，你跟着我，就是我的徒弟！我翹了之後，你就是天下第一人。」

杜仲笑笑道：「我巳經有點兒心動了，但我這個人很死心眼……」

「你是要我拿出事實來證明？」

「不錯。」

「你對木家武學，是否巳獲得全部眞傳？」

「是的，所欠缺的只是火候。」

「那麽，你自信巳有幾成火候？」

「八成至九成之間。」

「很好。」劉布雷笑笑道：「現在，你聽着，我要在二十招之內，讓你口服心服，接招……」話出招隨，向杜仲發出一連串迅電奔雷似地搶攻。那招式之奇幻與速度之快，眞令人目不暇給。

但杜仲也不含糊，不但從容地見招拆招，而且還有攻有守，看起來雙方是難分高下的平局。

在快速之下，二十招很快就巳打完，劉布雷並沉喝一聲：「停！」

這實在是一場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精彩搏鬪。但由於二十招的時間，實在太短促了，因而使得旁觀羣豪，都有「不過癮」的遺憾。

劉布雷目注杜仲，淡淡地一笑道：「杜仲，服不服氣？」

杜仲漠然地道：「勝負未分，你教我服甚麽氣？」

劉布雷含笑接道：「老弟台，你何不低頭瞧瞧你的前胸？」

杜仲臉色微變地低頭一瞧，却一下子楞住了。原來他的前胸衣衫上，已被對方的指力洞穿五個小孔。

劉布雷笑問道：「老弟台，如果我懷有敵意，那是怎樣的情形呢？」

這問題，只要不是白痴，都能回答，如果劉布雷對杜仲懷有敵意，杜仲必然是胸腹洞穿，當場斃命。

這情形，對一向眼高於頂的杜仲來說，實在太不光彩了。因此，他一楞之後，臉上窘成了豬肝色，但他却並未接腔。

劉布雷又笑問道：「老弟台，現在，是否口服心服了？」

杜仲抱拳長揖，道：「『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

周巧兒俏臉一變，道：「杜仲，你眞的這麽決定了？」

「當然！」杜仲含笑接道：「換上任何人都會這樣決定的。」

「不再更改？」

「不更改。」

「也不後悔？」

「不後悔。」

周巧兒冷冷一笑道：「你馬上就會後悔的……」話落，「鏘」然震响中，長劍已經出鞘，目光移注一臉得色的劉布雷道：「劉布雷，現在，我要以長春眞人嫡傳弟子的身份清理門戶，接招！」

話出招隨，身隨劍進，但她所施展的，却是一招最平凡的「卞莊刺虎」，而且，速度奇慢，就像是師傅教徒弟時所使的「分解動作」一樣。

周巧兒目前的所言所行，都使劉布雷大感意外地為之微微一楞。也就當劉布雷微微一楞之間，周巧兒的「卞莊刺虎」於半途中有了驚人的變化。

就像暴雨中的閃電那麽閃得一閃，劉布雷手中長劍被震飛，人也被一劍穿胸。

劉布雷左胸鮮血狂噴，徐徐倒下之間，周巧兒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杜仲制住。然後，臉寒似水地沉聲叱道：「杜仲，現在，甚麽話都是多餘的了，你巳失去了功力，也失去了糟踏女人的能力，留你一命，好好閉門思過吧！」

緊接着，又向諸光斗正容說道：「諸老，劉布雷留下的爛攤子，你必須負責收拾，然後，你也該重同大漠中去了。」

「老朽遵命，」諸光斗正容接道：「姑娘，老朽能否請敎一個問題？」

「問吧！」

「有關姑娘與長春眞人的淵源……」

周巧兒截口接道：「事情是這樣的，當年，邱眞人功成身退時，還留下一個錦囊密呈太祖皇帝，並鄭重說明，錦囊必須由皇帝世代密傳，當有一天錦囊上所綉的五爪金龍突然自行消失時，才可打開。」

諸光斗接問道：「這是說，那錦囊是一直到先皇帝時才打開的？」

「是的，」周巧兒幽幽地接道：「錦囊中有一個遺柬和一招劍法，遺柬中說明，元廷氣數巳盡，須早作安排，那招劍法名為『驚天一劍』，並指定由我研練，代為清理門戶。」

「也說明清理門戶對象是劉布雷？」

「沒有，只是說明，到時候，有人企圖以長春武學危害江湖時，那個人就是清理門戶的對象，並說，在叛徒惡跡未露之前，要絕對守密。」

諸光斗長嘆一聲，道：「對於將近百年以後的事，推算得那麽準，長春眞人不愧是胸羅萬有，學究天人的一代奇人。」

不遠處，傳來丁為元的蒼勁歌聲：

今宵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歌聲未歇，人巳到了現場。丁玫像一隻乳燕似地飛投乃父懷中，仰臉嬌笑道：「爹，那批元廷珠寶巳經運達京城了？」

丁為元笑道：「當然，有妳身兼師傅的伯父在暗中維護，那還有甚麽問題……」

接着，丁為元說出一番原委來。

原來那批元廷珠寶，就在到達湘江邊時，就由事先秘密安排好的船隻接走，押運人員除了朱烈和兩位朝廷大員之外，並有一心大師在暗中主持全局。

至於陸路上的所有安排和措施，都是幌子，目的不過是用以欺敵，免其騷擾眞的運寶人員而已。

這是一個運用得非常成功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連親自出手的木明珠，也不能不上當……

聽到這兒，諸光斗忍不住問道：「木明珠怎樣了？」

丁為元道：「木明珠巳經達到刦寶的目的，不過，她所得到的，却是一箱一箱的石頭。」

諸光斗道：「她會善罷干休？」

丁為元道：「她當然不會善罷干休，但咱們這邊，有大悲神尼坐鎭，木明珠也只好認了。」

諸光斗「哦」了一聲，道：「丁大俠有沒有見到馬嘯天？」

丁為元道：「沒有，但方才碰到馬勝男，巳請她將上述情況轉告乃父，不要再掀風作浪了。」

「那麽太好了！」丁玫笑問道：「爹，那批珠寶巳有運達京城的確實消息？」

丁為元道：「丫頭，妳師傅以飛鴿傳書寄來的親筆函件和蓋了戶部大印的收據，那還錯得了？」

杜介夫緊擁髮妻的纖腰，插口笑道：「謝天謝地，玲玲，這同，咱們可以放心大胆地暢遊全國的名山大川了。」

宋玲玲嬌笑道：「丁大哥也可以眞的做個閑人了。」

「是的。」丁為元也緊摟愛女香肩，呵呵一笑之後，又唱將起來：

今宵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全文完）

一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龍游鳳飛

馬騰·文
盧令·圖

毒火谷脫險　害人賊伏誅

黑夜，大地呈現一片的寧靜。

然而在威鎮江北的「龍鳳門」，卻是一片光明，顯得有些異樣和詭異。

因爲，在「龍鳳門」的正廳的每一個人均是神色凝重，不說一句話。

在正廳的正方一塊匾額上寫着清秀的兩個斗大金字——龍鳳。而在這塊匾額的右邊還寫着兩個比較小的金字——公理，在左邊竟也是兩個相同大小的金字——正義。

在向着大門的主位，一張蛟皮大椅上，正坐着一位身材挺拔的俊俏少年，他大約有二十歲上下，劍眉星目，胆鼻方口，稱得上是「潘安再世」，然而從他身上卻散發出一種超出他年齡的一種氣質，這種氣質能令人心懾，看久了，你就會知道那是——威儀。

他，正是「龍鳳門」門主之一的一條龍——李少龍，在他的兩邊各站着一個人，這兩人均是四十歲上下，右邊的那人一身黑衣勁裝，修眉虎目，挺鼻大口，眉宇間自然流露威猛，正是李少龍兩大近衞之一的「雷神」鐵威，「雷神」鐵威在昔年曾一夜之間連戰黑道一百一十三位高手，結果那一百多位黑道高手俱死在他「雷音掌」之下，所以鐵威又有一個綽號，叫做「奪魂戰神」。

另外在李少龍左邊的是一身儒衣打扮的白衣文士，他那一對充滿智慧的眼睛正閃着亮光，在他那略為俊逸的臉上，卻沒有「雷神」鐵威的彪悍威猛，但卻有着另外一種不同於人的氣質。

他正是與「雷神」鐵威齊名江湖的「火神」諸葛明，從他的外表看來，似乎是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但是，如果認識他的人，一定都知道諸葛明比鐵威還難惹！

因爲鐵威憑的是力，而諸葛明憑的卻是智。

非但憑智，而且也眞有一點眞才實學，昔日大破「少林寺」一百零八人的羅漢陣及「武當派」七星劍陣的人，百年來，只有「火神」諸葛明一個。

當然，「龍鳳門」之所以令人不敢侵犯，也正是有「雷火雙神」坐鎭，然而只要是眞正瞭解「龍鳳門」的人，一定會知道「龍鳳門」的主力並不在於「雷火雙神」，而是他們的兩位門主，李少龍和華雲鳳。

可惜的是，除了「龍鳳門」主要幾位大人物之外，並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所以到現在，全武林中的人對於「龍鳳門」門主都抱着輕視的心理，認爲是可有可無的。

而李少龍和華雲鳳對於那些人也始終抱着一笑置之的態度，其實，就那些「龍鳳門」的門下所說的，自他們入門以來，還沒有看過他們門主發怒過呢！

可是，今天，就在今天，李少龍的眉宇間也充滿了憂愁。

在正廳的兩邊各站着一排男女，右邊是站着穿黑衣勁裝的彪形大漢，左邊是站着一排身穿白衣勁裝的美麗少女，他們個個背插長劍，面泛憂色，靜靜地站着一動也不動。

李少龍一雙星目掃視了兩旁門人一眼，忽然凝重道：「傳東方智、西門仁、南宮勇三位堂主。」

話聲雖然不大，但是整個大廳的人卻是個個清晰入耳。

站在靠門邊的黑衣大漢趕緊面向門外，朗聲道：「門主有請『霹靂堂』東方堂主，『神火堂』西門堂主，『雷音堂』南宮堂主。」

不一會兒，從大門外已快步走進了三位五、六十歲的清癯老人。

三人的太陽穴高高突起，顯然是內外兼修的好手，這三人一走到李少龍的面前，旋即抱拳躬身，齊聲道：「屬下恭問門主金安。」

李少龍一看到這三位老人，神情一震，馬上站了起來，含笑還禮，道：「三位堂主請坐。」

三位老人又是一躬身，齊聲道：「謝門主。」

馬上，有人搬來了三張椅子，這三位老人又向李少龍一抱拳才坐了下去。

坐定以後，那掌管「霹靂堂」的堂主東方智恭聲道：「兄弟三人蒙門主召見，不知門主有何差遣？」

原來這三位老人是三個結拜兄弟，昔年人稱「天山三傑」，一身武功出神入化，只比「雷火雙神」略遜半籌。

二年前，因爲不服「龍鳳門」統領江北，所以上了「大巴山」挑戰李少龍，結果在李少龍的仁威之下，「天山三傑」竟自動認輸，願意歸李少龍領導，於是李少龍才任命他們爲「霹靂堂」、「神火堂」、「雷音堂」三堂的堂主一直至今。

這時，李少龍聞言，卻改變話題，向東方智道：「東方堂主，此次西北一行有無斬獲？」

東方智一聽，那敢再問，只得答道：「屬下這次西北一行，頗有收獲，『黑風谷』上官谷主已答應與本門共同經營江北，還有『紅葉山莊』、『陰風洞』、『十二連環騎』都在考慮當中，不過照屬下看來，這三派答應的情勢較大，只有位置較偏的『鬼府』已和江南的『飛龍教』結盟，不過屬下這次在途中救了『鬼府』三頭領『鬼算子』端木俊，他已答應替本門遊說。」

李少龍嘉許道：「很好，東方堂主這次果然很有收獲。」繼而又轉向「神火堂」堂主西門仁，道：「西門堂主這次關於『長江水路』的事——」

「神火堂」堂主西門仁恭聲道：「屬下這次遠走長江三峽，本照着門主的意思想拉攏『長江水路』的三十六路英雄，但是那『長江水路』總瓢把子林劍塵卻拒絕屬下，據他說，不久前江南『飛龍教』也曾想拉攏他們，而他也拒絕了……」

李少龍面色凝重道：「那林盟主是站在中間位置了？」

西門仁道：「屬下也是這樣想，不過，照他的語氣聽來，他似乎對『飛龍教』有些不滿。」

李少龍劍眉微舒，笑道：「江南的一些英雄紛紛投入江北，『飛龍教』的壓迫可能是主要原因——」

略爲一頓，李少龍又向「雷音堂」堂主南宮勇道：「南宮堂主此次化解『孔雀』、『怒鷹』兩帮的紛爭，辦的如何？」

南宮勇恭聲道：「屬下幸不辱命，『孔雀』、『怒鷹』兩帮一經屬下從中化解，他們都已冰釋誤會，兩派合一更名『萬鷹』帮，並答應願與本門結盟。」

李少龍一聽，不禁一笑，道：「好，南宮堂主這次辦得很好。」

說完，就頓住話聲，一句話也不說。

良久，霹靂堂主東方智不禁問道：「門主，本門今天是發生什麼——」

話未說完，李少龍已一擺手，截口道：「這事須等兩大護法，三位長老及十二飛衞、三十六金剛回來後才商量。」

三位堂主一聽，神色一怔，他們實在不知道今天到底有什麼大事，難道在他們出門二個月當中，「龍鳳門」又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件嗎？

他們還未想完，門外已有人大聲道：「兩大護法，三位長老已到，十二飛衞和三十六金剛已在『大巴山』下，不久亦能返門報到……」

大廳各人聞言，神情俱是一震。

果然，話聲剛了，從門外已走進了兩位五十開外的中年大漢和三位七十上下的藍衣老人。

那兩位中年大漢，一身黑衣勁裝，身材魁梧，神情異常威猛，正是一身武功均不在「雷火雙神」之下的「龍鳳門」兩大護法：「神拳追魂」藍千里及「鬼爪」白曉清，這兩人在「龍鳳門」是數一數二的

高手。

而那三位藍衣老人就是李少龍和華雲鳳的三位師叔：「劍神」王風忠，「魔刀」黃三義，「鬼掌」洪百信，雖然這三位老人是李少龍和華雲鳳的師叔，不過由於李少龍、華雲鳳兩人屢獲奇緣，所以他們的武功還比李、華兩人略遜一籌。

李少龍一看見這五人，馬上迎了下來，道：「五位辛苦了。」

那五人一聽，連忙拱手一禮，道：「下座那敢言苦？」

李少龍含笑道：「五位請坐下略爲休息……」

於是，又有人搬來五張椅子，放在李少龍的右側，李少龍略一擺擺手，道：「請。」

那五位身份特殊的：兩位護法和三位長老連忙齊聲應道：「下座等恭敬不如從命。」

說完，人才坐了下去。

李少龍等五人坐定以後，才含笑道：「藍護法與白護法遠走『苗疆八峒』，不知有何發現？」

那兩個黑衣中年人之中一位連忙一抱拳，恭聲道：「稟門主，下座兩人這次到苗疆並沒有發現可疑的現象，只是『毒蜂』一門已被『藍蝎』一派消滅了，聽說『毒蜂門』的少門主也巳投靠了江南『飛龍敎』了。」

李少龍眉宇間微泛憂色，道：「這對本門倒有些不利。」

「鬼爪」白曉清不禁微微一笑，道：「不妨，當時下座與藍護法也非常担憂，於是又走了一趟『藍蝎派』，結果『藍蝎派』表現非常合作，馬上答應與本門結盟，共同應付『飛龍敎』勢力的北侵。」

李少龍聞言，也不禁一笑，讚道：「好，兩位護法這次辦得很好。」

藍千里與白曉清連忙道：「不敢，不敢，只是托門主的福罷了。」

李少龍淡淡一笑，半晌才對那三個藍衣老人道：「三位師叔這趟辛苦了。」

三個藍衣老人齊聲道：「師侄不必客氣，爲了本門還談什麼辛苦呢？」

李少龍露齒一笑，道：「這次『獨角嶺』叛變——」

「劍神」王風忠愉快一笑，道：「這次『獨角嶺』背盟，經十二飛衞及三十六金剛所屬六百名兄弟剿滅少數叛黨後，又恢復了過去那種安詳的日子了……」

李少龍不禁道：「這次我們傷了多少人？」

王風忠輕嘆一聲，遺憾道：「對方死傷共有一千多名，而本門死傷的人數至少也有二百名以上，十二飛衞也傷了三衞；所幸三十六金剛全然無恙。」

李少龍神色不禁一黯，道：「本門實在是不願如此做，但是，却又不得不做，唉，對於那些人，實在應該多加照料才對啊……」

王風忠道：「不必勞煩賢侄，愚叔巳交待下去了。」

李少龍輕應了聲，半晌才輕聲道：「師叔，華師妹她……」

話未說完，王風忠巳輕「咦」了一聲，道：「是呀，華丫頭呢？怎麼不出來見面？」

李少龍輕輕嘆了一口氣，黯然道：「師妹她與十二女飛衞及三十六血羅刹被困在『毒火谷』中，無法脫身。」

話剛說完，那坐着的八個人霍然一驚，馬上站了起來，道：「門主說什麼？華門主被困『毒火谷』中？」

李少龍面帶憂色，道：「不錯，今天東北本門兄弟帶了華師妹心愛的百靈鳥小青來到本門，而在小青的脚上竟繫着一張紙條，紙條上赫然寫着華師妹她們巳被困『毒火谷』中。」

神火堂主西門仁急道：「不知道是人爲的還是——」

李少龍面色一變，冷哼一聲，道：「人爲的。」

「鬼掌」洪百信道：「賢侄知道是誰嗎？」

李少龍一搖頭，道：「師妹並沒有指明，不過據我猜想，一定又是『飛龍敎』的把戲了。」

霹靂堂主東方智道：「不過，天下還有誰能夠困住華門主和本門四十八位精英呢？」

李少龍冷冷一笑，道：「還不是利用『毒火谷』的地勢及那一股先天而成的『五極毒火』，不然的話，哼——」

雷音堂主南宮勇冷冷的一笑，道：「我說呢，他們『飛龍敎』那有人這麼大胆的……」

「劍神」王風忠却迷惑道：「咦！華丫頭身上不是帶着『驪珠雙龍』之一的『火龍驪珠』嗎？怎麼也被困了？」

「魔刀」黃三義也接着道：「是啊！『驪珠雙龍』能解天下百毒，那『五極毒火』，雖然至毒，但也難不倒『驪珠雙龍』呀！」

李少龍喟然一嘆，愧色道：「前幾天，我一時好玩，向華師妹借了『火龍驪珠』，到現在還沒有還她……唉，這次都怪我不好……」

「神拳追魂」藍千里不禁道：「門主不是巳有了一顆『水龍驪珠』了嗎？怎麼還……」

話未說完，李少龍巳接口道：「所以說，這次意外都怪我不好，連華師妹要出去巡察了，還沒還她……」

「鬼爪」白曉清沉聲道：「門主不必自責了，應該想一個好辦法救華門主才對啊……」

李少龍聞言，靈台一明，瞿然道：「一語驚醒夢中人，險些誤了大事……」

語氣略爲一頓，繼續道：「當然，首先我們要弄清這到底是事逢湊巧？或是『調虎離山』之計呢？」

素有「賽諸葛」之稱的「火神」諸葛明略一沉吟，道：「依本座看來，這次可能是事逢湊巧，並非有所企圖。」

李少龍輕「噢」了一聲。

諸葛明繼續道：「也許他們現在正在後悔，不過事情巳到了這個地步，也只有硬撐下去充場面了。」

李少龍劍眉一軒，道：「可是現在本門眼綫却陸續發現幾批可疑人物由江南進北六省。」

諸葛明長眉一皺，道：「也許『飛龍

敎』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

李少龍微一點頭，道：「有此可能，那麼這次本門倒是不必去太多的人馬，依我看，只需『霹靂堂』百名好手與華師妹的『羅刹堂』百名好手也就够了。」

諸葛明面色一正，道：「門主切不可看輕這次的衝突。」

李少龍一點頭，道：「我知道，聽說『塞外一魔』和『長白三鬼』也都替『飛龍敎』賣命起來了……爲了救華師妹，本座決定親自去一趟。」

「雷神」鐵威咧開嘴一笑，道：「有門主出馬，還有什麼事不可以解決的？」

李少龍含笑道：「不過，本座還準備帶三十六金剛及華師妹的兩大近衞，『血孔雀』朱梅，『冷嫦娥』吳玉香前去，諸位看如何？」

諸葛明道：「好，去救華門主的力量剛好佔了本門三分之一的實力，照本座看來，應該是够了。」

「劍神」王風忠却面泛憂色，道：「龍兒要小心了，昔年你師父曾斷去『長白三鬼』三人一指，這次見了你，他們一定會找你報仇了，你千萬不可大意。」

李少龍輕輕一笑，道：「師叔請放心，這件事師父他老人家也曾告訴過小侄，他老人家說只是爲了警戒他們三人而已，如果要取他們三人的性命，只須十五招就够了。」

「劍神」王風忠感慨一嘆，道：「你師父學究天人，連你師祖都自嘆不如，雖然你師父的武功是向你師祖學的，但是他能獨幟一格，另創新招，就像現在愚叔三人比不上你和華丫頭一樣。」

「火神」諸葛明哈哈一笑，道：「其實王長老三位的武功巳足以睥睨天下了，門主的武功越高强，本門立足於武林的機會，也就增加了一分，王長老又何必慨嘆呢？」

「劍神」王風忠老臉一紅，吶吶道：「老夫只不過是……唉，不說也罷。」

李少龍適時說道：「那麼，就這樣決定了，東方堂主馬上召集『霹靂堂』五百名兄弟，從其中挑選百名與『羅刹堂』胡堂主會合，明日一早準備急進『毒火谷』吧！」

霹靂堂主東方智連忙恭聲應道：「是、是。」

×　×　×

尙有一層薄霧，東方微赤。

「大巴山」上一片人影，有穿黑衣勁裝的大漢，也有穿白衣勁裝的娘子軍！

雖然人數至少有二百名以上，但是却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這正是「龍鳳門」突出的地方。

忽地，一聲清脆，甜生生的嬌聲一响，朗聲道：「羅刹堂下聽着，這次的任務，相信大家都巳明白了，華門主被『飛龍敎』困在『毒火谷』中，我們應該盡力救援華門主才對。」

語聲方落，那些白衣勁裝少女紛紛擧起手來，齊聲道：「我們一定盡力救援華門主。」

話剛說完，從裏面巳傳出李少龍那微感謝意的清朗笑聲，道：「胡堂主，等華門主從『毒火谷』回來之後，本座一定要她嘉賞妳一番……」

循着笑聲，清秀俊逸的李少龍巳由三十六位黑衣勁裝大漢和兩位中年美婦陪伴着走了出來，不用說，他身後那三十六位黑衣勁裝大漢就是威震武林，「龍鳳門」的超級殺手，三十六金剛了。

而另外那兩位中年美婦，顯然就是華雲鳳的兩大近衞——「血孔雀」朱梅、「冷嫦娥」吳玉香了。

李少龍這時正向一位身披白色風氅的白衣勁裝少女說話。

白衣少女，年約二十三、四歲，面貌姣好，整個人散發出一種醉人的青春氣息，能令人情不自禁地多看她一眼，她正是華雲鳳座下三堂——「孔雀」、「羅刹」、「威鳳」之中的「羅刹堂」主胡秋雪。

這時，胡秋雪美目一瞟李少龍，幽幽道：「這是屬下份內之事，門主何必多此一擧？」

李少龍一時也不敢和胡秋雪的眼光相碰，只得訕訕地一笑，說道：「胡堂主，本座說的話一定算數，難道要本座立誓不成？」

女孩子總是對「立誓」特別敏感，胡秋雪一聽李少龍要立誓，粉臉一紅，脈脈含情地注視李少龍，道：「門主要立什麼誓？」

這一回話，李少龍悚然一驚，不禁提高警覺。

要知，李少龍人本俊美，而且是「龍鳳門」門主，在江北是居領導地位，不論「龍鳳門」的女門人，就是那些未見過他人的武林俠女也是對他十分鍾情。

這時，胡秋雪語帶幽怨，聰明絕頂的李少龍不難想出她心中想的是什麼，於是他輕咳了一聲，道：「胡堂主，本座說得出，就一定會做到，胡堂主莫非不相信本座？」

羅刹堂主胡秋雪粉面微紅，道：「門主，屬下相信，只是——」

李少龍劍眉微微一皺，道：「只是什麼？」

胡秋雪一雙美目一瞟李少龍，那神情似乎在說：「你莫非眞的不知道？」

但是口中却幽幽道：「沒有什麼。」

李少龍被她這一瞟，心中不禁一跳，微紅着俊臉，道：「那就好……」

話剛說完，霹靂堂主東方智巳走了過來。

李少龍連忙含笑道：「東方堂主，都佈置好了嗎？」

東方智忙一躬身，道：「本堂巳挑選本堂一百名精英，只待門主令下。」

李少龍含笑道：「好，東方堂主可以下令進發『毒火谷』了。」

東方智又躬一躬身，說道：「屬下遵命！」

話說完，人巳向那些黑衣勁裝大漢走去。

李少龍又轉過頭來，向胡秋雪道：「胡堂主也可以下令了。」

羅刹堂主胡秋雪聞言，又瞟了李少龍一眼，才快步走向那些白衣勁裝的娘子軍去。

李少龍霍地沉聲道：「金勇何在？」

從他身後三十六金剛中帶頭的一名黑

衣勁裝虬髯大漢忙恭聲應道：「屬下金勇，聽門主差遣。」

李少龍淡淡道：「金勇即時帶領三十六金剛在前開道。」

虬髯大漢金勇恭聲道：「是，屬下等三十六名立刻出發。」

說完，金勇手一招，頓時，三十六金剛展開絕世輕功已走得一個不剩，而不久，霹靂堂主東方智和羅刹堂主胡秋雪也各自率領着他們百名精英，跟隨在三十六金剛的後面，向東北「毒火谷」進發而去。

李少龍望着衆人離開的背影，緩緩道：「兩位近衞也應出發了，本座押後。」

「血孔雀」朱梅和「冷嫦娥」吳玉香聞言，連忙齊聲道：「屬下遵命。」

說完，兩條人影巳似怒矢一般，消失在晨霧中。

而李少龍略爲沉吟了一下以後，突地，清嘯了一聲，人也似九天飛龍般地，迅速追向東北方向而去，去勢比電還快，還急……

× × ×

過了五天，「龍鳳門」一行兩百餘人巳分批來到了凶險無比的「毒火谷」了！

「毒火谷」的兩旁是兩座高聳雲海的峻嶺，谷口常年籠罩着一層濃而密的白霧，深不見裏。

「毒火谷」之所以凶險，就是因爲它有時會噴出一種天然的地火，而這種地火卻是極毒無比，中者在一個對時內，如沒有解藥，必死無疑！

李少龍看完了「毒火谷」的地勢後，旋即輕嘆一聲，道：「莫怪『毒火谷』號稱天下五絕，本座如無『驪珠雙龍』，恐怕也無法突破這層毒霧……」

羅刹堂主胡秋雪聞言，神情不禁一愕，說道：「毒霧？莫非谷口這層霧也有毒麼？」

李少龍點了點頭，道：「不錯。」

胡秋雪不禁大感迷惑，道：「那爲何我們還未中毒？」

李少龍說道：「那是因爲本座身懷『驪珠雙龍』，而且又在大家的前面，毒氣飄到本座這裏，巳被『驪珠雙龍』的靈氣所吸收，自然大家所吸入的空氣巳無毒氣了。」

胡秋雪這才輕「哦」了一聲。

半晌。

李少龍又道：「東方堂主，依你看『飛龍教』差不多有多少人會到這裏？」

李少龍問這句話的用意，東方智自然非常明白。

他略一思索，道：「門主，屬下相信不管有多少人，我們總可以支持四個時辰不敗。」

李少龍劍眉一皺，道：「這座『毒火谷』恐怕不小，要找華師妹她們實在要費很多時間……而你們卻只有四個時辰的時間，嗯……」

他略爲一頓，又道：「這樣好了，我們把人分爲三十六人一組，然後命三十六金剛爲你們講演『天罡金剛陣』，這樣也許時間能長些……」

東方智不禁興奮道：「屬下只聽人說過這『天罡金剛陣』異常雄猛，想不到今天竟然親身體驗到……門主請放心，如此相信支持六個時辰是沒問題了……」

李少龍略一點頭，道：「趁現在毒霧正濃，你們先演習一番，不然的話，等對方發動攻擊，那一定是一批連一批，你們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了，更不必說演練陣法！」

他這一說，衆人均覺有理。

於是，三十六金剛便逐一向衆人講解「天罡金剛陣」的奧妙了。

片刻後，衆人的臉上均充滿興奮的光彩。

這時，李少龍才沉聲道：「各位請注意，除了今天以外，以後不准有人施展『天罡金剛陣』中的一些武功，否則的話——殺無赦。」

衆人聞言，神情俱是一震。

東方智不解地問道：「爲什麼呢？門主。」

李少龍道：「等你身在陣中殺人時，你就會明白了。」

東方智一見門主神情非常凝重，不由得暗起警惕。

李少龍旋即微微一笑，道：「時間寶貴，本座要進谷了，你們要各自小心。」

說完，人巳舉步走了去。

但是，他還走不滿五步，胡秋雪巳激動道：「門主——」

李少龍忙停步，迷惘地轉過頭來。

胡秋雪欲言又止，半晌，才輕輕道：「門主要小心了。」

李少龍一看她的神色，巳知道她眞正要講的是什麼話，也正因爲他知道胡秋雪眞正的意思，所以，他才眞正地從內心感到一陣震撼。

他不敢再逗留下去。

於是，只見一條人影如蒼鷹般迅速無比撲進「毒火谷」中。

而胡秋雪的美目却是一片凄迷。

驀然，東方智沉聲道：「速退五里，注意霧中有毒！」

× × ×

李少龍一撲入「毒火谷」中，便穩住身形，縱目四視。

只見谷中一片白茫茫，絲毫不能看見三丈外的東西，而且隱約還有令人作嘔的腐臭味。

李少龍心中不禁暗自忖道：「奇怪，華師妹怎會進入這座『毒火谷』而被困，莫非華師妹是被人逼進谷內的？而且，這座『毒火谷』谷口瀰漫毒霧，華師妹身無『火龍驪珠』怎麼可能通過谷口呢？」

他心中想着，人却漫步向谷中走去。

大約經過一盞茶時間，李少龍突然發覺他竟走進一座天然石洞中。

這一發現不由得令他嚇了一大跳。

李少龍不禁忖道：「怎麼攪的？記得我是一直走，並沒有轉彎，現在應該是越深入才對呀，怎麼竟走進這個石洞裏面來了？」

他心中不停想着，不禁運足週身功力貫注在雙眼，頓時，李少龍却又心頭一震，險些跳了起來！

原來這座石洞深不及二丈，但是在石洞的盡頭却又是兩扇石門，赫然是人工開鑿而成，在石門的上面，還清清楚楚刻着二行深約三寸的字——「入門即有緣，一念隔死生」。

李少龍這時不禁喃喃道：「莫非我不愼走進石洞主人所安排的陣中，才莫名其妙地走進來的嗎？」

想到這裏，人不覺轉過身來，朝來路望去。

但是，任憑他很仔細地看，却又看不出洞外究竟有什麼禁忌。

於是，一股好奇心又驅使李少龍重新走向來路去。

然而，沒多久，李少龍便又發現，他又回到原來的石洞中。

這情形使李少龍暗暗吃驚。

半晌，李少龍才輕嘆一聲，忖道：「難道我註定要被困在此洞？難道除了洞口，便沒有別條通路？」

想到這裏，李少龍的心底又浮起了一絲絲的希望。

因爲他突然想起石門上面的兩行字：「入門即有緣，一念隔死生」。

既然上面寫着「有緣」兩字，自然不會叫跟「他」有緣的人困在石洞裏罷？

於是，李少龍精神一振，快步走到石門前停了下來。

他略一沉吟，便擧起雙掌，運起五成功力緩緩向石門推去！

豈料，兩扇石門並不似李少龍想像中那樣重，李少龍輕而易擧地，便把石門推開。

李少龍凝目向裏面望去，這一望，李少龍的心頭不由得又是一震。

原來，對着門的一塊四方形的石塊上正坐着一位銀鬚老人。

銀鬚老人的鬍鬚似雪一般白，而且長長地拖了一大把在地上，他的臉色顯得很蒼白，但是一雙眼睛却似利刄一般似能看透人的心底！

從外表看來他大約有七、八十歲上下，但是從他的眼神中，你却只能看見他的雄猛和活力，絲毫沒有半點老態，而穿在他身上的一件似灰似白的衣裳，巳有些破爛了！

李少龍之所以一驚，就是他看見了銀鬚老人的眼睛，現在經過一段時間後，李少龍心中不由鎭定下來。

當他再度望向銀鬚老人時，不由大感奇怪。

原來，銀鬚老人這時仍和剛才一樣，依然瞪着眼睛看着李少龍。

李少龍趕緊抱拳一禮，說道：「晚輩李少龍打擾前輩的清修，僅在此致萬分歉意……」

豈料，銀鬚老人却似沒聽見一般，依然瞪視着他！

李少龍一怔，又道：「前輩爲何怒瞪晚輩？」

銀鬚老人却沒一點反應！

李少龍心中不由微泛不快，又道：「前輩爲何不回答晚輩的話？莫非前輩看不起晚輩？」

那知銀鬚老人依舊瞪着他，連眼珠動都不動。

李少龍不禁感到有點不對頭了。

於是，他慢慢移動脚步走了過來。

但是，銀鬚老人却又像看不見他一樣，依然瞪着石門口！

這時，李少龍吁了一口氣，但是，旋即又感慨一嘆，喃喃道：「這位銀鬚老前輩死了還不瞑目，莫非他有什麼恨事留在人間？」

李少龍一邊想着，一邊却巳走到銀鬚老人的面前！

他仔細瞧了一下銀鬚老人，忽然瞧見銀鬚老人的脚前還放着一本書皮都變黃了的書卷。

李少龍一怔，隨即彎下腰去把那本書卷檢了起來。

他隨手打開一看，只見第一頁淸淸楚楚地寫着三個大字：「天毒譜」。

這三個字，李少龍還不覺如何，只是，却被落欵人的名字驚得險些叫出聲來。

原來在「天毒譜」左下方寫着七個小字：「千手藥聖」白玉修。

李少龍呆了一呆，旋即跪拜在銀鬚老人的面前，磕了三個頭，同時道：「晚輩不知前輩靈身在此，適才冒犯之處，請前輩多多見諒……」

說完，人才站了起來。

望了下銀鬚老人，李少龍才繼續掀開第二頁，只見上面這樣寫着：

「吾自家祖從天竺遠來中原時，年方五歲，當時戰禍迭起，家祖悲天憫人，始鑽研醫學，至家父巳是一代名醫，吾雖愛好醫術，却慕劍俠行事，於弱冠之年，始拜師『黃山千手如來』，五年後，再拜師『江南百步穿楊』，三年後，藝滿下山，却慘遭喪父之痛，家母於三月後，亦撒手塵寰，吾於巨痛之下，乃專研醫術，以報父母在天之靈，十年後，吾巳名滿江湖，外號『千手藥聖』，有一天，吾於『九華山』山下，檢到一名棄嬰，當時便抱回家中撫養，但是，誰知吾一念之仁，却替自已養一條反噬的毒蛇，也替武林造成一個野心勃勃的梟雄，本來，吾是極爲喜愛他，本想將一身武功、醫術均傳授給他，等到他十五歲時，竟公然向吾下毒，吾大怒，他大聲求饒，謂試驗乃爾，原來，他盡學吾之醫術，却不用於好處，反而專研毒藥，日子一久，吾實忍耐不住，便將其逐出家門，不料，當日夜晚，他竟暗中返來，偷走吾一切醫書及武功秘笈，吾翌日醒來，發覺巳遲，於羞愧之下離開家門，豈料，那畜牲還不滿足，利用『毒火谷』的地勢及至毒地火將吾困在此地，每日軟求硬逼，想要吾無意中說出武林奇書：『天毒譜』，吾在一錯之下，那肯再錯？故畜牲每日前來，均無功而退，日子一久，吾參悟禪機，在洞口排設『九天迷魂』奇陣，終使那畜牲無法入洞，一直至吾證道之日，如今，吾巳窺得天機，五十年後，將有福緣人至此，誅殺畜牲，謹以此語告知來者，『天毒譜』一卷謹贈來者。白玉修筆。」

李少龍看得心頭大震，暗道：「原來百年前轟動江湖的『千手藥聖』白老前輩被他的養子困在『毒火谷』，莫怪師父也不知道白老前輩生死如何……」

想到這裏，李少龍突然聽到洞外似乎有人輕步向裏面走來。

李少龍連忙收攝心神，把「天毒譜」匆匆放入懷中，身子一挺，人巳輕輕貼在石洞的上頂，這正是李少龍習自「游龍寶

錄」之中的「游龍引」。

李少龍剛上去不久，石門口已凝立一人。

李少龍仔細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原來來的是一個一頭散髮，高瘦無比，尤其穿上一襲長衣裳，更顯得有點可怕，而且，谷中毒霧瀰漫，一片白茫茫，忽然之間出現了一個七分像鬼三分不像人的人，縱使是藝高胆大的人，匆忙之間也一定會嚇一跳。

不久，李少龍平復波動的心情，凝目注視那散髮怪人。

散髮怪人在門口呆了一會，似乎也被銀鬚老人的眼睛瞪得心頭一跳。

半晌，散髮怪人才冷冷一哼，慢步走了進來。

李少龍這時才看見散髮怪人的面貌。

散髮怪人生得異常怕人，二道殘眉，左眼似乎被傳染上毒疾一般，整隻眼睛附近都生了爛瘡，右眼雖然完好無損，但眼珠却佈滿紅絲，一道刀疤從右眉斜劃過鼻樑直到左嘴角，同時，他的鼻子也似被利器削掉一半，只剩下一個鼻孔，一道血糟，形狀似剛從地獄來的魔鬼一樣，在白茫茫中，更透着幾分的詭異。

李少龍屏住呼吸，靜靜地看着散髮怪人的動作。

散髮怪人走到銀鬚老人的面前停了下來。

然後，又冷冷一笑，似自言自語道：

「老鬼，你死了嗎？你也許想不到我還活着嗎？你以前常勸我不要研究毒藥，你說製造毒藥是邪道的行爲，但是，你可知道，我却因爲這種本事，手創『天毒門』，如今，我就要廣收門下，憑着『毒』稱霸武林，你瞧瞧，江南『飛龍教』教主馬龍行的女兒『霓裳仙子』馬思鈴和江北『龍鳳門』門主華雲鳳均被逼困在谷中，無疑地，江湖武林遲早是我掌中之物啊……」

說完，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這一笑，笑聲直震得洞裏嗡嗡作响，由他這一笑，李少龍已知道這個散髮怪人的內力，絕不在屢獲奇緣的他之下，同時，他也暗暗吃驚，忖道：「這個散髮怪人，顯然就是白老前輩的義子了……嗯，他想創立『天毒門』以達到他統治武林的野心，如果讓他成功的話，那無異是平靜江湖遭受血刼的開始，我一定要阻止這件事……」

想到這裏，不覺吸了一口氣。

驀然，底下的散髮怪人沉聲道：「什麽人？」

就在他說話同時，散髮怪人已抬頭望向李少龍貼身的地方看來。

李少龍心中叫苦，身形却一震，人已落了下來。

散髮怪人一隻右眼凝視李少龍，眼中殺機連閃，顯然，已準備把李少龍殺之滅口。

李少龍知道眼前這個散髮怪人正是他平生勁敵，他半點也不敢大意，所以，一落下地面，便蓄勢待發，準備作全力的一擊。

豈料散發怪人突然哈哈大笑，半晌才頓住笑聲，接着望了李少龍一眼，道：「娃兒，你可知道剛才老夫在笑什麽？」

李少龍絲毫不敢鬆懈戒備，聞言，淡淡地一笑，說道：「在下似乎無知道的必要。」

散髮怪人一怔，旋即又一笑，說道：「娃兒，老夫告訴你吧，因爲老夫今天高興。」

李少龍輕輕道：「哦？」

散髮怪人又道：「你知道老夫爲什麽高興嗎？」

李少龍微微一哂，道：「在下已說過，在下似乎無知道的必要。」

散髮怪人搖了搖頭，道：「這次可不行了，因爲這件事與你有關係……」

李少龍心中一動，不禁道：「爲何與在下有關？」

散髮怪人哈哈一笑，道：「因爲老夫要收你爲徒。」

李少龍聞言，神情似乎一愕，內心却已不知笑了多少回了。

散髮怪人看李少龍全無言語，不禁問道：「如何？老夫雖不敢說武功是天下第一，但却是天下第一人哩！」

李少龍不解道：「既然武功不是天下第一，爲何却是天下第一人呢？」

散髮怪人得意道：「因爲老夫精通用毒及暗器，足以彌補武功的不足……」

李少龍道：「那在下拜你爲師，在武技方面定然不會有什麽成就的——」

話對說完，散髮怪人急急道：「但是，在暗器及用毒方面，你均能壓倒天下之人呀！」

李少龍故意正色，說道：「包括你在內？」

散髮怪人微微一笑道：「我自然是例外。」

李少龍面泛不快，道：「那我學來幹什麽？」

散髮怪人一怔，問道：「那麽你學來又做什麽？」

李少龍輕輕一笑，道：「當然是殺你呀，或者毒死你呀，那才眞正是學以致用呢！」

散髮怪人面色一沉，道：「弒師是犯江湖大忌，你不怕引起公憤嗎？」

李少龍佯裝不解道：「那怎麽會呢？以前有一個義子想毒死他的義父，他還不是活到現在？」

散髮怪人醜臉一變色，道：「你怎麽知道這件事？」

李少龍聳聳肩，道：「自然是有人告訴我的。」

散髮怪人眼中凶光一閃，獰笑道：「誰告訴你的？」

李少龍正色道：「說起這個人，在江湖上是頂頂有名哩，只可惜他現在已經死了。」

說完，臉上頓現遺憾之色。

散髮怪人嘿嘿冷笑，道：「別拐彎抹角了，那人是誰？」

李少龍神秘一笑，道：「那人與你的關係不淺！」

散髮怪人眼中稜光暴射，冷冷道：「說，那人是誰？老夫已越來越沒有耐性的了。」

李少龍忽然哈哈一笑。

散髮怪人一怔，道：「娃兒，你笑什麽？」

李少龍道：「我笑你。」

散髮怪人又是一怔，道：「笑我？」

李少龍點了點頭，道：「不錯，在下笑你像一頭笨豬。」

散髮怪人眼中凶光連閃，冷冷一笑，道：「娃兒，老夫越來越不敢收你這個徒弟了。」

李少龍道：「我可也越來越不欣賞你這條笨豬了。」

散髮怪人面色一寒，道：「够了，娃兒，老夫承認被你耍了，敢在老夫面前這般說話的人，天下間除了你以外，我想已沒有別人了。」

李少龍輕「哦」了一聲，道：「如此說來，你一定知道我是誰了？」

散髮怪人冷冷地道：「我看除了江北『龍鳳門』李少龍李門主以外，別無他人了。」

李少龍聞言，不禁哈哈大笑。

良久，才頓住笑聲，道：「閣下果然是梟雄人物，莫怪白老前輩在十五年以後才看清你的眞面目。」

散髮怪人聞聲色變，道：「白老頭都告訴你了？」

李少龍笑道：「不然的話，我如何得知閣下弒父的醜聞呢？」

其實李少龍這番話是另有用意，他當然知道散髮怪人創立「天毒門」就是表示還記惦着「天毒譜」。

如果他說告訴他這件事的並不是白玉修本人，那麽奸險無比的散髮怪人自然而然要想到白玉修的遺物上去，也許在他知道有遺物之後，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李少龍懷中的那卷「天毒譜」，所以，李少龍才婉轉地「點」了散髮怪人一下，讓他自入迷途，認爲是白玉修親自告訴李少龍的。

果然，散髮怪人已認定是白玉修告訴李少龍的了。

驀然，散髮怪人冷笑道：「那爲何白老頭却死了呢？」

李少龍沉聲道：「在下來時，白老前輩已奄奄一息了，算起來已有三個月之久了。」

散髮怪人猛一回身，凝視着白玉修的遺體。

良久，才轉過身來，道：「你胡說八道，白老頭分明剛死去不久，所以屍體未腐，李門主不知用意如何？」

李少龍聞言，不由得也大感迷惑，暗道：「不錯呀！白前輩已死去五十年了，爲何遺體未腐？」

心中這樣想着，口中已笑道：「那是因爲——」

說到這裏，突地一頓。

散髮怪人急道：「因爲什麽？」

李少龍忽地靈機一動，忙從懷中取出一顆通體火紅，光滑無比的小球，道：「閣下認識這顆小球嗎？」

散髮怪人一看，臉色微變，心中貪念頓時大起，他嘿嘿一笑，說道：「此珠正是『驪珠雙龍』之一的『火龍驪珠』，是嗎？」

李少龍笑說道：「閣下果然是見識淵博，此珠正是能解天下百毒的『火龍驪珠』。」

話聲方落，突然，對面散髮怪人右手似閃電般向李少龍手中「火龍驪珠」抓過去。

李少龍早就有警戒，這時一見散髮怪人發動攻勢，口中冷冷一笑，左手斜斬向散髮怪人右手的經脈，速度快如疾雷，同時已把「火龍驪珠」收入懷中。

散髮怪人臉色微微一變，趕緊化爪爲指，一招「雙龍搶珠」向李少龍兩隻眼睛點去，同時左手已扣向李少龍疾斬而來的左手。

李少龍冷哼一聲，右手也是一招「雙龍搶珠」，反而迎上散髮怪人的右手，幾乎在同一時刻，李少龍脚步向斜右連連踏了四、五步，恰好順勢躲過散髮怪人扣來的左手，同時，李少龍一轉左手，竟奇妙無比反扣住散髮怪人的左手經脈。

散髮怪人只覺左臂一麻，左半身幾乎無法移動，而且右手食、中兩指與李少龍兩指相扣時，從李少龍的手指上竟傳來陣陣熱流，似要張開他的手指一般，他雖想收回，但是李少龍却越扣越緊，絲毫不給他機會。

散髮怪人說的不錯，在武功方面他並不是第一人，所以他現在只好受制於武功是天下數一數二的李少龍了。

李少龍輕輕一笑，道：「閣下的武技的確令人不敢恭維。」

散髮怪人咬牙道：「娃兒，老夫今天可是陰溝裏翻船，倒楣到家了。」

「了」字剛剛出口，突地右脚無聲無息地已踢向李少龍的下腹。

李少龍雖然已佔了七分勝算，但是他仍然凝神戒備，因爲他知道至少散髮怪人還有暗器、用毒這兩方面的絕技，所以他絲毫不敢疏忽。

這時一見散髮怪人又發動攻勢，心中冷冷一笑，兩脚已前後左右似柳枝一般地搖擺起來，而他的雙脚雖然走得很迅速，看似雜亂，其實却是「游龍寶錄」上的絕技——「倒轉游龍步」。

李少龍一施展「倒轉游龍步」，散髮怪人一脚便已落空。

就在散髮怪人失手發楞的時候，李少龍突然放開雙手，却又迅速無比地在散髮怪人身上連點三處穴道。

散髮怪人在指風近身時方始警覺，但却已太遲了，於是，散髮怪人發出一聲悶哼，人已萎頓下去。

李少龍忙向前一步，把快摔在地上的散髮怪人扶着。

散髮怪人雖然失去行動自由，但却能够講話。

他恨恨地瞪了李少龍一眼，道：「小子，快解開老夫的穴道，不然的話，你將會後悔的。」

李少龍微微一笑，道：「閣下以爲在下是什麽人？」

散髮怪人略一沉吟，忽然輕聲道：「娃兒，這樣好了，你解開老夫的穴道，老夫把那些女娃兒釋放出來如何？」

李少龍冷冷一哼道：「閣下的措詞顯然有些不當。」

散髮怪人一怔。

李少龍又道：「首先在下是一門之主，閣下這聲『娃兒』似乎應該換成『門主』，至於在下師妹，那是被你們逼困，並非是被擒，閣下這『釋放』兩字也似乎應該省略。」

散髮怪人聞言，眼中凶光一閃，但隨即輕嘆一聲，道：「好吧，門主就門主：李門主，雖然令師妹不是被擒，但是，如果老夫不放棄攻勢，令師妹似乎也出不了『毒火谷』你說是嗎？」

李少龍點了點頭，道：「不錯。」

散髮怪人得意一笑，道：「那麽李門主就應該解開老夫的穴道才對。」

李少龍淡淡道：「爲何應該解開你的穴道？」

散髮怪人一怔，道：「難道門主不顧令師妹的生死？」

李少龍道：「敝師妹的生死與解穴道有何關連？」

散髮怪人面色一變，道：「門主應當明白，只要老夫解開穴道，令師妹就能脫困了。」

李少龍輕「哦」一聲，道：「這麽說來，閣下是在和在下談條件了？」

散髮怪人道：「門主要如此想也不要緊，反正這個條件門主並沒有任何損害，何樂而不爲呢？」

李少龍輕嘆一聲，道：「可惜在下素來最不喜歡與人談條件，要求人不如求己，在下不如親自去找，也許能順利找到敝師妹那也說不定。」

散髮怪人面色再度一變，道：「你不解開老夫的穴道？」

李少龍淡淡一笑，道：「閣下的穴道經過三個時辰後，自然會自動解開，何必急在一時呢？」

散髮怪人眼中殺機連閃，咬牙道：「好，很好，這筆『恩惠』不知要如何來償報？」

李少龍輕鬆道：「千萬不要有那一天，如果不幸，那一天來臨了，恐怕閣下不止是失去行動自由那麽簡單！」

散髮怪人聽得幾乎要吐血。

李少龍一時童心大起，又向散髮怪人扮了個鬼臉，才轉身向洞外走去。

散髮怪人不禁恨得牙齒「咯咯」地作响。

× × ×

而李少龍却已在毒霧中失去了身影。

從入谷到現在已費了三個時辰，李少龍依然找不到華雲鳳衆女被困的地方。

這時的李少龍也不禁有點心慌了。

突然間，在茫茫中、李少龍似乎看見一條人影在他左方三丈距離的地方一掠而過。

李少龍不由疑心大熾，暗道：「那散髮怪人被我以獨門手法點倒在石洞裏，照理說來，那條人影絕對不會是他，那麽只有他的同伴了……」

想到這裏，李少龍不由得精神一振。

原來「千手藥聖」白玉修窺悟天機，算準五十年後會有人至此，所以他洞前的「九天迷魂大陣」在李少龍推開石門的一刹那，便自動解開陣勢，以至於後來的散髮怪人能够順利地進入洞中，而李少龍也能够順利地走出洞口。

且說李少龍一見到那條人影的同時，雖然他心中在猜測着，但是他人却已展開「游龍寶錄」上的「游龍千里」輕功身法，暗中跟隨在那條人影的背後，始終保持三丈的距離，迅速無比地但却不發出一點聲响。

前面的人影也不知是看不見或者是認定絕對不會有人，奔馳了大約三里路了，竟然還沒發現他身後三丈遠的地方還跟着一個人。

大約又經過了一刻久的時間，那人的速度逐漸減慢了下來。

李少龍一看他減慢速度，便知道快接近目的地，於是，他估計着那人奔馳着方向，竟向旁邊飛掠而去，然後再向那人進行的方向急奔而去。

過了不到一盞茶的時間，李少龍已看見遠遠赫然是一座莊院。

而適才的那人正停在門口和一位身穿藍衣勁裝的青年交頭接耳，也不知是在講什麼，不時地發出一兩聲笑聲。

李少龍略一沉吟，不顧那兩個人，而向莊院的後面繞了過去。

不久，李少龍已來到莊院的後面。

他絲毫不加思索，足尖一點，人已似飛鵬一般躍了進去。

李少龍身形已落地，便凝神向四處看去。

只見四周圍並沒有什麼特殊可疑的地方，和一般莊院一樣，只有一點不相同，那就是這座莊院沒有花草樹木，當然，常年都佈滿毒氣的地方，怎麼可能生長花草呢？

李少龍無暇多看，只呆了一呆，人已似貓一樣地毫無聲息進入了大廳。

只見大廳足有十丈方圓，李少龍剛進來時便怔了怔。

再看對門的盡處只放着一張虎皮大椅，在椅子上面的牆壁上還掛着一塊大匾額，上面龍飛鳳舞地寫着三個大字——天毒門。

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東西，整個大廳空蕩蕩地。

但是，李少龍看見這種情形，竟輕嘆一聲，喃喃道：「看來散髮怪人的確是有所準備，單單這個大廳，竟比本門的大廳還來得大，看來剛才沒殺死他，實在是一大失策。」

頓了頓，又似自言自語道：「單建這座莊院已不知害了多少人？『毒火谷』常年毒氣瀰漫，又不適宜人居，看來只好一把火把它燒掉了——」

說到這裏，忽然門外傳來一聲忿怒的聲音，道：「誰要把總壇燒掉？」

李少龍微微一笑，轉頭向門外望去。

只見門外已快步走進兩個年青人。

這兩個年青人正是剛才在大門口談天的青年。

右邊一人身穿藍衣勁裝，左手還提着一把劍，面貌平凡，但却充滿着邪氣，令人一望之下，便知道是邪道中的人。

而左邊的另外一位青年，正是李少龍跟蹤而來的人，他一身灰衣勁裝，神情木然，彷彿什麼事他都不在乎的樣子。

李少龍看了這兩人，淡淡道：「莫非兩位不贊成？」

右邊那個藍衣青年冷冷一笑，道：「如果贊成的話，何必出聲阻止你呢？閣下說是嗎？」

李少龍哈哈一笑，道：「是極、是極，在下是對什麼人說什麼話，面對閣下這樣的人只好說糊塗話了？」

藍衣青年面色一沉，冷笑道：「閣下來此當然不只是爲了要說糊塗話吧。」

李少龍淡淡一笑，道：「不錯，而且還要燒掉這座莊院，最終目的自然是阻止『天毒門』出現江湖。」

藍衣青年面色一變，道：「你怎麼知道本門？」

李少龍說道：「自然是有人會告訴我的。」

藍衣青年道：「誰告訴你的？」

李少龍道：「是一位散髮怪人告訴我的。」

藍衣青年不禁吁了一口氣，道：「原來是家師告訴你的，我還以爲已洩露秘密了呢？」

李少龍不解地說道：「遲早總要開宗立派的，縱使洩露出去了，又有什麼要緊呢。」

藍衣青年道：「那是因爲家師認爲時機尚未成熟，如果先讓武林中的人知道的話，雖然我們並不怕他們，但是對我們說來也是一件麻煩的事……」

李少龍點了點頭，忽然道：「對了，尚未請教兩位名諱如何稱呼？」

藍衣青年不禁一笑，道：「在下黃宗春。」

說完，一指灰衣青年，道：「這是在下師弟潘璉圃。」

李少龍淡淡道：「在下李少龍。」

藍衣青年黃宗春含笑道：「久仰，久仰，原來是——」

說到這裏，臉色突然一變，驚道：「李少龍？『龍鳳門』門主李少龍？」

李少龍微微一笑，道：「在下只能說黃兄見識廣博。」

話未說完，「瑲瑯」一聲，黃宗春手中長劍已然出鞘。

黃宗春道：「剛才你說出了家師的模樣，我還以爲你說要燒掉莊院的事是在開玩笑，沒想到——」

李少龍輕聲道：「沒想到是眞的？」

話剛說完，突然一條人影一閃，旋即一拳打向李少龍的胸前要害。

李少龍微一錯愕，他實在沒想到從開始到現在均未說一句話的潘璉圃竟然會先出手。

但是，錯愕歸錯愕，李少龍還是李少龍。

雖然，這一拳快似迅雷，但是，李少龍只一閃，就已躲開這一拳，但是，他剛躲過一拳，就發覺一道寒光已如飛而來。

李少龍暗中冷笑，脚下迅速施展「倒轉游龍步」左搖右擺起來。

於是，一場打鬥旋即開始。

經過十招以後，李少龍均未出手，到第十一招——黃宗春一劍刺向李少龍的咽喉時，李少龍不禁大感不耐，於是在躲過一劍之後，右手食指微曲，一連彈出二縷指風。

黃宗春心頭一震，慌忙收住劍勢，想要抽身躲避，但是却已太晚了，他雖躲過第一指，但却躲不過第二指。

只聽一聲悶哼及「瑲瑯」一聲，黃宗春已被點中昏穴，手中的長劍不由自主地也掉落在地面上。

灰衣青年潘璉圃看的血脈賁張，一聲厲吼，人已撲了過來。

但是，他是散髮怪人的徒弟，上天似乎註定散髮怪人一門，手底下的功夫都是稀鬆平常得很。

灰衣青年舉起兩拳，還未擊出，他的手腕便已被李少龍扣住。

灰衣青年潘璉圃瞪大着眼睛怒視李少龍。

李少龍大爲奇怪，不禁道：「你爲何要爲他拚命？縱使他對你有恩，但是他懷野心，想要獨霸武林，毒荼江湖而且又害死撫養他成人的義父，你想想看，像這種人值得你爲他拚命嗎？」

潘璉圃聞言，眼中忽然充滿了痛苦，半晌，才用顫抖的聲音道：「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呀！」

李少龍一皺劍眉，道：「他對你有什麼恩情？」

潘璉圃道：「我從小就跟着他，我沒有飯吃的時候，他給我飯，我沒有地方睡的時候，他給我床，我沒有衣服穿的時候，他給我衣服，就是這些。」

李少龍不禁嘆了一口氣。

他當然知道這種恩情最大，要報答都報答不完。

潘璉圃繼續道：「所以，我雖然知道他的行爲不對，但是又不能反叛他……」

李少龍不禁放開他的雙手，又嘆了一口氣。

潘璉圃驚異地看着李少龍。

李少龍苦笑道：「你走吧，從今天後做個頂天立地的人，也從今以後不要再回到『毒火谷』了。」

潘璉圃急道：「那家師呢？」

李少龍面色一沉，道：「令師死有餘辜。」

潘璉圃面色一白，顫聲道：「李……李門主要殺家師？」

李少龍道：「令師似乎沒有活着的理由。」

李少龍這種斬釘截鐵的回答，使潘璉圃心頭一震。

良久，潘璉圃才似自言自語道：「師父……師父，圃兒無法救你了……」

說完，人已飛奔而出。

李少龍望着他離去的背影，緩緩嘆了一口氣。

半晌。

李少龍才把黃宗春的穴道解開。

黃宗春一清醒過來，立刻站了起來。

李少龍冷冷一笑，道：「閣下還要不要再試試？」

黃宗春臉色微變，急道：「我的師弟呢？」

李少龍道：「走了。」

黃宗春道：「走了？」

李少龍道：「是我放他走的。」

黃宗春驚疑地望了李少龍一眼，道：「那……那我呢？」

李少龍暗中冷笑，道：「他有該走的

理由，你有嗎？」

黃宗春忙道：「只要門主想知道什麼，我都說出來。」

李少龍平生最恨這種臨危背義的人，但是，爲了救出華雲鳳衆女，這時只好把心中那股氣憤强忍下來。

黃宗春見李少龍沒說話，不由得苦着臉，道：「唉，其實在下是被白雷山脅迫的，不然的話，我早已離開他了。」

李少龍略一沉吟，忽然道：「你從小就跟着他了吧？」

黃宗春毫不思索的，脫口說道：「是的。」

話剛出口，突然面色一變，連忙改口道：「不，不，不是的，我……我是最近被他抓來的。」

李少龍一看他的臉色，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暗暗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那我請問你三個問題……」

黃宗春聞言大喜，道：「請問是不敢當，李門主盡管問吧，我是知無不答。」

李少龍冷冷一笑，道：「很好，第一個問題是令師一共有幾個弟子？」

黃宗春飛快答道：「兩個，只有我與敝師弟。」

說完，又想了想，道：「因爲家師認爲事機成熟了，再廣收門下還不慢。」

李少龍輕「嗯」了一聲，道：「很好，第二個問題是——敝師妹被你們困在什麼地方？」

黃宗春似乎早就料到李少龍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李少龍話剛說完，黃宗春已接道：「令師妹被家……白雷山用毒逼困在一座石洞裏邊。」

李少龍不禁迷惑道：「令師爲何要用毒呢？『毒火谷』常年毒氣瀰漫，令師似乎是多此一舉。」

黃宗春搖了搖頭，道：「雖然江湖上傳言『毒火谷』佈滿毒氣，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李少龍驚疑道：「難道此谷也有無毒的地方？」

黃宗春點了點頭，道：「不錯，那是在此谷的盡頭有一條很狹窄的小道，一邊環山，一邊臨崖，異常凶險，如果從此道一直走到盡頭，便是『毒火谷』的後谷，那個地方便沒有毒氣，令師妹就是被白雷山用毒逼進來的。」

他似乎已曉得李少龍很痛恨散髮怪人，所以到現在已沒有提過一句「家師」，殊不料他聰明反被聰明誤，李少龍看他如此可惡，對他的厭惡却是越來越深，只是，他還不明白，而且還一副得意的樣子。

這時，李少龍聞言也不由得恍然大悟，忖道：「原來華師妹是被散髮怪人用毒逼進那條小道才進入『毒火谷』的，我還奇怪她們怎能够進入『毒火谷』的？」

想了半晌道：「我第三個問題——」

說到這裏，突然一頓。

黃宗春心頭一震，忙道：「門主請問，請問……」

李少龍搖了搖頭，道：「還是等一下再問吧。」

黃宗春連忙諂笑道：「那現在要做什麼？」

李少龍厭惡地看了他一眼，道：「先帶我到敝師妹被困的地方去。」

黃宗春恭聲道：「是，門主請跟在我的後面，因爲谷內全都是——」

他「毒氣」兩字尚未說完，李少龍已不耐煩道：「放心，我是怎樣進來的？」

黃宗春恍然道：「不錯，原來門主已有尅制之法……」

李少龍聞言，不禁問道：「那你們是用什麼方法的？」

黃宗春道：「其實也不是我們用什麼方法，而是在谷後生長很多能尅制『毒火谷』毒氣的無名花，只要身上有一朶那種花，就能尅制毒氣二個時辰，白雷山曾經研究過它，豈知它只對此谷的毒氣有效，對其他毒氣就不能產生效用。」

李少龍驚嘆一聲，道：「天生萬物，一物尅一物，但是爲什麼我在你的後面，就能不中毒呢？」

黃宗春道：「因爲此花還有一種功用，就是能在它周圍二丈均無毒氣，白雷山說，這可能就是後谷無毒的原因。」

李少龍點了點頭，道：「走吧，別浪費時間了，」

黃宗春恭聲道：「是，在下遵命。」

說完，人一騰身，飛射而出。

李少龍腳一頓，馬上展開「游龍千里」輕功身法，緊跟在黃宗春之後，電射而去。

× × ×

片刻後，兩人已來到了一處沒有毒氣瀰漫的地方。

這裏並不像前面那樣白茫茫，却顯得十分的清朗。

黃宗春說的沒錯，這裏的確生長了很多無名小花，李少龍看的連連讚嘆。

黃宗春突然指着一個深不見裏的石洞，道：「李門主，這就是令師妹被困的地方。」

李少龍心頭一震，忙向那個石洞走過去。

突然，黃宗春急道：「不可，洞口已有毒了……」

李少龍一驚，轉過頭來，道：「爲何洞口有毒？」

黃宗春道：「那是白雷山怕令師妹走出來，所以才在洞口佈滿了奇毒，中者子不見午，異常厲害。」

李少龍忽然一皺劍眉，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

黃宗春面微微一紅，吶吶道：「因爲……因爲……」

李少龍看了他一眼，輕「哦」了一聲，道：「你是怕我萬一中了毒，無法替你阻擋令師殺你嗎？」

黃宗春臉上一紅，說道：「是……是的。」

李少龍冷冷一哼，道：「放心吧，你還是站在一旁看看吧，我保證不中毒就是了。」

說完，人已走進洞口二尺的地方。

黃宗春一看，果然見李少龍沒有中毒的跡象，他不由得吁了一口氣。

只聽李少龍向洞內朗聲道：「師妹妳在那裏？華師妹……」

話聲雖然不大，但却字字貫注眞力，

句句飄進洞內去，不久，從洞內已傳出一聲嬌甜的驚呼，顫聲道：「是師哥嗎？我在這裏！」

李少龍心頭一喜，又揚聲道：「華師妹！我在洞口，妳快出來吧……」

話剛說完，只見人影一閃，又是一聲蕩人心弦的嬌聲，悲聲道：「師哥……」

話音末了，那條人影已撲進李少龍的懷中放聲大哭。

李少龍暗中嘆息，輕攬住那個人的肩頭，安慰道：「師妹，別哭了，我們趕緊出谷去吧……」

原來那不是別人，正是「龍鳳門」門主之一——華雲鳳。

這時，華雲鳳聞言，似乎一驚，馬上從李少龍的懷中掙了出來，而且還退了一步，羞怯地看了李少龍一眼。

只見她這一抬頭，李少龍不由得看得心頭連震。

那是一張非常動人的面孔，眉似遠山含翠，鳳眼似一泓秋水，瓊瑤玉鼻，一張宜喜宜嗔的櫻口，尤其這時眼淚未乾，彷若雨後梨花一般，更惹人愛憐！

華雲鳳又看了李少龍一眼，突然發現李少龍正呆呆地望着她，粉面立紅，不禁嬌嗔道：「師哥——」

李少龍聞言，頓時清醒過來，俊臉也一陣發熱。

半晌，李少龍才吶吶道：「師妹，什……什麼事？」

華雲鳳白了他一眼，嗔道：「師哥不是說要趕快出去嗎？怎麼竟呆住了？」

李少龍俊臉又是一紅，道：「不錯，不錯，師妹趕快叫十二女飛衞和三十六血羅刹出來吧！」

華雲鳳點了點頭，轉身又走了進去。

李少龍看得一怔，暗道：「站在這裏招呼就行了，還進去幹什麼？」

他心中雖然這樣想，却沒有問出來。

他略爲呆了呆，便走了出去。

不久，嬌美的華雲鳳已牽着一位身穿綠色勁裝的少女，後面還跟着四十八個一身白衣勁裝的美麗少女站在洞口。

李少龍看着華雲鳳一眼，才轉眼向那位綠衣少女看去。

這一看，李少龍心頭竟然一跳，不禁呆了呆。

如果說華雲鳳是春蘭，那麼綠衣少女該是秋菊了。

她高挽秀髮，橫插鳳珠玉釵，一排劉海下光滑的前額，柳眉鳳眼，瓊鼻瑤口，無一處不美，無一處不動人，彷若瑤台仙子下凡一般，怎不叫李少龍發呆呢？

綠衣少女似乎也被李少龍蓋世風采吸引住，神情微一錯愕，但隨即低下頭去。

一旁的華雲鳳一看，芳心不覺就有氣，不由嬌嗔道：「師哥，你到底想不想我們出去的？」

李少龍這才回過神來，不解道：「妳們怎麼不出來？」

華雲鳳老大不高興，道：「傻師哥，沒有『驪珠雙龍』我們怎麼出去？」

李少龍恍然道：「我倒忘了洞口有奇毒……」

說完，已從懷中摸出一顆通體火紅的珠子，正是天下解毒至寶「驪珠雙龍」之一——「火龍驪珠」。

李少龍手握「火龍驪珠」，突然手一震，只見紅光一閃，「火龍驪珠」已朝華雲鳳飛射而去。

李少龍投珠同時，口中道：「師妹，物歸原主啦……」

華雲鳳輕「嗯」了一聲，右手一抬，已把「火龍驪珠」接在手中。

然後，華雲鳳才向她旁邊的綠衣少女低聲道：「鈴姐姐，小妹先出去了……」

綠衣少女嫵媚一笑，道：「鳳妹，快去吧，妳看妳師哥都看得着急……」

華雲鳳定神一看，果然看見李少龍站在洞外，一臉着急相。

華雲鳳不明是爲了什麼事，竟翹起嘴唇，冷冷一哼，道：「管他的，讓他急死好了。」

頓了一頓，又道：「鈴姐姐妳不知道，眞正氣死人啦……」

綠衣少女柳眉微蹙，輕聲道：「什麼事也要出去再說……」

停了一會，風趣一笑，道：「妳不出去，姐姐可要出去哩……」

華雲鳳聞言，似乎一驚，忙道：「好，小妹馬上出去。」

話末說完，人已快步走出洞口。

綠衣少女看得苦笑一聲，但是，她內心却是一陣莫名的悵然。

洞外的華雲鳳忽地揚聲道：「鈴姐姐，接着！」

隨着話聲，紅光一閃，「火龍驪珠」已射到綠衣少女的面前。

綠衣少女忙一定神，舉起右手，又把「火龍驪珠」接在手中。

她剛接住，華雲鳳又揚聲道：「鈴姐姐快出來，時間不多了。」

綠衣少女聽得一怔，她實不知道華雲鳳所說的「時間不多」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是，她並沒有問，趕緊快步走了出去。

於是，就這樣地一個接着一個走出古洞，片刻後，四十八個美麗少女都已走出洞口。

這時，李少龍才急道：「師妹快走吧，現在都已五個時辰了。」

華雲鳳一怔，道：「什麼已五個時辰了？」

李少龍又急急道：「那是我進谷到現在已有五個時辰了。」

華雲鳳柳眉一揚，道：「五個時辰又怎麼樣？師哥不耐煩是嗎？」

李少龍聽得一愣，他實在不明白今天這位美麗的師妹又在鬧什麼意氣？他也實在想不出到底自己又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她？

雖然，他身爲華雲鳳的師兄，但是，對這位又美麗、又任性的師妹，他實在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時一聽，只好耐着性子，把谷外的情形和他進谷的情形一一說給華雲鳳聽。

豈料華雲鳳一聽，竟發出銀鈴似的嬌笑。

李少龍聽了一楞。

半晌。

華雲鳳才忍住笑聲，道：「師哥，不

會的，這次『飛龍教』絕對不會和我們衝突。」

李少龍一皺劍眉，道：「爲什麼？」

華雲鳳避不作答，却拉起綠衣少女的右手，輕聲道：「鈴姐姐，這就是我那位傻師哥李少龍。」

綠衣少女微紅着臉，襝衽一禮，低聲道：「李門主好。」

李少龍連忙還了一禮，向華雲鳳道：「這位是——」

華雲鳳忙道：「師哥，這位鈴姐姐就是『飛龍教』教主馬龍行的女兒，人稱『霓裳仙子』的馬思鈴姐姐……」

李少龍不禁恍然一笑，道：「原來是馬姑娘，幸會，幸會。」

一旁的華雲鳳却又不高興地說道：「師哥，我已和鈴姐姐結拜爲異姓姐妹，你是我的師哥，自然也應該跟我叫姐姐才對呀！」

綠衣少女馬思鈴芳心一驚，忙道：「紅妹，姐姐怎麼當得起呢？」

不料，李少龍正因爲師妹又發起脾氣來，心頭一急，不禁脫口道：「理應如此，鈴姐姐，小弟這廂有禮了。」

說完，又拱手一禮。

馬思鈴不由驚呼道：「李門主，千萬不要如此多禮！」

李少龍還未答話。

一旁的華雲鳳已愉快地道：「鈴姐姐，千萬不要客氣，妳不知道我師哥他有多氣人，時常欺負我，現在可好了，有了姐姐帮我，我再也不怕他啦……」

李少龍聽的暗中叫苦，因爲他知道平常他連叱呵華雲鳳都沒有，更不用說欺負她了，倒是他常常被華雲鳳捉弄得啼笑不得，而現在有她這一句話，以後的日子，他是越來越難過了。

這時，只好苦着臉道：「是，是，小弟有錯的話，鈴姐姐只管教訓就是……」

華雲鳳一見李少龍那副委屈的呆相，不由「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而馬思鈴却大感驚異，心中不由奇怪，威鎮江湖，天不怕，地不懼的「龍鳳門」門主竟會怕他的師妹？

然而，她却不知道李少龍處處護着華雲鳳，只是因爲華雲鳳有一段凄凉的身世的緣故。

心中想着，口中却謙遜地道：「李……龍弟弟，千萬不要如此說，我可不敢當呢……」

華雲鳳嬌笑道：「好啦，快走吧，不然的話谷外的人等不及了，眞的火併起來，誰負責任？」

李少龍不覺點頭，道：「正是，反正有『驪珠雙龍』，要保護七、八個人不受毒氣傷害，那也不是什麼困難事……」

說到這裏，忽然似想到什麼事，道：「對啦，這裏的小花均能祛除『毒火谷』的毒氣，妳們可以每人帶一朵，這樣就能出谷啦……」

華雲鳳迷惑道：「你怎麼知道？」

李少龍道：「是黃宗春說的。」

華雲鳳輕「哦」了一聲，道：「他那人呢？」

李少龍也輕「咦」了一聲，迷惑道：「不錯，他人呢？」

話剛說完，華雲鳳身後四十八名白衣少女其中一名突然發出一聲嬌呼。

李少龍、華雲鳳不禁同時道：「什麼事？」

那名白衣少女這時已鎮定心神，聞言不由恭聲道：「啓稟門主，大石後面有一具屍體。」

話未說完，李少龍已快步奔了過去。

果然，在一塊大石的後面正躺着一個人。

而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領路而來的黃宗春。

李少龍一看之下，心中大感不妙，但是他還是把手向黃宗春的經脈探去。

這一探，却使得李少龍心頭一震。

華雲鳳、馬思鈴兩女這時已站在李少龍的身後，看到這種情景，不禁同聲道：「怎樣了？」

李少龍苦笑一聲，搖了搖頭。

華雲鳳心中已知道沒救了，但是還忍不住道：「沒救了？還是……」

李少龍截口道：「脈息很弱，最多只能再支持一盞茶的時間。」

華雲鳳不覺輕嘆一聲。

馬思鈴却一蹙眉頭，道：「到底是誰傷了他的？」

李少龍聞言，心中已經有了一個人的身形，但是，他爲了要證實一下，還是忍不住再度向黃宗春身上望去。

這一望，頓時使他想像中的人更加確定。

原來黃宗春的咽喉赫然插着五根細如牛毛的銀針。

李少龍略一沉吟，不禁長嘆一聲。

華雲鳳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道：「師哥，你已經知道是誰了？」

李少龍點了點頭，道：「妳記得我剛才告訴妳，害死白老前輩的人嗎？」

華雲鳳粉面微微一寒，道：「師哥說的是把我們逼困在此谷中的人？」

李少龍微微一點頭，道：「正是白雷山。」

馬思鈴輕輕一嘆，道：「此人也眞可惡，害人還不够，現在還殺了人……」

李少龍俊面一寒，厲聲道：「我眞後悔沒殺死他，我發誓，不殺此人，誓不爲人。」

華雲鳳安慰道：「師哥，別難過了，我們趕快出谷去吧，否則，白雷山不知又要用什麼奸計來陷害我們了。」

李少龍冷冷一哼，道：「只怕他不來，他一來，我就要他死……」

馬思鈴忽然面泛憂色，道：「龍弟弟，只怕他不是對我們而是對谷外的人。」

李少龍聞言，悚然一驚，不禁道：「不好了，果眞如此，那谷外的人豈不要吃虧了？」

馬思鈴看李少龍面色焦急，芳心頗爲不忍，不覺寬聲道：「我只是猜想而已，並不正確……」

李少龍未等她話說完，急道：「師妹，妳和鈴姐姐隨後來，我先走了……」

他不等華雲鳳回答，人已暴射而去。

華雲鳳只好揚聲道：「師哥要小心一點……」

然而，李少龍的人却已消失不見了。

馬思鈴不禁讚嘆道：「龍弟弟好高明的輕功。」

華雲鳳得意一笑，道：「師哥的輕功本來就很高明哩……」

馬思鈴看着她，芳心突然有一股莫名的妬意。

華雲鳳驀然嬌呼了一聲。

馬思鈴一驚，忙道：「鳳妹，有什麼事？」

華雲鳳道：「師哥叫我們隨他後面去，我們還是趕快走吧，不然的話，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馬思鈴深覺有理，一點螓首，道：「說的是，我們走吧。」

於是，衆女便各摘了一朵小花帶在身上，然後，各人施展高絕輕功，紛紛向李少龍消逝的方向急奔而去……

× × ×

當李少龍奔出「毒火谷」外時，陣陣殺伐的聲音已傳進他的耳中。

李少龍暗中叫苦，於是，更加緊身形，加速向打鬥的地方奔去。

轉過一座小樹林，李少龍便看見「霹靂堂」堂主東方智正和一位身材雄猛的虬髯大漢展開一場非常激烈的打鬥。

而在他們不遠的地方，「龍鳳門」的門人正排成「天罡金剛陣」瞪視着一羣身穿灰衣勁裝，個個提刀舉劍的大漢。

李少龍暗暗吁了一口氣，暗道：「總算還沒有開始……」

心中想着，人已走進劍拔弩張的緊張場面中。

忽然，一聲驚喜而又嬌甜的聲音傳進李少龍的耳中道：「門主回來了……」

李少龍根本就不用看，已知道發話的人，必是胡秋雪無疑！

接着，「龍鳳門」這面便發出一聲似雷的歡呼！

相反地，身穿灰衣勁裝的大漢那面，却是個個呆若木鷄，除了眼中連連閃着驚駭外，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李少龍連忙擧起雙手，使「龍鳳門」的門人安靜下來。

接着，沉聲說道：「東方堂主，請住手。」

這幾個字均是貫注眞力，所以字字似在東方智的耳邊響起一般。

東方智心頭一震，雙掌不由一滯！

而對方那位虬髯大漢却趁機連連攻出七掌十三拳。

本來，這兩人的功力就已相差無幾，這時東方智先機盡失，不由得連連閃避，處處受制於人。

李少龍看到這種情況，本想插手，但又怕落得「以多欺寡」的罪名，所以，只在旁邊暗暗着急。

東方智不愧是成名高手，雖然這時被逼得只有守勢而沒有攻勢，但他依然沉着應戰，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而虬髯大漢也不因取得先機而高興，依舊謹愼地找東方智的空門，趁機進攻。

經過二十多招之後，東方智似乎大感不耐，忽然雙拳齊發，向虬髯大漢「肩井穴」擊去。

這一擊，頓時胸前空門大露，虬髯大漢略一遲疑，兩肩一沉，右手化掌爲拳，一招「直搗龍門」，猛向東方智胸前要害擊去。

李少龍在一旁看得大感不妙，但却苦於無法出手。

豈料就在虬髯大漢出拳同時，東方智突然身子一翻，不但躲過一拳，同時，人也到了虬髯大漢的背後。

虬髯大漢一失去東方智的人影，便感到不對，於是身子猛向前奔了幾步才轉過身來。

那知東方智不但沒有趁機攻擊，同時已回到李少龍面前恭身一禮，道：「門主，東方智在此。」

李少龍適才一看東方智用險招擺脫虬髯大漢，不由得吁了一口氣，道：「東方堂主，你們到底爲什麼打了起來？」

東方智回顧虬髯大漢一眼，道：「那位『混世蛟龍』魯明誤會我們將他們小姐困在『毒火谷』中，所以……」

話未說完，虬髯大漢「混世蛟龍」魯明已大聲道：「莫非不是？那麼你們門主怎麼從『毒火谷』奔出來？」

東方智一聽，沉聲道：「那是你們將我們門主困在裏面，我們門主要進去救援的關係。」

「混世蛟龍」魯明怒叱一聲，道：「你胡說八道——」

東方智剛要回話。

李少龍已沉聲道：「別說了，都是誤會。」

東方智一怔，迷惑道：「誤會？」

忽然一聲嬌美的聲音在旁響起，道：「怎麼是誤會？」

原來胡秋雪在他們兩人答話之間，已來到李少龍的旁邊。

李少龍輕嘆一聲，道：「一言難盡，這一切全都是『天毒門』的陰謀。」

胡秋雪驚疑道：「怎麼江湖中有『天毒門』，我會不知道？」

李少龍搖了搖頭，道：「我也是在最近才知道的……」

胡秋雪不解道：「那門主爲何不告訴我們呢？」

李少龍苦笑道：「我說的最近，是指進入『毒火谷』這一段時間……」

東方智忙道：「門主有沒有救出華門主？」

李少龍點了點頭道：「有，她們隨後就……」

話未說完，「毒火谷」口已出現了五十條人影。

李少龍愉快地笑道：「瞧，那不就是她們嗎？」

不久，華雲鳳、馬思鈴衆女已來到李少龍的面前。

而「混世蛟龍」魯明馬上驚喜地叫了一聲，道：「小姐，妳無恙吧？」

馬思鈴一點螓首，道：「我沒事。」

魯明又道：「那……小姐，我們回去吧！教主在總壇等得很着急哩！」

馬思鈴略一遲疑，才向華雲鳳、李少龍兩人道：「鳳妹、龍弟、我想回去看看我爹他老人家——」

話未說完，華雲鳳已截口道：「鈴姐，何必那麼着急呢？先跟我們回『龍鳳門』玩幾天才回去嘛！」

馬思鈴神色又一遲疑。

李少龍也輕聲道：「鈴姐姐，我看妳就委屈幾天，到敝門陪陪華師妹吧！」

馬思鈴突然從鳳眼中射出二道奇異的眼光，直注在李少龍的臉上，輕聲道：「你是眞心要我去？」

李少龍突然警覺到馬思鈴的眼光，不禁心頭一震。

因爲，他曾經在胡秋雪的眼睛中看過這種眼光。

他怕這種眼光，他實在「惹不起」。

但是，在禮、在理、他都應該說是眞心。

於是，李少龍馬上說道：「自然是眞心。」

馬思鈴看了李少龍良久，才輕嘆一聲，道：「我也很想去見識一下威鎭江北的『龍鳳門』，只可惜，我一定要回去跟我爹他見一次面。」

華雲鳳神色一黯，道：「鈴姐姐，妳一定要早一點來喲。」

馬思鈴強笑道：「會的，紅妹，至多五天，我一定會去看妳……」

華雲鳳堅定地看了馬思鈴一眼，道：「一定？」

馬思鈴輕笑道：「傻鳳妹，我騙妳幹什麼？」

華雲鳳高興道：「好，我和師哥等妳來。」

馬思鈴黯然地看了華雲鳳和李少龍一眼，低聲道：「再見啦！」

說完，人一騰身，快如閃電般地消失在遠處。

接着，「飛龍教」的教徒也紛紛跟隨在馬思鈴的背後，飛身離去。

華雲鳳望着馬思鈴消逝的方向，又輕嘆一聲。李少龍突然道：「對了，白雷山呢？」

東方智，胡秋雪聽得一怔。

東方智不解道：「門主，誰是白雷山呢？」

於是，李少龍又把他進谷的情形說了一遍。

東方智聽後，不禁咬牙道：「這廝簡直比畜牲還不如，竟然害死撫養他長大的義父，而且，還想稱霸武林，哼，這種人留在世上，連我都替他感到可恥……」

李少龍道：「現在話都不用說了，還是找白雷山要緊，免得他又去害人了。」

華雲鳳等人均覺得有理，不禁點了點頭。

但是，華雲鳳却面有難色道：「然而，我們要從什麼地方找起？天下如此廣闊，誰知道他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少龍劍眉一軒，說道：「是呀，要找——」

話未說完，從樹林中已傳出一種似夜梟的狂笑，道：「不用找了，老夫已經來了。」

李少龍聞聲知人，馬上低聲向華雲鳳道：「白雷山來了。」

循着笑聲，散髮怪人白雷山已站在離李少龍身前三丈遠的地方。

李少龍輕蔑地看了他一眼，道：「莫非閣下又練成什麼樣的絕技嗎？不然的話，怎麼敢明目張胆地站在那裏？」

白雷山並不生氣，反倒哈哈一笑，道：「李門主，絕技是不敢說，倒是玩意却不少哩！」

李少龍厭惡地瞪了他一眼，道：「廢話少說，你既然敢出來，一定是有非常把握了？」

白雷山突然面色一寒，道：「李少龍，你破壞老夫的大計，你想，老夫會干休嗎？」

李少龍哈哈一笑，厭惡地道：「白雷山，你已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了，不但做錯事不知悔改，而且還變本加厲，殘殺人命，你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白雷山的臉色忽然變得十分的難看，但那只是一瞬間，不久就已恢復正常，並且還仰天大笑。

半晌，白雷山才頓住笑聲，獰笑道：「李少龍，老夫現身的目的，並不是來和你說道理的……」

李少龍不屑地道：「哦？」

白雷山獨目中突然射出一道駭人的殺機，道：「今天我一定要和你分一個高下，反正我的計劃都被你破壞了，縱使老夫不能一統天下，但是能殺死『龍鳳門』的門主，相信也是一件很光采的事……」

李少龍道：「你想向我挑戰？」

白雷山飛快道：「不錯，只有我們兩人，不准任何人參加，直至有一方死去爲止。」

李少龍還未答話。

一旁的華雲鳳已低聲道：「師哥，千萬別答應他，我看這人滿臉奸詐，說不定他會用什麼奸計來使你上當……」

李少龍聞言，不由沉思起來。

白雷山一見李少龍不說話，又道：「如何？老夫絕不用毒，也不用暗器，只憑眞才實學和你決鬥。」

李少龍不禁道：「可以，只要你不要奸巧，本人捨命奉陪就是……」

說完人已向白雷山停身的地方走去。

豈料白雷山突然道：「不可太靠近老夫，只能在老夫一丈遠的地方動手……」

李少龍聞言一怔，頗感意外地道：「你有能力凌空發掌？抑或是另有陰謀？」

這也莫怪李少龍要懷疑，因爲他曾經和白雷山打鬥，對於白雷山的能耐，他實在不敢恭維。

白雷山如果說有能力打敗李少龍的話，或許只有用暗器，用毒方面勝過李少龍，但是這時他又事先答應絕不使用暗器、毒物，那麼他到底是憑什麼呢？

況且，現在白雷山又叫李少龍不可靠他太近，這對一個武功不高的人是大反常規的事。

但是，他又想到一件事，那就是白雷山雖然武技並不高明，但是他的內功却非同小可，如果白雷山能獲名師指點，他體內那股強大無比的內力就會自然而然地充分發揮出來，到那時，李少龍也不敢有十分把握能勝過白雷山了。

他這裏如此想着。

那邊的白雷山已陰聲道：「李少龍，你別得意，雖然老夫武技並不高明，你也要承認老夫的修爲也是非常雄厚的……」

李少龍不禁啞口，因爲這是事實。

一旁的華雲鳳却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爲何不敢讓我師哥再向前！」

白雷山不由乾笑：「因爲老夫——」

話剛說到一半，忽然右手一揚，一粒黑點已應手飛向李少龍停身的地方。

同時，白雷山人已順勢向後面電射而去。

豈知華雲鳳早已感覺奇怪，這時一見白雷山扔出一顆黑丸，芳心沒來由的一震，不由急道：「師哥快躱——」

同時，嬌軀一擰，人已攔住白雷山的去路。

也就在這時，李少龍聽到華雲鳳的喊聲，絲毫不加思索，人已快速飄身倒退。

只聞「轟」一聲似雷聲响，衆人只覺耳中大震，頓時均是一呆，而眼前已是白烟瀰漫。

然而，李少龍不愧一代奇男子，他略爲一呆，立刻衝入烟幕中，向白雷山逃走的方向撲去。

那知，他剛衝出烟幕，便已看見華雲鳳正向白雷山的右手經脈扣去。

看到這種情形，李少龍不由頓住身形，站在一旁觀看，因爲他相信，對付白雷山只要華雲鳳已是足足足是餘。

果然，白雷山一見華雲鳳纖手急扣而來，連忙一縮右手，躱過這一招。

但是華雲鳳絲毫不給他機會，左手突然揮出，頓時一股強大無比的勁氣向白雷山胸前捲去。

白雷山心頭大駭，想要躱避却已來不及了。

只聽「波」一聲，白雷山的胸前已被華雲鳳一掌擊中，人也「登登登」連退三大步，接着便吐出一口鮮血，顯然內傷極重。

原來華雲鳳原先只想擒住白雷山，繼而聽到一聲巨响，便知白雷山方才所投去的黑丸正是一顆包有火藥的鐵珠，於是芳心一急，所以一出手便是殺手鐧，而且每一招都已用上了全力，這就莫怪白雷山要吃虧了。

李少龍冷哼一聲，道：「原來你的眞才實學，就是這粒鐵珠……」

一旁的華雲鳳已驚喜道：「師哥，你沒有受傷？」

李少龍聞言，不禁向她微微一笑，道：「沒有，方才眞要謝謝師妹……」

華雲鳳也不知爲什麼，粉面竟然一紅，道：「謝什麼？自家人還客套什麼？」

說到「自家人」的時候，華雲鳳的俏臉顯得更紅了。

李少龍略有所覺，連忙一定心神，沉聲叱喝道：「白雷山，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這時：「龍鳳門」的衆人都已圍了過來，人人均是一片憤怒的神色。

東方智不禁恨聲道：「門主，像這種無耻的小人，活在世上已是多餘，乾脆一刀把他殺了……」

胡秋雪却不大同意地道：「他想害死門主，豈能如此便宜他？」

華雲鳳聽得一點螓首，恨聲道：「對啦！這人實在太可惡了，不讓他吃點苦頭怎麼行呢？」

李少龍却面色凝重地說道：「雖說此人可惡，但是，他現在身負重傷，我們豈可——」

話未說完，面色突然一變。

華雲鳳和衆人看得一怔。

李少龍驀然一伸右手，向白雷山的鼻孔探去。

華雲鳳看得芳心不由大感不妙。

果然，李少龍略爲呆了一呆，隨即輕嘆一聲。

華雲鳳粉臉微變，急忙問道：「他死了？」

李少龍道：「不錯，他自斷心脈。」

頓了頓，又道：「他也許已知道今天絕對活不成了，所以才自盡的……」

東方智也道：「人死百了，無論他有多壞，也應把此恨瀉水東流了。」

胡秋雪「哼」了一聲，道：「只是便宜了他……」

李少龍突然仰望天上白雲，緩緩地吁了一口氣。

華雲鳳輕輕靠近李少龍的身邊，幽幽道：「師哥，我們回去啦……」

李少龍面無表情，平靜道：「不錯，我們應該回去了。」

於是，一行人馬已慢慢地離開了「毒火谷」……

只剩下青天白雲，似乎正在爲死者洗清罪惡。

× × ×

黑暗過去了。

光明接着便已來臨。

他們都已看到他們心中的希望——家園已在望了。

——完——

日本野武士揭秘錄

麥中青·文
盧令·圖

銀瓶血債

雷剛闖入雞公山挑戰

區區的一個銀瓶，挑起十多年前的舊恨，五虎將以及四大天王，毀在武林高手雷剛的脚下，雷剛報了父仇，却又毀在一個女人的手上，僥倖不死，武功盡失，煞是可憐！

夜色迷離，鷄公山上，有兩帮人對峙，他們各有旗幟飄揚，明亮的燈光照亮了山上的空地，剛好是丁方二丈。

別的地方全是野草，單是那一塊空地鏟平，看做戰場，雙方的人馬各有二十多個，殺氣騰騰，却又不是急急忙忙的厮殺，所有人都聽命於敎頭，然後出擊。

一邊是敎頭「邊渡三宏」，擅長柔道，另外一邊是敎頭「高竹」，他有點瘦，體型很高，肌肉如鐵，腹部凹入，跟矮而胖的「邊渡」那種體型剛剛相反，擅長空手道，由於京都兩帮的門人互相傾軋，多次引起决鬥，互有死傷，故此兩個敎頭約定在那一晚找個結論，究竟空手道優勝抑或柔道優勝？執意找出眞憑實據，故此兩個敎頭怒目而視。他們講好了一級級的搏鬥，首先是第三級，然後第二級，還要由雙方的大徒弟交手，如果各有勝負，然後由敎頭决鬥，反之，搏鬥的結果是一面倒，敎頭不必打鬥了，勝負已分，打輸的一邊立刻率領門人全部離開京都。

這是私鬥，他們不想驚動官府，故此在人跡罕至的鷄公山進行。

儘管雙方擺出了一副兇相，仍是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第三級的搏鬥開始，三對人馬分別出戰，果然不出所料，有勝亦有負，這一級的搏鬥，空手道門人贏了兩場，輸一場，不久之後，輪到第二級的門人出戰，事有湊巧，柔道那邊贏兩場輸一場。

只是兩級人馬搏鬥，剛剛是和局，第一級人馬分組出擊，仍是各勝一場，第三組出戰，纏在一起苦鬥，殺得難分難解，空手道大徒弟「佐籐」頻頻被對方的柔道名手「尤毅」抛到空中又跌下來，絕不氣餒，他找個機會用斬頸刀的絕招出擊，斬傷了對方的頸骨，只能呼吸，沒法做聲，躺在地上喘息，他自己也跌斷脊椎骨，下半身不能動彈，滿臉痛苦的表情。

兩個敎頭充任公證人，不約而同的做出了一個公正的判决：「雙方都打輸」！

三級的勝負總結，又是「和局」，兩個敎頭不能不出戰了，不過，他們二人都是日本拳壇頂尖兒的角色，知名度極高，各有各的絕招，假如兩人落場火併，極有可能同歸於盡，這種形勢十分明顯，雙方的門人以爲敎頭本身亦都知情，却又下不了台。

怎樣辦呢？

這個疑問很沉重的壓在各人的心上。

他們十分尊重敎頭，沒有人做聲。

「高竹」把上衣脫下來，露出胸腹之間的肌肉，十分威武，他頻頻把拳頭握緊，又再鬆開，指節骨透出格格之聲，站了出來，等候對方站穩了然後發招。

「邊渡」沒有脫下衣裳，仍然可以看得出他那個小腹向前凸出來，肌肉也不怎樣結實，不過，他的下盤功夫極穩，加上了腕骨粗壯，又矮又胖，有如一隻狗熊，想把他擊倒，也是絕不容易。

他緩緩的走前兩步，跟「高竹」遙遙相對。

兩個敎頭的中間，距離十多尺。

看來這一場生死之間的决鬥，無可避免，殊不料在場圍觀的一羣人當中，有一個穿白衣的人，一躍而出，剛好置身於兩人的中間，分別抱拳爲禮，點頭微笑。

「你是誰？斗胆站在我的前面？」高竹怒斥一句。

這個陌生人笑嘻嘻的說：「我是北海道的雷剛。」

只是這一句話，令到全場觀衆震驚，一向態度悠閒的敎頭邊渡，也覺得心上一震。

高竹忽又開口：「你就是北海道的柔道空手道總冠軍雷剛嗎？」

「是的，除非日本有幾個雷剛，然後需要我用自己的功夫引證，把他分別殺退，證明我是眞正的雷剛。」

「今晚你突然在此出現，有甚麽用意呢？」

「我只有一個想法，認爲你們兩個敎頭想分出勝負，不必親自交手，因爲兩個門派都有絕招，决鬥的結果必然是同歸於盡，剛才兩個門派的第一級高手落場過招，就是如此，看來你們的命運必然相同，鬥到盡仍然是難分高下，倒不如你們二人分別跟我過招，反而可以分出高下來。相信兩位可能有一個人把我打敗，到時你們兩人不必交手也可以找到結論了，如此安排，豈非更加合算？」

「你這樣做有甚麽目的呢？」

「我有一個目的，假如兩位都敗在我的手上，那就證明柔道或空手道都有弱點，此後不要互相尋仇，你們是否願意合作呢？」

高竹哼了一聲，說：「雷剛，你太過放肆了，難道你沒有想到你跟我比武可能拆骨，甚至立刻喪命嗎？」

「我認爲自己的功夫有限，然後走出北海道，尋師訪友，如果我給你活活的打死，死而無怨，根本上荒山寂寂，你把我拆骨之後，逐塊抛下深谷，給山狗吃掉，人不知，鬼不覺，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對你來說，不必担心，言盡於此了，快些發招！」

邊渡忽然插嘴，說：「雷剛，你已經在北海道奪取兩項錦標了，何苦到京都闖禍呢？」

「我正是因爲北海道已經沒有人鬥得過我，然後到京都來，引證我所學到的本領，你不必替我担心。」

邊渡仍要多問一句：「雷剛，你究竟想引證甚麽呢？」

「我想用空手道打贏柔道，另一方面，我還想用柔道制服空手道，難得今晚有這樣好的機會，我當然不肯放過，邊渡先生，你最好暫時讓開幾步，讓我跟高竹先生比武，我用柔道取勝，如果我贏了，再用空手道跟你搏鬥！」

他的傲態越來越加明顯，簡直是目中無人，「高竹」那能忍受得住？大喝一聲：「敬請柔道敎頭邊渡先生讓開！」

說完，他同對方直衝過去。

他知道邊渡一定及時跳開，並且知道雷剛不必連退幾步也可以接招，故此他剛剛閉嘴，便即揮拳殺上。

他是空手道的敎頭，單拳打出，有七百磅力，手上或掌刀，另加左右的脚刀，都是極沉重的，雷剛吃了一拳一掌也捱不起，故此他剛剛交手就連發幾個直拳，突然轉身，用烏龍擺尾的脚法出擊，認爲對方除了閃避，別無其他辦法解圍，他對雷剛估計得太低了，雷剛並非向後退縮，也不是向旁邊跳開，拳來不避，只是把上半身向後靠去，好像整個軀體折斷，分作上半截以及下半截，下半截不動，只靠上半截卸開對方的攻勢，便使對方連續打出的直拳落空，繼而，對方轉了半邊身，他立刻出擊，盡力靠近，兩個人身體緊貼，對方的脚就踢不起來。

霎霎眼，他已經攔腰把高竹抱起，向對方門人站着觀戰的地方，使勁抛過去。

一百六十多磅重的敎頭高竹，被他抛到空中，竟然像是斷綫風箏似的，凌空飛出二十多尺，然後跌下來，把六七個門人壓倒，一堆人變成滾地葫蘆，不單是打輸，還輸到面目無光。

雷剛絕不理會他有甚麽反應，轉身對邊渡說：「邊渡先生，輪到你跟我過招了，我用空手道出擊，希望你不介意。」

邊渡笑了笑，說道：「你使用柔道的抛勁，認眞老練，我正在担心你用柔道跟我過招，你改用空手道出擊，再好也沒有了，希望你的空手道跟你的柔道同樣的高明。」

只是說了一句半句，邊渡敎頭便即發招，衝刺到前面去，雙手抓住雷剛的上衣，下邊出脚，企圖手脚一齊發力，把他絆倒。

煞是奇怪，他沒有看見對方出招，只是接觸雷剛的身體，登時覺得右手的上臂肌肉痠痛，就像是患了風濕症似的，軟弱無力，跟住左手的上臂也是如此，只能運用一雙脚作戰。

他倒有些自知之明，趕快跳開，拱了拱手，說道：「雷剛，你果然出色，我輸了。」

柔道的門人鼓噪不已。

有人大聲喊叫：「師傅敬客讓步，我們跟雷剛沒有交情，一齊出擊，看看他是否三頭六臂！」

學習柔道而又頗有成就的人，當然是互相認識的，爲了對付空手道的人，他們早有準備，平時苦練佈陣，如果他們只是三個人，佈的是三仙陣，五個人佈梅花陣，七個人在一起所佈的是七星陣，最強的是九子連環陣，九個人同時出擊，銳不可當，既然師兄弟當中有人振臂一呼，同門的人有所領悟，跟住有人大叫：「九子連環」，很快就擺開陣勢，九個柔道高手分別站了正統的方向，即是東南西北各佔一人，另外在斜角各佔一人，合共八個，搶位兼搶綫，第九個人凌空飛躍，九個人一齊動手，十分厲害！

連敗三名武林高手

雷剛早巳聽到「九子連環陣」這個名堂，有把握殺退他們，看見他們佈陣，並且大聲喊叫，不覺竊笑於心，一旦發覺有人淩空飛躍，機不可失，他立刻蹲下來，左脚壓地，右脚伸直，恍如一個車輪似的橫掃，只是掃了一個圈，對方巳經有兩個人倒下，跟住掃出第二個圈，第三個圈以及第四個圈，越掃越起勁，被他掃跌的人更多了，雖然不是重傷，但巳銳氣全消。

他施展的「低莊車輪脚法」，看來似是中國功夫的掃堂腿，實則不然，掃堂腿必須把伸直的一條腿壓住地面掃出，雷剛掃出去的脚却是離開地面半尺左右，掃得更急，剛剛掃在對方的小腿照面骨，受擊之人一定發生劇痛，威力更大，那時敎頭邊渡發覺情形不對，趕快雙手伸高，運用丹田氣，朗聲叫喊，叫他們罷手，不可再鬥。

那種喊叫聲是日本柔道經常練習的「三戰拳」法苦練出來的，聲若洪鐘，不單是柔道裏面的人窒步，打算集體向雷剛以空手道絕招佈陣出擊的另外一帮人，也被它嚇住，整個戰局改觀。

雷剛看見兩派的人停止戰鬥，很是高興，說：「今晚我遠道而來，只是想你們息爭，將來有機會，我還想把空手道跟柔道結合為一個整體，同時把本州的拳脚跟北海道的拳脚結合，產生一個統一的會社，把大日本的武術發揚光大，相信大家一定很高興協助我的，今晚的事到此為止，告一段落了，敬請兩大門派分別落山，一個門派走左，另外一個門派走右，切勿再起爭執！」

兩個敎頭雖然一向極端自負，豪氣逼人，可是，連場戰敗，面目無光，想獃下去也覺得不好意思，默然的移動脚步，分別歸隊，變成左右兩邊。

他們快要走下山了，就在這時，突然有一個彪形大漢，一躍而出，站在雷剛前面，只是距離五尺，叉手而立，說：「雷剛，我想做的事情，你竟然做了出來，佩服之至！」

「你是誰？你想做些甚麽？」雷剛說時，向他打量幾眼，似乎有點不放心。

「我是全京都的摔角冠軍，叫做熊木大郎，我接獲綫報，知道鷄公山上有兩帮人馬決鬥，想把他們分開，來遲了一步，甚至想擊破九子連環陣，也是來遲一步，現時你可明白我的來意了吧？」

「恕我太過愚鈍，聽了仍是不明。」

「雷剛，你別裝蒜了，還是由我說出來吧，我希望你攻破我的九指連環。」

「你只有一人，怎能夠說是九子連環呢？」

「你聽錯了，我說的九指連環，並非九個人，而是九隻手指，現時我請你細心看看我的一雙手，是否跟普通人略有不同呢？」

他伸出左右兩手，掌心向天，因為他的指頭粗壯，一眼就看得出來，果然少了一隻手指。

他的左手尾指齊根折斷，甚至第二個指節骨也沒有。

雷剛看了一看，說：「熊木大郎，看來你的手指是給黑熊或狗熊咬斷的，是也不是呢？」

「是的，確是如此，不過，我們素未謀面，你怎會知道？」

「很簡單，你的大名是熊木大郎，一定是祖宗幾代都是喜歡熊的了，跟巨熊交手，不是玩的，一個不當心，尾指被牠咬斷，並非奇事。」

「閒話休提了，雷剛，我知道你是北海道的柔道以及空手道雙料冠軍，可是，你沒有跟摔角的高手搏鬥過，仍是美中不足，今晚我正式向你挑戰，由兩個敎頭做公證人，你肯不肯跟我一决雌雄呢？」

「我怎會怕你？快些發招！」

熊木大郎縱聲狂笑，突然飛躍而起，一脚踢向空中，把懸掛在竹竿頂端的一盞大光燈踢爆，趁着光碎影亂，另外一脚向雷剛當胸撐出，快如閃電。

雷剛知道這傢伙不懷好意，如果接招，可能多吃幾脚，趕快跳開。

熊本大郎蓄意挑戰，看見他退避，怎肯放過他呢？咬牙切齒的追過去，節節進逼，一直把他逼到懸崖的前面，然後把摔角當中向黑熊學習的「熊抱法」絕招施展出來，疾衝過去，雙手齊出，把他攔腰抱住。

如果雷剛的馬步不夠堅挺，被對方抱住，雙脚離地了，可能被拋下懸崖，可是，他發覺對方使用熊抱的招式，立刻把渾身氣力往下一沉，先行阻止對方把他抱起，然後伸手互抱，跟住倒地打滾。

倘若他們在懸崖頂上的平台互相糾纏，跌下深淵，必然雙雙變為肉醬，因此之故，兩人不敢發力，只是纏在一起往斜裏打滾而巳，一滾再滾，然後跌下去，只是沿着斜坡滾下，安全得多。

根本上這兩個武林高手俱是來意不善的，存心挑戰，跌死了仍是無法博取別人的同情，特別是柔道中人，敎頭及門人先後敗在雷剛的手上，更加盼望他跌死，這種心理使他們不再理會跌下去的兩個高手是死抑或是活，眼前急於解决的只有一個問題，柔道與空手道是否繼續搏鬥。

兩帮人馬都是很敬重敎頭的，沒有人敢做聲，末了，還是敎頭邊渡先說：「高敎頭，今晚我們二人本來想切磋武藝，想不到有外人闖入，弄得一團糟，彼此有些倦意，還是揀個日子再行比劃武功吧。」

這番話本來措辭得體，對方應該聽得進耳，怎料空手道的敎頭一向十分自負，哼了一聲，說：「邊渡敎頭，你可能鬥倦了，無力再戰，我並不疲倦，隨時可以奉陪。」

空手道的門人比較勇猛，齊聲吶喊，似乎想全面出擊，邊渡敎頭暗吃一驚，不知道怎樣應付，呆了一呆。

就在這時，有一個人從斜坡的下面走上來，好像受了傷，也像走得很累，他就是雷剛。

雷剛剛剛置身於懸崖頂上的平台，站定脚步，就向敎頭高竹開口：「你自稱毫無倦容，隨時搏殺，不見得講的是眞心話吧？」

「我講的是眞心話，跟誰打鬥，都是一樣。」高竹冷笑說。

他分明是想乘人之危，跟雷剛再鬥，一報剛才被辱之仇。

他認為雷剛必然受傷，即使兩人纏在一起滾下斜坡，雷剛一個人走上來，沒有受傷，也是氣力耗盡，沒法跟第一次交手那麽有勁，故此他斗胆講幾句硬話，殊不料雷剛聽了這句話，眼睛一亮，說：「高竹敎頭，你想向我挑戰，不必借題發揮，我們再度交手玩玩好了，我雖然疲倦，仍有多少氣力，立刻動手吧。」

「好！」高竹大聲說。

他揮手揚聲，叫門人散開，立刻發招，把空手道最擅長的掌刀脚刀搬出來。

他以為雷剛仍是先守後攻，暫時避過他的掌刀，俟機出擊，料不到對方忽然改變戰略，不單是硬碰硬，還以同樣的戰術對付他，所發的招也是掌刀脚刀。

兩掌相碰，高竹覺得手臂麻痹，至於脚碰脚，他的小腿骨竟然發生劇痛，就像是打在鐵枝上面，不自覺的窒了一窒。

雷剛的攻勢十分厲害，故意向他的左右兩邊肋骨出擊，五隻手指有如鐵剷，中了一次撞擊，受擊之處必然發生劇痛，勉強招架，突然聽到對方大喝一聲道：「去吧！」

他的右邊肋骨發出折斷之聲，清脆可聞，脚步浮浮，向後退了七八步，然後倒下。

空手道的門人趕快搶救，另有幾個人向雷剛搶攻，雷剛毫不費力就把他們打發，哈哈大笑。

「高竹」根本上沒法再鬥，只好讓門人把他扛着下山，高崖的平台只有柔道的一帮人馬留下。

「邊渡」厚着臉皮走前兩步，臉上堆着笑容，說：「雷剛先生，你的確是有眞本領的，剛才冒犯虎威，敬請原諒。空手道那帮人巳經走了，請雷剛先生到舍下的道場吃杯酒，你肯不肯賞臉同行呢？」

「好，多謝你的欵待。」雷剛很爽快的說。

練習柔道的人，照例是比較練習空手道的人容易交朋友，難得敎頭邊渡蓄意結交，頻頻敬酒，兩人很快就前嫌盡釋。

雷剛喝到半醉，站起來告辭。

「邊渡」問他在甚麽地方歇宿，雷剛說：「我是過路的人，一切陌生，有甚麽地方歇宿呢？胡亂的找一座破廟睡覺好了，妙在金牛鎭這個地方有的是破廟，我不怕沒有地方棲身。」

「邊渡」吃了一驚，說：「雷先生，一個人在酣睡之後，往往容易被人偷襲，還是留在道場之內睡一晚吧。」

雷剛笑了一笑，說道：「你認為睡在道場之內就很安全嗎？老實說，睡在破廟安全得多，因為每一座破廟的門外都有落葉堆積如山，如果殘夜將盡，有人放輕了脚步走進廟裏，我聽到脚步聲，便會一躍而起，故此我不怕他們的偷襲，有些破廟的大堂之內也有落葉，更加令我滿意，再見！」

說完，他飄然而去，武功極高的人，往往是這樣子落落寡合的，柔道敎頭邊渡望着他的背後，若有所思，很久，然後走回道場。

相撲大王自尋煩惱

雷剛跟邊渡敎頭交談所說的話，並非虛構出來，他揀了一座破落到連廟的名稱也失落的一座神道式建築物，爬到一座神像的頂上，躺了下來，便即睡覺，一來他巳經走了許多路，根本上睡意如潮，況且在劇鬥的時候消耗體力不少，再又加上了酒，他更加想睡了，剛躺下來，他就迷迷糊糊的跌進夢鄉。

酣睡中，他聽到奇異的脚步聲，似乎有一個體型極為雄壯的人，踏在落葉上面，這傢伙竭力提勁，希望步聲隱沒，却又辦不到。

分明是有人企圖向他偷襲了，他是側臥的，臉孔朝着破廟入口，只是微微的睜開一隻眼睛，巳經可以辨識走過來的人究竟是怎樣子。

頗為出乎意外，朝着他緩步走近的人，就像是守廟的神像四大金剛當中的一個，他大聲斥喝：「你是人抑或是鬼？」

「我當然是人，你聽見過京都相撲大王湖峯這個名字嗎？我就是他！」

「我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字，你沒有通知我一聲，深夜走進來，是否蓄意向我挑戰呢？」

「是的，正是如此，雷剛，你快些從神像頂上走下來吧。」

「你怎樣知道我叫做雷剛，夜間睡在破廟？」

「我不必回答你這個問題。」

「那麽，另外一個問題，相信你樂於回答我了，你替那一個人報仇？」

「你把摔角冠軍拋下懸崖，折斷了脊骨，今生今世都沒法走動了，他是京都四大天王之一，我當然要替他爭一口氣。」

「好的，我立刻可以跟你決鬥，剛才你說的京都四大天王，是否柔道敎頭邊渡，空手道敎頭高竹，摔角冠軍熊木大郎再加上了你？」

「是的，你巳經分別打贏他們三個，如果你能夠闖過我這一關，可以說是天下無敵，相信你為了爭取這個榮銜，不惜一戰。」

「是的，我也很想跟你玩玩，因為北海道從來沒有人練習相撲，事實上那邊的人全是要勞動才有飯吃，難得看見一個二百磅重的人，你必然是超過三百磅了，像你那麽巨大的人，我看也沒有看見過，故此我很想跟你玩玩，你大概有三百五六十磅吧？」

「我的體重是四百二十磅。」

說到這裏，相撲大王湖峯巳經很不耐煩，突然走前兩步，伸出一雙手來，抓住神像，說：「雷剛，如果你不走下來，我立刻把神像拔起，摔得粉碎。」

「我本來是想跳下來，現時我沒有這樣想了，只是想看看你如何把神像弄到粉碎。」

雷剛嬉皮笑臉的說。

「好的，你看看吧！」

相撲大王湖峯的一雙手，有千斤之力，抓住神像搖了幾搖，突然使勁把它拔起，拋向空中，跟住退後兩步。

神像跌下來，隆然一聲巨响，雖然不

是粉碎，仍然化作片片蝴蝶碎的，就在這時，雷剛整個飛起，一招燕子穿簾，從他的頭上飛過，順勢一掌拍下，湖峯幌了一幌然後穩定下來。

雷剛雙脚落地，說：「湖峯，這一招天雷貫頂，沒有把你打死，只是因爲我留手，只用七分力，如果你纏住我打鬥，我可不客氣了，明白嗎？」

相撲大王湖峯冷然說：「我守住門口，你沒法逃出去，現時我們二人可以正式搏鬥了，你只有一百六十磅左右，我眞的不明白你憑甚麼跟我作戰。」

「閒話休提，我們開始搏殺吧，我當然有把握打贏你，至於你，體型這樣粗壯，擧動遲鈍，想碰一碰我也發生困難，你先發招吧，是否你仍然用蟹鉗式的相撲手法進攻？」

雷剛的語氣分明是向他嘲笑，相撲大王說：「我就用蟹鉗式的手法進攻，看看你如何化解？」

說完這一句，他就把一雙手伸出來，把它張開，再向對方的軀體合攏，打算捉住雷剛，雙手一壓，把雷剛活活的壓扁。

他想得太過樂觀了，雷剛身手敏捷，不管他怎樣使勁的抓，仍是兩手空空，異常焦躁，索性改變主意，雖然兩手伸到盡，却非急於進攻，只是把他那一個龐大的軀體壓向對方，打算把雷剛逼到牆邊，活活的壓死。

這種戰術是極幼稚的，雷剛哈哈大笑，說：「湖峯，你認眞要提防下三路！」

嘴上說着，他的身形一變，突然向前撲去，一雙手剛剛落在湖峯前面三尺之處，湖峯兩隻手逼於合攏，一方面保護自己，不至於下三路被人襲擊，另一方面，他還想把雷剛捉住，撕做兩邊，怎料他的兩隻手沒有碰着對方的身體，雷剛已經發招，兩隻手的掌心使勁一壓，整個軀體凌空飛躍，仍是頭向地，脚朝天，不過，他跳到高過對方的頭上那一瞬，左右手一齊發力，向對方的耳朶拍打，這一股內勁任何人都不能够忍受，重達四百二十磅的相撲大王湖峯也要倒下來。

湖峯已經倒下，雷剛嘆息了一聲，轉身就走。

他懷疑相撲大王仍然有些門人留在附近，不想到任何一座破廟歇宿了，向鎭上飛奔。

殘夜將盡，他擺出夜行人的姿態，闖入鎭上，沿着大街走入橫街，一連串的狗吠聲，聽了心寒。

他足不停步的走，一直走到一間賣草藥的店舖前面，飛躍到屋頂，然後跳下。

那是一個天階，空空洞洞，他毫不費力就雙脚落地，可是，他沒有作出任何一種動作之前，已經有一隻巨型的黑狗撲攻過來，吼聲如雷。

那種狗是京都最有名氣的「黑梗」，渾身黑色，戰鬥力極強，三隻黑梗狗可以打贏一頭黑豹，有些人害怕仇人在夜間偷襲，養了一隻黑梗狗，安枕無憂。

九叔的草藥店，雷剛在白天已經去過，只是沒有走進去，因此他不知道九叔養了一頭大狗，突然被黑梗狗襲擊，他只好縱身跳到屋簷之上。

他剛在瓦面伏下，下面已經有三枝短箭射出，他閃過兩枝，抓了一枝，說：「九叔，是我，別放箭了。」

「你是否雷剛？」

「是的。」

「別獃在屋頂了，快些走下來，跟我乾杯！」九叔在下邊開口。

黑梗狗再也不做聲，彷彿一個孩子似的，依戀在他的脚下。

九叔嘆息了一聲，說：「一個人變成瞎子，還有甚麼事情可以做的？狗和袖箭就是我的武器，我逼於這樣子保護自己，請你原諒！」

雷剛說：「我不應該從屋頂跳下，我請你原諒就是！」

「閒話休提了，你必然是發生不測之憂，然後夜間到訪，還在屋頂跳下，是否有人追殺你呢？」

「不，沒人向我追殺，只是我跟四大天王交手，無意中傷了他們，夜裏總要找個地方睡覺，故此我在夜間拜訪，另一方面，我此行是有點秘密性質，即使我不是發生麻煩，仍要在殘夜將盡的一段時間到訪，你說過邀請我喝酒的，還是一邊喝酒一邊談吧，爲了安全着想，不要亮燈。」

這句話分明是爲九叔着想的，根本上九叔已經是個瞎子，有沒有燈光對他來說一點差別也沒有，故此雷剛提出這個建議。九叔心裏明白，說：「這樣也好，不過，我把醇酒以及酒器送到枱子上面，你然後把燈光熄滅。」

九叔很快就做妥他想做的工作，除了酒，還有下酒物，只是喝了一口酒，雷剛就把燈光扭熄。

九叔說道：「我這一生可以說是完全浪費的了，對一個瞎子來說，早些毀滅自己抑或遲些喪命，並無差別，你明白我爲甚麼不肯喝醉了酒縱火焚毀自己以及草藥店嗎？」

「爲了報仇！」

「是的，我不用多說半句，你也明白，顯然你也是爲了報仇而來的，是否時機成熟？」

「不，並非時機成熟，只是我急於替爸爸雷一霸報仇而已。」

「雷一霸死了嗎？他的武功蓋世，怎會被人謀殺的？兇手是誰？」

「我也不知道兇手是誰，只是知道兇手是個女人，來自京都的花街。」

「你是怎樣知道她從京都的花街走向北海道的鹿郡呢？」

「因爲雷一霸死在鹿山第一亭，身邊還有一個銀瓶，瓶上刻了京都花街這幾個字。」

「大概令尊翁，被毒酒殺死的了，女人跟毒酒往往是連結在一起的，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銀瓶一定有酒味，令尊雷一霸的唇邊也有酒味。」

「是的，正是如此。」

「那麼，你單人匹馬殺到京都來了，並非北海道的人馬大擧進攻京都，派你做內應。」

「是的，九叔，你說對了。」

「照這樣看，我當然是有點失望了，你既然來到京都，急於報父仇，在情在理我都是要協助你的，起碼我知道京都花街許多處藝妓館子中，有一個藝妓館叫做銀

鈴，照理館內最美的藝妓一定喚做銀鈴，可能她就是你的殺父仇人，不過，我對這件事情始終是有些懷疑的，倘若眞的有一個美女叫做銀鈴，跟雷一霸結怨，或者別人跟雷一霸結怨，花很多金子買她行兇，她已得手，何必把刻了京都花街字樣的一個銀瓶留下來？」

「我想過一千次了，終於給我想通，要就銀鈴本人殺了我的父親，不想牽累無辜的人，故此放下銀瓶，如果我的估計沒有錯誤，她一定是武功高強的了，反之，她並非武藝超羣，一定留在京都，那就有可能是別人嫁禍給她，我想解開這一個結，就要親自走到京都來。」

「你以爲找到銀鈴藝妓館，以尋芳客的姿態出現，就可以找着銀鈴本人問個明白嗎？假如你置身於銀鈴藝妓館，你才發覺那個地方共有五六個銀鈴小姐，分別排名一號到第五六號，那時候，你將會怎樣辦？難道你抓第住她們逐個用刑來逼供她們嗎？」

雷剛苦笑了一下，說道：「九叔，我只是知道想報仇，一定要親自走到京都去調查，想不到那是一宗很棘手的任務，你一向足智多謀，有沒有妥善的辦法幫我找出來？」

九叔說：「妥善的辦法我沒有，不過，碰碰運氣的辦法，我倒有一個，你想不想知道呢？」

「碰碰運氣也好吧，你不妨把它說出來。」

「好的，我把它說個詳細好了，首先，你要一聲不响的依計行事，買了華冠美服，扮成尋芳客，逛逛京都花街，看看哪邊是否眞的有一處藝妓館叫做銀鈴，然後入內玩耍，看看它是否有些女人叫做銀鈴，試探虛實，如果那一處藝妓館裏面沒有一個銀鈴小姐懂得武功，那就必然是被人嫁禍了，反之，有一個藝妓叫做銀鈴，武功深厚，那個兇手必然是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一聽就懂，只就可惜缺少了伴遊郎。」

「這個容易，我有些親信的朋友，他們全是開眼的，我可以要他們來協助你到藝妓館去，我們有的是時間，你不妨把今晚發生過的奇怪遭遇詳細地講出來，對你懂得越多的話，我越加有把握帮忙你去報仇。」

聽了這句話，雷剛毫不考慮就把一切奇怪遭遇說出來。

九叔想了想，說：「並非我埋怨你，你到了金牛鎭，毫不考慮就跟四大天王搏鬥，樹敵太多，對你是很不利的，因爲他們四個人都有一批忠實的門人，你已經露過眼，他們遲早會向你尋仇，還有一點，你說過四大天王當中，對您最客氣的一個人就是柔道教頭邊渡，他沒有理由竭誠欵待你，而且制止門人向你尋仇，你必須對他特別當心，說不定今晚你在破廟受到相撲大王湖峯襲擊，是他向湖峯通風報信，儘管相撲大王湖峯是摔角冠軍熊木大郎的知己，他仍是不能够知道你住在破廟裏面的。」

「是的，我對邊渡確有可疑。」雷剛很快就下了一個判斷。

銀鈴姑娘站在他的一邊

翌日中午，九叔介紹一個生死之交的好朋友江深給雷剛認識，講好了在夜間出動，不單是雷剛自己購買全身華麗的衣裳，還替江深換過高級的衣履，前後判若兩人。

入黑之後，華燈初上，雷剛以花花公子姿態出現，帶了江深同行。

江深一向在京都大阪之間居住，熟識所有街巷，由他引路，前往京都的花街，絕對不成問題，他已經對雷剛說知，花街的藝妓館當中，眞的有一座藝妓館叫做「銀鈴」，故此他們二人毫不費力就可以走進藝妓館之內。

他們的運氣不錯，那一座藝妓館只有一個美麗的藝妓，她就是「銀鈴小姐」。

雷剛在北海道就是富甲一方的大少爺，扮演花花公子的角色，再巧也沒有了，只要他把繁華日子當中的自己恢復過來，便可勝任愉快，他跟銀鈴同席，銀鈴還介紹另外一個美女給江深，坐在一起，吃吃喝喝，他付得起錢，薄醉之後，兩個人各擁一名美女，走進丁香閣內歇息。

房間裏面擺放了許多雅緻的案頭擺設，雷剛突然發覺窗前的一張高脚几上面，擺着有一個銀瓶，跟他父親死亡在身邊放置的銀瓶一模一樣，不覺站定脚步，呆了一呆。

他的目光投在銀瓶上面，很久，沒有移動！

銀鈴走近他，說道：「雷公子，你是否對這個瓶子特別留戀呢？」

「是的，我認爲這個瓶子與別不同。瓶口的樣子有些特色，故此看了又看。」

「你看出甚麼特色呢？」

「我發覺瓶子的邊緣十分光滑，除非有人天天用手去摸它，決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你說的是……」

「我想對你說知，有人用掌心壓在銀瓶上面，企圖把它吸起來，那是練習陰風掌的一個方法，如果我沒有猜錯，練習陰風掌的人，必然是你。」

「雷公子，你似乎是爲了研究陰風掌而來，是也不是呢？」

「不，我並非爲了研究陰風掌而到這個地方來探望你，我此行純粹爲了銀瓶而來。」

雷剛故意這樣說，看看她的反應。

她很是冷靜，想了想，說：「雷公子，我太過愚蠢了，眞的不明白你講這句話的含意。」

「我不妨對你說知，我此行只是想報父仇，這一段仇恨跟銀瓶有關。」

「那麼，我更加胡塗，不見得你認爲我是你殺父之仇的兇手吧。」

「不瞞你說，我確有此想。」

「你的父親是誰？我爲甚麼要殺他？還有一點，我晚晚都在這間藝妓館欵待嘉賓，即使我想殺一個人，除非他住在京都，我無法飛越關山去殺他的，你先行想一想，你看來是個遊客，不見得你的父親住在京都吧？」

雷剛聽了，無法忍受，說：「可能我

想錯了，正如你所說，你晚晚都在京都，不能夠飛到北海道殺人的！」

說順了嘴，雷剛把父親遇害的情況說出來，嘆息了一聲，補充一句：「放在我父親屍體旁邊的一個銀瓶，上面刻了京都花街這幾個字，分明想嫁禍於你，既然你不是我的殺父仇人，請你把可能嫁禍給你的一個人說出來好不好？」

「我如果把他的名字說出來，你必然找他算賬，但你未必是他的敵手，反而使你喪命，我犯不着這樣做。」

「不，我是否鬥不過他，這一點你不必理會，只是把他的姓名地址或官階說出來好了，你必須懂得這一點，你跟他過不去，他才借刀殺人，希望我向你尋仇，即使你能夠闖過這一關，他仍然可以想出另外一個辦法害你，何不乾脆點說出他是怎樣子的一個人呢？往深處想想，你應該明白，如果我去尋仇，死在他的拳脚之下，他根本不會想到你的身上，反之，他死在我的臉前，那時他巳經喪命，幹甚麽你還怕他？爲了我，同時爲了你自己，你應該懂得怎樣做。」

「銀鈴」想了想，說：「雷公子，我想對你說知的一個人，武功卓絕，如果你單刀赴會，先要想清楚，自己是否有卓越的武功，再行定奪，你既然看得出銀瓶可以用掌心吸起來，你有沒有這種功力，能夠把掌心放在瓶子上面，相隔三幾寸，仍然可以把它吸起來？」

雷剛自己知道他可以毫不費力的辦得到，偏要裝蒜，搖了搖頭，說：「最好你試一試，讓我知道如何發力。」

「好的，請你站在一邊看看，我獻醜了。」

她嘴上輕輕的說了一句，便即展開「掌力吸瓶」，這一招，把手掌放在瓶子上面，相隔一尺，緩緩的發力，憑空把那個銀瓶吸到搖搖幌幌。

雷剛定眼看時，那個瓶子竟然被她的掌心吸起，離開桌子三四寸。

突然，她把銀瓶吸得更高，然後向雷剛發射。

銀瓶總有三四斤重，她居然使它快如飛箭，如果他不是及時跳開，可能被它射中胸膛，不死也受重傷。

銀瓶失去了目標，仍是向前直射的，碰上了一塊橡膠板，然後跌下來，錚的一聲，相當响亮。

雷剛臉色一變，很快他就恢復常態，他想通了，對方決不是借此奪命，不過試探他的武功而已，換句話說，可能跟他交手的人，懂得使用暗器，故此她要試一試他。

如此一想，雷剛的疑心消失了，笑了笑，說道：「銀鈴姑娘，你的內勁眞好，我顯然有所不及，不必由我再獻技了，是否我的殺父仇人懂得拋擲銀瓶之類的暗器呢？」

「他不單是拋擲飛刀，沒有人能夠接招，更加厲害的還是三柄飛刀全部收藏在背後，從來沒有人在背後射出飛刀的，距離太近了，根本沒法接招，故此我試你一試，剛才太過冒犯，眞是對不起，請你原諒。」

雷剛說道：「我是否跟他一個人交手呢？」

「不，你可能跟五個武功高強的人交手，他們是京都五虎將。」

「我沒有聽見過這個綽號，只是聽見過四大天王，究竟五虎將厲害抑或四大天王厲害呢？」

「首先，名震京都大阪的武林高手是四個人，柔道教頭邊渡，空手道教頭高竹，摔角冠軍熊木大郎，以及相撲大王湖峯，他們各有一大堆門人，互不相讓，後來，羊頭將軍到了京都，分別跟他們四個人交手，全是贏的，聯結在一起，更加威武，自此以後，就索性稱做五虎將，不管是誰，向羊頭將軍挑戰等於是向五個武林高手挑戰。」

這番話有些份量，怎料雷剛聽了，喜形於色。

她有些困惑，說：「雷公子，你認識我所講的幾個人嗎？」

「以前是毫不認識的，今晚我在前半夜有機會跟他們過招，故此略爲有些認識，坦白點說，四大天王裏面，除了柔道教頭邊渡沒有受傷之外，其餘的三個天王，全是受了重傷，根本沒法再鬥，如果我得到你的指點，懂得羊頭將軍的絕招是甚麽，我就有把握取勝，問題是怎樣叩見他而已。」

「這是不難的，如果你傷了四大天王，有胆拿了銀瓶叩見，那個瓶子還是刻了京都花街的一個，亦即他派人行兇殺了你父親留下來的那一個，他一定肯接見你的，同時，他會預先埋伏弓箭手，還借故逼你交手，他十分自負，認爲他一定可以殺你，故此你有機會殺他，不過，你殺了他之後一定要盡快逃走，你是否準備了快艇逃亡呢？」

雷剛愕然，說：「我沒有想過在海上逃走，故此沒有準備快艇。」

「現時準備，仍未爲遲，買一艘快艇要花二百兩金子，還是拜托自己人用快艇把你送出大海好了，到了大海，找一艘遠航北海道的漁船或貨船，你就可以安然逃生，記得這一點，羊頭將軍正是現時控制京都局面的人，戰將如雲，俱是由他指揮，保護京都的外圍，假如你揀陸路走，那是死定了，走到山上去，也是死路一條，還有一點，你傷了四大天王，他必然知道此事，派人到處搜索，你叩見他之前千萬不要露臉，我替你找一艘快艇好了，找人護送更好，最低限度可以節省金錢，你是否完全信任我呢？」

「我百份之百信任你。」

說完了這句話，雷剛看見銀鈴的眉梢眼角，蕩意迎春，不覺心上一動，滅燭登床。

瞎子比較開眼的人精明

一切準備妥善，雷剛蓄意向羊頭將軍挑戰，巳經是三日之後的事了，跟她接洽的任務，落在江深的身上，這個朋友眞好，他不單是放棄了原來經營得很好的生意，護送九叔遠航，本人對於航海方面任何一種活動，都很有經驗，幸虧有他出頭，否則，不堪設想，原因是通緝雷剛的偵騎密佈，雷剛在三日之內，沒有走出過九叔草藥店的地下室半步。

即使是正式登門挑戰的一天，雷剛仍是很吃力的，首先，他必須在凌晨三時走到英雄崗，揀個地方躲起來，直到中午，然後闖入警戒網，沒有交手，先巳走倦一雙脚。

羊頭將軍當然是在將軍衙門座鎭，那個衙門正是在英雄崗下面，前後俱有守衛，即使雷剛完全依照銀鈴姑娘的指示去做，仍要盡快攻破這一關。

爲了叩見羊頭將軍，他把那個刻了字的銀瓶從破廟收藏得最密的暗格拿出來，然後登山。

他一向沒有武器，因爲他必須在很快速的一段時間衝過警戒網，逼於找一條橫枝。

它有八九尺長，末梢還有枝葉，憑着這種古怪的武器，靠近中午，他的腰間插着瓶，大踏步從英雄崗走下來。

有四個守衛攔住他，叫他不要走那一條路。

「我有急事，非走這一條路不可，守衛大哥，可否通融一次？」

他借故走近，不理會對方如何答覆，雙手緊緊的抓住樹枝，以橫掃千軍姿態，向對方攔腰掃去。

四個人倒了兩個。

剩下兩個，分別出擊，有一個守衛拔刀，砍斷了樹枝的一截，斷口之處相當尖銳，彷彿是槍尖，雷剛乘機向他直衝過去，插入這傢伙的胸膛，慘叫一聲，便即倒下。

另外一個守衛不敢戀戰，向懸掛起來的一個巨型銅鑼飛奔，雷剛檢起了守衛拋在地上的刀，向他背後飛擲過去，五尺長的刀變成了暗器，颼颼一陣風聲，這個守衛中刀在地上打滾。

雷剛殺得性起，索性把四個守衛也宰了，雙手握雙刀，一陣風似的捲向「將軍衙」。

衙前守衛的八個人，趨前迎戰，他手起刀落，殺了六個，說道：「勞煩兩位大哥，替我通報一句，我叫做雷剛，從北海道走來求見的，順便呈上銀瓶，羊頭將軍看見銀瓶，必然見我，並且恕了我殺人之罪。」

說完，他交出銀瓶。

兩個守衛先向他謝了不殺之恩，然後轉身，向中軍帳那邊飛奔。

稍停，他們二人出現在眼前，還有另外八個守衛同行，懇他依照求見將軍的規矩去做。

雷剛笑了笑，棄了雙刀，昂然站在他們中間，由十個守衛把他押到羊頭將軍的前面。

如果是戰地，中軍帳是名符其實的一座營幕，可是，他們不過負責守衛京都，將軍衙各處全是用堅實材料另加打磨得很精緻的岩石蓋搭起來，根本沒有帳幕，沿途都有守衛巡邏，氣勢鼎盛。

雷剛被他們押到「中軍帳」的大堂之內，羊頭將軍早巳升堂，坐在虎皮椅上面，兩邊俱有武林高手在座，雷剛認得其中一個人，正是柔道教頭邊渡。

羊頭將軍的貼身守衛，叫雷剛在十六尺之前的一處站定，而押解他進來的十個守衛全部馬上撤離，然後由羊頭將軍親自查問。

羊頭將軍照理是有一個姓名的，因爲他的頭部凸出，長臉大眼，高鼻，下頷還有雪白的長鬚，一眼望去，正是一頭山羊，所差別的是他沒有角，故此所有人都把他稱做「羊頭將軍」，他也很樂意接受這個雅號。

那時他看見雷剛昂然站在眼前，不單是沒有怒意，而且臉露笑容，朗聲說：「雷剛，你千里迢迢的從北海道走來求見，呈上銀瓶，必有道理，你可以把內裏乾坤說出來嗎？」

「我是爲了報仇而來的，我的父親雷一霸，被人用毒酒謀殺，在他的身邊還發現這個銀瓶，故此我要到京都來報仇，可惜人生路不熟，你是守衛京都的大將軍，可能知道這個銀瓶的來歷，故此我急於求見！」

「雷剛，你想見我，不必炫耀你的武功，前幾晚你傷了我們的四大天王，有這麽一回事嗎？」

「是的，那一晚逼於動手，並非出自我的本意，柔道教頭邊渡先生在座，請你問問他，便知其詳。」

「我巳經問過他了，坦白點說，如果我沒有向他查問，知道你的武藝超羣，我不會接見你。」

「多謝大將軍關心。」

「爲了證實你的武功，確是北海道一流高手，我想叫柔道教頭邊渡跟你過招玩玩，你可否接受這個邀請？」

「我很樂意接受，希望雙方抱着表演性質，點到即止。」

這一句話其實是他故意說出來，讓渡邊聽了放心落場打鬥的，邊渡聽了當然會意。

很快兩人就在中軍帳的大堂較量，邊渡多次背脊對準他，看看他怎樣對付，雷剛看在眼裏，心知肚明，必然是對万接受了羊頭將軍的密令，然後這樣作，他故意三番四覆在對方用背脊朝向他的時候，伸手去抓對方的頭髮，盡量使兩個軀體接近，讓羊頭將軍看了滿意。

抓了又抓，終於有一次他出擊，抓着對方的頭髮，往上一提，另外一隻手托住對方的臀部，使勁一拋，邊渡就整個人凌空飛躍到一丈過外，然後跌下來，剛剛跌在他原有的座位。

羊頭將軍哈哈大笑，說：「拋得巧極了，輪到我接戰了，仍是這麽一句，點到即止！」

羊頭將軍擅長背後飛出三把尖而長的刀子，貼身作戰而又施展抓頭髮的一招，正好中計，他巳經試準了，認爲必勝，然後動手，還當衆把他的佩刀解下來。

他跟雷剛分東西位站定，所有在場的武林高手，聚精會神的看，雷剛不敢怠慢，只是過招最初的幾招故意虛張聲勢的在對方背後出擊，佯作抓頭髮，跟着拳法突變，沒有一招是在對方背後發招的，鬥了二十多個回合，然後詐作傾全力出擊的模樣，再度施展「腦後生風」這一招，伸手抓髮，並且是非常貼近對方的身體然後出招。

其實這是誘敵之計，那隻手剛剛摸到

對方的髮絲，整個人便飛躍而起，立刻鬆手。

果然不出所料，一陣風聲掃過，三把雪亮的飛刀眞的從對方的背後突然飛射出來。

雷剛担心他還有另外幾把刀子飛出，得勢不饒人，索性在空中伸手往下使勁一拍，只是這一拍，已經使對方頹然倒下來，雷剛還趁着他將倒未倒之際，斜裏飛出一脚，把渾身氣力放在那一條「斷腸腿」上面，羊頭將軍上了年紀，如何受得起，慘叫一聲，倒地打滾。

雷剛趕快檢起地上一把飛刀，疾走過去，把刀鋒壓在羊頭將軍的頸上，各人看了，不敢動彈，預先埋伏的弓箭手也不敢放箭。

羊頭將軍突然鼓足全身氣勁，說：「雷剛，你懂得破我的招法，必然見過花街的銀鈴姑娘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如果你有甚麽話要說，快點說！」

「我的腸臟震斷，活不成了，我只有一句話告訴你，她並非我派去的，她親自去北海道……」

羊頭將軍唇邊不斷流血，說到這裏，滿口是血，想多說一句也辦不到，就快氣絕。

雷剛絕不能夠讓各人發覺羊頭將軍氣絕身亡，趕快抱住他，向中軍帳的出口處飛奔，一邊走一邊轉動，使弓箭手不敢放箭。

有一名武林高手追上來，雷剛把手上僅有的一把小刀飛擲過去，正中他的胸膛，他捧刀慘叫，這副模樣令到在場中的人嚇窒，轉瞬就挾持羊頭將軍飛奔出去，越過外邊的空地時，十多個守衞握了刀槍攔住去路，雷剛把羊頭將軍拋出去，脚下用勁，就像是一隻飛鳥般在他們頭上飛越而過，那些人忙於施救羊頭將軍，發覺他斷了氣的時候，雷剛已經遠遠的離開了中軍帳。

他早已跟銀鈴姑娘約好了在那天下午一時到九叔的草藥店見面，他殺了羊頭將軍，趕快走向金牛鎮，路上他還搶了一匹馬，用拳頭搥打，有如快馬加鞭，一口氣衝入大街，然後棄馬潛入橫巷，飛上屋頂，從天階躍下。

他只是雙脚落地，已經聽到一陣銀鈴似的笑聲。

發笑的人正是銀鈴姑娘，她嬌聲說道：「雷剛，你能夠準時到來，還有力量飛上屋頂，顯然你沒有受傷了，羊頭將軍怎樣？」

「多謝姑娘的指點，交手不過三招，我就把他殺了，閒話休提，你說過的快艇出海巳經辦妥了沒有？」

「當然是辦妥了，如果你不信，問問江深。」

江深也說：「辦妥」，於是幾個人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九叔由江深挾持雷剛跟銀鈴姑娘在前引路，不過半個時辰，便即抵達岸邊。

那個海岸甚少船艇彎泊，只見一艘快艇，幾個人一起走到艇上去，立刻揚帆出海。

這種艇形狀狹長，特別輕便，順風順水，去如飛鳥，很快就把岸上的景物拋開，遠望過去，只見天水一綫。

本來是很順利的，料不到雷剛忽然發動攻勢，先把快艇的人打暈，改由江深操縱，然後站在銀鈴姑娘前面，怒容滿臉的說：「現時是我們兩人攤牌的時候了，你爲甚麽用毒藥殺我的爸爸？」

「因爲他殺了我的母親！」她很冷靜的說。

「照這樣看，我跟你，豈不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正是如此。」

雷剛嘆息了一聲，說：「你的母親必有了可殺之處，他才殺她。」

「是的，她私通羊頭將軍。」

「既然如此，你就不應該再去殺雷一霸。」

「不，私通一個男人，罪不致死，況且他透過我母親的帮忙，刦了朝廷一宗財物，大概有三千兩金子，跑到北海道自立門戶，才有輝煌的成就，變成一方之霸，更加不應該殺她，這種事情料想九叔也知道，不妨問問他。」

九叔插嘴說道：「他們幾個人眞是恩怨糾纏不清，我還是依書直說吧，雷一霸、羊頭將軍，以及銀鈴姑娘的母親慧子，密謀刦奪皇帝派人到北海道買鹿的財物，大功告成之後，三個人都不懷好意，慧子私通羊頭將軍在夜半圍攻，我捨命保護雷一霸逃走，受了重傷，變成瞎子，雷一霸回北海道之前，殺了慧子，那是逼不得巳的，他說過一定攻入京都救我，我守了十多年，如此收場，十分痛苦，往事如烟，你們兩兄妹不要尋仇，讓死去的人心裏舒服！」

「好吧，九叔，我依你，跟我哥哥講和！」

銀鈴姑娘伸手拍拍雷剛的左肩，這個「三陰掌」正是她多年苦練掌勁的成就，雷剛茫然不知，突覺一縷寒風封住了心脈，渾身氣力全消，沒法開口，知道中了這一掌就難以再鬥，無法可想，只好把求生的希望貫注在一雙眼上面，盯着他的妹妹「銀鈴」。

「銀鈴」心狠手辣，翻臉無情，把雷剛抱起來，說：「媽媽，今日我替你報仇雪恨了，雷家父子毀在我的手上，我眞是開心！」

她正想把雷剛拋下海中，突然颼颼的一陣風聲，九叔連發兩枝袖箭，她的後心被鐵箭穿過，渾身抽縮，血湧如飛，倒在船上。

「江深」聽到甲板上面有打鬥之聲，立即走出艙外看看，發覺銀鈴巳垂危，雷剛的臉色蒼白，氣若游絲，大驚失色，問九叔才知道這一場惡鬥如何發生，嘆息不已。

銀鈴被鐵箭穿心，再也沒法做聲了，她很快死去，雷剛在江深跟九叔努力搶救之下，逐漸復甦，他能夠活下去，可惜捱了妹妹的一個「三陰掌」，武功盡失，只能夠在北海道安安份份的過活。

九叔跟江深合作，把艇上屬於她的人全部殺掉，連同艷屍，投入海中餵魚，自行揚帆捱近岸邊，駛向北海道，最幸運的是江深，一點損傷也沒有。（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琴煞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鋼琴師佐治是一名兇狠的殺手，他將一個正面是商人，反面是一個和販毒有關的張裕槍殺了，跟着又和黑道綫人鮑厚將販毒有關的商人史賓沙也槍殺掉，佐治爲了滅口一併也將鮑厚殺掉，製造假象，使警方偵查頗感棘手，以爲鮑厚是被史賓沙的保鑣打死的，而三個保鑣也死去，只好從鮑厚的太太，朋友，姘婦中着手偵查，只查出有一個人是從夜總會或酒店的地方打電話來，還有一些音樂的聲音，同時司馬洛也從他姘婦的戀人彼得帶到酒店裏，介紹公關小姐打聽鋼琴師佐治的下落，雖然暫時查不出眞兇是誰，但蛛絲馬跡，巳隱約在司馬洛的腦裏了。

繼續作案　受傷躲藏

「多謝。」司馬洛說。他很高興梅寶有這種友善的表示。假如梅寶不是對他有好感的話，就不會如此。她會寒暄幾句就溜掉了，而他相信梅寶亦不會認爲他眞是唱片界的人物。本來彼得走掉，司馬洛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不過彼得倒沒有看錯，她與司馬洛是合得來的。

梅寶擧杯，說：「你從什麽地方找到他的？」

「彼得是我的朋友！」司馬洛說。

「他不是你的朋友，」梅寶說：「我看見你把錢交給他，而你也不是唱片界的人！」

「你的眼光眞厲害，」司馬洛說：「我也不能夠騙你。那你以爲我又是什麽人呢？」

「我看不出來，總之是很特別的人，」梅寶說：「幹我這工作的人也看不出，就是很特別了。」

「你可以帮我的忙嗎？」司馬洛問：「關於這個佐治。我想知道他的事情。」

「爲什麽呢？」梅寶問。

「我可以不講嗎？」司馬洛問。

「可以，」梅寶說：「你想知道什麽呢？」

「現在在什麽地方可以找到他。」司馬洛說。

「這就難了，」梅寶說：「他沒有說他到什麽地方去。」

「他來自什麽地方呢？」司馬洛問。

「也不知道，」梅寶說：「他的情形是比較特別的，他自己來自薦，我們這裏剛好缺一位彈琴的，舊的提早走了，新的還未到。彈琴這事不必執照，好就可以用，他祇要吃和住。」

「住在這裏？」司馬洛問。

「是的，」梅寶說：「我們多數會有空房間，給他一間無所謂。」

「有別的人認識他嗎？」司馬洛問。

「照我所知就沒有了，」梅寶說：「他這個人很怪，沒有興趣交朋友，恐怕我帮不了什麽忙。」

「也許帮不了什麽忙也就正是帮忙。」司馬洛說。

「因爲你在找的是一個十分神秘的人？」梅寶問：「身份神秘的人就是你要找的人了？」

「是的！」司馬洛說：「你的聰明與你的美麗是成正比例的！」

梅寶笑起來：「多謝，有些人說這種話是很假的，但我知道你是眞心的。」

「你可以再帮我一個忙嗎？」司馬洛說，他拿出筆來在紙上寫了些字：「我想知道這些時間這些日子他在不在，他住在這裏，管房一定知道的。」

她接過來：「你不像是個偵探，却是在做着偵探的工作！」

「是的，」司馬洛說：「我不是偵探，我却在做着偵探的工作！你可以帮我這個忙嗎？」

「很好，」梅寶說：「你等一等！」她拿着那張紙走開，乘升降機上樓。

過了一陣，她又下來了。

她說：「你在紙上寫的這些日子的時間，佐治都是出去了，全部都不在家。」

「很好。」司馬洛說：「謝謝你！」不過，他的心却一沉沉了下去。

梅寶在他的對面坐下來，拿着酒杯，微笑着：「你果然是正在做偵探的工作。你是正在找一個兇手嗎？」

司馬洛的心不由得跳了一跳。「兇手？什麽兇手？」

梅寶又微笑着：「我對數目和日子的記憶力特別強，假如我沒有記錯——而我也不相信我是記錯了——在你所寫的這些日子和時間的其中兩個，此地發生了相當轟動的兇案！」

司馬洛聳聳肩，不能否認。也許，假如是別個女人，他會對她提出忠告，指出太聰明，知道太多的話，對她是沒有好處的，然而梅寶是一個可能提供綫索的人，他不能够對她提出這忠告，他說：「你對這些兇案又知道一些什麽呢？」

「你在找一個琴師，」梅寶說：「而這個兇手是彈琴的。」

「我祇是很希望跟這位佐治談談。」司馬洛說。

「他叫譚佐治，」梅寶說，「但這是他自己說的，他究竟是不是眞的姓譚亦有疑問。別的旅客，我們反而會登記護照之類，對他反而沒有，因爲旅客可能欠我們房租，但是他，則是我們欠他薪金。」

「他有沒有跟管房或者侍者談過什麽呢？」司馬洛問。

「他不喜歡談話，」梅寶說：「更沒有機會談他自己了，因爲我知道你要找的是兇手，所以我巳替你查問過這些了，不過，你仍可以自己去問他們。」

「我看不必了，」司馬洛說：「你是一個那麽精明的女人，假如你問不出什麽，我也不會再問出什麽了。」

「他沒有帶過女人回來，沒有人來找過他，沒有打過長途電話出去，也沒有長途電話來找過他，」梅寶說：「你找的這個人，巳經像空氣那樣失踪掉了，眞可惜，我帮不了你什麽忙。」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不能每一次都成功的。」

「下一步，」梅寶說：「你又要到什麽地方去呢？」

「爲什麽你這樣感興趣呢？」司馬洛問。

「我感興趣，」梅寶說：「我對你這種工作感興趣，我自己的工作悶死了。」

「對這種事情感興趣，」司馬洛說：「不是長壽之道。」

「別告訴我什麽是長壽之道，」梅寶說：「一個月前，有兩個遊客來，一個老到走路也很慢，一個則是很精壯，你以爲是誰先死掉呢？」

「既然你這樣問，那當然是精壯一個先死了，」司馬洛說：「但是，發生了什麽呢？」

「他心臟病發，死在浴缸裏，」梅寶說：「當他們初來時，我看着他們，就在想，這個老的人，一定是十分之渴望與這個精壯的人交換了，然而第二天，那個精壯的人就死了，到那個時候，還願不願意交換呢？所以，你別告訴我什麽長壽不長壽了，沒有人能够知道明天的事情。」

司馬洛聳聳肩：「你倒是講得有點道理，不過以你這樣一個人，以你這樣的環境，這樣的人生觀，不是消極一點嗎？」

「也許是的，」梅寶說：「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呀。呀，你還沒有回答我，下一步你打算幹什麽。」

司馬洛聳聳肩：「看來祇好回去睡覺了。」

「既然你沒事好做。」梅寶說：「你不可以陪我喝喝酒嗎？」

「很好，」司馬洛說：「不過，這帳讓我來付可以嗎？雖然你是在這裏工作的，但是——」

「不，不，」梅寶說：「不要在這裏，我是在這裏工作的，一個人，不能够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鬆弛。來，你跟我來，我帶你到一個好地方去！」

司馬洛跟她一起回到停車場，上車，說：「你用不着工作嗎？」

「我巳經下班了，」梅寶說：「我再也不會回到那裏去工作了！」

「你不像是醉了，」司馬洛說：「然而你却是在說醉話。」

「這不是醉話，」梅寶笑起來：「這是眞的。我不會再回到這裏來工作，因爲我調到別地的聯號去，這裏工作，總是要飛來飛去的，多去一些地方，資歷和經驗豐富一些，然而，每在離開一個地方之前，人總是感到恐懼——有些人喜歡探險，有些人却是對不知道的地方感到恐懼的！我又沒有人送行，你是送行的人！」

「我感到很光榮，」司馬洛說，「但是像你這樣一位小姐，怎可能沒有男朋友呢？」

「因爲我太聰明了，」一小時之後，梅寶這樣說，眞的是帶着醉意了，她巳經喝了很多酒：「每一個人我都看得出許多缺點來。我眞希望我是很笨的，那樣，我就認爲什麽都沒有缺點，就會很快活！」

「你又看出了什麽缺點呢？」司馬洛問。

「還沒有機會看出太多，」梅寶說：「所以我希望你爲我送行，事實上，你使我很意外，到目前爲止，我還是看不出你有什麽缺點！」

「缺點這件事情，也是觀點角度的問題，」司馬洛說，「一個人認爲是缺點的，另一個人會認爲是優點！」

「對，」她說：「我眞希望跟着你，領略一下你那種工作的味道，可惜我不是自由的，我不能够任意由我自己想去的地方！」

「你却可以少喝些酒！」司馬洛說。

「我跟你在一起可以放心，」梅寶說，「你是不會乘人之危的！」

「你怎麽知道？」司馬洛問。

「我見過很多人，」梅寶說：「我一看就看得出來，我不是對你講過，我這個人是很聰明的嗎？」

「太聰明了。」司馬洛說。

「當我醉了後，」梅寶說：「你送我回酒店去，我跟你在一起可以很放心！」

司馬洛又是祇能苦笑，她是看準了，他果然不會是一個乘人之危的人。他實在

很不希望她喝醉，如此他們就可以有一段温馨的時光，她醉得一塌糊塗，雖然是可以任他爲所欲爲的，但是那就沒有趣味了。然而現在巳經太遲了，因爲她是巳經太醉了。

後來，司馬洛還是硬把她拉走，送回她的酒店去。中途，她巳經睡着了。

眞可惜，這樣可愛的一個女人，他沒有機會與她繼續發展下去。明天，即使他留下來，她亦是要離開此地了。

× × ×

佐治在這件事情上，倒是比司馬洛成功得多的。

此時的佐治巳經在很遠的另一座城市中。

床上，那個女郎咿唔一聲，轉過身來，一摸，說：「佐治？佐治？」

身邊的床是空的。剛才與她曾在床上瘋狂的佐治巳經不在了。

她皺皺眉頭望望周圍，佐治的衣服還搭在椅子上，那即是說佐治是沒有走的。跟着，她聽到廳中傳來琴聲。

她微笑，爬起身，披上一件睡袍，走出廳中，佐治正在黑暗中彈她的鋼琴。

她走到他的身後，用兩手輕輕搭在她的肩上。

佐治繼續彈完了一曲。

她說：「你彈得眞好！」

「我並不是彈得眞好，」佐治說：「祇是不壞吧了，你這個琴，也是放着看的嗎？」

「不，」她說：「我是正在學，不過，我看，這個年紀才學，也許會是太遲一些了！」

「許多事情都是太遲的，」佐治說：「時間就是追不回來！」

她抱着他：「你眞可愛，我不知道你原來還會這個，告訴我，爲什麽你喜歡我呢？」

「爲什麽你喜歡我呢？」佐治問。

「因爲——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特別的男人，」她說：「我講不清楚，總之是很特別！」

他們是早一些時才在一個宴會中認識的，交談之下，兩情相悅，她就把他帶回家。

「謝謝你！」佐治說。

「你還沒有告訴我爲什麽你會喜歡我。」她說。

她這樣問是有她的理由的。

因爲不論在面貌和身裁方面，她都是很平凡的，追求她的男人並不多，尤其是她自己也認爲是合意的。由於她的經濟環境也相當好，她對男人的要求自然也是較高的了。佐治是一個她認爲條件很够的男人。

佐治說：「因爲你叫愛麗絲！」

「別跟我開玩笑。」她說。她不明白，佐治所講的這一句就是眞話，佐治對愛麗絲這個名字是很敏感的。

佐治說：「因爲你家裏有鋼琴！」

「胡說八道！」她說：「你在跟我回來之前是不知道的。」

「總之我是來了，」佐治說：「何必研究是爲了什麽呢？」

這樣講，她又覺得是有道理的，她撫着佐治的背：「你眞特別，你在音樂方面那麽好，在舞會上，我還在你的面前跟別人大談這個呢！你却一聲都不出！」

「你又沒有講錯什麽，」佐治說，「你沒有吹牛，你說你是正在學，不很懂。不懂不是一種過失。跟你談那個人才是大言不慚！」

「你是喜歡我不說謊的嗎？」愛麗絲問。

佐治微笑：「這不能說是一個討厭的特點！」

「告訴我，佐治，」愛麗絲說，「你怎麽彈琴彈得這樣好？」

「我並不是彈得好！」佐治忽然暴躁地說。

「我講錯了什麽嗎？」愛麗絲問。

「沒有講錯，」佐治說：「你祇是不懂。我本來是應該成爲大師，可以開個人演唱會的，但現在我祇能彈一些小調！」

「我覺得你彈得很好！」愛麗絲說。

「那是感情，」佐治說：「你得明白，音樂要放感情下去，有感情，你可以彌補些缺點，不過不能彌補一切！」

「我的教師也是這樣說，」愛麗絲說：「不過，爲什麽你不能成爲大師呢？你既然是很有興趣——」

「時間！」佐治說：「我沒有時間！你知道，這事情是要從小開始學的，而且還要勤練。但是我沒有做到！」

「爲什麽沒有做呢？」愛麗絲問。

佐治猛的轉過身來，幾乎把她推倒了：「因爲我沒有錢，看着這雙手！是硬的！很笨的！我要做苦工，我應該勤練的時候我要做苦工，我的手受過傷，我不可能成爲偉大的鋼琴家了！我可以開槍開得很準，但是我不能成爲一流的鋼琴家！」

「開槍？」愛麗絲驚訝地看着他。

「開槍也需要有很靈巧的手，」佐治說：「但還是比鋼琴容易！」

「對不起，」愛麗絲撫着他的頭髮：「我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你現在又是幹什麽的呢？」

佐治格格地笑起來：「我殺人！」

「你又在跟我開玩笑了！」她說。

「你不相信我講的每一句話。」佐治說。

「不是不相信，」愛麗絲說：「祇是——我覺得你在跟我開玩笑吧了！」

佐治聳聳肩。「算了吧，我們別提那些無謂的事情了。」

「你可以再彈一曲嗎？」愛麗絲說，「你教教我。」

「你來彈吧。」佐治站起身讓位。

「我講明我是初學的，」愛麗絲說：「所以，假如我彈得不好，你也不要怪我吧。」

「明白自己的程度，這巳經不是許多人能做得到的了，」佐治說：「這種事情，重要的就是要有誠意去學，不要太自滿，用盡自己的努力去做！」

愛麗絲眞的聚精會神，很用心地去彈，她彈得實在不好，還好這屋子的最近隣也在很遠，不然的話，這個時間來這一套，眞可能會有人用石頭擲破她的窗子。

她彈完了一曲之後，轉頭問：「你認爲我——？」這時，她才發覺佐治巳經不

在身邊了。

愛麗絲站起來，走入房中，看見佐治已經躺在床上。她伏在他的身上說：「你不高興聽嗎？」

「不是，」佐治說：「你要我教你，我叫你要用全副心機去做，這就是我能夠教你的唯一秘訣了。」

「你——會走嗎？」愛麗絲問。

「我們終於還要分開的。」佐治說。

「你不可以多留一些時間？」愛麗絲問。

「明天晚上我就要走了。」佐治說。

「我希望你多留幾天，」愛麗絲說：「你要留多久都可以，我是歡迎的，不過，既然你明天晚上就要走，那也沒有辦法的。」

「謝謝你，」佐治摸着她的頭髮說，「你對我眞好！」

愛麗絲伏在他身上好一陣，這時的親近，完全是喜歡的親近了，因爲肉慾的階段已經過去，他們暫時沒有這樣的需要。後來，她說：「我還不知道你是姓甚名誰呢。」

「我叫佐治，你叫我佐治就行了。」

「我本來是姓李，我的名字是——」

佐治掩着她的咀唇：「不要告訴我，愛麗絲就夠了，這名字很好聽不要改！」

「好吧。」她說。

「現在，我們睡吧。」佐治說。

她蜷在他的懷中睡了。後來，在矇矓之中，她看見佐治用床頭的電話打出去，由於她不願意管他這種事情，所以沒有理會，便又睡着了。

第二天黃昏，她自己親手弄了一頓晚餐與佐治一起吃了，佐治就離開了。

她一直忍着眼淚，但到佐治走了之後，她就哭出來了。

佐治乘計程車離開，到了一個偏僻的地方，吩咐司機把他放下車，車子開走了，他繼續步行前進，走了一段路，到達一部停在路邊的車子。

車中是有一個人的，這人懷疑地看着他。

佐治吹起口哨來，吹出一首悅耳的小調。

這顯然就是暗號。那人鬆弛下來了。他說：「我已經等了你很久，我還以爲你是坐車來！」

「通常，」佐治說：「當你以爲我是坐車來的，我就是走路來，當你以爲我是走路來的，我就會坐車來！」

「當我以爲你是會早來的，你又會遲來。」那人說。

「差不多吧，」佐治說着打開車門，坐進車中，到了那人的身邊。

那人嘆一口氣：「你叫我做的事情眞不容易！」

「做好了沒有？」佐治問。

「當然做好了，」那人說：「這樣難的事情，你花的價錢是値得之至的！」

「所以我才會給你這樣高的價錢。」佐治說。

「但你還沒有付錢給我！」那人說。

佐治從上裝的內袋取出一隻厚厚的信封，交給那人，這信封裏裝的是鈔票。鈔票這東西眞奇怪，雖然用一隻信封裝着，也看得出是鈔票而不是別的紙。

那人取出信封內的鈔票，用姆指在邊緣上一摺，每一張都給他摺得屈曲了一點，又再「達達」地彈回。

「謝謝！」他說着把信封放入袋裏。

「你不數一數嗎？」佐治問。

「我剛剛已經數過了，」那人說：「我數票最快，因爲我深感興趣！」

「錢已付了，」佐治說，「貨呢？」

那人也取出一隻信封，從信封內取出一張紙來打開，那是一間屋子的平面圖。

「這圖是不易弄到的，」那人說：「屋子爲了保安，特別的建過了，假如你拿到了本來的圖則，那是沒有用處的。」

佐治小心地看着，說：「沒有防盜警鐘之類？」

「用不着，」那人說：「你着六個槍手廿四小時守在這裏——這裏有紅色交叉的地方，用得着防盜警鐘嗎？防盜警鐘太麻煩了，靈的常會誤响，引起虛驚，要是裝得沒有那麽靈，又不响了。」

「這倒是眞的，」佐治說：「不過，這圖假如有錯——」

「沒有錯，」那人說：「我不能亂畫的，假如你一發覺不對，你可以出來找我的！」

「發覺不對時，要出來已不容易了。」佐治說：「還有一些貨呢？」

那人拿出一把手槍和一匣槍彈。佐治接過了，把槍檢驗了一遍，也試過了槍機靈不靈，然後裝上槍彈和滅音器。

那人說：「其實，我認爲偷東西最好不帶槍。假如給人捉住的話——總之你沒有槍就不會發生槍戰，沒有槍戰，生命危險就大減！」

「誰說我要進去偷東西？」佐治說。

「那麽——」

「我要進去殺死韋先生！」佐治說。

「老天！」那人好像觸電似的：「沒有人能夠——」

「我能夠！」佐治說。

「呃——呃——別靠我這個！」那人慌張地說：「我不想知道！」

「你在害怕什麽呢？」佐治微笑着：「怕我殺你滅口嗎？」

「我——我實在不想知道得太多！」那人說。看來他現在是很後悔了，也許，假如他知道佐治的目的原來是殺人，那他是會拒絕做這件事情的。

「出賣了別人，」佐治微笑道：「良心發現了嗎？」

「呃——我看，」那人說：「我們的交易完成了！」

「錢呢？」佐治問道：「你放好了沒有？」

「在這裏！」那人下意識地用手摸摸胸部，摸摸那隻已經放進了襟袋裏面的信封。

「這邊？」佐治又微笑看着他，「這邊不是心臟的所在呀！」

「什麽？」那人錯愕地看着佐治。

「也好，」佐治說：「這樣就不會把鈔票弄髒了！」

「你是說——？」那人大爲恐慌。他大略已猜到會發生什麽，但是却是已經太遲了。

佐治手中的槍已指着他，這把槍是犀利的，而槍上又裝了滅音器，槍「撲」地响了一聲，那人撞在他那邊的車門上，槍彈射中了他的心臟。

佐治伸手進他的襟袋裏把鈔票取回了，說：「浪費掉了沒有意思，反正你也是用不着的！」

「你——」那人軟弱地說。

「你可以出賣你的朋友韋先生，爲什麽不可以出賣我？」佐治說：「很對不起，我就是不能夠信任一個出賣朋友的人！」頓一頓：「唏，你在笑什麽？」

那人的臉上露出一個傻傻的微笑。

「我問你在笑什麽！」佐治把他搖一搖。

但那人已經死去了，那個微笑就凝住在臉上。

「好，」佐治說：「你死得開心，也是好事！」

他打開車門退出車外，一面把那人也拉過來，讓那人由司機位移到客座上。跟着，他關上車門而繞過去，自己坐上司機位。

那人流的血並不多，流出來的也給自己的衣服吸去了。

佐治開動了車子，沿路行駛，後來轉入了路邊的樹林中，不久再出來，車中已沒有了那個人。他已把那人的屍體在林中棄下了。那人對他已經沒有用處，但是車子對他則是還有用處的。那人屍體，在短時間之內不會被發現，佐治用他的車子是安全的，到發現屍體而找尋車子時，佐治早已用完了。

佐治開着車子，走了好遠，到達了這座城市的另一個部份。

那裏有一座郊外的巨宅，也就是圖則中所示的那座巨宅。就這樣貿貿然潛入是危險的，不過知道了內裏的形勢，就可以趨吉避凶了。

佐治把車停在遠遠，而在車中脫下衣服，從衣袋裏取出一件黑色的衣物，他取出的這件衣物，看來就像祇是一雙黑色的襪子，因爲看上去祇是那麽小小的一團，其實則不是的。他把這團黑東西打開來，却是很長的，事實上還可以穿在全身上，穿上了之後，就混身都是黑色，這是一件所謂夜行衣了。

他這夜行衣上面還有附同的腰帶，那匣槍彈可以分別納入這腰帶內，他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夜行人，而向那位韋先生的屋子步行而去。

他知道花園的圍牆上是沒有防盜設備的，亦知道園內的守衛是分佈在什麽地點，這對他的行動自然是有利得多了，他就從圍牆的一角落爬上去，輕輕地跳入了牆內的花園中。由於這裏是一個沒有守衛的部份，他的進入就沒有被發現。

他就這樣閃閃縮縮地在花木之間穿過，而向屋子逼近，終於到達了，就從屋後的廚房門口閃了進去。

也許，這裏園中分佈着的守衛是太鬆懈了一點吧？竟不察覺有人進入？但這種事情，有些時候是很難講的，怎樣本領高強的守衛，也是不能夠每一秒鐘都保持着警惕的，否則很快就要精神崩潰了，祇有在預知消息，知道可能有危險臨頭的時候，他們才能這樣。然而他們並不知道韋先生會有危險，而韋先生本人亦是不知道。如此，這些守衛就祇是例行公事地在做着他們的工作，於是就讓佐治混了過去。

胆子夠，這種事情是可以成功的。

韋先生此時在屋內還沒有睡。治佐出現在黑暗的走廊口頭時，看見韋先生正在與一個男人談話。

韋先生是一個胖大的人，一身細皮白肉，永遠都是在微笑，然而那種是騙不倒太多人的，笑裏藏刀式的微笑。一個人，當他永遠都是在微笑時，別人就不大信任他了。

他的客人則是一個歐洲人，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之類。他們正在低聲談話，佐治聽不到他們在講些什麽，但即使聽到，亦未必懂。韋先生在生意上是與許多葡萄牙人有來往的，也精於葡語，假如他是用葡語，佐治就聽不懂了，葡語並不是一種很通行的語言。

佐治因爲有了這個不速之客在場而感到煩惱。

這個人是誰呢？佐治並不怕多殺一個人，祇是多一個人，麻煩會多一些，因爲其中一人可能會有機會叫喊。

那個葡萄牙人忽然提高一點聲音，講了一句什麽，佐治是聽不懂的，因爲那果然是葡語。

韋先生答了一句，也是聽不懂，但是看韋先生的神情，就知道事情不妙。

跟着事情就發生得很快，那個葡萄牙人的手像出擊毒蛇似的一跳，就拔出來了一把槍，這是一個非常之快的槍手。雖然佐治是已手中拿着槍的，仍然祇是能與他同時扳動槍機，那人慢了一點點，祇是因爲他還要轉側一下，才能對着佐治。

佐治射中他時他也放槍了。

這個人跌到了地上，韋先生則是向旁邊一跳。

韋先生這個人雖然胖大，動作却不笨鈍，動得很快，不過仍不及佐治的槍快，佐治的槍咀跟着他擺動，槍彈從背後進入了心臟。

那個葡萄牙人亦是被槍射進了心臟，他與韋先生兩個人都倒下來死了。

佐治的槍是裝上了滅聲器的，他殺了兩個人，亦是不會驚動外面那些守衛，然而那個葡萄牙人的槍則是沒有滅聲器的，很响，槍聲一响，自然一定會把外面的守衛引來，於是佐治也步驟大亂了。

佐治立即逃走，但不是採取最明顯的路逃出屋外，而是逃到樓上去，如此，他就不會與衝進來的守衛相遇了。

而當他上到樓上時，他就低聲咒罵起來，因爲他發覺他自己的肩上也中了一槍。那個葡萄牙人的槍眞快，雖然佐治所中的這一槍祇是傷在皮肉，他還是中了槍，而且也是在正流血，他此時亦開始覺得痛了。

他現在明白那個供應情報給他的人在死前爲什麽微笑了，那人知道韋先生的屋中有一個神槍手在着，而沒有告訴他，也許那人並不是故意隱瞞的，那人祇以爲佐治是要偷東西，應該不會與這個神槍手發生遭遇戰的，就沒有提。後來，佐治殺他滅口，他就知道，佐治不會能過這個神槍

手的一關的。

那些守衛們很快從外面衝進來了，果然，他們是從每一個門口衝進來，假如佐治是循這些路綫逃走，那是一定會跟他們遇上的。

但是佐治是逃上了樓。

他們立即發現屋中人已死去了。其中一人叫道：「有刺客進來了，別讓他逃掉啊！」

另一人說：「看地下的血！刺客是逃上了樓！」

佐治因爲中槍流血，就留下了一條血路，這條血路直通到樓上去。這些人立即一窩蜂衝上樓。

這倒便宜了佐治，佐治因爲熟知這屋子的形勢，所以上樓之後就從後門一個窗口跳出去了，他們全部湧進了屋中，外面就反而沒有人制止他。

那些人亦發現血路通到窗口，而知道佐治是從窗口逃走了，但是這個時候，佐治已經越牆而出。

「他受了傷，逃不掉的！」另一人說：「快報警！」

不錯，一個人受了槍傷，雖然不是很嚴重，亦是很痲煩的，他一身是血，就不能逃得遠，必須找醫生，然而醫生對這種事情是不肯守秘密的。

一個有傷在身的人，亦沒有什麼地方好躲，人們會看見的，看見了就會傳出去。韋先生雖然死了，他在這裏的勢力仍在，他是可以找到的。

佐治躲到任何地方去，都是難免會給人找到。

除了愛麗絲的家。愛麗絲的家不是那些人會查得到的。

愛麗絲正在家中摸着鋼琴，含愁默默時，佐治這個血人就闖了進來，把她嚇得差點暈了過去。

「佐治！」她衝上前去扶着他：「你怎麼了？」

「受了傷！」佐治軟弱地說：「流了很多血……」

「我給你找醫生來！」愛麗絲說。

「不！」佐治拉住她：「不要找醫生，我中了槍！」

「那更加要醫生了！」愛麗絲說。

「不能！」佐治說：「我殺了人！」

「老天！」愛麗絲說：「你不是說謊吧！」

「我已經講過我沒有騙你！」佐治喘着氣說：「現在你可以選擇，你可以叫我離開，我不會連累你，你也可以報警！」

「你留下來！」愛麗絲說：「我照顧你，我不會報警！」

「我希望你考慮清楚！」佐治說。

「這種事情我不會後悔，」愛麗絲說：「我是一個大人，我懂得自己决定做一些什麼。而且，你也知道，我本來就不希望你走的！」

「那很好，謝謝你，」佐治說道：「現在，你聽我講，我教你怎樣處理我的傷口——」

「用不着你敎我！」愛麗絲說：「我學過護士，我也有資格做護士，不過我用不着賺那錢吧了！」

「那好極了，」佐治苦笑道：「我從來對護士都沒有好感，你却是我所喜歡的第一個護士！」

「現在你跟我來！」愛麗絲說：「讓我看看你傷成怎樣？」

她把佐治扶進浴室中剪開他的衣服。

× × ×

第二天早上，佐治從房中出來時，愛麗絲正在廳中看報紙。她立即站起來，說道：「你應該躺在床上，不能夠這樣快起來！」

「現在——是明天還是後天——？」佐治問着，就腿子一軟，假如不是愛麗絲扶着，他就要跌倒了。

「現在是明天，」愛麗絲說，「你祇是睡了幾個鐘頭，現在快同床上去！」

「報紙上有新聞……」

「我會替你先洗洗傷口，然後給你吃點東西，給你看報紙！」愛麗絲說：「你用不着急，現在你沒有發燒，就不會有大碍了。」

她把他押同床上，爲他換過了綳帶，洗過傷口，她說：「槍彈祇是在皮肉上開了一個洞，沒有留在裏面，你很幸運，假如槍彈留在裏面，就非要醫生不可，我也帮不了你！」

「我這隻手不能動，」佐治說：「將來，靈活程度不知道會不會受影响。」

「假如你是說彈琴，」愛麗絲說：「那可能會差一點了。」她把食物放在床上的小几上。

「幸而我是左臂受傷，」佐治說：「而我是用右手開槍的！」

「老天！你還要去幹那個！」愛麗絲說。

「我是靠這個吃飯的！」佐治說。

愛麗絲把一大叠報紙交給他，說：「你現在成爲新聞人物了！你自己看！可惜報紙上沒有刋出你的名字！」

「幸而沒有刋出我的名字，」佐治說：「否則，就會有人找到我！」

他用沒有受傷的一隻手揭開報紙看。

自然，每一張報紙都是以這件事爲頭條新聞，因爲韋先生是一個大人物，而韋先生給殺掉了。

「我知道這個姓韋的不是一個好傢伙，」愛麗絲說：「傳說是許久都已經有的了，還有這個與他一起死去的人，哥羅士，神槍哥羅士，是一個國際通緝犯，你也把他殺死了！」

「我祇是運氣好吧了，」佐治說：「我相信，我實在是不够他快的，這個人，他練到拔槍快如閃電，這個不是美國西部牛仔的時代，應該是不需要這一套的了，他是一個藝術家，我看他是一天到晚都練習——」

「我是說，」愛麗絲插嘴道：「你殺掉的兩個都是壞蛋，你是什麼人？一個行俠仗義的俠士嗎？」

佐治哈哈笑起來：「別引我笑好不好？世界上還有這種事情嗎？我已經對你講過，我是靠這個吃飯的！」

「你總是跟我開玩笑！」愛麗絲說。

「我對你講眞話時，你總是以爲我是開玩笑的。」佐治說。

「無論如何，」愛麗絲說：「你現在在這裏是安全的，你可以住到完全痊癒的

時候。」

「多謝，」佐治說：「我不知道該怎樣報答你好！」

「很容易，」愛麗絲說：「你教我彈琴！」

× × ×

在這個地方，警方對這件兇殺案的反應是不同了，他們非常着急要找到兇手，當然，凡是發生兇殺案，警方都是急於找到兇手的，不過他們的理由倒不是爲了急於破案，而是因爲韋先生在高處有很多朋友，這是一座不同的城市。

韋先生的律師高先生出面主持一切。

高先生第二天黃昏到警局去找探長。

「有什麼消息嗎？」高先生問。

「我們正在找。」探長說。

「我知道你是正在找，」高先生說：「但是成績呢？你得拿出一些成績來！」

「這個兇手受了傷，逃不掉的！」探長說。

「用不着你告訴我！」高先生說：「這是我告訴你的。但是你沒有把兇手找出來！」

「我們祇要再等一些時間——」探長說：「他總之是逃不掉的！」

「等多久？」高先生問。

「一兩天吧。」探長說。

「明天晚上，」高先生說：「這個時間，假如你還交不出成績，那你這位子就給別人坐了！」

高先生說完就傲然走了。

高先生的來及去，都是使探長大爲不滿。

探長對他的助手說：「哼！他給我期限，他以爲他自己是什麼東西？」

「難道你想上頭給你期限嗎？」助手說：「假如你是想這樣，他也是一樣可以做到的，他祇要對上頭講一聲就行了。」

「這樣總算合手續一些。」探長說。

「合手續有時也未必就是好的，」他的助手說：「你看，假如是上頭來給我們期限，我們依期辦好了，辛苦的是我們，領功的却是上頭。現在，是高先生來說，假如我們成功了，那高先生一定會有賞賜了！」

「這倒是眞的，」探長說：「但豈有此理，其實我們也並不是沒有出力呀，祇是實在找不到綫索，有什麼辦法？我眞不明白，照道理，我們是應該已經把兇手捉到了的。一個受了槍傷的人，根本沒處可逃，也沒處可躲！」

「他是利用了這個叫黃鼠狼的人，」助手說：「是黃鼠狼供給他武器，亦可能是黃鼠狼供應有關韋先生家中的情形的情報的。黃鼠狼的屍體就棄在這裏的樹林中。」他走過去指着牆上的地圖：「他利用過了黃鼠狼之後，就殺了黃鼠狼滅口，棄屍在這裏，然後就開車到韋先生的家中行事，雖然成功，自己却受了傷——」

「但這人是誰？」探長說：「韋先生的保鑣們也沒有機會見到他，而黃鼠狼的朋友亦不知道他是誰，他們祇知黃鼠狼要做一件相當大的買賣，是秘密的，然而這個買客是誰，就連黃鼠狼自己也不知道，他對他的朋友說，也要見了面才知道！」

「我是正在說，」那助手還是指着地圖：「他在這裏停車，負傷逃出之後，就開車逃掉了，逃到這裏，棄下了車子，車子上有他的血，有他遺下的槍，但是車上沒有指紋，槍上也沒有指紋，槍是黃鼠狼買同來的！」

「別告訴我，我已知道了這個事情，」探長說：「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吧！」

「我是在說，」助手說：「爲什麼他逃到這裏來呢？這裏是一個高尚的住宅區，距離韋先生的住處又很遠！」

「他受了傷，慌不擇路！」探長說。

「然而他在離開車子之前還能够把槍上和車上的指紋抹去。」助手說：「他就並不是那麼慌了！」

「難道你是說，」探長說，「他是躲在這個地方？這裏有一間屋子有人收容他麼？」

「看來不是很像嘛？」助手說：「車子是在這裏發現的！」

探長皺起眉頭看着地圖：「這裏？這些屋子是不好碰的！」

一時之間，佐治與愛麗絲似乎是相當危險了，因爲助手所指的正是愛麗絲的家所在的那一區。

但是助手又得意地微笑着說道：「不，不是這樣的，是他想我們以爲他是在這裏！」

「什麼意思？」探長又問。

「意思就是，」那助手說：「這車子的上面有很多血，但是車子的附近的地上却沒有血，爲什麼呢？他應該留下一條血路的！這條血路，應該會帶領我們找到他所躲藏的地方，然而却沒有，又不是下過雨！」

「對，對。」探長用手指搓着他的後腦。

「因此，」那助手說道：「這車子是有人替他開到這個地方去，弄好了再棄下的。」

「換句話說，」探長說：「是有人接應他的。」

「是的，」那助手說：「有人接應他，而且有人把他收了起來，所以我們找不到他！」

「噢，」探長說：「是誰把他收起來呢？」

「這個就不清楚了！」那助手說。

探長瞪着他道：「哼，你眞是大帮忙了！」

其實，探長那個助手也猜得沒有錯，祇是太聰明一點了，那部車子，的確是有人代佐治開去的，因此沒有在車子的附近的地上留下血路。替佐治把車子開走的人就是愛麗絲。佐治是把車子開到愛麗絲的家的花園中去的，而因爲車子留在她的家中是長久之計，佐治就在裹傷之後叫她開出去棄掉，但是她不很熟這種事情，所以開得不遠，丢下就跑同家了，如此而已。

但是因爲探長的助手以爲接應的必然乃是熟行的人，就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疏忽，而以爲車在之區，一定不是人在之區，於是佐治就逃過了一次大難，否則，假如在那一區細細留意搜索的話，未必是不能够把他找出來的。

（未完・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崑崙三劍

酒館灌黃湯　黑虎神上門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中秋已過，秋風帶着微微寒意，太陽已比夏天提早下山，現在不過申末酉初，天色就已逐漸昏暗下來！

瓜州，這富有詩意的古渡頭，小街上開始有了疏疏落落的燈光！

這是街尾的一家小酒館，門口懸掛了一盞半明不滅的氣死風燈，隨風幌動，木板門只是虛掩着。

裏面地方不大，一共只有五張桌子，而且都有一面靠着牆壁，此刻已經坐滿了人，這些人當然都是沒趕上渡船過江的客官，不然誰會在這裏打尖？

這五張桌子的客人，身份各不相同，坐在門口左首一張桌上的，是三個彪形大漢，每人都有一個長形布囊，分明是刀劍之類的兇器，而且貌相兇悍，大概不會是什麼善類。

進門右首一張桌子，是兩個布販，一胖一瘦，看去約莫四十出頭，生相老實，入門處還放着七八匹花布，用藍布包着。

稍裏兩桌，左首桌上坐的是一個青衫少年，二十出頭，生得劍眉朗目，唇紅齒白，不但貌相俊逸，人也溫文有禮，自然是讀書相公了。

右首桌上，是一個單身女子，約莫二十三四歲，穿一套合身青布褲褂兒，頭上用青布包着秀髮，身材苗條，只是皮膚黑了些！

但黑裏帶俏，雖是鄉下姑娘打扮，但可沒有鄉下人的覥靦模樣兒。

再往裏，左首是通道，通向廚房的出入之路，只有右首放了一張桌子，坐的是一個衣衫襤褸，面目黧的黑小子，敢情他自慚形穢，獨個兒坐在最陰暗的角落裏，低着頭，自顧自吃麵。

酒館老板是個腰背已彎的老頭，頭上戴一頂壓眉毡帽，身上一件藍布夾袄，也起了油光。

他是跑堂兼掌廚、切菜、下麵、端酒、倒茶，一個人包辦，自然忙得有些照顧不過來。

「砰！」

有人重重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接着一個粗裏粗氣的聲音，叱喝着道：「喂，老板，叫你再添三斤酒來，你是聾子？你知道大爺們吃飽喝足了，還要辦事兒，還不快點？」

這叱喝之聲，不用看，就知道是進門左首那張桌上的客人。

因爲只有那張桌子上，圍坐三個壯漢，他這一巴掌，拍在桌上，差點沒把點着的蠟燭給震倒下來。

這三個壯漢，大塊肉，大碗酒，喝得也差不多了，三張橫肉臉，已經綻起了青筋，三個人全已敞開胸襟，胸前露出了茸茸黑毛，大有披兇當風之意。

底堂裏幾個客人，本已對他們兇悍粗獷相貌，感到不安，這一吆喝，更是不敢

作聲。

酒館老板忙連聲應着道：「來了，來了！」

一手捧着酒壺，三脚兩步的從裏面奔出，送到他們桌上，一面陪笑道：「三位客官，眞對不住，今晚小店裏多蒙客人照顧，小老兒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怠慢了三位……」

坐在裏首的漢子，敢情就是方才叱喝的那人，一把接過酒壺，不耐的道：「別嚕嗦了，去，去！」

酒館老板那敢多說，連聲應「是」，後退不迭。

那漢子替坐在橫頭和對面兩人面前海碗裏倒滿了酒，然後他給自己面前倒滿了酒，用三個指頭夾起酒碗，咕嘟嘟的喝了兩口，拿眼望望坐在他對面的漢子。

他對面是一個面上有白麻子的漢子，敢情是他們三人中的老大，朝裏首漢子微微點了點頭。

坐在裏首的漢子倏地站了起來，一隻右脚踏着板櫈，目光一抬，目光落到兩個布販身上，冷冷的道：「二位是從西壩來的？」

（西壩在淮陰而北，爲淮北鹽商集合之地）

兩個布販聽得機伶伶一顫，連忙雙雙站了起來，由矮胖的一個陪着笑臉道：「是……是的……這……這位英雄……」

那漢子攔着道：「大爺叫白鼻狼白勝，不是什麼英雄狗熊。」

「是，是……」

矮胖布販連聲應是，結巴的道：「你老不是英雄，不是……」

白鼻狼道：「你們從淮北一路到此，沒人動你們一根毫毛，你們可知那是什麼緣故？」

矮胖布販被問得目瞪口呆，結結巴巴的道：「小的不……知道。」

白鼻狼乾笑一聲，冷森的道：「你們要弄清楚，江淮地面不靖，絕不會讓兩頭肥羊跑了幾百里路，連嗅都沒有嗅你們一下的。」

矮胖布販順着應道：「是，是。」

白鼻狼大姆指朝白麻漢子一挑，隨着又是嘿嘿兩聲乾笑，道：「是咱們大哥麻面狼沈老大，老三斷尾狼張超（坐在橫頭的漢子），和兄弟三個一路暗中保着你們下來的。」

矮胖布販聽得十分感激，連連拱手道：「多蒙三位英雄暗中保護，在下兄弟萬分感激……」

白鼻狼冷嘿一聲，道：「兄弟方才早已說過，咱們不是英雄，是狼，是淮北三狼。」

矮胖布販聽得愈加吃驚，陪着笑道：「知道，知道，小的兄弟經常在大江南北走動，販賣布匹，淮北三狼的大名，早就如雷貫耳。」

他忽然跟那瘦個子布販遞了個眼色，兩人翻起長袍，從腰間圍着的錢袋裏，掏摸了半天，才掏出五封銀子，和大大小小的碎銀，一齊放在桌上。

仍由矮胖布販陪着笑說道：「小的兄弟多蒙三位暗中相助，才能一路平安到達此地，這番隆情，小的兄弟無以報答，這

是三百兩銀子，給三位聊壯行色，喝杯水酒……」

白鼻狼兩隻佈滿紅絲的眼睛，望着他沒有作聲。

矮胖布販臉色尷尬，肌肉好像凍結住了，笑得十分勉強，打着躬，陪笑道：「這點小意思，實在不成敬意，只能給三位喝杯水酒……」

白鼻狼拿起喝剩的小半碗酒，隨手往矮胖布販臉上潑去，他手勢自然而輕鬆，好像表演一般，潑得矮胖布販一臉水淋淋的俱是黃湯，然後得意地大笑起來。

矮胖布販被他笑得毛骨悚然，也忘了臉上濕漉漉的酒水，眯着兩條眼縫，又驚又怕，望着白鼻狼，不由自主往後退下一步，幾乎連大氣都不敢透出來。

白鼻狼笑聲一住，目光更冷，鋒利得像刀一般，盯注在矮胖布販臉上，嘿然道：「淮北三狼一路護送你們到了瓜州，就是爲了區區三百兩銀子？」

矮胖布販連着躬身道：「當然不是，當然不是……」

他直到此時，才敢用手抹了把臉。

「那很好。」

白鼻狼一手托着下巴，冷冷的道：「咱們明人不說暗話，大爺從淮北跟到此地，爲的是你們兩個身上的紅貨，這話够明白了吧？」

矮胖布販臉如土色，連連拱手道：「小的兩個只是小本買賣……」

白鼻狼唰的一聲從布囊中抽出一柄雪亮的鋼刀，往桌上一擱，臉上也登時飛起一片殺氣，沉喝道：「大爺們沒時間和你們窮磨菇，你們只要說一句，要命還是要財？」

矮胖布販急得胖臉上有汗珠，瞧着白鼻狼結結巴巴的道：「你……你這是要謀……謀財害命……」

那瘦高個子布販連忙暗暗拉了他一下衣袖，低聲道：「老二，別說啦，三位英雄跟了咱們三百里路，咱們的底細，人家自然全摸透了，好在這票紅貨，爲數不多，總共也不過萬把兩銀子，兩淮地面上咱們經常要走，這次全孝敬了他們，出門在外，多交幾個朋友，也是好事，這叫做財去人安樂……」

淮北三狼原也只想在他們兩人身上，弄個三五千兩銀子，這回聽說有上萬兩銀子，自然喜出望外。

矮胖布販只得點點頭道：「老大既然說出來了，我何老二那有二話？只是這趟淮北，咱們算是白跑了。」

瘦個子布販道：「這也算不了什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三位英雄高抬貴手，咱們不在瓜州賠上老命，已經够幸運了。」

白鼻狼嘿然笑道：「不錯，咱們淮北三狼，做買賣一向沒留過活口，不過你們兩個還算識相，咱們也不妨破個例，就讓你們活着回去。」

兩個布販猶如聽了皇恩大赦，沒口的稱謝，這回可不敢怠慢，兩人各自掀起袍角，從錢袋兩邊暗袋裏掏摸了一陣，才顫抖着雙手，各人掏出一大把珠寶，一串串的放到桌上。

白鼻狼久走江湖，兩道眼光，比刀還鋒利，他自然看得出來，這一堆珠寶，他們只是從錢袋兩邊的暗袋中掏挖出來的，錢袋中間的一隻大口袋，顯然還裝得鼓騰騰的，沒掏出來。

他看得只是暗暗冷笑，問道：「你們身上的紅貨，全在這裏了？」

矮胖布販連連點頭道：「是，是，全在這裏了。」

白鼻狼重重哼了一聲，伸手朝他錢袋中間一指，說道：「這裏面的是什麽？」

矮胖布販臉色一變，打着躬，陪笑道：「不瞞你大英雄說，這是小的兩人的血本……」

白鼻狼笑得很陰沉，哼道：「你們這叫不見棺材不流淚，還不一起拿出來？」

矮胖布販望望瘦個子，爲難的道：「老大，他們……這不是要了命麽？」

瘦個子說道：「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兒，三位英雄既然要看，咱們還是拿出來的好。」

矮胖布販愁眉苦臉的道：「但……但拿出來了，會要命的。」

白鼻狼獰笑道：「不拿出來，也會要命的。」

「是，是！」矮胖布販口中應着，但應得有些無可奈何，右手掀起長袍，左手五指發顫，緩緩的朝錢袋中間伸去，一面望着瘦個子布販，說道：「老大，還是你的先拿出來吧！」

瘦個子布販動作較快，伸手一摸，就從錢袋裏摸出一個沉甸甸的布包，雙手迅快打了開來，然後畏畏縮縮的走上一步，「篤」的一聲，隨手放到桌上，陪笑道：「小的身邊只這一對了。」

布包陳舊，裏面包着的可並不是稀世珍寶，那是一對八寸來長黑黝黝的鐵筆。

白鼻狼臉色驟然一變，驚愕的道：「一對鐵筆……」

矮胖布販那隻左手適時從錢袋中伸出，緩緩走到白鼻狼面前，瞇着眼縫陪笑道：「小的是五隻鋼爪，大英雄要不要？」

他就是不說，白鼻狼也看清楚了，矮胖布販左手五個手指上，套着五隻鷹爪的鋼指甲，爪尖還隱隱泛着藍光，分明淬過劇毒，這時他五指勾動，已經緩緩的送到白鼻狼胸口！

白鼻狼終究在江湖上闖蕩了多年，就算沒有見過，聽也聽人說過，兩人這一取出鐵筆、鋼爪，心頭猛然一沉，不由沁出了一身冷汗，口中嘶聲道：「鐵筆、鋼爪，要命販子！」

淮北三狼的老大麻面狼沈九，本來只是坐着喝酒，任由老二做買賣，這回他剛夾一塊豆腐干，送到嘴裏，來不及咀嚼，一口囫圇吞了下去，趕忙走上一步，朝兩個布販連連拱手道：「在下兄弟有眼無珠，不識二位俠駕，方才多有冒犯之處，還望二位大俠恕罪。」

矮胖布販依然瞇着眼縫，搖手笑道：「沈老大，你說得太客氣了，咱們兄弟不是什麽大俠，是販子，要命販子。」

麻面狼聽他口氣不對，心頭禁不住直冒冷氣，鐵筆、鋼爪，要命販子，當然不是什麽大俠，這兩人一向在北方做買賣，心狠手辣。

自己淮北三狼，比起人家來，只是他們脚底下的三隻螞蟻，人家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可要了自己三條性命！

痲面狼沈九在淮北地面上，縱然小有名氣，平日也算得是一方的蛇頭（地頭蛇的頭兒），但此刻可顧不得許多了，突然雙膝一屈，跪了下去，口中說道：「二位大俠高抬貴手，小的兄弟有眼不識泰山，大人不記小人過，就饒了小的兄弟吧。」

矮胖布販依然謟笑着道：「三位大英雄這話就不對了，何老二方才不是說得很明白了麽，這東西拿出來，會要命的，可是三位却非要咱們兄弟拿出來不可，咱們兄弟這兩件傢伙，出必傷人，如今這可如何是好？」

痲面狼、白鼻狼、斷尾狼口中齊聲說道：「大俠饒命。」磕頭像搗蒜一般。

矮胖布販指指桌上珠寶，笑道：「看來三位大英雄是要命不要財了，何老二那就不客氣先收起來了。」

他把一大堆珠寶，一起收入錢袋中。

瘦個子布販敢情有些看不過去，轉臉道：「老二，這樣罷，憑這三塊廢料，也汚了咱們兄弟的傢伙，我看還是讓他們自己了斷，各斷一掌，放他們走吧。」

矮胖布販陪笑道：「你老丈說出來的話，何老二幾時還過價，只是便宜了這三條狼狗。」

瘦個子布販喝道：「淮北三狼，你們聽着，碰上要命販子的人，可從沒有過活口，李老大只是衝着你們方才答應讓咱們活着離開這句話，現在也破例讓你們活着回去，但每人都得留下一隻手掌來，這話你們總聽得懂吧？」

遇上要命販子，沒有丟命，這已是天大的造化了。

痲面狼磕了兩個頭，道：「多謝兩位大俠不殺之恩。」

站起身子，伸手從桌上取過鋼刀，正待朝左手腕斬落。

只聽酒館老板「哦」了一聲，急急忙忙的奔出來，雙手連閃，說道：「客官慢來，這個使不得。」

痲面狼鋼刀將落未落，手勢不覺爲之一停。

酒館老板接着陪笑道：「客官們原諒，小老兒在神前許過願，手底從沒留過血，就是小老兒鹵的鷄鴨，都是人家殺好了，洗淨了才送來的，這位客官，要自斷手掌，那就得流血，所以小老兒斗胆，想請這位客官到店門外砍去，砍下手掌，血淋淋的，就不能再進入小店來了。」

矮胖布販臉色微沉，說道：「掌櫃的，這規矩是誰立的？」

酒館老板彎着腰，連連陪笑道：「小店的規矩，自然是小老兒立的了。」

瘦個子布販雙目之中閃過一絲異芒，忍不住問道：「若是客人們不遵守你的規矩呢？」

酒館老板淺笑道：「那怎麽會呢？俗語說得好，不看佛面看金面，客官不看小老兒的面子，也得看在神的面上。」

他說話時，用手輕輕往裏首抬一下。

裏面是一道板壁，上面貼着一張被烟燻黑了的畫像，畫的是手執鋼鞭，神態威猛的趙元壇，邊上還蹲一頭黑虎。

畫像下面還放着一對銅製的燭台，和一個瓷香爐，這證明酒館老板眞還虔誠的供奉着神像，不然，他敢對要命販子這樣說話？

瘦個子布販連眼也沒抬一下，自然也沒有看到板壁上貼着的神像，只是冷冷的道：「咱們在你店裏了斷過節，神也管得着麽？」

酒館老板依然陪笑道：「客官們既然還在小店裏，神自然管得着了。」

就在此時，忽然聽到有人「噗哧」輕笑出聲。

這笑聲一聽就知發自女子，只有女子才會抿着嘴唇，發出噗哧的笑聲來。

酒館裏，只有一個女的，那自然是坐在中間右首桌上那個單身女子了。

笑聲甫出，接着響起又嬌又脆的聲音，說道：「鐵筆、鋼爪，二位大俠，這麽大的名氣，自然見多識廣了，怎麽連人家老板供的是什麽神，都認不出來麽？」

你別有看她青布包頭，像個鄉村女子，這一開口，光聽她口氣，就不大平凡。

鐵筆李北魁（瘦個子布販）猛然抬頭，目光掠過青衣女子，轉到了裏首的板壁中央。

他原是久走江湖之人，經人拿話一點，立時想到了一位昔年名震江湖的人物黑虎神趙光斗，心頭這一驚，非同小可，慌忙雙手抱拳，朝酒館老板連連拱手道：「在下兄弟不知老人家就是黑虎神趙前輩，言語多有冒犯，還望前輩恕罪。」

酒館老板聽得一怔，連忙還禮道：「客官快別如此，小老兒供的是財神爺，還是今年初五，送財神的送來的，小老兒就把它貼在上面，初一、十五，記得就上上香，這位財神爺可也眞靈，今年小店賣酒生意，硬是比去年要好……」

他嚥了口口水，陪着笑，跨上一步，續道：「你老莫聽那小娘子說笑，小老兒可不是什麽黑虎神。」

鐵筆李北魁那肯相信，回頭朝淮北三狠喝道：「既是趙前輩開了金口，你們自斷一掌的懲罰，也就免了，還不快滾？」

淮北三狠連聲應「是」，痲面狠身爲老大，抱抱拳道：「多謝趙老爺子。」

話聲一落，三人立即轉身往外奔去。

坐在店堂角落裏的襤褸小子，一直自顧自低頭吃麵，方才淮北三狠和要命販子這場眞眞假假的精彩好戲，他連頭都沒抬過一下。

這回淮北三狠一走，他也急着要走，放下麵碗，從懷裏掏出幾文制錢，往桌上一放，急匆匆朝酒館門外衝了出去。

酒館老板盯了他一眼，搖搖頭，從肩頭取下抹布，收起麵碗，自顧自抹着桌子，年紀老了，行動自然也顯得有些蹣跚。

鐵筆李北魁怎也看不出這老頭會有武功，會是昔年名震江湖的黑虎神趙光斗。

本來嘛，僅憑人家供着一張財神爺的畫像，就把人家認作黑虎神，豈不太牽强了。

以鐵筆鋼爪要命販子這塊字號，說是看走了眼，錯把馮京當馬凉，傳出江湖，更是笑話。

因爲李北魁話已出口，只好將錯就錯放了淮北三狠，但他心中兀是有些嘀咕。

趁酒館老板正在抹桌之時，暗暗取了

一小塊鷄骨，用中指扣着朝他後肩彈去。

他只是存心試試對方，出手當然不會太重，但彈出去的鷄骨，却甚是快速。

那知酒館老板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抹桌子也並不認眞，只是馬馬虎虎的抹了一把，就算了事。

李北魁彈出的一小塊鷄骨堪堪射到，他已慢吞吞轉過身去，這一轉身，鷄骨就順着他肩頭擦過，無聲無息的落到地上。

酒館老板渾是未覺，又把抹布往肩頭一搭，獨個兒往裏行去。

李北魁試了一手，依然沒有試出結果來，心裏越想越覺窩囊，不覺濃眉微皺，望了他老二鋼爪何伯通一眼。

何伯通（矮胖布販）對他老大的脾氣，可摸得熟透熟透，酒館老板既然不承認就是黑虎神，但這件事兒，可是坐在裏首的小娘子說的。

他緩緩站起身，蹩了過去，走近桌角，就瞇着兩道眼縫，笑了笑，拱手道：「這位小娘子請了。」

青衣女子一張黑裏帶俏的臉蛋，不禁一紅，連忙欠了下身，嬌聲道：「不敢當，何爺找上奴家，想必有什麼見教了？」

何伯通眞像個買賣人，臉上總是掛着笑容，和氣生財，十分隨和地拱着手說道：「在下兄弟一向都在北方，這次還是初到江淮，方才多承小娘子指點。」

青衣女子嫣然一笑道：「我也是從北方來的，所以方才一聽到二位大俠的字號，就很熟悉，指點二字，奴家就担當不起，但這裏老板供的是黑虎神趙元壇，奴家可早就認出來了。」

她這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編貝的牙齒，配着她黑裏帶俏的鵝蛋臉，就更顯得嫵媚動人。

何伯通精神一振，低聲問道：「小娘子認識黑虎神趙光斗趙前輩，妳說他是這裏的掌櫃？」

青衣女子抿抿嘴，嗤的輕笑道：「何爺纏夾到那裏去了，奴家幾時說過認識黑虎神來着？」

她眼波一溜，接着道：「奴家方才只當二位大俠沒看清楚這裏老板供的是武財神爺，才出聲提醒二位一句，可不知道江湖上也有一位武財神爺。」

趙光斗，外號黑虎神，並不是武財神，她不是江湖上人，難怪纏夾不清了。

口中呵呵一笑，問道：「小娘子從北方來，不知從前在那裏聽到過在下兄弟的賤號？」

青衣女子笑了笑，指指身旁的竹籃，說道：「奴家一向是在京裏八大胡同賣花的。」

京城八大胡同進出的人，龍蛇雜處，她聽說過鐵筆鋼爪要命販子的名頭，那就並不稀奇了。

何伯通問道：「小娘子往何處去？」

賣花娘子瞟了他一眼低頭道：「何爺這般追根問底，莫非懷疑奴家什麼了，奴家家住在揚州，這回是探望我娘來的。」

何伯通又是呵呵一笑道：「小娘子家在揚州，就用不看經過這裏，對麼？」

賣花娘子笑容微斂，輕哼道：「何爺果眞懷疑起奴家來了，奴家家住揚州，我舅可住在鎭江，奴家難得回來一次，去探望舅舅，這又那裏不對了？」

何伯通心中暗想：「這丫頭口齒伶俐，看來並不簡單。」

心念方動，還沒開口，突見一條人影，跟蹌從門外奔入。

這人雖然步履踉蹌，但掀帘閃入，身法甚是快捷，人影一幌，已經奔到店堂裏面。

他正是方才緊跟着淮北三狠身後出去的那個衣衫襤褸的黑小子。

此時只見他左肩，右腿兩處衣衫，已被鋒利刀鋒劃破，鮮血還正從他衣衫上不停的滲出。

敢情和什麼人經過一番搏鬥，喘息未停，他一脚走到角落上，一言不發，席地坐下，一手從腰間挖出一個小瓶，傾出藥粉，敷在傷口之上。

賣花娘子側過頭臉去，俏聲問道：「小兄弟，你怎麼又回來了？」

黑小子愛理不理，伸手指指門外，說道：「妳去問他們吧！」

說完，緩緩的閉上眼睛。

敢情他流血過多，急需休息，但這句「去問他們」，聽得在座的人一頭霧水，深感摸不着頭腦。

就在此時，但見帘門掀處，淮北三狼你扶我，我扶你，脚步跟蹌，搖搖幌幌的走了進來。

他們不但三柄鋼刀全都丢了，而且三個人全都衣衫割裂，渾身是血，每人身上幾乎都有十來處刀傷，這一走進店堂，再也支持不住，一個個往地上坐了下來。

這一情形，不用說，準是那黑小子追出去向三人尋仇，在外面經過一場兇狠的拚搏，落了個兩敗俱傷。

那黑小子年紀不大，能力搏淮北三狠，只要看三狠的傷勢，比他要重得多，可見這小子手底下並不含糊。

賣花娘子俏生生的站起身來，柳眉一皺，說道：「你們這是何苦呢？好端端的爲什麼要動刀子呢，這般血淋淋的，嚇不嚇人？」

她俏目一轉，又落到了矮胖布販何伯通的身上，說道：「何爺，二位身上，大概不至於沒帶着刀創藥吧，咱們說不能見死不救，快拿出來，奴家給他們上藥。」

何伯通如奉綸音，忙應道：「有。」忙不迭的從腰帶錢袋裏，掏出一個藥瓶，雙手遞了過去。

賣花娘子接過藥瓶，細心的替三人上了刀創藥。

要命販子的刀創藥，果然靈效，立時止住了血，自然也止住了痛，痲面狠望望賣花娘子，有無氣力的道：「多……多謝……姑娘。」

「不用謝。」賣花娘子聲音嬌柔，但埋怨着道：「瞧你們三個大男人，還和一個小孩子一般見識，現在可好，四個人鬧得血淋淋的兩敗俱傷，這有什麼好？」

「不，不是他……」

痲面狠臉色蒼白，忽然現出了驚怖之色，抬手指一指門外，說道：「是……外面……」

他似乎驚駭過度，說到外面，臉上肌肉就僵住了，再也說不出話來。

鐵筆李北魁突地站了起來，走近過去，問道：「外面什麼？」

痲面狠喘息道：「是，是……死……神……」

李北魁問道：「你看到死神了？」

痲面狠道：「沒……沒有看到。」

李北魁道：「你們如何負傷的？」

痲面狠稍微定了定神，說道：「刀，那是一柄沒有人拿的刀。」

李北魁冷冷一哂道：「沒有人拿的刀，也能傷人？」

痲面狠連連點頭道：「能、能，小的兄弟，就是那柄刀所傷。」

李北魁道：「那你們如何知道那是死神呢？」

痲面狠臉上痲子，一陣輕微的抽搐，似是餘怖猶存，想了想道：「那是飛刀出現之前，有人說的。」

李北魁道：「他說了什麼？」

痲面狠道：「那聲音很怪，好像在空中飄蕩，忽東忽西，聽不出來自何方，他說……他說……」

這回賣花娘子也急了，問道：「他說什麼呢？」

痲面狠道：「他說，死神所至，鷄犬不留……」

李北魁「嚇」的一笑道：「好個鷄犬不留，在他刀下，連你淮北三狠只不過負了幾處刀傷，還配稱什麼死神？」

就在他話聲甫落，只聽酒館門外傳來一個低沉得有如幽靈般的聲音，叫道：「李……北……魁……你……給……我……出……來……」

聲音果然飄飄忽忽，而且有氣無力，拖得很長，好像女巫叫魂一般，聽來甚是陰森，使人不期而然打心底油生怖意！

小酒館裏所有的人，都聽得聳然動容，連那穿青衫的讀書相公，也變了臉色。

雖然子不語，怪力亂神，但這是事實，誰也不能否認其事。

白鼻狠駭然道：「老大，是他！」

痲面狠身軀發顫，喃喃的道：「來了，來了！」

鐵筆李北魁翻起長衫，重又取出方才已經收好的一對鐵筆，瞋目喝道：「何方朋友，裝神弄鬼，算得了什麼？」

那飄忽聲音依然拖長着聲調，陰森而緩慢的叫着：「李……北……魁……你……給……我……出……來……」

李北魁大笑道：「出來就出來，李老大難道還會怕你不成？」

何伯通道：「老大……」

李北魁大聲道：「走，老二，鐵筆鋼爪，縱橫江湖，難道怕了區區裝神弄鬼之人不成。」

雙筆一分，大踏步朝門外走出。

何伯通因老大走了出去，也只得跟了出去。

小酒館裏所有的人，目光幾乎全跟着兩人身影，朝門外投去。

賣花娘子急忙過去，一手撩起布帘，掛到了帘鈎之上，這一來，所有視綫，就不至於會被布帘擋住了。

門外夜幕低垂，一片昏暗，較遠之處，還是看不大清楚，大家只看到李北魁、何伯通兩條人影，走出去數丈遠近，還不見有何動靜。

李北魁突然住足，大喝道：「李某已經出來了，爾是何人，還不現身與李某相見。」

他喝聲極響，但那飄忽聲音却杳然無聲。

只聽李北魁又大聲道：「李某既敢出來，豈是怕事之人？」

那飄忽聲音依然杳然無聲。

李北魁忽然狂笑道：「好，好，李某倒要瞧瞧閣下有些什麼技倆？」

他大踏步循着小街轉了彎。

何伯通緊跟他身後，也轉了彎，這一轉彎，兩個人的身形，就在夜色中消失。

這一情形，又看得大家心中暗暗驚奇不止？」

大家沒聽到飄忽聲音說話，只有李北魁一個人忽而大喝，忽而大笑，自言自語的說了幾句，就奔行而去，這豈非是中了邪？

淮北三狠雖然每人身上都有幾處刀傷，所中的既非要害，流血已止，痛楚已失，也就掙扎着站了起來。

只是銳氣已失，垂頭喪氣各自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坐下。

痲面狠伸手拿起酒碗，一聲不響悶悶的喝了一大口酒。

這時坐在角落裏的黑小子，忽然睜開眼，說道：「他們跑不遠的！」

賣花娘子眼角一溜，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黑小子兩眼一翻，說道：「我自然知道。」

賣花娘子道：「那你倒說說看？」

她聲音柔美，使人聽了好像非回答她不可。

黑小子看了她一眼，才道：「他們不讓這裏的人出去。」

坐在賣花娘子對面桌上的青衫相公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忽然問道：「那是爲什麼呢？」

賣花娘子輕輕的瞟了他一眼，好像心裏在說：「你也說話了。」

黑小子聳聳肩道：「誰知道？」

賣花娘子展齒一笑道：「你不是說你知道麼？」

她笑的時候，就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齒，十分嫵媚動人！

黑小子道：「我只知道他們不讓這裏的人出去，至於爲什麼，我怎麼知道？」

正說之間，突聽一陣「噹」「噹」兵刃擊擋之聲，由遠而近，傳了進來。

黑小子忽然咧嘴一笑道：「他們被逼回來了。」

賣花娘子舉日望去，夜色之下，果見兩條人影，正從小街轉彎角上，緩緩往後退來。

追擊過來的是一道矯若游龍的刀光，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盤空下擊。

兩人奮力封架，還是抵擋不住，被逼得手忙脚亂，步步後退，往酒館門前退了回來。

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到了，逼着鐵筆、鋼爪要命販子來的，是一個瘦高人影，他和兩人約距離，至少還在一二丈開外，但一道耀目刀光，却直在兩人頭頂盤旋。

李北魁一雙鐵筆揮舞如飛，才勉強封住了對方刀勢，讓何伯通先退，自己也慢慢的往後退來。

那瘦高人影越逼越近，現在大家可以清楚了，這人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長袍，雙袖極爲寬大，青面獠牙，貌相猙獰，一望而知他臉上戴着一個青銅面具。

賣花娘子低啊一聲道：「他是虎倀敖無忌！」

青衫相公子好奇的問道：「虎倀敖無忌是誰？」

賣花娘子嫣然笑道：「他就是黑虎神手下的殺手。」

青衫相公聽得好奇的道：「殺手？什麽是殺手呢？」

「啊喲！」賣花娘子輕輕白了他一眼，嬌聲道：「你這人，連殺手都不懂，殺手，就是專門替他主子殺人的人，現在總該懂了吧？」

青衫相公被她說後俊臉一紅，拱手道：「多承姑娘指教了。」

何伯通已經退到酒館門首，敢情大家都在睜大眼睛瞧着他們。

・鐵筆、鋼爪要命販子，在江湖上少說也闖蕩了一、二十年，如果這樣不堪一擊，與淮北三狼又有什麽分別，一、二十年的英名，豈非從此丟盡？

他就因爲大家瞧着他們這般狼狽的被逼回來，這台可坍不起，口中突然大喝一聲，一團身形，疾發如鳥，左手一探，迎着那道刀光抓去。

你別看他胖得臃腫不堪，這一躍當眞捷如飛鳥！

這是拚命的舉動，但他左手五指戴着鋼爪，不懼刀鋒，這一着自然出乎瘦高黑衣人的意外，但聽「嗒」的一聲，正在盤空劈擊的一柄飛刀，被他抓個正着，隨着往下一沉。

大家這才看清原來那柄飛刀柄上，連着一根極細的鍊子，發刀攻擊，全由細索操縱。

瘦高黑衣人沉喝道：「豎子找死！」

左手大袖抬處，又有一道銀虹，電射而出，朝抓住飛刀的何伯通當頭劈落。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何伯通抓住飛刀，要落未落，身子還未落地，待要躲閃，也無法躲閃。

李北魁沒想到他老二會突然不顧一切，冒險去抓對方飛刀，看得心頭不由大吃一驚，再待出手，已來不及。

賣花娘子看得忍不住驚出啊聲。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但聽「噹」的一聲，劈向何伯通的飛刀，被震得向瘦高黑衣人倒飛回去。

瘦高黑衣人一下把飛刀收入袖中，尖喝道：「什麽人？」

只聽一個蒼勁聲音說道：「老夫。」

隨着話聲，但見一個青袍老人緩步走了過來。

李北魁、何伯通趁機退下，兩人同樣衣襟割裂，有兩三處刀傷，滲出血來。

瘦高黑衣人兩道烱烱目光，直注對方，冷聲道：「閣下如何稱呼，阻撓在下行事，不覺多事麽？」

青袍人嘿然道：「老夫不想看到爾等在這裏行兇。」

突聽有人壓低聲音說道：「你莫非是淮揚大俠惲老爺子？」

一條人影，宛如鬼魅一般，突然欺到了青袍人身後，伸手之間，手掌輕悄無聲，印上後心。

瘦高個子黑衣人同時怪笑一聲，雙袖一抖，從他大袖中飛出五六道刀光，朝青袍人當面電射襲到。

這兩人前後夾擊，發動都快，青袍人雙目乍睜，沉喝道：「鼠輩敢爾！」

左手衣袖迎着飛刀揮出，同時連頭也沒回，右手往身後拍出一掌。

但聽一陣嗆嗆輕響，他拂出的一記衣袖，把五六柄飛刀，一起捲飛出去。

右手往後拍來的這一掌，雖然並未回頭瞧上一眼，但却和欺到他身後的人，手掌迎個正着，「啪」的一聲，雙掌交擊，把那人震退了兩三步。

方才酒館中的人，聽到這人口音，極似酒館老板，幾乎全都一怔，但這人身法極快，誰都沒有看清。

此時施擊三人被人家一掌震得連退了兩三步，這才看清也不是館酒老板還有誰呢？

大家方才明明看到他同進後面去的，不知何時，他竟然已在酒館外面了！

賣花娘子輕哼一聲道：「我早就疑心是他了，果然是虎爪孫！」

青衫相公發覺賣花娘子好像知道得很多，問道：「這酒館老板叫虎爪孫？」

賣花娘子面帶嬌笑，盈盈的看了他一眼，低聲道：「他叫虎爪孫無害，是黑虎神的爪牙，江湖上爲了方便，就順口叫他虎爪孫了。」

青衫相公欽佩的道：「姑娘眞的見聞淵博！」

賣花娘子黑裏俏的臉上，微微一紅，但却甚是得意，低聲道：「那裏……」

虎倀敖無忌五口飛刀被青袍人一齊捲飛出去，楞了半晌，才道：「閣下好一手鐵袖功，在下領教了。」

青袍人凝立在夜色之中，凜然道：「老夫要爾等立即離開此地。」

虎爪孫無害酒館老板聳着雙肩，陪着笑道：「惲大俠這話，豈不讓在下二人爲難麽？」

青袍人道：「你們可是作不了主？這麽說你們主人大概也來了，他在那裏？」

虎爪孫無害陪笑道：「敝上就在附近，就在附近……」

話聲未落，突聽一聲刺耳的怪嘯，從遠處傳了過來。

賣花娘子微微變色道：「快聽，這是虎嘯！」

青衫相公低聲問道：「妳說是黑虎神來了？」

賣花娘子輕「嗯」了一聲，說道：「快別多說。」

嘯聲愈來愈近，也愈來愈響，大有風雲突變，羣山相應之勢！

嘯聲未絕，風聲颯然，青袍人對面，已經多了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袍人。

不用說他就是黑虎神趙光斗了，生相果然十分威猛。

青袍人神態從容，緩緩說道：「趙兄也會在此，是倒出人意外的事。」

黑袍人略爲抱拳，洪笑道：「惲兄多年不見，也會到這裏來，兄弟同樣深感意外。」

青袍人道：「趙兄縱容手下，在此行兇，惲某未敢苟同。」

黑袍人詫異道：「兄弟並不知道。」

他兩道虎目，精光熠熠，朝虎爪孫無害，虎倀敖無忌二人投去，問道：「可有此事？」

虎爪孫連忙欠着身道：「回主人的話，事情是這樣，屬下因今晚在小店飲酒的人，頗有可疑之處，所以暗中囑咐敖兄，如有人離居，就把他們逼回來，也好先瞭解這些人的身份和來意，當然不會傷他們性命。」

黑袍人口中「唔」了一聲，回頭朝青袍人道：「惲兄聽清楚了，兄弟手下並無傷人之意。」

青袍人道：「如此甚好，趙兄現在可以帶他們離開此地了。」

黑袍人臉上微有怒意，但瞬即隱去，沉聲問道：「惲兄此話怎說？」

青袍人平靜的道：「淮揚地面上，不准有人行兇，趙兄最好帶他二人離去。」

黑袍人聽到這裏，突然仰首狂笑一聲道：「惲兄之意，是要兄弟離開江淮地面麽？」

青袍人道：「不錯，趙兄帶着兩個滿手血腥的人從江北到來，江淮人士自然不表歡迎了。」

黑袍人面現鬱怒，沉嘿道：「兄弟尊重你惲兄是淮揚大俠，俠名久在江湖，但並不是懼憚你惲兄有什麽驚人之藝，惲兄這話不嫌太過份了麽？」

青袍人冷然道：「這是淮揚地方人士的意思，趙兄如肯賣我惲某薄面，離開此地，大家不傷江湖道義，豈不是好？」

「兄弟不走，就傷了江湖道義麽？」

黑袍人昂首向天，徐徐說道：「惲兄如想保全你江淮大俠的令譽，那就少管兄弟的事。」

青袍人大笑道：「惲某非管不可。」

青衫相公微微沉吟道：「他們各不相讓，都不肯離開此地，莫非這裏有什麽事情？」

他這句話說得極輕，但賣花娘子一雙俏目只是注意看他，聞言輕嗯一聲道：「自然有事了。」

青衫相公回首問道：「那是什麽事情呢？」

賣花娘子悄聲道：「快別說話，我等會再告訴你。」

黑袍人也洪笑道：「很好，閣下儘管施爲，兄弟都接下了。」

青袍人道：「趙兄可是想和惲某動手麽？」

黑袍人深沉的道：「這是咱們最好的解決辦法了。」

青袍人道：「既然如此，趙兄請亮兵刃。」

黑袍人道：「兄弟就以雙掌領教。」

青袍人道：「兄弟也以空手奉陪。」

黑袍人緩緩舉起右掌，朝前拍去。

他掌勢發的極爲緩慢，因此也沒有強勁的掌風，隨掌而出。

青袍人同樣極爲沉着，黑袍人的手掌，緩慢的推到他身前尺許光景，他仍然凝立不動。

黑袍人口中發出嘿的一聲，掌勢突然變快，疾拍而至。

青袍人突然向左閃出，一下欺到黑袍人身側，揮手一掌，斜拍而出。

黑袍人沉笑一聲：「來得好！」

右手回擊一掌，向青袍人手掌迎去，左手五指半屈如鉤，朝青袍人抓來。

青袍人不敢輕視對方，左掌突收，右手使一招「飛雲出岫」，橫格對方手腕。

兩人突然之間由慢而快，各出奇招，展開了一場搶制先機的拚搏，但見衣袂飛揚，人影交錯，刹那之間，已難分敵我。

虎倀敖無忌雙目烱烱，只是注視着鬥場上兩人的動作。

虎爪孫無害却聳着肩膊，朝門口蹩了過來，滿臉皺紋，堆起了笑容，說道：「諸位客官，小老兒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賣花娘子伸手把桌上一隻竹籃，移到了身邊，說道：「你有什麽話，那就快說吧！」

虎爪孫陪笑道：「小老兒想奉勸諸位一句，你們身陷絕境，目前只有一條生路……」他故意拖長語氣，不往下說。

麻面狼問道：「什麽生路？」

虎爪孫依然陪着笑道：「願降之人，可免一死。」

黑小子冷冷哼了一聲。

虎爪孫又道：「諸位可以看得出來，就憑淮揚大俠一個人，絕不是敝上的對手，諸位合起來，也擋不住敖老兒五把飛刀，死了豈不白死？」

賣花娘子冷笑道：「虎爪孫，你不用說啦，姑娘不會上你的當。」

虎爪孫笑臉微斂，哼道：「小丫頭，妳有多少能耐，婦道人家，果眞不知死活，你們除了投效敝上，還能生離此地？」

賣花娘子哼道：「這不用你管。」

說話之時，突聽激戰之中，有人哼了一聲，交錯人影，霍然分開。

大家凝目看去，但見青袍人清癯的臉上，大有凝重之色，黑袍人更是目如銅鈴，鬚髮戟張，一襲黑袍拂拂自動，大有作勢猛撲之勢。

顯然兩人在一輪快攻之中，遇上了險招，才各自分開。

只聽黑袍人怪笑一聲：「惲兄『大拿雲手』，果然不同凡響！」

青袍人道：「趙兄『虎風狂式』，也着實精妙。」

黑袍人道：「惲兄過奬了。」

右掌勾屈，斜劈過來。

青袍人大袖一揮，飛捲而出，一點袖角，由下而上，迎向黑袍人的脈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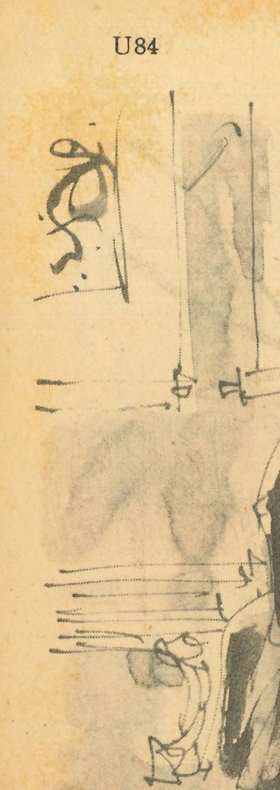
黑袍人很快收回右手，右足斜跨半步，左手依然勾屈如鉤，虛虛劃了一圈，突然抓向青袍人肩頭「肩井穴」。

青袍人同樣右足斜跨，左手再揮，衣袖橫捲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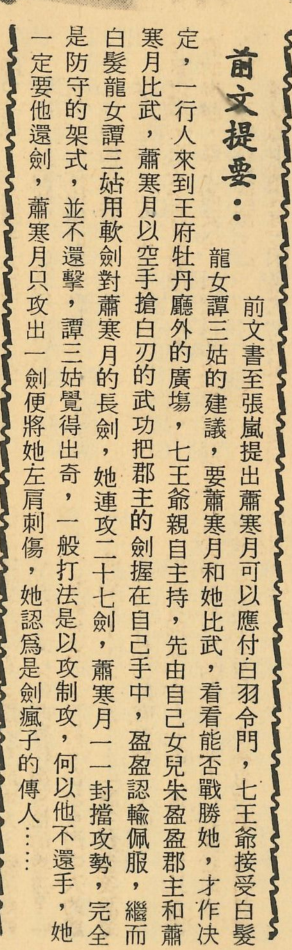
這一番動手，情形和方才又是不同，兩人舉足不過半步，一個雙手勾屈，狀若虎爪，往往一發即收。

一個雙袖揮舞，氣貫袖角，使的是「鐵袖神功」。

（未完・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嵐提出蕭寒月可以應付白羽令門，七王爺接受白髮龍女譚三姑的建議，要蕭寒月和她比武，看看能否戰勝她，才作決定，一行人來到王府牡丹廳外的廣場，七王爺親自主持，先由自己女兒朱盈盈郡主和蕭寒月比武，蕭寒月以空手搶白刃的武功把郡主的劍握在自己手中，盈盈認輸佩服，繼而白髮龍女譚三姑用軟劍對蕭寒月的長劍，她連攻二十七劍，蕭寒月一一封擋攻勢，完全是防守的架式，並不還擊，譚三姑覺得出奇，一般打法是以攻制攻，何以他不還手，她一定要他還劍，蕭寒月只攻出一劍便將她左肩刺傷，她認爲是劍瘋子的傳人……

繪圖打造機簧傘

商討對付白羽門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王爺，譚前輩，寒月失手，攪擾了雅興，就此別過了。」一抱拳，轉身向外行去。

七王爺呆了一呆，很想叫住蕭寒月，但他是王爺身份，平時一呼百諾，尊貴無比，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措詞。

張嵐心中更是焦急，但見七王爺的僵硬的神色，也不知應該如何處措。

譚三姑急急叫道：「蕭公子，請留步，老身……」

但見人影翩飛，盈盈郡主已飛躍而起，攔住了蕭寒月的去路，道：「你不能走！」

蕭寒月說道：「郡主，可是要拏下寒月治罪？」

朱盈盈嗤的一笑，道：「你犯了什麼罪啊？再說我也沒本領拏下你啊！」

她胸無城府，一片嬌稚，說的話雖然覺着可笑，但却是心中所思，句句眞實。

「噢……」蕭寒月臉上的神情輕鬆了不少，接道：「那麼郡主阻止在下的去路，是何用心？」

「我想請你留下來，因爲，師父有很多話要對你說……」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我爹也想和你談談，只不過，他不好意思叫住你，但我看得出他的神色，爹的心事一向瞞不過我！」

「這個……」蕭寒月沉吟起來，動手試招，到了刄上見血的境地，留下來，有着一種尷尬難處的感覺。

譚三姑已行了過來，道：「蕭公子，七煞劍招用出，例必見血，你宅心忠厚，老身受創不重，關於令師的另一個雅號，稱作劍帝，劍道中的皇帝，那是無與倫比的尊稱，直到他創出七煞劍招之後，這幾招太過霸道，所以，江湖中人又稱他劍瘋子，雖然是有些諷譏的味道，但他一生嗜劍如瘋如狂，非如此，也無法創出這等玄奇的劍法來。

「原來如此，譚前輩見過家師麼？」

「沒有！劍帝雖然名動天下，但見過他的人却是不多，他遊戲風塵，居無定址，經常出現江湖，如清風過渡，無跡可尋，是一位市井大隱，算起來，恐已九十年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了，蕭公子竟然得他垂顧，授以技藝，實在是夢寐難求的奇遇。」

蕭寒月輕輕嘆息一聲，暗道：慚愧，學得恩師一身技藝，今日才得知道老人家一點來龍去脈。

朱盈盈笑一笑，道：「好了，蕭公子，我師父說的很清楚，你可以留下來，請入花廳中談吧！」

蕭寒月拱手說道：「在下閱歷不豐，少不更事，處事待人急燥了一些，還望譚前輩多多原宥。」

譚三姑道：「蕭公子能冰釋誤會就好，請入廳中坐吧！老身還有大事請敎。」

蕭寒月回到廳中，氣氛頓然間和睦起來。

七王爺吩咐侍候的宮女們送上精緻茶點後，示意她們退出花廳。

事入正題，譚三姑看了張嵐一眼，道：「今日之事，出於老身的建議，但老身是爲了王府的寧靜，郡主的安全，如對張總敎席有失禮之處，還望張兄原諒。」

張嵐心中確實有些不愉快，但譚三姑幾句致歉的話，頓使張嵐心情開朗，不論輩份和武林中的地位，白髮龍女都高過張嵐，譚三姑如此謙遜，張嵐覺着面子十分光彩，哈哈一笑，道：「譚前輩言重了，殊途同歸，大家都是爲王府着想。」

譚三姑臉色一整，道：「白龍不過是一個殺手，縱然刀法凌厲，老身自信能對付他，但白羽令門中人就不同了，他們都是一個詭異可怕的組合，人數雖然不多，但個個武功高强，而且他們配合佳妙，神出鬼沒，胆大妄爲，無法無天，一旦他們鬧到王府中來，對付他們確非易事，不過，現在有了蕭公子這樣的高手，情形又自不同了！」

她推崇蕭寒月，不知道何故，盈盈郡主也聽得十分高興，目光一瞟蕭寒月，嫣然一笑。

蕭寒月却聽得臉上發熱，道：「寒月全無對敵的經驗、閱歷，還得諸位多多指點。」

譚三姑道：「白羽令門有多少人，大概江湖上沒有人眞的清楚，他們最可怕的，不是武功，是那種外形完全一樣，作用不同的蛇頭白羽箭，蛇頭中有藏毒針，有藏燐火，最可怕是內藏爆炸的火藥，不能封擋，不能手接，和他們爲敵之前，必得先想個對付蛇頭白羽箭的方法出來。」

蕭寒月沉吟一下，不見有人開口，點頭接道：「這一點如果我們早作準備，我想總可以找出對付它的方法，白羽令門中人，除了蛇頭白羽箭之外，不知道還有什麼可怕的地方？」

「能對付蛇頭白羽箭，白羽令門中人的威力，就減去了十之七八……」譚三姑微笑說道：「蕭公子可是已胸有成竹了？」

蕭寒月回顧了常九一眼，道：「常兄告訴過我蛇頭白羽箭的厲害，寒月已經開始思索，不過，尙未完全想好，待構思成熟，再和前輩研討。」

這就是才慧，胸羅錦綉，思維有方，不同於江湖草莽人物的地方。

常九突然接口道：「譚前輩，以妳成就之高，難道眞的不知道這王府的週圍有江湖高人出沒？」

「知道一些，不過，老身一直認爲是張總



敎席在訓練王府侍衛的活動，未多留心。」

常九道：「譚前輩覺着王府週圍，那裏最為可疑？」

「這個……」譚三姑沉吟了一陣，接說道：「在沒有找出確實的證據之前，老身不便妄言。」

七王爺神情肅然的說道：「難道王府週圍，眞的盤踞了一批江湖凶煞麽？」

常九道：「不會錯，至少，這王府附近，就有他們一處落脚的地方。」

王守義聽得直出冷汗，暗道：這小子說話不知輕重，直來直往，冒犯了七王爺，怎生是好？

幸好，七王爺很有氣度，笑一笑道：「我聽張總敎席說過，常壯士追踪尋人之能，天下第一，不知能不能找到他們的落脚之處？」

常九道：「應該不難，難的是這王府週圍，都是公侯府第，常某人不能擅入追查。」

七王爺沉吟了一陣，看看張嵐、王守義，道：「你們可以查，不過，在沒有找出證據之前，我不便說話。」

王守義道：「有王爺這道口諭，卑職自當全力以赴。」

七王爺淡淡一笑，道：「小心一些，別要把話柄落在了別人手中。」



王守義道：「是是，卑職會加倍小心。」

七王爺看看王守義，道：「江湖中人，以武犯禁，快意恩仇，自有朝廷的王法懲辦，殺人償命，但如江湖人和官府勾結一起，那就包藏禍心，事態嚴重了，我聽說你辦案的能力很强，但茲事體大，必需眞憑實據，只要有憑證，你們盡管放開手追查下去。」

這幾句話，給了王守義很大的鼓勵，頓有着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感受。

蕭寒月也覺着七王爺的確是一位値得去尊敬的人，他明辨是非，却又能禮賢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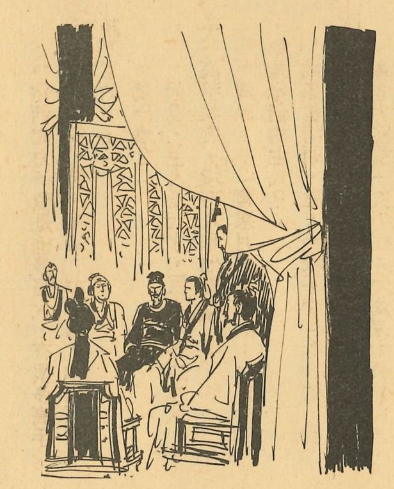
譚三姑暗中示意，盈盈郡主立刻站起身說道：「爹，娘還在等您吃飯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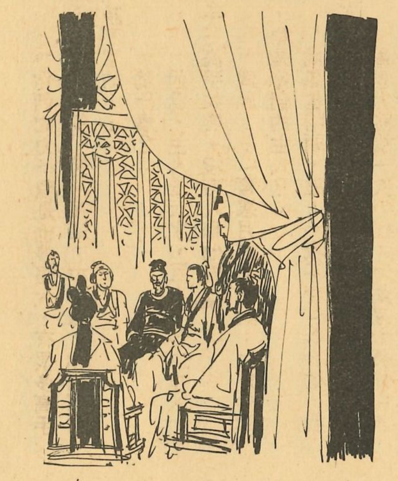
七王爺笑一笑，站起身子，道：「好！你們談談，有什麼要我帮忙的地方，告訴張總敎席一聲就是。」

七王爺他自己心中明白，他們要研商行動細節，自己的王爺身份，對這些事，確也有不便預聞之處？

送走了七王爺，王守義大為振奮的道：「過去，咱們全想的不對，七王爺如此支持，咱們却全盡往壞處想。」

譚三姑却憂形於色的接道：「眞要和白羽令門正面衝突，是一場凶險絕倫，異常搏殺，蕭公子如有對付白羽箭的方法，請先說出來，先作準備……」





蛇頭白羽箭那樣霸道的暗器，人人都心存畏懼，廳中人的目光，都集中蕭寒月的身上。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在下想，如能製造出一種可擋暗器的鐵傘，至少可減去蛇頭白羽箭的部份威脅。」

張嵐道：「什麼樣的鐵傘？」

蕭寒月道：「此傘製造不難，但需要一些巧手工匠……」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張白箋，攤在桌上，接道：「鋼片交錯，用鐵綫結合起來，外面包上油布，傘骨亦用鋼條作成，傘柄用兩尺六寸的套管，內藏强力機簧，可以射出四寸以上的鐵箭，機簧裝在傘柄上，轉動鐵柄連續可以射出六支鐵箭，圖樣在下已經畫好，照樣打造即可。」

張嵐拏着圖樣瞧了一陣，道：「我立刻叫人打造。」

常九道：「張兄，此事要絕對機密，不可洩露出去，才能收一擊成功之效。」

張嵐笑道：「這個盡管放心，保管是絕對機密。」

譚三姑道：「蛇頭燐火箭，見物即燃，最好多造幾把，以備補充。」

張嵐說道：「我要他們趕工，盡量多造幾把。」

譚三姑道：「張總敎席，對付白羽令門中人那樣的高手，不能寄望王府中的侍衛，再說他們還要保護王府，如能邀請一些帮手……」

張嵐接道：「如若以江湖上的方法辦理，邀請武林同道參與，倒是不難，但此事涉及太廣，只怕有些不便。」

王守義道：「對！咱們在辦案子，不能驚動太多江湖中人，必要時，可以調動官兵。」

譚三姑沉吟一陣，道：「我最担心的是王府受到驚擾，調一些精幹官兵，多帶匣弩弓箭，加强戒備，總是聊勝於無，但最重要的是咱們不能以王府作為發號施令的地方，老身太瞭解白羽令門中人了，一旦正面對上了，他們一定會展開反擊。」

張嵐看看蕭寒月，道：「蕭寒月，你看以永樂堂作為對敵發令的堂口如何？」

「應該可以，趙家已陷入漩渦，幽蘭姑娘已早存毀家救父的打算了。」

譚三姑說道：「好！咱們分頭辦事，王總捕頭、蕭公子請先回趙家，張總敎席去趕製鐵傘，老身安排一下，咱們天黑之前，在趙府見面。」

× × ×

蕭寒月早有着一探趙幽蘭跨院神秘的衝動，但還强自按耐下去，他沒有去趙幽蘭居住的跨院，却到了囚禁武鳳的地窖中。

這座地窖，本是趙百年收存名貴藥物的地方，建築的很堅牢，有內外兩重鐵門，四個捕快，分守鐵門內外。

蕭寒月進入地窖，才發覺地窖中很舒服，地方寬大，還有床褥、棉被，一盞琉璃燈，照的一室通明，武鳳和那黑衣人，各自盤膝閉目

，坐在一張木榻上。

蕭寒月大感奇怪的是，這兩人竟然未加綑縛，以兩人武功之高，不知何以竟然不作逃走的打算，甘作階下之囚。

揮揮手，使隨行入室的捕快退出去，蕭寒月緩步木榻，道：「武鳳姑娘……」

武鳳睜開眼睛，目光中竟然十分平和，這又使蕭寒月大感驚奇，原想武鳳火爆的嬌叱怒吼，並未出現。

「我只想知道，你們是用的什麼方法？廢了我的武功……」武鳳帶着一抹無可奈何的苦笑。

蕭寒月怔了一怔，道：「怎麼，妳被廢了武功？」

武鳳道：「如果，我還有武功，豈會如此安份的坐着……」

語聲一頓，接道：「眞奇怪，我怎麼變了很多，照我的性格，我就是逃不出去，也不會甘心這樣地活着，難道我連尋死的勇氣也消失了？」

看她說話的神情，絕對正常，只是性情上有了很大的轉變。

蕭寒月暗暗忖道：難道這又是趙幽蘭的手段？能使一個人的性情，在極短的時間內，完全改變。



心頭震動，人却緩緩坐下了，吸一口氣，使心情平靜下來，道：「早想來看妳，可是事情太忙……」

武鳳笑道：「你還能活着來看我，也眞是命大的很。」

「確實遇上了幾次凶險，不過，總算被我擋過去了。」

武鳳雙目盯注在蕭寒月的臉上，瞧了一陣，道：「眞難為你了，見過沒有？」

「沒有！」

武鳳嘆息道：「希望她還好好的活着？」

蕭寒月一呆，道：「妳是說……」

「我不知道，她沒有完成任務，總是免不了要受懲罰，希望主人喜愛她，不要處罰的太重才好，我們從小在一起長大，情同姊妹，你把我抓住，為什麼不把文雀也抓住呢？」

「我……」蕭寒月苦笑一下說：「下一次，再見到文雀時，我一定把她逮住，請她來這裏陪妳。」

武鳳道：「她比我聰明，希望她能保護自己……」目光一掠那黑衣人，接道：「這個人，也是你抓住的？」

「是我的朋友，不是我……」



「你們的力量似是也很强大，有很多高手……」武鳳笑一笑，接道：「不過，你們絕對勝不了的……」

「為什麼？」

「因為，主人是天才、巨人，勢力龐大，手下高手如雲，沒有人和他對抗！」

「武鳳……」蕭寒月柔和的說：「告訴我，誰是妳們的主人？」

武鳳搖搖頭，道：「我不會告訴你的，我不能出賣主人。」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如果妳們的主人，眞是無所不能，為什麼不來救妳？」

武鳳怔了一怔，道：「我……我想，我只是一個不足輕重的人，生死不會放在主人的心上。」

「不要妄自菲薄，武鳳，妳有絕世容色，武功又好，是難得一見的才女……」

武鳳接道：「我如果武功好，怎會被你擒住，不過，我一點也不恨你……」話未說完，她一閉雙目，滾下來兩行淚水。

「好好休息吧！過兩天，我再來看妳……」蕭寒月轉身行到黑衣人的榻前，接道：「你叫什麼名字？」

「風七——」黑衣人回答的很乾脆。

蕭寒月道：「風兄……」

風七接道：「我是風字組，第七號……」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那兄台的眞實姓名是……」

風七道：「唉！有什麼不同，都是一個人的代號罷了！」

蕭寒月道：「很大的不同了，人之姓氏，上承於父，下傳於子，傳宗接代，一脈不絕，至於風七二字，那就如閣下所說，只是一個代號了。」

「在下慚愧……」風七黯然接道：「我只是一個殺手，說出眞名實姓，徒使先人蒙羞，蕭大俠不用追問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既是如此，風兄能告訴我些什麼？自己說吧？」風七搖搖頭。

蕭寒月心中忖道：「他以殺手為羞恥，却又不肯說出內情，那位主人，用的什麼手法，竟然能把他們控制的如此嚴緊，搖搖頭，道：「風兄不願多說，在下不勉强了。」轉身向外行去。

× × ×

蕭寒月回到住處，趙幽蘭早已在室中相候，他細看趙姑娘，發覺她又見清瘦，臉色蒼白，眉宇間，倦容隱隱。

趙幽蘭擧手摸摸鬢角、額頰，淡然一笑，道：「是不是我的臉色很難看，唉！早知如此，我應該撲一些脂粉再來？」

蕭寒月道：「妳確實消瘦了不少，但却倍增清麗，幽蘭姑娘，我担心的是妳的身體這樣下去，如何能支撑得住。」

「我很忙，忙的沒有時間休息……」理一下鬢邊的散髮，趙幽蘭緩緩接道：「鏡裏怕見花容瘦，我不該來看你的，但我不自覺的走來了這裏，蕭兄，我是不是已變的容色憔悴，人樣支離？」

（未完·十八）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骷髏畫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肯、丁裳衣、高風亮被聶千愁用無形網網住，冷血却穿破網而逃脫，但仍暗中跟踪想拯救他們三人，聶千愁吩咐言氏兄弟將唐肯等三人先帶回青田，自己再誘冷血到泥泉砂漿噴濺之處，利用泥泉噴濺熱漿，趁冷血左脚受傷，猝起襲擊，以爲可將他一舉擊殺，冷血却利用噴出的熱漿向聶千愁反攻，將聶千愁制服，却沒有將他殺死，放他一條生路……言氏兄弟將唐肯等三人押解至一小村落，他們惡性不改，將村民夫婦殺害，此時隆牢頭率領帖家三雄，肇氏五虎來接應，因爭功而互相內鬨，言氏兄弟用計引誘他們就範，全部將他們殺個乾淨……

見財起歹心　擊殺親兄長

言有信沿路留下的暗記，只有李大人的手下看得懂，別人是完全無法得知的。

冷血也不知道。

他不是追命。

要是追命，不管看不看得懂那些記號，都一定能够追踪到他要追踪的人。

星光閃閃，山腰上神廟的佛燈隱隱約約，走在幽蔽的林蔭裏，也不覺太暗。

冷血只覺心情黯淡。

他抹了抹額上的汗，倚着一棵棗樹，滑坐下來，在想：他究竟錯在那裏？是不是錯了方向？還來不來得及補救？

最重要的是：高風亮、唐肯、丁裳衣他們遭遇到甚麼？

就在這時，一陣蹌踉的脚步聲傳來。一個乾瘦的老頭，穿着邋遢的衣服，劇烈的咳嗽着，蹣跚的走前來。

這人一面走一面咳嗽，咳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全身都痙攣了起來，扶住樹幹，大口大口的喘息着。

他雖然鯨吞着空氣，可是從他喘息那像裂不一般的聲音裏，他所吸的氣根本就進不了他的肺葉去。

冷血即刻走上前去，扶住他，頓時覺得這人雙手冰涼，衣著單薄，心中一陣惻然。

那人還是劇烈地咳嗽着，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隨時都要嚥氣似的，但還是用一雙眼睛，看了冷血一下。

冷血感覺到那眼神的謝意。

那人終於蹲下來嘔吐，冷血知道那人吐的是血水。

吐過之後，却似好了一些，那人仍蹲着，好一會，急促的喘氣聲漸漸平伏了一些。

冷血一直替他揉着背，並把柔緩的功力注入一些在他的體內，以圖助他恢復元氣。

那人忽然扶着棗樹站了起來，回頭笑道：「小哥兒，你眞善心。」

冷血道：「應該的。老丈要去那裏，我送你去。」星月閃照，冷血發現這「老

丈」臉上雖然佈滿歲月和滄桑的痕跡，但却不如他想像中那樣的蒼老。

那人的手顫抖着，他就用抖着的手，在冷血肩上拍了拍，道：「你去吧，每個人都有自已該做的事。」

冷血却怕那人在路上忽然斷了氣，堅持地道：「老丈，你住的要是不遠，我可以送你一程。」

那人抹了抹唇上的血，瞇起眼睛端詳了冷血一下，笑道：「好哥兒，人中龍，心地好，可惜，我沒有女兒……」

冷血覺得臉上一熱，他輾轉殺敵，只求把事情做好，除了諸葛先生之外，很少聽到那麼直接的讚美。

那人忽又咳嗽起來，冷血忙扶着他，那人掏出了手帕，像吐了一點甚麼東西，也濺了冷血的袖子一些。

那人慌忙替他揩抹：「弄髒了你的衣服……」

冷血連忙自己揩抹，說道：「沒有關係。」

這時，忽聽一陣急蹄奔近。

冷血一隻一隻手指的鬆開，攔在老者身前，手已按劍。

共有七匹馬，馬上是官差打扮的人，那馬上各擄着老太婆、女子或嬰兒，飛馳而近，馬上被擄的人，哭聲震天。

冷血怔了怔，那七匹馬在吆喝聲中就要過去。

冷血一長身，攔在路心。

馬上爲首二人，冷哼了一聲，揚鞭擊去。

冷血見鞭揚手，兩人都被拖跌下馬，其中一名小女孩，摔跌下來，冷血一手抄住，但另一個嬰兒却往另一邊石上跌去。

冷血大吃一驚，瞥見老者正好一個蹌踉，接住了嬰孩，却後力不繼而坐倒在地，老者柔聲哄嬰孩別哭。

冷血向他笑了一笑。

老者也安慰地笑笑。

這一來，官兵們紛紛下馬，拔刀吆喝：「呔！甚麼人？竟敢阻擋官差辦案？」

冷血一指那嚎啕大哭的嬰孩，問：「他們犯的是甚麼罪？」

爲首的公差怒道：「這關你屁事！」

冷血淡淡地道：「你們要是辦公事，就得說明原因，不然就別怪旁人把你們當強盜辦！」

那公差怒不可遏：「我們是奉李大人之命行事，你也敢管？」

冷血冷冷地道：「甚麼李大人不李大人的，我只知道人人都是人！」

公差本待發作，但見剛才冷血露了一手，知非易惹之輩，指着那幾個被擄的人道：「他們都不納稅，我們把他家人抓去，待有錢繳稅時才來領回。」

冷血和老者對望了一眼。

老者喃咕着問：「納稅……那稅糧不是剛繳清了嗎？」

公差一點也沒把老者瞧在眼裏，喝道：「老而不，你懂個屁！上次交的稅銀，全給神威鏢局的人搶了，只好再補繳！」

老者喃喃道：「稅銀給人搶了，你們去追那搶的人呀，再迫害這些良民，又有何用？」

公差再也忍耐不住，一腳就往老者蹴去。

冷血一手抄住他的腳。

那公差殺豬般地嚎叫起來；冷血的手直如鋼箍一般，那公差左扭右撑，用刀力砍，也全無用處，冷血只是在攻擊到了眼前時才微微一閃，對方連他衣袂也沒碰着，但他依然抓住公差的腿不放。

另外三名各公差紛紛揮刀來砍。

冷血並沒有拔劍，戰鬥却很快地已結束。

那一個先攻到，那一個便先踣地呻吟，待倒下了四人，另外二人都嚇傻了，誰也不敢再逼近半步。

那被抓着腿的公差早已痛脫了力，咀裏只會哀告地叫道：「好漢……饒命……饒命！」

冷血陡地鬆手，瞪住那幾名心驚胆戰的公差，道：「以後你們欺壓良民的時候，最好多想一想，你們要人饒命時候的心情。」

那些公差忙不迭地說道：「是……是……」

冷血心裏暗嘆了一口氣，他知道這些人是不會把他的話記得多久的，但他也不能就此殺了他們，終於放了手，叱了一聲：「滾！」

那些公差連忙拾回地上的兵器，也不敢再動那些老弱婦孺，一個公差苦着臉道：「大俠，您這一放我們，叫我們怎麽回去交差啊？」

冷血知道有些嚴厲的官員動輒便爲小事把手下處罪，便說道：「我姓冷，原名冷凌棄，你們回去照稟，有事儘管找我好了。」

這些公差孤陋寡聞，也不知「冷凌棄」就是「天下四大名捕」中之「冷血」，心裏記牢了這個名字，只求回去交差，慌忙走個一空。

那些被救的人都來拜謝，冷血心知這只是解他們一時之危，揮手道：「你們還是互相扶助，回去籌錢繳餉，不然，麻煩可沒了呢！」覺得荒山寂寂，這些老弱貧寒都似該送他們回去較安全，但又躭心高風亮等人之安危，一時拿不定主意。

老者忽道：「這些人，我送他們回去好了。」

冷血想了想：這老者也罹重病在身，萬一路上復發，也不好料理，怎能照顧他人？正待說話，老者忽笑道：「冷少俠在找兩男一女，被兩個容貌相近的人押走是不是？」

冷血一震，心中驚訝，一時又無以形容。

老者咳了兩聲，道：「只怕你追錯路向了，他們是往回走，大概會抄過『小滾水』左側，現在追去，還不一定追到。」

冷血奇道：「老丈……你是怎麼知道的？」

老者笑道：「我的鼻子靈似狗，是嗅出來的。」說罷，抱起嬰孩，牽着一個小孩子的手，向其他的人說道：「這就啓程囉！」

冷血望去，只見老者背影傴僂，咳聲還不斷的傳來，帶着老弱數名，往前行去，月亮把他們的影子拖得長長的。

星光依然閃亮。

寂寞的星光。

× × ×

蟠龍般的火光。

熊熊的火焰。

鄉民衝近茅屋。

他們是聽到女人的叫聲，附近的人家過來偷看，發現格鬥，以爲來了強盜，於是糾合這一帶的鄉丁，持火炬前來剿匪。

他們吶喊着，揮舞着鋤頭農具，要衝進來抓強盜。

但只不過頃刻間，七八人被打倒在地，呻吟不已，言有義一脚踩斷地上的傷者幾條脇骨，走到門口，迎着火光一閃，趾高氣揚的道：「你們幹什麼？」

一個老里長問了回去：「你們要幹什麼？」

言有義猝地暴笑起來：「我們？我們是城裏的官差，來這裏抓人！」

衆皆騷然。

言有信暗裏扯扯言有義的衣袖，他們殺人強姦，在這種情形下亮出公人的身份，萬一傳出去會惹麻煩。

言有義點點頭，他也自知失言。

里長說：「不可能的，阿來和阿來嫂都是好人，決不會做犯法的事！」

言有義冷哼道：「好人？你們憑什麼分辨那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

只聽一個農人大呼道：「我剛才看到這兩個賊子殺死阿來後，姦污來嫂！」

另一個胖子義憤塡膺地道：「屋裏還有幾個人給他們抓着，還有阿來的孩子，全在屋裏！他們還殺了好多好多的人！」

一個彪形漢子怒叱：「喂，快把人放出來！」

言有義眼珠變綠，怒道：「你們再不走，是迫我把你們這些村夫愚婦一個個殺光！」

那些鄉民一聲吶喊，個個勇猛，拿着農具猛攻，可惜大都不諳武功，三兩下手脚被言氏打倒，還殺了三人。

鄉民只有往後退。

言有義掠出去，又殺了兩人，其中那胖子和彪形大漢趁亂偷掩入屋裏，大漢抱走了小弟弟，胖子想解開丁裳衣等三人身上的束縛，但他既不會解穴之法，也不懂得如何解除那葫蘆的無形禁制，一時爲之急煞。

丁裳衣却示意他湊過耳去，迅速地講了幾句話，這淳樸的胖子才點了點頭，言有信已掠了過來，一脚把胖子踢翻，正待下毒手，丁裳衣叫了一聲：「言大哥。」

言有信一怔，問：「什麼事？」

丁裳衣道：「他們又不會武功，不礙着你們，少殺些人吧。」

言有信躊躇了一下，胖子已趁機翻竄出去，其餘的鄉民傷的傷，死的死，逃跑的逃跑，只剩下一地的農具和火把。

言有義過去一一把火頭踩熄，狠狠地罵道：「眞是一干自尋死路的蠢人！」

言有信道：「殺了那麼多人，還是離開這兒罷。」

言有義瞪眼道：「離開？老子睡沒睡够，樂沒樂够，他們能怎樣？以我們的身份，還怕他們報官麼？」

言有信道：「怕是不怕，但總是少惹麻煩的好。」

言有義想了片刻，道：「還有兩個更次就天亮了，總要等太陽升起來才走的好，不然，這兒『小滾水』到處冒着泥泡，一脚踢下去總不好收拾。」

言有信像無可無不可地說道：「那也好。」

言有義忽然想起什麼似的道：「人質呢？有沒有跑掉？」

言有信笑道：「人質倒沒失，那小孩子倒溜了一個。」

言有義即問：「男的還是女的？」

言有信道：「是小弟弟。」

言有義笑道：「還好，那女的還留着給我享用。」

言有信也不禁皺了皺眉頭：「老二，那女孩子還小，我看——」

言有義哈哈笑道：「怎麼老大憐香惜玉起來了？你放心，那個丁裳衣、藍牡丹我不碰就是了。」

言有信聽他提起丁裳衣，臉色變了一變，言有義逕自走進去，一面笑得鬼鬼的說：「我勸你呀，人不風流枉少年，咱們年紀也不算小了，得行樂時且行樂，不然人兒交上了給李大人，發落到大牢裏，可沒你的甜頭囉！」

言有信心裏想着的事情，忽然給言有義說了出來，臉上一陣烘熱，一時也不知答些什麼話是好，言有義詭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膊，神神秘秘的道：「我說老哥呀，有些事，做了神不知，鬼不覺，樂一樂嘛，對誰都沒少了一塊肉，何況她又不是……」却見言有信沉下了臉，伸伸舌頭，便逕自入茅屋裏。

那小女孩一夜間喪雙親，眼見這兩個殘忍無道的魔頭殺人橫行，眞可謂歷盡驚心，淚流滿臉。

言有義覺得那小女孩子頰潤鼻挺，樣子長得甜，色心既起，飢意大盛，喝道：「喂！先把桌上的菜飯弄熱，吃完再跟你樂！」

那小女孩只顧着哭，丁裳衣等都爲她着急。

言有義本待發作，但眼珠一轉，想了一下，笑嘿嘿地道：「算了，小姑娘，你弄一頓好菜好餚的，我們就放你走，好不好？」

小女孩抬起頭來，晶瑩的淚珠映着清甜的臉蛋，不像村裏人黝黑結實，反而清秀可喜，只是她一雙眼睛，早巳哭得紅腫，誰看了都不忍心。

言有義嘿嘿地笑問道：「叫什麼名字呀？」

小女孩用牙齒咬着下唇，忍怒小聲道：「蒸魚。」

言有義楞了一楞，道：「蒸魚？」

小女孩點頭，又低垂着頭，前面頭髮垂下來，幾絲幾綹的遮掩了額，只露出秀巧的下頷。

言有義蹲下來望她：「名字叫蒸魚？」心裏想：這名字眞怪，後來想及鄉下人老愛叫什麼阿狗阿貓，阿豬阿牛的，也不引以爲奇了。

小女孩小小聲地「嗯」了一下。

言有義用手碰碰她的下巴，笑道：「好，蒸魚就蒸魚，你趕快去蒸條好吃的魚吧，吃完我們就走！」

蒸魚像有了一綫希望，用小袖抹揩了一下淚痕，往廚房走去，言有義望着她纖巧的背影，臉上不懷好意地浮現了一個無聲的笑容。

丁裳衣等都爲她着急：因爲他們都知道言有義這魔鬼的話全是騙她的。

× × ×

言有義斜睨着蒸魚的背影，邪邪地笑着，忽皺了皺眉，呻吟了一聲。

言有信道：「什麼事？」

言有義隱有痛楚之色，道：「我去房裏敷一敷藥，打坐運氣調息一下，這裏你先看着，好罷？」

言有信點頭，言有義捂着小腿急步入房。

屋裏油燈忽黯了下來，燈油巳快燒盡了。

言有信正想去調撥燈蕊，却又不知油放在何處，忽聽了丁裳衣幽幽地叫了一聲：「你來。」

言有信轉過身去，就看到了丁裳衣。

燈光愈黯，丁裳衣的膚色更白，但雙頰更紅：她雪白的肌膚乃自耳沿直落脖子，由頭頸到衣衽稍微敞開的胸肌，都那麼驚心動魄的白，白得使言有信只看過一眼，就恨不得扒開她衣襟看下去。

言有信長吸一口氣，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丁裳衣嬌慵地點點頭。

言有信不點燈了，走過去，丁裳衣幽怨地白了一眼，道：「放了我。」

言有信想想，伸出兩隻手指，似要解丁裳衣的穴道，倏地運指如風，先後點了高風亮、唐肯幾個要穴，不但使他們說不出聲音，而且整個人都失去了知覺。

丁裳衣嬌叱問道：「你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言有信道：「你不是要我放了你嗎？」又問：「妳不是要我也放了他們罷？」

丁裳衣臉色轉了轉，才露齒一笑道：「當然不是放了他們。」她的人好似粉雕玉琢磨出來的人兒，櫻唇紅似火，言有信靠近了聞到一股幽香，心中怦然，好一會才能說：「我想想，又不敢放你了。」

丁裳衣目光流轉，問：「爲什麼？」

言有信道：「我想，萬一我放了你，你就會對付我，不然，也一定會逃跑的，對不對？」

丁裳衣心中罵了一句：老狐狸！柔笑道：「傻瓜！我怎會走呢！」

言有信沉默了一會，燈光點點黯下去，在幽黯裏丁裳衣的魅力更難抗拒。

良久，他說話了，聲音出奇的低沉：「丁姑娘，其實，你以前也見過我，只是你不知道罷了。」

言有信的聲音在幽光裏空空洞洞，寒風忽送，燈光搖閃，地上幾具屍首，令人不寒而慄。「我們辰州言家，本是武林一個旺盛家族，但家父言大諾却罵我倆兄弟天性涼薄，不授予絕頂僵屍拳，生怕我們變本加厲，反而寵信表弟言蘭，把我們逐出言家……」

丁裳衣不知道言有信講起這些是什麼意思，但知此人顚倒反覆，喜怒無常，是個可怕人物，而今肉在砧上，只好耐心聽下去。

「……我們離開言家堡後，因爲武功不濟，得罪人多，幾次給人趕到窮途末路，顚沛流浪，險死還生，所幸我們逃出來的時候，同時也偷了『絕世飛屍拳譜』，我們一面逃亡，一面互相砥礪苦練，相信總有一天，要出人頭地，報仇雪恨。」丁裳衣心中聽得冷笑：這兩兄弟居然偷了「言家堡」的秘傳拳法才離去，對本身家庭可謂已不忠在先，却念念不忘報復，實不能怪別人卑薄他們的。

「……可是因爲我們結仇太多，武功未練成之前，隱姓埋名，爲了躲避仇家，便在阿公河附近擺渡，丁姑娘，你還記得阿公河的急流嗎？」

丁裳衣怔了一怔：阿公河？似乎有這麼一個名字，但一時又想不起是幾時的事了，更想不起來發生過什麼事，她一面回想着，一面點點頭。

言有信立時顯出很高興的樣子，道：「你記得了，那時候，我和幾個苦哈哈，在阿公邊設竹筏，供人擺渡，那天是端午節，你記得嗎？你和那姓關的，還有三、四名大漢，正要過河……」

丁裳衣也記起來了。那是十年前的一個中午，自己還是小女孩的時候……那時候，那個下午，想到這裏，丁裳衣覺得自己臉上發着光，身子也發着熱……

那時候，她是一個富有之家的小女兒，還不懂江湖恩怨，世間仇殺，那時候，關飛渡率了七八人，闖進他的家，把她刦走。她看着這個大眼睛大鼻子的粗眉大漢，心中驚駭莫名，但關飛渡見她一哭，慌了手脚，溫聲告訴她，他不是來傷害她的，只是他父親丁三通曾經汚辱了他的娘親，並且逼死了他爹爹，任他天涯浪蕩，現在要來報仇。

丁裳衣開始覺得很恐懼，但在這個大漢柔聲勸慰下，不知怎的，像有了依憑，畏懼漸去。

她要求關飛渡不要傷害她父親，他默不作响，只對着火堆發呆。如此過去了一夜。第二天，丁三通派官兵圍剿，關飛渡等突圍，沒料丁家派來的高手連丁裳衣也追殺，關飛渡身受十一道傷口，和兄弟們捨命護他，才把敵人打退。

丁裳衣開始以爲父親是怕她做出喪辱門風的事情，所以才要殺她，於是央求關飛渡放她回去，關飛渡却因躭心她的安危，便不顧自身安危，夤夜帶丁裳衣回丁府，不料在無意聽到了丁三通和丁夫人的對話。

原來丁夫人也是丁三通挾強奪來的，丁裳衣的生父藍林就是被丁三通所殺，藍夫人無奈，只好携女從了丁三通，變成了丁夫人。

丁夫人正在哀求丁三通不要對丁裳衣施辣手，丁三通却斤斤計較丁裳衣爲賊人所擄敗壞門風，使他在官場中教人笑話。

丁裳衣再也按捺不住，大聲指斥丁三通的不是。丁三通怒羞成怒，大聲呼叫，丁府高手盡出，包圍關飛渡。

那時關飛渡的武功也並不太高，丁裳衣根本不諳武功，丁夫人想阻止丁三通行兇，結果爲丁三通錯手所殺。

這却激起了關飛渡的怒火，居然在重重包圍中擊殺了丁三通，這時，幸好關飛

渡的兄弟們及時趕至，救走了關飛渡和丁裳衣。

由於丁三通和官府有往來勾結，所以事情鬧得很大，公差到處追捕，丁裳衣本對關飛渡親手殺死養父一事愀然不樂，但經過一段時候相處，便很嚮往關飛渡一羣「無師門」的自由自在，豪放不羈，肝胆相照，無拘無束的生活，從而想到成爲一份子，跟他們浪跡天涯。

開始關飛渡是不答應的，笑說丁裳衣吃不起這些無家無根的亡命生涯，但他又捨不得和丁裳衣分手，加上官方緝捕得緊，關飛渡不同意也只得同意了。

這一段日子，便成爲丁裳衣最快樂的回憶。

那天下午來到阿公河，官衙的人就在後面追，關飛渡等都不甚諳水性，他跟幾個兄弟要背水一戰，便命擺渡者背丁裳衣先過河。

那時候，爲方便行走江湖，避人耳目起見，丁裳衣是化作男裝，用馬連坡的大草帽低低罩着額頰，誰也看不清楚她是女兒身。

阿公河秋天的時候，水流急漲，是非要用舟子擺渡不可，但到冬時水淺石露，有經驗的船夫乾脆揹客人過對岸，便省事快捷得多。

因爲關飛渡等正被人追殺，船夫們都不敢過來背人，關飛渡又急又怒，一把揪起一個船夫，怒道：「你背不背？」

那船夫沒有答話。丁裳衣生怕關飛渡遷怒船夫，忙走過去用手按着關飛渡的肩膀，說道：「大哥，我跟你一起在這兒拚殺。」

那時風很大，岸上的蘆葦搖得很勁急，關飛渡額上豆大的汗珠，流到鬢梢上，他用手一甩，跺足道：「你不會武功，怎能——」

那船夫忽然說：「我背她過去。」便蹲下身子。

丁裳衣還想跟關飛渡一道對敵，那船夫說：「你先過去，他們更能集中精神應敵。」丁裳衣咬了咬唇，想想也是道理，便讓他先背過河去了。

那河水的勁急，船夫一步一步的踏穩了才往前走，甚至那後髮脚刺在她大腿上的感覺，她都記得……她記得更清楚的是，在她不住的回望中，遠遠看見正在跟敵人交戰的關飛渡，也是不斷的往這兒望過來，使她一面担心，人越往對岸走心越留在原來的岸上，另一方面也慶幸自己幸好已離開：否則教關飛渡如何專心作戰？

在那刹間，她知道她是永遠屬於他的，無論離開得多遠，甚至生死都隔不斷他們。

她沒想到這十年前的事會給言有信提出來，更沒料到言有信居然就是那個揹自己過河的船夫。

丁裳衣迷惘了一下，才說道：「就是你……」

言有信眼睛發着光，道：「便是我啊，你可知道，我那時候正在躲避仇家，爲何不惜暴露身份，也要揹你過河？那是因爲……」

他眼睛裏的神采一反平日的幽森：「那天，你用大帽子遮着臉兒，只露出小巧的下頷，說了一句話，我當着風，聞到一陣香味，從你的袖口裏，可以看到那皓腕到玉臂，是那潔白而無瑕，我就知道，你是個女的，你一定是個女的……」

言有信趨前一步，丁裳衣情不自禁的向後一縮，但因穴道被封，只眼睛眨了一下，身子並沒有移動，只聽言有信夢囈般的語言道：「……丁姑娘，請你原諒我，我在那時，就巳經知曉你是一個女的，那時候，水流很急，水濺上來，濕了你的腿，我看到，那袍子浸濕了，你的腿，也浸濕了，我怕我會摔倒，用力抓着你的腿，後來，我忍不住了，用鬍子去刺你的小腿，你都沒有拒絕，我只覺我後頸熱呼呼的，每一步走下去，水流似熱的，我像跌入了無底深潭裏……」

丁裳衣猶記得那時的情景，她記得整條河水急流冲激着，上空的雲朶變幻着，整個天地都是移動變幻的，但她憂心忡忡，只專注在岸上的交手。

她也覺得裙子濕了，可是她沒有理會；也感覺到腿上熱刺刺的，但她也無心去看上一眼。

她沒想到情形原來是這樣的。

那時候，丁裳衣剛出來流浪，還不會武功。

那時候，關飛渡才開始引領他的一干兄弟剛剛闖出了一點名堂。

那時候，言有信和言有義還沒有練成歹毒邪惡的絕世僵屍拳。

言有信跟言有義有一點有很大的分別：言有義好色淫劣，言有信也好色，不過，却沒有做過淫惡的行爲，他對異性也有很多想像和思慕，但因爲性格的關係，並沒有化爲行動，相反的用情還相當眞摯。

那天，他背丁裳衣渡河，感覺到那一雙大腿的堅實和溫熱，少女腰腹的細柔，他一步一步吃力的在跨着，在他彷彿失去了力氣，怕自己摔倒，怕自己走不過河……太陽猛烈，河水滔滔，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背上的是一個女子！

終於他把她揹過了河，放她下來，風勁日麗，揚她的袍裾，映出蝦色的大腿，那沾濕了的曲綫比什麽都美，河風也吹歪了她額上的草帽，現出那美麗得讓人凝住呼吸，悽楚得不過份的臉靨。

這臨岸小立，使言有信完全怔住，腹中彷彿貯存了一塊燒紅的熱炭。

但她渾然不覺，只顧着注視對岸的格鬥。

那時他腦中意念，千轉百轉，想不顧一切要把她擄走，可是又怕這樣做會褻瀆了她，就這樣反來覆去尋思的時候，丁裳衣忽喜溢於色，拍手招呼。

「關大哥，關大哥……」

原來對岸的格鬥巳經結束。

關飛渡那邊犧牲了兩個兄弟，但把追兵全都殺退了，關飛渡正渡河而來。

言有信知道沒希望了，他自忖決非關飛渡之敵。

他仍是偷窺丁裳衣那豐滿的玉頰，一個女子要是臉靨太過飽滿便不够秀美，這對丁裳衣來說完全是例外。他偷瞥這粉砌似的人兒，以及那濕透衣服裏着的胴體，咬着牙，握着拳，切齒地想：有一天，我要得到你；有一天，我要得到你……

由於他這樣發狠於想着，以致令他完全忘了這件事巳接近夢想。

天下那麽大，人世間那麽多變化，一個人早一刻出門或遲半刻吃飯都會造成許多際遇，他實在沒有什麽機會再遇到丁裳衣，而實在也沒有什麽理由會使丁裳衣心動於。

他想着的時候，丁裳衣巳倒在剛過了河的英雄關飛渡的懷抱裏。

言有信衝動得幾乎想馬上過去狙擊關飛渡，只是他沒有這樣做。

他只默默地離開了那兒，因爲洩露了身份，他以後也再沒有在阿公河上擺渡。

直至他藝成之後，和言有義回到言家堡、製造事端、挑撥離間、從中奪權，到最後使得言家堡七零八落，他們兩人暗裏得利，再藉此身份被李鱷淚收攬，招入麾下，可謂武功好，地位高，幹下了不少令人恨得牙嘶嘶又沒奈何他們的事。

至於那「船夫」的離開，是在丁裳衣和關飛渡喜聚了一段時間之後才省起有這麽一個冒險背她過河的人，於是她問：「那位擺渡的大哥呢？」

關飛渡搖頭，他也不知道，他向旁的船家：「那個人是誰？叫什麽名字？我要好好謝他。」

船家們都說不知道。

於是丁裳衣從些微的感激，到逐漸忘了這個人的存在。

× × ×

言有信却一直沒有忘掉阿公河上的背渡，他深切地迷戀上只有他自己才知背上的是個女孩子，以及肌膚相貼的感覺。

直到最近，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隨李鱷淚李大人赴菊紅院，驚見藍牡丹原來就是當年那河上風中的女子。

可是那女子一點也認不出是他。

他雖然震動，但並沒有表達出來：因爲他知道，李大人視「藍牡丹」爲禁臠，而魯大人也十分沉迷於她的美色。

以他的身份，無論是李大人還是魯大人，他都招惹不起。

然後他也得悉關飛渡落在獄中，他對這個英雄形象的人物，出奇的嫉恨，於是千方百計獻計李惘中，使得李惘中對關飛渡懷恨入骨，既不能用之，只好殺之。

關飛渡既歿，丁裳衣刦獄，言有信不忍見她被捕，便假意出手，暗中示警，指使丁裳衣逃逸之路。

言有信雙眼發出極狂熱的光芒，激動地道：「丁姑娘，從阿公渡河起，我一直對你……一直對你……朝思暮想，念念不忘……我記得有一次，夢裏夢見你，你……對我很好，我一面睡一面笑着，結果笑醒了老二，老二把我搖醒……我眞不願意就此醒來，因爲夢醒了，你就要消失了，不見了，再也得不到了……所以我還是蒙着頭繼續睡下去，希望能夢回剛才那個甜夢，不過……」

他的語音充滿了懊喪：「我再也沒有夢到你。」

丁裳衣出神了一陣，回復過來忙道：「我不是……不是就在你的面前了嗎？」

言有信喃喃地道：「是呀，你就在我的面前……」

丁裳衣竭力使自己鎮定下來：「我在你的面前，這不是很好嗎？」

言有信雙眼直楞楞的：「你在我的面前，這一切都很好……不，不可能的！」

這使得連丁裳衣都急了起來：「爲什麽不可能？我不是在你的面前嗎？這是眞實的呀！」

言有信掩面近乎嗚咽地道：「你不可能會對我好的！」

丁裳衣溫婉地笑道：「我爲什麽對你不好？我不是很好的對你嗎？」

言有信徐徐地把手自臉上滑下：「你……你會像夢裏一般待我嗎？」

丁裳衣微笑問：「我夢裏怎麽待你？」她這句話一問出來，瞥見言有信的眼色，就明白了怎麽一回事，她畢竟巳不是十年前那個天眞無邪的少女了，「菊紅院」裏「藍牡丹」的身份雖然只是一種掩飾，而且，關飛渡率領「無師門」子弟的行動她也不便事事參與，不過，她對男女間的事巳看得很開，看得很化，也看得很淡。

她不是沒有羞赧，但隨即習以爲常，男孩子的綺夢正如小女孩的春夢，誰都可以去做夢，不分好人壞人，罪惡善良。

言有信囁嚅道：「你眞的……會像……夢裏一般待我……」

丁裳衣點了點頭。

言有信的眼神忽然銳利了起來，掃瞄了地上的高風亮和唐肯二人，激動地道：「可是……你一定會要我放了他們的，是不是？」

丁裳衣點首，點頭的時候，眼珠還是望着他，以致眼珠子左、右、下三處的眼白，襯托漂亮的眼眸，很迷人。

言有信長歎道：「可是……我不能放……不，我不能放他們！」

丁裳衣說：「油燈快熄了。」

言有信慌忙再添油燃着燈蕊，燈火漸亮後，回過頭來看丁裳衣，却被伊在漸亮燈火裏的容色驚艷住了。

丁裳衣兩條又細又彎巧的眉毛微蹙着，似在沉思什麽。

言有信情懷激動，這刹那間，他離那具朝思夢想的胴體還遠，但巳感覺她身子的柔軟和熱，微汗和輕顫。

有信一時幾無法抑遏自己內心裏強烈的慾望。

丁裳衣忽細聲的道：「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好不好告訴你。」

言有信一時沒注意她的話：「嗯？」

丁裳衣緩緩抬起頭來，眼眸裏有一股教人心碎的幽怨：「這些年來，你在江湖上流浪，在武林中闖蕩，可曾想過，結婚養子，置產興家，安安穩穩過下輩子？」

言有信聞言一怔。他落魄江湖十數年，而今也近四十歲了，什麽刀光劍影沒見過？什麽艱苦歲月沒熬過？何嘗不打算富貴榮華的過後半生，何嘗不希望能含飴弄孫的過下半輩子！他的眼睛發亮，不禁握着丁裳衣的柔荑說道：「丁姑娘，妳嫁給我……」

丁裳衣微微垂首道：「你要不嫌棄我這個殘破之身……」

言有信未等她說話，巳一疊聲的在說：「不嫌棄、不嫌棄，我怎會嫌棄你呢……」他也眞的是不在乎。

丁裳衣有些倦慵的倚在那邊，由於手

腕支頤，袖口垂落到肘部，小臂露了出來，令人生起一種不忍的感覺，彷彿這一截藕臂，不堪揉折似的，連支頤都嫌負荷過劇。

「可是……我們這樣，下半輩子，仍不能快快樂樂地活下去的……」

言有信迷惘的臉色變了變，道：「你嫌棄我？」

丁裳衣笑笑，道：「快解開我穴道再說。」

要是丁裳衣先說一番話哄他，言有信是不會傻到去解穴的，要是丁裳衣作威迫引誘，言有信更不會解開她的穴道。可是丁裳衣沒有那麼做。她先引動言有信的情意，然後，給他一個隱約的打擊，才直接提出這點，使得言有信相信丁裳衣這要求是很應該的，他解穴也很自然的。

不過，他只解掉丁裳衣身上的痲穴和左手的穴道，其他雙腿一臂，仍是不能動彈。

言有信過去把葫蘆底部一擰，丁裳衣便感覺到身上束縛盡去，這葫蘆的妙用，竟是如此之奇！

丁裳衣只覺身上本來受縛之處，並無被繩索之類綑縛後的瘀血與酸楚，心中大感驚訝，回首望見高風亮和唐肯，因被封了重穴，仍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她用手撂撂髮鬢，道：「眼下有一大筆錢財，你會到手後，我倆就可以遠走高飛了。」

言有信望着她將信將疑地說道：「你是說——」

丁裳衣用下頷向地上的高風亮和唐肯揚了揚，道：「那鏢銀……」

言有信自言自語喃喃地道：「難怪，難怪……」

丁裳衣側首問：「難怪什麼？」

言有信道：「難怪爲這件事，李大人那麼大驚小怪，小題大作了！原來……原來鏢銀沒有失！」

丁裳衣微微笑着，用一雙略帶倦意但極有媚意的眼斜睨着他：「想想……一百五十萬兩黃金……」

言有信喃喃地道：「一百五十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黃金……」

丁裳衣紅唇噏張：「一百五十萬兩黃金……那夠我們吃三輩子了！」

言有信楞楞地道：「可以買許多許多幢房子，可以吃許多許多餐山珍海味，可以養許多許多個孩子……」

雙眼又發出逼人的光華：「說！鏢銀在那裏？」

丁裳衣一嘛嘴，道：「你這麼兇，枉人家對你一番心意，人家可是自願吐露給你聽的，可不是逼着說出來的！」

言有信這才省起自己粗暴，忙不迭地道：「丁姑娘，對不起，請你告訴我，我起回鏢銀，馬上就和你遠走高飛。」

丁裳衣咬着潤濕的下唇：「這……」

言有信忽問：「丁姑娘，你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丁裳衣一笑道：「鏢銀本就沒有失，是高局主藏爲己用罷了；我跟他同在一夥逃難，怎會不知！」

言有信自擊腦殼道：「是是是，我該死，我怎麼沒有想到……那鏢銀……」

丁裳衣慵懶地道：「你先扶我起來再說。」

言有信忙扶起丁裳衣，觸手之處，十分柔軟滑膩，丁裳衣軟若無骨，馥香幽幽，言有信只覺一陣暈酡，只聽丁裳衣道：「扶我到門口，拏燈出來。」

言有信扶持丁裳衣到了門口，仗燈一照，外面黑漆漆的夜幕被燈火略推開了二三尺的微光，丁裳衣用手一指，言有信運足目力望去，只見二十多丈外一處地方，隱隱有些亮光，夜風吹來一些濁味，像是腐葉的味道，言有信看不清楚，高舉燈火趨前去張望，一面道：「那裏？」

丁裳衣約略退後了一小步，左肩靠着木門，支持着身子，雙腿窺準言有信腋下露出來的一個破綻。

那破綻是一個死穴。

丁裳衣的聲音却非常鎮靜地應道：「就埋在那裏。」

言有信又湊近去瞧，腋下「心攢穴」的破綻目標更大了，一面道：「怎麼會剛巧埋在這裏？」

丁裳衣運勁於右手，注入於手指，表面若無其事地說：「爲什麼不是這裏？高局主和唐鏢頭他們在這風聲鶴唳之際，千方百計的回來青田，不是爲了掘回鏢銀又爲了什麼？」

言有信的頭伸了出去，外面風大，聲音傳回來便較微弱，但語音十分誠懇，一字一句地道：「丁姑娘，無論你說什麼，我都相信你，就算是死在你手裏，我也甘心，我也願意。」

丁裳衣這時候本來要出手，聽見這番話，心頭一震，望去只見言有信提着油燈，往前面照着，映着他的缺耳，紅得透明，襯着傴僂的背影，很是醜陋，不知怎的，反而下不了手。

這一遲疑間，言有信已緩緩轉過頭來，破綻已然消失。

丁裳衣知道自己就算在平時，也未必是此人之敵，更何況而今穴道仍大部份未解，而房裏還有個煞星言有義。

只見言有信雙目既有興奮，也有感激之色：「丁姑娘……謝謝你，謝謝你……這件事，我要先告訴老二，我要先告訴老二才行。」

丁裳衣知道那煞星出來只怕蒸魚那小姑娘便難逃摧殘的命運，忙道：「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便好，何必讓他人知道，分薄一份？」

言有信聞言一震。

這一震之後，他仰首定定的望着丁裳衣，眼色逐漸森冷。

丁裳衣強笑道：「我是爲了……」

言有信搖首，道：「我什麼人都騙，但是，有義是我親弟弟，我決不騙他。」

話一說完，倏然出手！

丁裳衣只覺眼前燈火一長，已被點倒，但未失去知覺。言有信一把扶住她的腰，柔聲道：「你不要怕，我和二弟說明白之後，把黃金掘出來，咱們一起快活逍遙去。」

丁裳衣在這剎那感到前所未有的懊悔，她的一念之仁不但壞了大事，只怕還賠上了高風亮和唐肯的性命。

言有信這時揚聲叫道：「老二，你好

了點沒有？」

忽聽背後的聲音冷冷地道：「我在。」言有信唬了一跳，原來言有義已到了他背後五步之遙。

言有信喜道：「老二，原來神威鏢局押的糧餉，並沒有失，就埋在前面那個地方。」

言有義陰森森的眼光盯着丁裳衣，目光像刀子要刻下丁裳衣玉靨幾個瘡疤。「你說的是眞的？」

丁裳衣只有點頭。

言有義返首望言有信：「我們……」

言有信眼光乍起異彩說道：「這筆金子……」

言有義作了一個手勢。這個手勢，跟殺人時候的姿勢是一樣的。言有信看了，陡地怪笑起來，言有義也怪笑起來，兩人開始是忍着笑，後來是哈哈大笑，接着是捧腹狂笑，直至兩人都笑得上氣不接下氣，互相拍着彼此的肩膀，顫抖着語音說：「……我們……不必……再受……那鳥……奴才氣了……」

「一百五十萬兩……金子……夠我們受用……一輩子了……」

兩人都抱在一起，眼睛都笑出了淚。

言有義抱着言有信，道：「老大。」

言有信還在笑：「哎，我的老二。」

言有義笑着說：「一百五十萬兩黃金，不是筆小數目……」

言有信又忍不住嗆笑出口：「當然不是筆小數目，看你樂胡塗了！」

言有義逕自說下去：「可惜你沒有機會享受它了。」

言有信一怔！言有義擁抱他的手忽然一收，這鋼箍一般的雙臂夾了回來，言有信不及運功相抗，就聽到自己雙臂折裂的響聲。

不止碎開兩截，而是一陣「必拍」聲響，裂開好幾截，每截又裂成幾塊。

言有信嘶聲道：「你幹……」忙運功相抗，臉色通紅。

跟着下來，他的肋骨被擠斷，又一連串骨折之聲，肋骨一根根碎裂，白森森的骨頭有如自胸肌，脅下、背肌倒刺出來，大量血水，激湧而出，鮮血也自他口中泉湧而出。

言有信發出一聲如同野獸瀕死前的嘶嗥，奮力一掙，這一下掙動，言有義嘴角也湧出血來，不過，言有義一言不發，「僵屍功」全力湧向言有信。

「啪」地一响，言有信脊骨斷了。

言有信整個人失去了控制地向後一仰。言有義雙手夾住他的左右太陽穴，用力一扭，又「格」地一聲，頸骨也扭斷了。

不過言有信也發出了瀕死一擊。

他的膝蓋撞在言有義的腹部。

言有義捂腹踣跟後退。

言有信巍巍然掙動了兩下，然而，他已失去了脊骨，頭後觸近地，而又失去了頸骨，他雙眼望到自己的腳跟，眼神和肌肉都出現了一種奇異的扭動，這扭動不能維持多久，他望了丁裳衣最後一眼之後，頭就觸了地，腳也企立不住，終於，翻倒在地。

也許他臨死前還有什麼話說，不過，他已經說不出來了。

（未完・七）

俠義奇情故事

雙龍劫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雲亭將自己的身份對義子燕北說清楚，萬一自己被秦獨秀殺害之後，叫他去取神龍九式，自己暗中先去神龍門主謝曉天家裏盜取金銀雙龍之一的寶劍，被謝曉天夫婦發覺，想和他說明過去之事，他却不顧而去。秦獨秀暗中跟踪，原來謝曉天詐死引他來盜劍，秦獨秀趁機將他殺害，割下頭顱，去臥虎溝向幪面人和胡南平領賞。幪面人，胡南平反將秦獨秀用七步倒毒烟殺死……劍奴將此事告知燕北，並將自己所學的劍法和秦獨秀每殺一人的劍招向他傳授。至於劍奴的身份，燕北只知他受制於秦獨秀而為劍奴，至於他的企圖自己全不知道……

取回神龍寶　歹徒劍下亡

又是一天的開始，燕北才踏進松林，準備練劍，劍奴便出現。

「跟我來——」這句話出口，劍奴立即轉身往外走。

燕北很奇怪，到他跟着劍奴來到劍廬後的草地更加奇怪。

草地上插滿了一柄柄長劍，每一柄燕北都非常熟悉，都是秦獨秀以前殺人用的劍，事後由劍奴收藏起來。

每一柄劍上都有秦獨秀當時殺人所用的招式，燕北也都已瞭如指掌，却是不知道劍奴為什麽要將所有劍搬出來，插在地上。

是不是要教我眞正的絕招？此念一動，燕北不由得熱血奔騰。

劍奴在劍圈當中站定，道：「秦獨秀的招式，你都已熟悉，也已知道什麽是劍術。」

燕北興奮的立即問：「我現在可以練殺謝曉天的劍術了？」

劍奴淡然一笑，道：「你先接下我的劍，然後再說！」

「接不下？」

「再苦練！」劍奴隨即拔出旁邊一柄劍向燕北刺去！

燕北目光一閃，道：「這是秦獨秀殺千面狐的一劍。」

手中劍緊接截去，從容將劍接下，劍尖迅速回追劍奴手腕。

劍奴不能不棄劍，但隨又拔出另一柄插在地上的劍向燕北刺去。

燕北迅速破解，劍奴脫口一聲「破得好！」拔出另一柄劍，出手如閃電，身形亦疾如急風。

他在劍圈當中一轉再轉，轉到第七次，所有的劍都已被他拔出來，一一攻向燕北，從不同的角度，也一一被燕北迅速破去。

到他停下來，他已經汗流浹背，也不由喘息起來，燕北却氣定神閒，只是問：「還有的絕招？」

劍奴喘息着道：「秦獨秀的絕招都已在這裏。」

燕北道：「我都已懂得如何破解。」

「而且心領神會，不用我說那一招你都可以隨機應變，迅速破解。」劍奴笑接道：「天下劍術招式變化之複雜莫過於秦獨秀，你既已能夠迅速看透，還有什麽劍術你破解不了？」

「這是說，謝曉天……」

劍奴道：「應該不是你的對手了。」

「我可以再去找他？」燕北仍然是半信半疑。

「當然可以。」劍奴說得非常肯定。

燕北胸膛終於挺起來。「我們什麽時候去？」

劍奴反問：「你喜歡？」

「現在！」燕北急不及待的。

劍奴搖頭道：「現在不可以，你體力消耗太多，謝曉天在神龍門以逸待勞，就是這一點，你已吃虧，高手决鬥，不容許有絲毫疏忽。」

燕北點頭道：「我是心急了一點。」

劍奴道：「這一戰急不得，也敗不得，謝曉天發覺你的武功一次比一次好，對他的安全有威脅，必定會全力殺你，以免留後患。」

燕北道：「不錯，這一次我若是再敗在他的劍下，他一定不會再讓我活着離開的。」

劍奴接道：「你不能有敗的念頭。」

燕北道：「絕不會。」

劍奴又道：「還有，在氣勢上你也不能輸給他，這方面我會替你安排。」

燕北疑惑的看着劍奴。

×　　×　　×

三天後燕北才動身，劍奴替他找來了一匹好馬，又揀了一柄好劍，在動身之前，要他完全熟悉那柄劍的長度，重量與特性。到了動身那一天，劍奴更替他準備了一套衣服，將他裝扮得完全是另一個人，然後告訴他，秦獨秀也沒有他那種氣勢。

一路走來，事實也非常觸目，非獨途人，就是燕北也有名劍客的感覺。

×　　×　　×

謝曉天顯然也非常意外，但並未因此而拒絕燕北的挑戰，成名的劍客難免都會有這種煩惱。

決鬥的地方，選擇在神龍門不遠的百丈坪，謝曉天方面只來了一個阮筠，燕北方面當然也只有一個劍奴，這當然又是劍奴的安排。以他的經驗，要安排一場這樣的决鬥，當然是輕而易擧，但看到燕北謝曉天對峙，他還是很開心。

為了安排這一場决鬥，他實在花了很多心思，何况這一場决鬥的結局又已在他意料中。

是清晨，坪中雖然有霧氣，對視綫並無多大影响，以謝曉天燕北的目光銳利，以他們這種距離更是一些影响也沒有。

謝曉天神態安詳，似乎並不在乎這一戰的勝負，面上照常帶着微笑。

燕北可以看出充滿了信心。

謝曉天微笑着先開口道：「這是第二次！」

燕北脫口道：「沒有第三次的了。」

謝曉天道：「勝負對一個眞正的劍客來說，並沒有多大的意義。」

劍奴插口道：「你若是害怕，可以擲劍認輸，用不着說這種廢話。」

謝曉天目光一轉。「你是教他劍術的人？」

劍奴道：「不錯，可惜我年紀大了些，又不是這種材料。」

「否則你會來找我一戰？」

「這是不用說的了。」劍奴笑接：「幸好我終於找到一個能夠替我做這件事的人。」

謝曉天道：「我們之間……」

劍奴笑截道：「以你的名氣，無論任何人找你一戰，都可以無須任何理由。」

謝曉天道：「這一戰其實是有的？」

「沒有！」劍奴語聲一沉，「燕北，盡你所能，與他一戰！」

燕北立即拔劍，謝曉天目光落在劍上，搖頭。「這柄劍不好。」接將配劍拔出來。

那柄劍有如一泓清水，與之一比，燕北的劍雖不致有如廢鐵，亦明顯的給比了出來。

劍奴難免為之側目，謝曉天即時道：「神龍門除了金銀雙龍之外，還有這柄靑龍劍，你就用這柄劍。」手一揚，劍飛出，插在燕北脚前三尺。

燕北一怔道：「這算是甚麽？」

「公平！」謝曉天微笑。「這樣欺負一個無名的少年傳到江湖上……」

劍奴截道：「當然會引起江湖上的朋友笑話，幸好燕北與神龍門有淵源，就用這柄靑龍劍也無不妥。」

燕北接問謝曉天：「那你用……」

「當然是用你的那柄劍。」謝曉天伸出手。

燕北毫不猶疑的將手中劍拋向謝曉天，接道：「我其實也佔不了多大便宜。」

謝曉天接劍在手，笑笑道：「對於這柄劍的長短輕量利鈍你已瞭如指掌，揮洒自如，現在這柄劍，你却是完全陌生。」

燕北道：「你用我的劍，情形也是一樣。」

劍奴插口道：「無論如何，他用劍的經驗都較你為多。」

謝曉天笑接：「劍術若已練到了化境，任何劍都是一樣，輕重長短利鈍都沒有分別。」

劍奴說道：「功力悉敵，便有分別的了。」

「這是事實。」謝曉天以指彈劍，劍作龍吟。

劍奴接道：「你其實是輕視燕北，認為他的經驗劍術都遠不及你。」

謝曉天道：「最低限度經驗是的。」

劍奴轉對燕北道：「燕北，你聽到的了？」

燕北道：「他不錯經驗豐富，我却是年青力壯，在速度方面，也未必追他不上的。」

「對，這一戰你的勝算仍然非常高。」劍奴沉聲接一聲：「速戰速決！」

燕北的劍應聲刺出，謝曉天的劍同時迎上，兩柄劍迅速交擊。

這一次燕北非獨搶得先機，劍術也熟悉，隨機應變，謝曉天的攻擊全都被他截下。

對神龍門的劍術他雖然不熟悉，但秦獨秀的招式却是最有效的一種，簡單而直接，變化雖然不複雜，但攻擊的部位却是無所不至，能夠應付秦獨秀的招式大概巳沒有甚麼招式應付不來的了。

燕北所以很容易便將謝曉天的劍接下來，而他的反擊，用的也是秦獨秀的招式，對謝曉天當然也構成相當的威脅，並不是上次那樣，完全一面倒之勢。

劍奴一旁看得眉飛色舞，阮筠却一直都沒有任何表示，只是有意無意，看看劍奴。

雙劍交擊，越來越快，劍勢縱橫，不少草葉在劍氣中變成了碎片，疾揚起來，不住打轉。

謝曉天連攻一百二十劍，才將燕北的劍壓在自己的劍下。

燕北劍隨即疾挑，就像以那柄長柄的鏟子將煤塊挑起來那樣。

謝曉天連人帶劍給挑起半空，這顯然大出他意料之外，身形巳亂劍勢也亂了。

燕北緊接追上，在阮筠的驚呼中，一劍刺進了謝曉天的小腹沒入差不多半尺。

謝曉天驚呼：反手揮劍，燕北巳棄劍，凌空飄落地上，謝曉天也落下，着地一滾，懷疑的望着燕北。

燕北也驚訝的看着自己的手，劍奴也就在這個時候走過來，大笑道：「謝曉天，你敗了！」

謝曉天額上汗落淋漓，扶着奔過來的阮筠，點頭道：「我敗了。」

劍奴問：「我教出來的徒弟怎樣？」

「好——」謝曉天悶哼一聲。

「好是好，就是頭腦簡單了一些。」劍奴這話說出口，一柄軟劍便出鞘，抵在燕北咽喉上。

「師父——」燕北不由驚呼。

劍奴笑了笑：「放心，我不會這樣殺你，一定會給你一個明白的。」

燕北惶惑的追問：「這到底……」

劍奴目顧笑問謝曉天：「是不是更加意外？」

謝曉天小腹衣衫巳盡變鮮紅，一面的痛苦之色，道：「你……到底是……」

劍奴道：「敗在秦獨秀劍下之後，我叫做劍奴，之前我叫做武維揚。」

「你姓武？」謝曉天一怔。

「你大概不會忘記有一個叫做武春山的師弟？」

謝曉天雖然意料之中，仍然不由得一聲歎息。「他是你的……」

「父親——」武維揚亦一聲歎息，「我這個做兒子的一直都令他很失望，只有這一次總算能夠做到了一件令他感到快慰的事。」

謝曉天只是問：「他沒有死？」

武維揚搖頭。「只不過並不是死在懸崖下，所以我這個做兒子的才知道你將他擊下懸崖。」

謝曉天道：「是他暗算我在先。」

「都是一樣，你是我的殺父仇人！」

謝曉天再問：「你的這一切作爲，目的全都是爲父報仇的了？」

武維揚笑道：「當然還爲了那金銀雙龍，爲了神龍門的飛龍九式。」

謝曉天目光一閃，道：「那一夜到書齋偷劍的其實是你？」

「不錯。」武維揚直認。

「你偷到的只是一柄假劍。」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事情，」武維揚冷笑，「你死了，神龍門不免大亂，還有什麼人能夠阻止我去拿？」

謝曉天歎息，武維揚接道：「你這個人其實也很狡猾，懂得弄一柄假劍，還懂得裝死。」

「我這樣做，只是要與大師兄見一面，解釋清楚當年的事情，讓他知道我是中了你爹爹放的毒，失去理智，並非有意殺他。」

「却便宜了秦獨秀。」武維揚大笑。

燕北追問：「我義父眞的是秦獨秀殺的？」

「這沒有騙你的必要。」

「那，秦獨秀……」

「死在臥虎溝，死在我的陰謀下。」武維揚一頓接又道：「我以臥虎溝寨主的身份幪面請秦獨秀殺杜雲亭，本來是一石二鳥之計，讓秦獨秀以爲臥虎溝的寨主就是謝曉天，那無論我能否殺秦獨秀都可以置身事外，當然，到我學會了飛龍九式，就什麼都簡單了。」

說到得意的地方，武維揚不由仰天大笑，也就在他這一下失神之際，謝曉天在小腹的劍突然飛出，閃電般擊在武維揚指着燕北咽喉的劍上。

「叮」的一聲劍被撞開，燕北乘機倒開。

武維揚一怔，要追擊，那邊謝曉天巳飛身擋在燕北身前，一劍截住了武維揚的劍。

武維揚怒瞪謝曉天。「姓謝的——」

這時候他經巳看清楚謝曉天小腹的衣衫碎裂，內裏赫然藏着一塊金絲甲。

謝曉天笑應道：「在我知道偷劍的絕不是杜雲亭之後，我巳經知道其中必有蹊蹺，所以在燕北偷襲的那一夜，我最後還是決定追上去，盡力說服他。」

燕北拾起謝曉天那柄劍。「換劍是早巳決定的，這柄劍一接便可隨意收縮。」

他隨即一按機括，那柄劍的一截劍鋒便縮進劍柄內，接道：「謝叔叔認爲只要他一死，事情便會水落石出？」

武維揚瞪着燕北，反而笑起來。「好徒弟！」左手猛一揚，一蓬烟霧飛出。

「小心——」謝曉天袖急揚，一股勁風湧出，燕北也懂得厲害，與謝曉天雙雙倒躍了開去。

武維揚毒烟射出立即趁機倒退，那知道才掠出五丈，燕北謝曉天便左右截來。

謝曉天輕功到底在武維揚之上，迅速

將武維揚的去路截斷。

武維揚身形一頓，冷笑。「好一個神龍門主，姓武的總算領教到了。」

謝曉天搖頭。「一個人吃虧得太多，總會變得聰明的。」

武維揚道：「說得好。」

謝曉天接道：「我們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燕北插口道：「你教導的恩德我是絕不會忘記的。」

「好徒弟！」武維揚不由大笑起來。

燕北歎息道：「我其實只要知道事情的眞相，一直以來我也巳有些懷疑。」

武維揚眼睛瞇成一條綫道：「我應該一早就考慮到不能夠讓你太懂事，但若非如此，又難以激發你那種向上奮鬥心。」

燕北道：「其實你可以逐步進行的，譬如說，將我帶到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武維揚點了點頭。「我的確是心急了一些。」語聲才甫落，一劍便刺向燕北的咽喉。

燕北隨便一劍擋開，武維揚接連幾劍都是一樣，他爲了要燕北擊倒謝曉天，除了秦獨秀的劍招，連他本身所學的神龍門的劍術也全都教給了燕北。

在決定對謝曉天採取行動之前，燕北巳可以輕描淡寫的破解他教的秦獨秀與神龍門的所有招式。

他若是謝曉天的對手，根本不會找燕北，而燕北既然有條件擊敗謝曉天，他又怎打得過燕北，所以這一戰，一開始便巳決定勝負。

武維揚的劍完全施展不開，到了七十二招頭上，他終於死心，不再攻燕北，反手一劍插進自己的胸膛。

鮮血怒激，武維揚抱着劍倒下，這鮮血絕不會假的，即使是華陀扁鵲重生，亦難以救回武維揚的命。

他的眼睛仍然睜大，眼瞳中充滿了悲哀，也透着一種絕望。

任何人到他這個地步都會絕望，也不會瞑目。

燕北看着武維揚倒下，不由垂下頭，雖然他不太懂事，亦難免感慨萬千。

謝曉天走到燕北身旁，輕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別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燕北抬頭看着他，道：「謝叔叔，謝謝你。」

謝曉天道：「該謝的是你嬸嬸，其實是她想出的辦法，劍也是她花的心意。」

燕北回身正要向阮筠道謝，阮筠巳搖手阻止，感慨的道：「不用謝，我們欠你義父太多，一直都沒有機會報答。」

燕北搖頭道：「我……」

謝曉天截道：「大家一家人，其實亦無須再說這些客氣話。」

燕北訥訥地問道：「我可以進去神龍門？」

謝曉天道：「你原就是神龍門的傳人，也是你們這一輩神龍門中劍術最好的一個。」

燕北正要說什麼，謝曉天話巳接上。「我事實也不是你的對手，以你的劍術，巳足以領導神龍門。」

「謝叔叔——」燕北惶然。

謝曉天又截道：「叔叔年紀太大了，也該退隱了。」一頓接又道：「但在成爲神劍山莊下一代的主人之前，我仍然希望你能夠學會飛龍九式。」

「可是……」

「劍奴武維揚偷去你義父所藏的那柄劍，也許就放在他那間劍廬內，我們先回去神龍門，拿我的那一柄。」

燕北沒有反對，任何一個劍客對神龍門的金銀雙龍與飛龍九式相信都會感到興趣。

× × ×

劍，謝曉天藏在暗壁內，可是暗壁打開，內裏只剩下一個空劍格，劍巳不在。

謝曉天自是驚訝脫口問：「劍呢？」

阮筠道：「我沒有動過。」

燕北不由問：「劍原就是放在這之內的嗎？」

謝曉天點頭，沉默了下去，阮筠沉吟道：「這件事……」

「我們快去！」謝曉天突然叫出來。

「去那裏？」阮筠問。

「冰洞！」謝曉天一字一頓。

× × ×

冰洞中冷霧迷漫，與謝曉天上次來的時候一樣，只是石鼎的冰條巳完全斷落，暗壁上的冰塊巳盡脫，冰碎堆在暗門下。

謝曉天目光落在暗門上，神色很奇怪，阮筠燕北看着他，看着暗門，亦是很奇怪。「有人用金銀雙龍將暗門打開了。」謝曉天終於說出這句話。

「誰？」燕北接問。

謝曉天苦笑。「秦獨秀巳死去，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知道這個秘密。」

阮筠接道：「以你看，人是否還在洞內？」話聲未落，「軋軋」聲響，暗門緩緩打開來，門後石室內火光閃耀，秦獨秀捧着金銀雙龍，盤膝閉目坐在一堆火焰的前面。

燕北脫口叫出來：「秦獨秀！」

謝曉天阮筠亦非常驚訝，秦獨秀即時張開眼，大笑，那笑聲有如霹靂，在洞內激起陣陣回聲，洞內的冰屑被震得不住的簌簌剝落。

謝曉天聽得雙眉打結，倒退了三步，劍不覺出鞘，阮筠還是第一次看見他這樣緊張，不由亦緊張起來，她當然亦聽出秦獨秀的內力比以前高出很多。

秦獨秀笑着站起身子，金銀雙龍接出鞘，劍光奪目，一看便知不是凡品。

他雙劍分別指着燕北謝曉天，傲笑：「你們來得實在是時候。」

燕北詫異道：「你不是巳經死了？」

秦獨秀笑笑。「謝曉天會裝死，我難道不會？」

謝曉天燕北阮筠齊皆一怔，秦獨秀目光接落在謝曉天腰佩的白玉鯉魚上，道：「武維揚以爲我一定會懷疑臥虎溝的寨主就是閣下，他錯了。」

謝曉天不由問：「你怎會懷疑他？」

秦獨秀大笑。「我根本就沒有信任過任何人。」

謝曉天「哦」一聲搖頭，秦獨秀接道：「武維揚是個聰明人，就因爲太聰明了，從來不將別人放在眼內，他一直以爲我不知道他的來歷。」

（以下轉入一〇七頁）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劍斷情未斷

西門丁・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青青偷窺盟主和金袍客幽會，園內伏有刺客，一羣綠衣少女搜索，幸谷晴風及時將她帶回房中躲避。麥青青將所見對谷晴風細述，他不信盟主——陰天晴對他負心，並將前因後果說出，原來陰天晴和他們不過獨臂老魔，雙雙準備跳崖自殺，他跳下去沒有死，結果陰天晴沒有跳下去，却被人救走，敎她武功，二人聯手將獨臂老魔殺死，報了父仇云云……麥青青對他怎樣說他也不相信，她見他這般情痴，不能理喻，天色將明便辭回怡德院，衆人見她晚上不在房裏，懷疑她是不是刺客，幸顧大嫂爲她解困，她謊說一頓才能矇混過關……

灶房下毒藥　事發到刑堂

麥青青大吃一驚，好像突然跌下冰窖般，手足都僵硬，一怔之後，剛想反抗，忽見那漢子嘻嘻一笑。「青青，是我，別叫！」

青青再一愕，終於認出來了。「師伯，原來是你啊？嚇了人家一跳的！」

「喂，過來。」原來那人正是風從龍，他神秘兮兮地向麥青青招手，自個則蹲到假山後面。

麥青青向四周張望一下，懷着一顆詫異之極的心奔了過去。「師伯，你怎會來此？」

「師伯不問你，你倒先問起師伯來了！」風從龍側頭瞪着她，神情凶巴巴的，目光却露出笑意道：「你在此一切可還順利？」

麥青青想了一下，點點頭。風從龍再問一句：「眞的？沒人懷疑你，她們不知道你是『梅花門』的弟子？」

麥青青道：「姪女騙倒了她們，她們都相信我的話！師伯，您……您問這個作甚？」

風從龍大喜，搓手道：「這便好了，青青，師伯本來也不想管這種閑事，只是你師父她嘮嘮叨叨的，說甚麽武林正義，甚麽可以救了很多條人命……總之是非迫着我來不可！」

麥青青有點摸不着頭腦，心頭又着急，截口問道：「師父她老人家在何處？師伯，師父到底要你做甚麽事情？」

「你師父敎我進來……」風從龍從懷中掏出一包東西來，「你快收起來！」

「這是甚麽？師伯，您……」

「聽我說，這是毒藥，無色無嗅，你既然混了進來，便相機把這包毒藥放進他們的飯菜中吧，一舉把他們全都毒斃，這便省勁得多啦！」

麥青青望着風從龍。「姪女不相信這是師父的意思！」

「啊！你眞聰明！」風從龍驕傲地道：「你師父怎會是這種人？她要的是光明正大的行徑，寧願死傷……咳咳，我還是別自吹自擂了……這是齊燕雲齊堡主的意思，說要辦大事，要爲大衆便不能效婦人之仁者也！」

「師父呢？」

「她在外面等我！」

麥青青心頭一動，問道：「師伯，這裏是甚麽地方？」

風從龍詫異地道：「你不知道麽？這裏屬於伏牛山脈嘛，這地方還是穆三山的手下找到的！嗯，你小心呀！我得出去了，唔，差點忘記了，限你半個月內完成任務！」

麥青青道：「師伯，你出去可得小心一點！」

風從龍道：「別担心，師伯有腰牌，又知道他們的暗語暗號！」

「快換班了，換班之後便不同了！」

風從龍道：「你放心，我已偷了好幾個腰牌了，嘿嘿，告訴你，師伯已混進來兩天啦！他奶奶的，統一盟眞不簡單，四周都有哨崗，嘻嘻，幸好碰到了我的好姪女！」風從龍說畢便弓着腰斜竄了出去，閃過了一叢竹林，便大模大樣地走了。

麥青青稍稍放心，也連忙返回自己的寢室，她混進統一盟純粹是爲了要接近谷晴風，想不到現在除了自己的事煩惱之外，還要爲別人的事而担憂！

她把那包毒藥貼身藏好，躺在床上輾轉了好一陣才睡去。

次日醒來，花十六又來邀她去工作。麥青青仍如往日，神魂不附，一顆心盡掛着谷晴風，好幾次人家叫她她都聽不到。

晚上她取出顧大嫂給她那本武功譜子觀看，前面錄的是內功心法入門，麥青青草草看了一遍，覺得沒甚麽特別之處，便掀到後面去了。

後半部錄的是一套刀法，只有三十六招，這套刀法十分兇悍勇猛，走的是剛猛的路子，與麥青青所學的大相逕庭，名符其實是「破山刀法」。

麥青青本不想學，只是想到要長期混下去，不能不學幾招以便必要時，能掩人耳目。

如此又過了兩天，麥青青這一組不用輪値，空閑下來，更覺難以打發時間，白天固然不敢去找谷晴風，晚上守衛森嚴，沒事也不敢亂闖。

自從那天盛會之後，麥青青再未見過盟主及堂主，花十六對她又好像懷有敵意，使她十分苦惱。學刀法時，花十六隔遠冷眼而觀，似有不屑之意，麥青青心頭一動，想到一個妙計，便走到花十六面前。「姐姐，小妹笨得要死，自己練來練去都練不成，我想去請師父指敎……」

花十六眉頭一掀，冷冷地道：「沒人不准你去！」

「眞的！」麥青青大喜，她怕啓人疑竇，忙道：「姐姐，是否小妹不懂事得罪了你？若是的話，請姐姐原諒及指敎！」

花十六道：「我怎敢氣你？你是不是要去顧大嫂那裏？我帶你去吧！」

麥青青一愕，說道：「小妹已懂得路徑……」

「我知道！我相信你還懂得去很多地方，但假如你亂跑亂闖之下，闖出甚麽禍來時，我可担受不起！」花十六側着頭，冷冷地道：「走吧！」

麥青青心頭一沉，這才知道統一盟對她未完全相信，而她也知道花十六因何對她凶巴巴的。

路上麥青青不斷逗花十六說話，花十六臉色稍霽，也囘了幾句。到了顧大嫂那裏，老遠便聽見她在嘟嚷，罵下面的人。

花十六輕聲道：「我不進去了，你自己去吧！早點囘去，免得有甚麽發生，我得替你受罪！」

麥青青向她行了一禮。「上次的事，小妹深感不安，希望姐姐原諒！」

花十六走後，麥青青才推門進去，顧大嫂看見她，臉上頓時露出笑容。「小青，你學得怎樣，快練給我看看！」

麥青青道：「屬下練來練去都練不好……所以才來求您指敎！」

顧大嫂咧開大嘴一笑。「練不好不打緊，你有這種精神，我已很高興！你等等，我先換件衣服再來敎你。」她匆匆走入房內。青青心頭發悶，呆呆地望着天上飄遊的白雲，連她自己也不知自己所　何事。過了一陣，顧大嫂換了一套緊衣勁裝，又提了一把厚背刀來，走到院子當中一站，說道：「你仔細看了，我以正常的速度使第一遍，第二遍便使得緩慢一點！」她先吸了一口氣，慢慢伸出左足，身子下蹲，換了一個刀訣，然後刀光乍見，挾着風雷之勢，似自雲中劈出！

刀風呼呼，吹得麥青青衣袂獵獵作响。見顧大嫂的刀法的確有力拔山河之勢，她不由生了敬佩之心。「看她這副身手，只怕輸不了師父多少，難怪她口氣極大，看不起梅氏姐妹了！」

心念未了，三十六招的開山刀法，經已使畢，顧大嫂收刀立定，似風雨過後的平靜，但她額上已現汗珠。她只看了麥青青一下，又吸氣道：「現在使第二遍，小心看！」

這一次她果然故意使慢幾分，招式清晰，段落分明，招式方面的聯繫接引都一一呈現在麥青青眼前。麥青青只好摒棄雜念，仔細揣摸起來。

顧大嫂不辭辛苦，使了第二遍。又使第三遍。收了刀之後，把刀遞與麥青青。「不用害羞，這裏沒別人，沒人會笑你，你先把你練的使出來讓我看看，我再指點你！」

麥青青再不能推辭，只得胡亂使了四五招，不料顧大嫂不但沒有笑她，而且還耐心指點她。麥青青大爲感動，遂收起煩亂的情懷，專心跟她學了半天。

練完之後，麥青青要同去，顧大嫂瞪了她一眼。「你好不容易才來一趟，好歹也得陪我一陣！」還吩咐人換來溫水讓麥青青洗澡。

麥青青洗了澡，只見顧大嫂已在廳內擺了兩副杯箸，一壺酒，却不見她的踪影。她不敢偷偷離開，只得坐在一邊等她。過了一陣，才見顧大嫂親自提着食鑑走了進來。「我剛才吩咐她們替我準備看，我一去便可以下鍋了，來，你試試大嫂的手藝兒！」

麥青青雙眼不禁有點濕濡。「大嫂您……屬下實在太感動了……你喜歡吃，教她們煮便是了……」

顧大嫂笑道：「這是大嫂要請你的，不是我要吃的！你把菜端出來，你看我這身肥肉，被汗水醃鹹醃酸了！」

麥青青把食鑑打開，只見裏面放着三式小菜，一大碗湯。那湯是冬瓜燉老鴨，三式小菜分別是紅燒魚、炒三絲，油泡雞球。做得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三尺。

顧大嫂匆匆洗了臉，換了件衣服，便出來了。「快吃，涼了便不好吃啦！」

麥青青替她斟了一杯酒，自己也斟了大半杯酒。舉杯道：「多謝大嫂！屬下不知該怎樣說才表達我的心情……就以此杯酒，祝您一切從心所願吧！」

顧大嫂大喜，一口便把酒喝乾，麥青青忙又替她斟了一杯。顧大嫂臉上一直掛着笑容，不停地替她佈菜。料不到顧大嫂的烹飪手藝十分高明，麥青青一直以來，因心情煩悶，胃口都不好，食慾大減，但這一頓却放懷大吃，不一陣，已吃得杯碟朝天。

顧大嫂一張圓胖的臉被酒薰得如煮熟的螃蟹，噴着酒氣，道：「下次來……我多做幾個小菜給你嚐嚐……」那一大壺酒幾乎全部倒進她肚子裏，是以舌根發大，說話已有點模糊。

「大嫂，我扶你進房睡去……」麥青青推席而起，扶着顧大嫂進寢室。

走了幾步，顧大嫂忽然將麥青青抓住。「你那個小寃家呢？你有再去找他沒有？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你要擦亮了眼睛：：」話未說完，她身子一軟，向旁一側，麥青青一時沒有提防，便被她睡倒在地上了。

她費了不少氣力才把她抱上炕，猶聽她模模糊糊地道：「男人……都，不是：：不是好東西……」

麥青青心頭一動，暗暗唸道：「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她一定有一段傷心事！」她腦海中不期然又浮上谷晴風那張成熟又迷人的臉龐來。「他，他是好東西！」

想到此，她粉臉發紅，心間又甜又酸又亂，更恨不得去見君面。她輕輕掩上了門，走出小院，直望居所走去。她所住的怡神院與副盟主的怡德院，護法住的怡心院，成一直綫，此刻，正是晚飯的時候，內堂巡邏的人極少，四周顯得有點寂靜。

麥青青又驚又喜，又怕又憂，來到怡德院附近，見附近沒人，便咬着牙，自月洞門衝了進去。

剛走進那堵矮垣，便聽見一陣陌生的笑聲傳來，麥青青猛吃一驚，連忙閃在一座假山後面，却看不到人，她不知就裏，不敢現身，慢慢探頭向附近張望。

只聽一人道：「王兄有何好笑？」

麥青青一聽是谷晴風的聲音，心頭便是一熱。又聽剛才那個發出長笑的聲音道：「谷兄如此多情，這個嘛……俗語謂兩情相悅，其樂融融，但一廂情願嘛，可沒趣得緊！」

谷晴風冷哼一聲：「此乃谷某之事，而且，是一廂情願，還是兩情相悅，王兄亦未必知道！」

那姓王的乾笑一聲：「小弟乃好意相勸，谷兄誤會了！」

谷晴風語氣十分冰寒：「王兄在眞人面前說假話，那就未免太不夠意思了！若谷某沒有猜錯的話，閣下似乎對盟主也有一廂情願的做法！」

「一廂情願？」那姓王的狂笑一陣。「小弟跟盟主可說是兩情相悅！」

「胡說，你有甚麽證據！」谷晴風語氣咄咄迫人。

麥青青怕等下統一盟弟子吃飽飯經過，會看見自己的踪跡，又見谷晴風與那人越說越僵，忍不住向內移動。走了六七丈全都是林蔭路，到了盡處才見到四丈之外有座涼亭。亭子簷尖掛着四隻風燈，燈光掩映下，但見裏面坐着兩個人，一個正是谷晴風，另一個却是錦袍客，麥青青認得他便是曾登堂入舍到統一盟盟主綉房的那個副盟主！

亭子中間有張石桌，桌上擺放了不少酒菜，石桌四邊各置一隻瓦鼓，谷晴風與那王副盟主面對而坐。適才麥青青來此路上時，那姓王的只一味的冷笑並不答話。

谷晴風大怒，長身而起。「王兄，你如此輕視谷某。不知仗的是什麽？莫非自認武功天下莫敵？」

王副盟主收了笑聲：「豈敢豈敢，谷兄請坐。」

麥青青雖然緊張，却不敢走得太近，便在四丈外的一棵老樹後蹲下偷窺，谷晴風顯然是怒氣難息，是以仍不坐下，王副盟主乾笑一聲，低聲下氣地道：「谷兄是明理人，咱們如此相爭雖說是爲她而起的，但若被她知道，你說她高興不？」

谷晴風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坐下。「王兄既然抬出她來，便理該爲小弟設想一下？」

王副盟主不覺也有怒氣。「小弟不是

故意抬她出來，我只是爲了大家的好！」

谷晴風臉色發青。「你爲她好？」

王副盟主沉下臉來。「谷兄，小弟不慣看人臉色，請你說話客氣一點！」

谷晴風想起麥青青向他述及有關錦袍客夜入陰天晴的寢室的事來，不由妬火中燒，也板下臉來，沉聲問道：「小弟正想問你幾句話，是誰先不客氣的，小弟若對你客氣，有什麽好處，對你不客氣也會有什麽損失？」

王副盟主冷冷地道：「小弟怎有能力給人好處？不過谷兄年紀也不小，理該知道好歹！」他語氣忽然一變。拉腔撥調地道：「不過這也很難怪你！谷兄在山中已活了十八年，與世隔絕久了，腦筋難免有點失靈活。」

麥青青一對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谷晴風，見他氣得臉色一忽發青，一忽又變紅，暗暗爲他担憂，但一想起自己爲他如痴似醉，而他却爲別的女人而顛倒，不由得柔腸百結，心頭亂糟糟的，再也沒法定下神來，也不知道他們兩個後來又說了些什麽，忽見兩人都跑出凉亭，她這才強懾心神望去。

只見王副盟主抱拳道：「谷兄請。小弟有句話要提醒你，十八年前你在江湖上雖然頗有名氣，莫以爲經過十八年的苦修，便可以天下莫敵……」

谷晴風不待他說畢便截口道：「王夢仙，廢話不必多說，一切留待分出勝負之後再談，反正谷某又不中你的激將法。」

王夢仙冷哼一聲：「王某再不肖，對付你也用不着使什麽激將法，小心一點吧！」他雙腳倏地一分，身子稍蹲，隨即凝神運勁，俄頃只見他衣袂無風自動，殺氣瀰漫四周。

谷晴風不敢大意也立了個門戶，不過自外表看來，他是比對方輕鬆瀟洒得多！

兩人站了好一陣，都仍無任何動作，麥青青看得頸也酸軟了，却仍不捨得轉開，口中暗暗禱告：「如來佛祖，請保佑谷大哥勝利。」

幸而不多久，便見谷晴風左袖如毒蛇吐信般，倏地快如閃電地拂出，袖角直拂王夢仙的面門。

王夢仙雙脚不動，左臂一抬，掌心外吐，發出一股掌風把袖子震開！

這一招過後，兩人同時向前踏出一步，右臂同時揮動，擊向對方的要害。但隨即如赤足踩在燒紅了的鐵板上般，向後急退！一退之後，又再度驃前，隨即見他倆一來一往地鬥將起來。

一個是忽袖忽掌，一個是忽拳忽掌，間中還夾了幾招「鷹爪功」，都是以快鬥快，打得十分燦爛。

眨眼之間，兩人已換了近百招，形勢依然不變：我既設法佔到上風，你亦佔不到我的便宜，可憐麥青青一顆心怦怦亂跳，一直爲谷晴風担憂，每逢他遇到險招，她便如像跌下懸崖一般，好幾次都幾乎叫出聲來。

兩人對了百多招，都知道要擊倒對万絕不容易，而且也都承認對方是自己的眞正勁敵，是故求勝之心愈盛，在招式上逐漸加重內力，是以罡風刮得附近的花草搖幌起伏，如遇颱風。

須臾，又過了百多招，戰況已至不可罷休之勢，激戰中，但見谷晴風一袖彈向王夢仙的眼睛，袖子未至，罡風已刮得王夢仙雙眼發痛。

王夢仙不敢怠慢，斜踏一步，讓過對方的衣袖，左掌在對方的肘底突進，挾風擊向谷晴風的脅下。

谷晴風怎肯讓他佔到便宜，右臂一迴，衣袖在內力的催迫之下，堅硬如同一塊鐵片，攔腰切向王夢仙！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兩人都知道厲害，未待招式使畢便同時撤招：可是這一來可便宜了谷晴風，因爲袖子可柔可剛，可長可縮，十分方便，當雙方都撤招時，谷晴風心頭一動，一沉肘，袖角忽然飛了起來，向王夢仙的頸子纏去！

王夢仙顯然料不到他有此一着，急切間揮掌抵擋，同時蹲下身子閃避，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谷晴風的另一隻袖子已自下掃來！

這一袖蘊力千鈞，更有橫掃千軍之勢，王夢仙招架不及，蹲着身子雙腳頓地使勁一蹬，斜跳八尺，才堪堪避過此一厄難，饒得如此，下盤給谷晴風掃過，只覺火辣辣地一陣疼痛，站起之時，雙脚竟然微微發軟！

王夢仙暗吃一驚，忙又退了兩步，但谷晴風佔到了便宜，氣勢更盛，一進再進之下，追近王夢仙，雙袖如神龍破雲而出，分左右切向王夢仙的雙脅！

王夢仙猛吸一口氣，沉着應戰，他一連苦鬥了數十多招！才逐漸扳回劣勢。

谷晴風心中也暗暗佩服。「這姓王的人雖狂妄，但倒也有些眞實的本領！難怪晴妹如此器重他！」想到此，他心中升起一陣酸意，恨意更大，咬牙攻得更急！

豈知王夢仙心中也忖道：「這姓谷的怎地如此扎手？而且這袖法全未見過，我今日若不小心，只怕要敗在他手中！」想到自己若敗了，將失去美人的垂青，他也把內力加重一分！

說時遲，那時快，谷晴風的左袖又拂至，他心頭一動，决定冒險一拚，右手驀地化掌爲爪，抓向袖子！

他這一爪變化得快，谷晴風收招得稍慢半分，便讓王夢仙的五指抓住，所幸他反應也快，在王夢仙尚未發力扯斷袖子的電光石火間，右掌穿袖而出，急印對方胸膛！

王夢仙似已料到他有此一着，身隨意轉，鬆了爪，右手又化爲掌，側身避掌，再揮掌，挾風斜印對方的小腹。

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又疾如星丸飛躍，谷晴風欲退，奈何背後已近凉亭的柱子，只得搖臂收袖，左掌也運勁迫了上去！

「蓬！」兩掌相觸時，發出一道悶雷也似的聲音，王夢仙一退即止，谷晴風由於倉猝發掌，運勁不足，被對方震退兩步，體內氣血翻騰，上身如風中殘荷般，搖幌不止。

王夢仙狡計得逞，長嘯一聲，又一掌擊出，這一掌他運上八成眞力，猛烈的掌風把地上的沙石都刮了起來，

麥青青在遠處望及，又驚又急，一雙玉臂不知不覺地用力捂住自己的肚子，又

知自己武功跟他們距離頗遠，此刻就算他要救谷晴風，也力有不逮，只得死命地向蒼天禱告！

「蓬！」再一下巨响在亭前升起，王夢仙退了兩步即止！谷晴風因爲適才內腑受了輕傷，不及療傷及運功，這一次受創更大，他也退了兩步，後背撞及涼亭的柱子，體內氣血翻騰更急，那柱子吃他一撞，把簷上的沙塵都抖了下來。

刹那間，只見王夢仙嘴角噙笑，慢慢走前，雙臂平舉，掌中青氣流轉，引弓待發，剛才那兩掌，對他似乎毫無影响。

谷晴風此刻若要逃走，尚有機會成功，但如此一逃！不但自己威風掃地，以後無顏再見王夢仙，而且更沒希望得到心上人的青睞，是以他想都不敢想。

目光一及，王夢仙已慢慢走近，看樣子第三掌即時發出，他一急之下，給他想到一個辦法，連忙把身一轉，再一退，那根涼亭的柱子便在他左方兩尺之前。

王夢仙也改變方向前進，仍然面對着他冷笑道：「谷兄不是想臨陣退縮吧！」

谷晴風強吸一口氣，道：「王兄太過抬舉自己了！」

「好！有種，王某爲有此對手而驕傲！」王夢仙此際的勝算已大大提高，說話語氣也輕鬆了不少。

谷晴風不再吭聲，默默把丹田氣提起，又得照顧受傷的內腑，他計劃能否順利，自己也沒把握，只得全神貫注地瞪着王夢仙。

王夢仙也慢慢把丹田氣提起，準備作出最猛烈的一擊，以期「一箭定江山」。

周圍的林木已靜止，氣氛有點鬱悶，麥青青更是緊張得難以呼吸！

「呱！」旁邊的一棵大樹，飛起一頭夜梟，也不知牠是不是抵受不住那股無形的肅殺之氣！

夜梟叫聲剛落，王夢仙與谷晴風同時的舉掌，這次掌風接實，只發出一個低微的悶响，猛見谷晴風身前那根柱子當中斷了，亭子「嘩」的一聲倒塌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谷晴風雙袖齊揮，那些磚瓦敗木，如巨大的暗器般一齊飛向王夢仙。

這個變化大出麥青青的意料，原來谷晴風自知受傷之後不是對方之敵，因此決意冒險在對掌之中，使出「卸」字訣，把對方的掌力移到涼亭的柱子上，再利用機會反擊，爭取先機，反敗爲勝。

這一着他使得極險，因爲只要對方窺破自己的用意，在自己使出「卸」字訣時，便用「震」字訣，便可破掉自己的護體神功，屆時自己不死也得重傷，正因爲有此原因，所以武林高手比拚內力時，幾乎不敢使詐，道理便在此，除非一方的內力比對方深厚得多，又不在此例。

當下王夢仙對此的確大感意外，心念一動，那些磚石已至，他雖有護體神功，馬上急退卸力，但仍被撞擊得渾身疼痛！

只聽谷晴風長嘯一聲，如飛似箭地在沙塵迷濔中穿出，雙袖如兩條青龍，直噬王夢仙！

王夢仙筋骨疼痛，無論行動，以及運功提氣，都大受影响，只七招便吃了谷晴風一袖，幾乎一跤栽倒。

谷晴風冷笑一聲道：「王兄可得保重呀！」

忽聽一個嬌美的聲音道：「你們兩個在做什麼……這涼建得不合意麼？」

香風一閃，場中已多了一個綠衣婦人，看裝束正是統一盟主陰天晴。

這刹那，不但谷晴風停止了追擊，王夢仙停止反擊，連麥青青也閉住了呼吸。

谷晴風尷尬地道：「晴妹，你怎會過來？」

王夢仙則恭敬地道：「屬下不知盟主駕臨，請盟主恕失迎之罪！」

麥青青隔遠聽見，心頭又憂又喜，因爲這兩人所說的話大不相同，其效果亦自有異，谷晴風表面聽來甚是親暱接近，但却忘了此刻如有外人在場，而王夢仙雖表現出尊卑有別，但這正投其所好，亦說明他比谷晴風了解她。

當下陰天晴轉頭瞪着谷晴風，語氣頗有不快地道：「你還未答我的話！」

谷晴風一怔，他根本不知道問他什麼，不由瞠目以對，陰天晴聲音稍柔。「我問你是不是認爲這座涼亭建得不好？」

谷晴風腦筋一時間仍未轉過來，陰天晴冷哼一聲：「若非如此，你爲何要把它拆了？」

「晴妹，我……這個你可問王夢仙，是他迫我的！」

王夢仙喝道：「谷晴風，你是什麼東西，在盟主面前也敢用這種語氣說話，晴妹晴妹的，晴妹是誰？」

谷晴風怒瞪了王夢仙一眼，却作聲不得，陰天晴道：「王副盟主你也不必多言，你們兩個是本盟的棟樑，本座對你倆殷望甚切，希望能攜手共同協助本座，早日平定中原武林。」

王夢仙恭謹地低頭道：「屬下受教，希望谷副盟主把今日的不快忘記，以大局爲重！」

他這一着十分厲害，好像今夜的衝突全是谷晴風造成的般，谷晴風也不傻，冷笑一聲：「王兄不但出手快，而且出口也快，這幾句話小弟尚在腹中打滾，不想王兄已替小弟道了出來……」

陰天晴忽然幽幽地一嘆。「你們兩個這般，教我如何放心？」

王夢仙道：「盟主請放心，屬下以後一定會小心處理這種問題！」

谷晴風也忙道：「屬下以後見到王副盟主便會規避，請盟主放心！」

陰天晴道：「你們這樣始終難以令人放心！本座不理你們了，總之以後再有不快的場面讓本座看見，休怪本座不留情面！」一頓又長長一嘆：「你們眞令我失望！唉，男人都是如此，說一套做一套……這也不全怪得你們！」言畢飄然而去。

她綠影一閃，芳踪已杳，但幽怨的話音，令人斷腸裂肝的神情仍留在場中，王夢仙與谷晴風久久都未回過神來。

麥青青也呆住了，心中喃喃地道：「他不會愛我的，他不會愛我的……」到她清醒過來時，王夢仙已不見，而谷晴風也緩緩走了過來。

麥青青心頭一動，忽然興起相見爭如不見之感，便同到樹幹的另一端，可是蒼天偏愛作弄世人，谷晴風來至樹前不知想

到了什麼，忽然立住了。

麥青青心頭怦怦亂跳，忽爾一陣夜風吹來，風中帶着一絲香氣，谷晴風略有所覺，輕喚一聲：「誰？是青青？」

麥青青心頭一暖，腸子却是一軟，兩行清淚撲簌簌地湧了出來，谷晴風提着心走了過來，見到麥青青又喜又詫，忍不住溫聲問道：「青青，你作甚哭了？誰欺侮你？」

麥青青螓首搖得像貨郎的鼓子般，把淚水都甩開了。張口欲言，却說不出來，只覺滿肚委屈沒處伸訴。

谷晴風抓抓頭皮，再問：「你來了很久麼？我正想去找你哩，想不到你倒先來了，眞巧！」

麥青青再也按捺不住，撲在谷晴風的懷中哭出聲來，谷晴風輕擁着她的香肩，探頭四處張望，生怕給陰天晴及王夢仙看見，幸而四周似乎沒有別人，他輕聲道：「別哭別哭，嗯，我也有話要跟你說，到我那裏去吧！」

麥青青抽抽泣泣地收了淚，跟着谷晴風到他住所，屋內沒有別人，谷晴風轉身去點油燈，他把燈光剔得昏昏暗暗，避免給人發覺房內多了一個人。

麥青青望着他的背影，只覺他身上似有一股沒法抵抗的魅力，把她的心緊緊地縛住，她羞紅着臉，聲如蚊吶地道：「你，你怎知道是我來了？」

谷晴風剛轉過身來，聽見這話，臉上倏地一紅，囁嚅地道：「我，我猜一定是你！」

「你騙人，因爲沒有理由證明一定是我不可！」麥青青咬唇道：「爲什麼不是陰天晴，不是王夢仙？不是那些當值巡邏的弟子？」

谷晴風脫口道：「怎會是他們呢？體香不同……」話未說畢，臉上又是一紅，連忙乾咳一聲，把目光移開。

麥青青心頭甜絲絲的：「他還是記着我的，他心目中還有我的！」一想起心上人能從自己的體香辨出自己來，她一張臉紅得好像晚霞。

房內沉默了一陣，終於還是谷晴風打破寂靜。「你近來可好？」

麥青青吸了一口氣，低聲道：「好……不好……」

谷晴風一呆，輕聲問道：「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的行藏沒被人看破……但你却不去看我一下……我，我又是生氣，又是煩悶……」

谷晴風的心弦好像被人拉動，「嗡」的一聲，震得她說不出話來，這句話說得幽怨無比，活脫脫是情人對無情的心上人的埋怨，怎不教他震驚？也在這刹那，麥青青才在她心目中突然高大成熟起來，再也沒有小妹妹的意念，代之的是情懷盪漾的少女。

他更加料不到，自己年紀與麥青青相差這般大，而她竟會看上自己，因爲他完全可以做她的父親，却不知道麥青青自幼便是孤兒，丁蕙視她如同己出，亦師亦母，但她却從未得過父愛，因爲芳心深處，對成熟的男人另有一種懷抱，這一點只怕連麥青青她自己也不知道。

良久，還是谷晴風打破沉默：「我沒空，所以……」

不料麥青青快口道：「誰說你沒空的，你若沒空，又那來的時間去喝乾醋！」

谷晴風澀聲道：「小孩子不要胡說八道！」

麥青青心頭一酸，委屈地道：「你就是……誰說我是小孩子，我，我已是一個女人！」

谷晴風淡淡地道：「就算你已爲人母，但在我心目中你仍是小女孩！」

麥青青垂淚地問：「她，她已是殘花敗柳，有什麼好，你對她這般痴迷？」

「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谷晴風誠懇地道：「青青，你趕快離開這裏去找你師父吧，這地方不是你久留之地！」

麥青青冷冷地道：「你呢？這地方便是你久留之地？陰天晴乃邪派女魔頭，心存大慾，殘殺無辜，這種人不但不値得你愛，更不值得你替她賣命？你以爲自己很偉大？呸！助紂爲虐，不知廉恥的臭男人而已！你師父若未死，也會被你活活氣死了！」

這一席話說得極重，谷晴風胸膛起伏不定，他舉起手來，瞥及麥青青那充滿愛恨的目光，心頭一軟，垂下手臂虛弱地道：「你走吧！」

「我可不是妓女，給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

谷晴風怒道：「那麼你便在這裏睡吧！」說着開門出去，再用力把門踢上。

「砰」的一聲，麥青青的心隨着這道門聲而碎了，她扶牆而哭。過了一陣，也不知谷晴風是眞有悔意，還是怕被王夢仙知道他房內有個姑娘，便把門打開，輕聲道：「別哭，我送你回去！」

「你不是叫我在你這裏睡麼？我不去了！」

「是我不對，我向你陪罪，我的好妹妹，你便回去吧！」谷晴風向她行了一禮。「你在這裏睡，對你對我都不好！」

「我反正是已經不好了，還要爲你着想？」

谷晴風嘆了一口氣，道：「天下間什麼事都可以商量，唯獨這件事萬萬不能勉強，姑娘又何必自找苦吃？」

麥青青道：「你，你對她何嘗不是一廂情願？你懂得說我，難道不懂得爲自己着想一下？你有沒有想到你的前途，你帮陰天晴殲滅正道俠士，就算你能得到她的心和人，但你也別想在人前抬起頭來！」

谷晴風臉上閃過一抹痛苦的神色，麥青青看了他一眼，垂着頭道：「我有什麼不好，你這般惱我？」

谷晴風道：「誰說我惱你？我只把你當作小妹妹……唉，我再說一遍，這種事實在不能勉強！」

「你心腸眞硬，我，我……」

忽然外面傳來一個衣袂聲，谷晴風手一抬，發出一縷指風，封住了麥青青的暈穴，再走前輕輕把她攤放在地上，吹熄了油燈，開門走了出去。只見兩個巡夜的弟子並肩在三丈之外走過，谷晴風暗中舒了一口氣，悄悄返入房中，忖道：「我不如把她送出去吧！」

此念剛起，又再想道：「不可，由此

到外面，路程不短，我途徑不熟，只怕走不出去，何況給人看見，晴妹那裏不好解釋……唔，還是把她送去怡神院吧！」

主意打定，他把衣衫結束一下，提起麥青青閃了出去，內堂的守衛不大森嚴，尤其是怡德院及怡心院，人數更少，谷晴風憑着高超的武功，避過巡夜弟子的耳目，來至怡神院外，把麥青青放在假山後，再隔遠射出一粒小石，撞開她的暈穴，然後飄然回去！

麥青青醒來時，見自己睡在假山後，悄悄立起，才知道已到怡神院，她不由暗怒：「谷晴風，你眞是鐵打的心，銅造的腸呀……」目光一瞥，見遠處有兩個巡夜的漢子由怡德院前走過來，沒奈何只得轉出假山走進怡神院。到了廂房外，便見花十六坐在門外，她見到麥青青立即道：「我還以為你不回來了！」

青麥青不好意思地道：「姐姐你在等我？哎，不好意思……我陪大嫂喝了兩杯才回來！」

花十六見她回來，已經心滿意足，道：「快回房睡吧！」

麥青青在床上那裏睡得着？輾轉反側間，手掌無意中觸及懷中那包毒藥，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她師伯把毒藥交給她時，她全副精神都放在谷晴風身上，對這件事全沒想過，甚至沒有考慮到十五日後的事，又怎會記得？可是現在却不同，因為她不但不考慮以後，而且不想活了！

「花花世界，毫無樂趣，罷罷，明日便找個機會把藥放進湯內去吧，把陰天晴毒斃，谷大哥他既然……我便到黃泉陪他吧！」主意打定之後，心頭反較舒暢，一回便睡着了。

次日，麥青青正想跟花十六到灶房去，忽見谷晴風迎面走了過來，麥青青心頭發苦，要想逃避，不想谷晴風忽然指着她道：「你跟我過來一下！」

麥青青一怔，摸不到谷晴風的用意，她這個表情正符合她在統一盟的身份，花十六忙道：「楊菁，副盟主叫你……副盟主請原諒，她是新來的！」

谷晴風點點頭，問花十六：「你們要去那裏？」

花十六恭敬地道：「屬下是飲食閣的弟子，如今正要去灶房工作！」

「哦，你先去吧，這個本座叫她去替我清理一下床褥！」

花十六連聲應是，又對麥青青投過一個羨慕的眼色，才快步去灶房。

麥青青本想跟谷晴風翻臉，奈何看到那冤家心腸便軟了，默默跟在谷晴風背後一直到了他寢室，兩人都沒交談過一句。

房門關上了，麥青青這才冷冷地道：「孤男寡女的，請副盟主避嫌，把門開了吧！」

谷晴風劍眉一掀問道：「青青，我記得你好像說過，你是梅花姥姥的徒弟？」

「那又怎樣？梅花門的名頭是大大不如武當派，但却沒有助紂為虐的弟子！」

谷晴風不理會她的諷刺，却說道：「我告訴你一件事，有一個梅花門的人被抓住了！」

麥青青吃了一驚，忙道：「是誰？」

「那人嘴硬得緊，一字不吐，只知道是個六十多歲的男人，料與你有淵源！」

「啊！是師伯！」麥青青一怔，心想師伯已離開好幾天怎會到現在才被抓住？莫非另有原因，還是師伯再進來找自己？這幾個問題一個接一個地泛上她的腦後，忍不住問道：「是什麼時候抓到他的？」

「我也是今早才知道，聽說已抓了好幾天了！盟主想在他口中探點消息，所以還未殺他！」

麥青青冷笑一聲。「所以你便移轉目標，想從我口中挖出一點秘密，帮助你討取她的歡心！」

「你誤會了，我叫你來此，只有一個目的，假如你混進來跟你師伯的潛入來的目的有關係，便請你暫時勿輕舉妄動，因為盟內已加派了很多人手防守，甚至你現在要想離開也不行了，所以我希望你耐心在此住一段時期，待情況有了轉變之後，我自會通知你離開！」

麥青青冷冷地道：「多謝你關心，我的事不用你担憂，我本來要求你放走我師伯，現在也不用說了！」

谷晴風只當作沒聽見。「我白天要訓練手下沒空去看你，你得保重……嗯，還有，過三四天我可能又要出發去了……」

「又要去殺人放火？」

谷晴風目光不敢與她接觸，輕聲道：「這次是去洛陽……」

「洛陽『刀神宮』？」

洛陽刀神宮與劍魂堡齊名，在中原同樣有舉足輕重的影响力。

谷晴風點點頭，道：「我走了，你等下也走吧！」他忽然掏出一塊銀色的腰牌來，「這個給你，若有人查問你，你便拿給他看！」

×　×　×

麥青青到了灶房，菜已洗好，梅凌雪道：「楊菁，今日蘇大姐身子不舒服，你去替她燒火煮湯吧！」

麥青青無可奈何地點點頭，走到灶前，抓起一張矮櫈坐下，却被一個頭髮半白的女人喝道：「你是誰？讓開！」

麥青青見她年紀雖大火氣比少年人還盛，瞪着一對三角眼面目可憎，不由也怒道：「是梅香主派我來的，你兇什麼？」

那女人又瞪了她一眼，道：「先到外面把那堆乾柴搬進來！」

麥青青心情不好，暗中罵道：「老虔婆，等下你就知道姑娘的厲害！」當下把乾柴抱了進來，放在灶旁。那女人捋起衣袖，用竹刷子洗刷那口大鍋，「臭丫頭，你眼睛盲了？還不給我提桶水來？」

麥青青強把怒火按下，一直聽她的謾罵及指揮，最後她終於滿意了，道：「燒火吧，臭丫頭，你莫怪我囉嗦，你知不知道這鍋煮給誰吃？」

她看了麥青青一眼，自問自答地道：「當然不是你我，是盟主，副盟主，護法，堂主，副堂主他們吃的！洗不乾淨，萬一給上面嫌這嫌那的，最後吃苦受氣的，可是你和我！」

麥青青聽後怒氣稍息，心中忖道：「這樣倒也好，毒死的全是有頭面的人，於公於私都有益！」

那女人見鍋燒紅，便倒了一點油到鍋中去，更趕緊去切葱花，却仍禁不住要嘮

叨幾句：「我一進來便負責燒湯給他們喝，他媽的，滿意時他們只會說以後多煮幾頓，不滿意時便沒頭一頓臭罵！嘿嘿，十多二十個人，每個人的胃口都不同，所謂順得哥來……他媽的，把火弄小一點！」

那女人把葱花拋下油鍋，空氣立即充滿了一種奇異的香味。一回，那女人倒了一桶清水下鍋，蓋上蓋子道：「火大一點！喂，臭丫頭你怎地不做聲？死了不成？我丟淨個手，水開了之後你便大聲叫我！」她一搖三擺地走了，口中還哼着戲文。

麥青青正巴不得她早點離開，燒了一陣子火，轉頭向周圍一望，大家都忙得滿頭大汗的，有誰去留意她？麥青青悄悄地把那包毒藥掏了出來，把紙解開，用袖子遮着，站了起來，揭開鍋蓋，裝作探看水開了沒有，上身一探，把毒藥傾落鍋內！

鍋內的水已冒着小水泡，白烟滾騰，那些毒藥入水即化，了無痕跡！麥青青正想蓋回鍋蓋，冷不防肩後被人一拍。「水開了沒有？」

她心頭大驚，「啊」了一聲，轉頭一望却是那女人回來了，正咧開大嘴對她笑。「他媽的，原來你是顧大嫂的徒弟，怎不早說！」目光一及，見麥青青袖管中滑下一張紙來，訝然問道：「這是什麼？」

「沒……不要了！」麥青青有點發慌，走到灶堂前看火，用話引開那女人的注意力。「你跟顧大嫂很熟？她雖然教我武功，但却不准我叫她師父的！」

「她是那個德性！」那女人一對肥手去捏盤內的豬肉片子，邊道：「說起來她也是我師父，她教了我幾樣湯的做法！」

「你叫什麼名字？」

「咱們這種女人沒讀過書的，祖傳幾代都沒人識字，能有什麼好名字？相熟的都叫我胖嫂，你也叫胖嫂吧！」她揭開鍋蓋，鍋內的水翻騰不定，白烟撲面衝起，胖嫂瞇着眼把配料投下。「顧大嫂的人眞好，咱跟她對正了脾氣，本來她叫我去跟她睡的，可是睡了兩夜又被她趕走了！」

「為什麼？」麥青青往灶膛內加了一根乾柴。

「她嫌我睡覺時打呼嚕，她睡不着！他媽的，我也知道那是很惹人討厭的，可是偏又改不了！」

「你怎知道我跟顧大嫂學藝的？」

「我剛才碰到她的一個丫頭，是她說的！啊，對啦，聽說她今日身子不舒服，躺在床上，等下你得去看看她！」

麥青青啊了一聲，却沒問她為什麼顧大嫂的丫頭會知道她今日頂替了蘇大姐的職務，帮胖嫂她燒火。

過了一陣，胖嫂道：「差不多啦，不要再加火了！」

麥青青心頭有點忐忑，這鍋湯灌進陰天晴他們的肚子內時事情將有極大的變化！令到正道俠士胆戰心驚的統一盟，極可能就此烟消雲散，而麥青青也洩了私憤！

「啊，谷大哥若死了，我還能獨活麼？」麥青青心中暗打主意：「不，等下我須向她要一碗來喝！」

胖嫂抓起一把鹽拋進鍋內，道：「行啦，把火弄熄！」

麥青青忙把灰燼撥在柴上，將火掩熄，長身道：「胖嫂，可否讓我嚐一碗？看看你的手藝兒如何？」

胖嫂笑道：「有何不可？不過不要讓人知道！我先勺一碗藏起來，待涼了才喝，包你滿意！」她說着果然勺了一碗，把它放在一邊。

麥青青心中喃喃地道：「我快死了，我快死了……也罷，我先到黃泉路上去等谷大哥，不讓他跟那淫婦在一起！」不知為何，臨到此刻，她忽然覺得凡世間仍有很多值得人留戀的地方，起碼此際灶房內的菜香味，便叫人捨不得死！

正在神遊太虛之際，忽聽胖嫂輕聲道：「快來快來！」

麥青青矍然一醒，轉頭過去，這才知道她不是跟自己說話，而是跟一個與自己差不多的女子說話。那少女手上捧着一隻瓷罐子，神色有點慌張。

胖嫂接過瓷罐子，揭起鍋蓋，抓了一柄杓子舀湯入罐，俄頃便把罐子裝滿。她蓋好鍋蓋，把罐子交給少女，道：「告訴大嫂，不要吃飯了，趁熱喝，出了汗精神便會爽利了！」

那少女行禮道：「多謝您胖嫂，我去了！」

麥青青心頭忽地一動，道：「且慢！」攔住了她，轉頭問胖嫂：「這湯給誰吃的！」

「你師父，快讓開！」

「我師父？是顧大嫂？」麥青青提高了聲音，道：「不行不行，你……你怎能假公濟私的！」

胖嫂怒道：「眞是個沒良心的小娼婦！枉你師父疼你，她現在病了，嘴巴發苦，想喝碗可口的湯，你連這個人情也不肯給？」

那少女也道：「對呀，那天副香主還親自下厨燒菜給你吃哩！」

「那是另一回事！這鍋湯是盟主要吃的，少了這許多，萬一不夠的，咱們可担當不起！」

「小娼婦的！」胖嫂把她一推，壓低聲浪。「他媽的，我早多下了一點水，誰知道？你別假正經，莫忘記你剛才還為自己討了一碗呢？」

麥青青實在捨不得毒死顧大嫂，她脾氣雖然不好，但却是個熱情的人，胸無城府，赤誠坦蕩，這種人怎能毒死？何況她異常疼愛自己，上次若不是她冒着大大的險，為自己遮瞞，自己早已被目為刺客而受罰了！是故她更不能親手毒死她！

當下她大聲道：「好，我把湯倒回去，她也得把湯倒回，大家乾乾淨淨！」麥青青揭起鍋蓋，把灶頭那碗湯倒了進去。

胖嫂嘟囔一聲：「操你奶奶的，這小娼婦九成是瘋了！你快走吧，萬事有我担當！」

麥青青心頭大急，拋下鍋蓋，回身抓住了那少女，胖嫂無名火起，在麥青青後臀蹬了一脚。麥青青叫了起來。「別人喝得，就是顧大嫂喝不得！」

「為什麼喝不得？這又不是毒藥！」

胖嫂伸手來扭麥青青。

就在此刻，忽聽一個清脆的聲音道：「你們在幹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在這裏玩？」

原來是梅凌雪聞聲走過來查探，她目

光一及，見到那少女手上的瓷罐子，便問道：「曾瑛，你手上拿着的是什麽？」

胖嫂、麥青青與少女曾瑛都嚇得做不得聲，梅凌雪沉下臉凌厲的目光在她們臉上掃過：「你們不說便以爲我不知道？哼！這次我放過你們，以後再被我發現發生同樣的事，你們三人到刑堂去領罰吧！」

三人一齊向她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梅凌雪又瞪了她們一眼，這才轉身走去，胖嫂連忙伸手去推曾瑛：「快走快走！」

曾瑛踮起脚尖而行，麥青青一驚，走前一步，伸臂抓住她後衣向懷内一拉：「不行……」

話音未落，只聽「乒乓」一聲，曾瑛因踮脚而行，給麥青青一拉，便失却平衡，身子一側，瓷罐跌倒地上碎了，湯水洒滿了一地！

梅凌雪聽見聲音轉身走了過來，麥青青雖然有點驚，但却放下了心頭大石，起碼不會毒死恩人顧大嫂！

忽聽梅凌雪咦了一聲問：「這是什麽湯？」麥青青低頭一望，只見地上的紅磚給湯汁流過便裂開一道細縫來，她知道馬脚將露出來，心頭怦怦亂跳。

梅凌雪冷笑一聲：「原來如此！來人，找一頭貓來！看住她們三個！」她走到鍋前，親自勺了一碗湯，放在地上。

一會，一個少女捉着一頭大花貓過來，把牠放在碗前，那貓嗅了一嗅，慢慢走開了。梅凌雪道：「捉住牠，灌牠喝！」

那少女不敢違命，把湯灌進貓嘴裏，才倒了小半碗，那貓便大聲悲鳴，四肢死命地掙扎，那少女一不小心便又讓牠逃脫了。可是那花貓才跑了丈餘，忽然大叫一聲，跌倒地上，前肢爬動了兩下，便不動了。旁邊一個少女叫道：「血！貓兒口鼻流出黑血！」

梅凌雪鐵青着臉，冷冷地道：「是誰幹的？」

曾瑛道：「我什麽也不知道！」

胖嫂與麥青青也同時道：「我也不知道！」

梅凌雪怒極反笑：「這樣說來，往湯內放毒的便是我了！」

胖嫂道：「屬下沒這個意思……嗯，那水缸放在門口也許有人在水內下毒！」

梅凌雪大聲道：「所有的菜全部拿出來檢查，看看是否有毒！」

灶堂內立即擾攘起來，人心惶惶，不知這件事自己會不會受株連，那胖嫂忽然叫了起來：「我想起來啦，是她下毒的！」她指着麥青青的鼻。

梅凌雪哼了一聲：「你看見的？當時怎不制止她？」

胖嫂跑到灶前，彎腰檢起地上的那張白紙：「這是從她袖管中滑下來的，那時候她正好揭開鍋蓋！」

梅凌雪看了麥青青一眼，抽出頭上的銀簪，放在紙上磨了幾下，只見那簪尖逐漸變成了黑色。梅凌雪臉色更是難看，又見麥青青花容失色，知是她幹的無疑，便道：「把她帶走！」

麥青青道：「不必，要殺要剮任你，我跟你去吧！」她默默跟在梅凌雪後面。

梅凌雪輕嘆一聲：「我見你長得如花似玉，心頭着實喜歡你，才把你調過來，不想幾乎因此而惹了禍！我不問你的目的，只想告訴你，你這樣做很可能會使很多姐妹受連累！」

「就算會也應該！」麥青青道：「誰叫你們助紂爲虐！」

梅凌雪道：「你胡說什麽？盟主可憐咱們是孤兒孤女，或是失意落泊之人，才把咱們組織起來，另創一個新天地，她實是英明神武之至，咱們是匡扶明主，不是助紂爲虐！」

麥青青道：「你們中毒已深，我也沒話可說，只想問你一句，另創一個新天地，是不是就要濫殺無辜？」

「什麽濫殺無辜？咱們所殺全是該死之人，比喻一些大奸大惡大險之輩，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實際鷄鳴狗盜，男娼女盜的……」

麥青青冷哼一聲：「你說的是誰？」

「那齊雲燕、董懷刀的……都不是好人！」

麥青青正想向她問個詳細，轉念一想：「我都已是快死的人了，還問她這些作甚，沒的自惹煩惱！啊……不知谷大哥知道我死了，他會有什麽感觸？會認爲是一種解脫吧？」想到此，她悲從中來，不覺垂下兩行清淚。忽被梅凌雪一推：「快進去！」她抬頭一望，原來已來至一座大屋之外，門匾上寫着兩個字：「刑堂」！心頭一沉，暗道：「此處便是我麥青青葬身之所……」

（未完·十）

雙龍劫

（本文承自98頁）

謝曉天道：「其實你早就知道了。」

「我怎會容許一個不明來歷的人留在身邊？」

「別人却一直以爲你是一個有勇無謀的刺客。」

「這才是我成功的地方。」秦獨秀又大笑。「他本來不會這樣疏忽，可惜他要處理的事情實在太多，除了替我打探消息，還要找杜雲亭的下落，還要找金銀雙龍，相反，我却有足够的時間併吞他臥虎溝所有的屬下。」

說話間，胡南平已帶着臥虎溝一夥走進來，截斷了冰洞的出口。

秦獨秀語聲一頓，笑指胡南平。「這位胡南平現在繼武維揚爲臥虎溝寨主。」

謝曉天恍然道：「難怪你沒有死在臥虎溝中。」

胡南平笑接：「我們不停找錢，武維揚不停花錢，實在很難令人信服。」

秦獨秀點頭道：「若非如此，他這個劍奴的消息也不會如此靈通。」

謝曉天微喟：「劍奴視爲心腹的都變了你的心腹，難怪他落在你的算計中。」

秦獨秀雙劍一揮。「金銀雙龍在我手中，我也已練成飛龍九式，你們到來正好讓我一試其中威力。」

胡南平阿諛地道：「恭喜秦爺。」

秦獨秀一笑。「放心，我絕不會虧待你們，你們都是我的心腹。」

胡南平大笑。「有秦爺撑腰，我們以後還愁沒有好日子？」

秦獨秀道：「目前我們必須先解決這三個人。」

「不錯！」胡南平摺扇刷的打開。

秦獨秀劍接一揮，一聲：「上！」

胡南平摺扇同時「唰」地合上，亦一聲：「上！」

臥虎溝一衆應聲吶喊衝殺上前，謝曉天燕北阮筠三人品字形一轉，劍齊展。

謝曉天不忘一聲：「小心姓秦的！」

秦獨秀却沒有動，看着那些臥虎溝的手下一個個倒在謝曉天三人劍下。

他們的武功有限，謝曉天三人都是高手，要擊倒他們，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事，就是胡南平，也應付得很吃力。

胡南平也是奮勇向前，到他發覺不妥的時候，臥虎溝剩下的已不足五個，他回頭望去，秦獨秀赫然木立如故，並沒有出手。

「秦爺——」他面色驟變，也就在他失神的這刹那，燕北一劍刺到，刺進了他的胸膛。

他慘叫，曳着一股血箭倒摔了開去，倒在石鼎下，打了一個滾，不再動。

其餘的臥虎溝嘍囉同時被謝曉天夫婦斬瓜切菜的砍倒。

燕北目光轉到秦獨秀面上，厲聲道：「姓秦的，不是說他們都是你的心腹？」

秦獨秀笑應：「我怎能留下這些心腹大患？」

謝曉天冷冷道：「他們不在，的確沒有人知道你是怎樣陰險的一個人。」

「還有你們——」秦獨秀面露殺機。

「你當然也不會放過我們。」

「當然！」秦獨秀笑接。「劍術練到我這個地步要成爲一個名劍客甚至一代宗師也是一件易事，又豈能有把柄落在你們手中？」

燕北冷笑說道：「你一直只是一個殺手。」

秦獨秀說道：「江湖中不少趨炎附勢之徒，一般人也很少會在乎我是什麽出身的。」

燕北道：「你要殺掉我們也不是一件易事。」

秦獨秀大笑。「未練成飛龍九式之前，你們也未必是我的對手。」

燕北道：「這是你說的。」劍一引，當先向秦獨秀攻去。

秦獨秀人劍同時滾動，一條怒龍也似飛滾在半空，金銀雙龍迎向燕北的劍。

兩下接觸，燕北只覺得一股劍氣湧來，以他目光的銳利，竟然看不出秦獨秀雙劍從什麽地方刺至。

謝曉天阮筠看出厲害，雙雙左右齊上，各自抖出了一蓬劍光。

謝曉天也一樣看不出秦獨秀雙劍的變化，但飛龍九式到底是神龍門的劍術變化出來，以他對神龍門的熟悉，當然算得出秦獨秀的劍將從那一個方位刺來。

阮筠也一樣，出手的靈活絕不在謝曉天之下。

秦獨秀的劍果然是從那個方位刺向燕北，也被阮筠謝曉天的劍接下，燕北的劍也接下了秦獨秀一劍，三人却無一例外，齊被震飛了出去。

那刹那秦獨秀雙劍內力交替襲至，一股強過一股，完全在三人意料之外，接下第一股，第二股立即湧來，不由不被震開去。

秦獨秀緊接怒龍般再翻滾，從三人頭上翻滾過去，金銀雙龍順勢倒襲，燕北首當其衝，後背連開兩個血洞，總算及時讓開了要害。

謝曉天的左肩亦穿了一個血洞，亦是閃避及時，阮筠雖然沒有受傷，却被再震開了丈外。

秦獨秀身形凌空未落，又倒滾而回，凌空一個盤旋，又是雙劍襲下來。

謝曉天引劍急封，秦獨秀金銀雙龍却勢如破竹，一擊將謝曉天的劍勢擊散。

金龍劍緊接奪隙刺入，燕北一劍及時橫來，將金龍劍截下。

秦獨秀銀龍劍隨即向燕北劃去，燕北閃避不及，後背裂開了一道尺許長的口子，但仍然負痛轉身再替謝曉天擋開一劍。

阮筠那邊亦回攻，三人三劍亦齊攻向秦獨秀，劍氣縱橫，動魄驚心。

秦獨秀一連換了兩個姿勢，人劍飛龍般飛舞半空，盡拒來劍，再將三人震飛。

三人的身上又添了幾道傷口，踉蹌又倒退了數步。

秦獨秀沒有追擊，金銀雙龍飛旋，擺出了一個很怪異的姿勢，道：「這是第七式！」

謝曉天燕北阮筠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仗劍再齊上，秦獨秀却只是一式便將他們再震飛。

阮筠的劍脫手飛出，斷爲兩截，謝曉天的劍亦被金銀雙龍剪斷了半尺。

燕北雖然手急眼快，擋開了刺來的一劍，内腑亦被震傷，連吐了兩口鮮血。

秦獨秀劍勢未停，第八式緊接又施展，謝曉天只有倒退，但仍然被金銀雙龍擊傷。謝曉天傷得最重，斷劍仍然緊握，指着秦獨秀，燕北也一樣劍指，阮筠將斷劍抬回，亦指着。

秦獨秀目光一掃，大笑：「那一個要先走一步，請！」

謝曉天阮筠燕北一齊仗劍衝前，秦獨秀即時一聲：「第九式——」身形陡然拔起來，金銀雙龍旋轉着便要擊下。

這一式變化之複雜激厲謝曉天前所未見，燕北、阮筠更不用說，但他們仍然迎上，盡全力一搏。

雙方眼看便要碰在一起，秦獨秀的身子突然一下抽搐，劍勢同時驟散，謝曉天三人的劍已是有去無回之勢，一齊刺進了他體內。

他慘叫，却回頭望着地上的胡南平，胡南平赫然以摺扇指着他，瞪着他喘息着道：「我不懂得裝死，只懂得利用最後的一口氣。」

這口氣隨即吐盡，他也就是利用這口氣按動機簧將摺扇中的暗器射在秦獨秀背上。

秦獨秀嘶聲怒吼，從三劍脫出，也就在鮮血激射中倒下。

（完）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驤·文
盧令·圖

星島火玫瑰（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英豪和神秘女郎彭莎莉的約會被雷夢娜知道，她不但不阻止更慫恿他前去赴約。洪英豪乘快艇到第二號浮標附近，彭莎莉已在那裏等候，說出雷夢娜利用和他合作是想向夏玫敲詐巨欵；並說明希望他和她合作，爲亡夫報仇，洪英豪半信半疑。此時夏玫派快艇向他們截擊，幸雷夢娜解救才脫險，約他們到龍鳳閣酒家聚餐，自己先去赴夏玫的邀約。原來夏玫想擊殺洪英豪未得逞後，又想利用唐天民引誘雷夢娜就範，反被雷夢娜向她敲詐巨欵，她藉送欵機會在龍鳳閣酒樓埋伏槍手，洪英豪貿然赴約中伏，雷夢娜爽約，幸彭莎莉及時將他救出……

奇峯迭起　撲朔迷離

「情人山」是星洲許多名勝之一，距離市中心約莫十哩，只有幾分鐘的汽車路程。

這裏，雖然名之爲「山」，却不過是一個海拔十餘公尺的崗巒。崗巒上叢林處處，綠草如茵，每當夕陽西下，明月初昇之際，一對對情侶開始往這裏集中，各自找到掩蔽的良好處所，共同享受一個溫馨的夜晚。

在星洲類似這兒的地方很多，然而那些熱戀中的愛侶，所以要往這裏集中的原因，是因爲這裏沒有使人畏懼的毒蛇出沒，也沒有擾人安寧的蚊蚋出現，所以這裏就成了情侶們談情說愛的好場所了。

現在正是中午。雖然青葱的叢林可以遮擋住驕陽的炙烤，然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畢竟沒有月明星稀的那種羅曼蒂克氣氛，所以在情人山上幾乎看不到一個人影。

彭莎莉在崗巒下的空地上停好了車，提着個帆布口袋，和洪英豪走上情人山。他們毫不費事地找到一處適於傾談而又可以休息的林蔭處，兩人就在潔淨柔軟的草地上坐了下來。

彭莎莉沒有說話，却先打開那隻帆布口袋，從裏面拿出兩隻罐裝的可樂和一些三明治，笑着說：「洪先生！我想你並沒有吃到雷夢娜所爲你準備的酒菜吧！」

洪英豪打開了一罐可樂，仰起頸子來，向嘴裏灌下了幾口，然後瞇起眼睛，凝視着彭莎莉，喃喃地說：「莎莉小姐！妳實在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物，妳說雷夢娜到星洲來是爲了謀取不法的利益，被妳說中了；妳又說中午這個約會，不但詭譎而又危險，也被妳說對了。而且妳還預料到我到這裏來，需要解渴的飲料和充飢的食物，我幾乎要懷疑妳是一個未卜先知的神仙了。」

彭莎莉淡淡地一笑，並沒有回答洪英豪所提出的疑問，雖然她明顯地看出對方的臉色上有疑惑的神色。她臉上的笑容很快地消逝，隨即又神色凝重地說：「洪先生！據我猜想，『龍鳳閣酒家』裏面一定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

洪英豪不等她的話說完，就立刻回答說：「是的。雷夢娜爽約未至，然而火玫瑰的人却來了，內外一共十一人，有八挺手提機關鎗。當他們正要挾持我離去的時候，突然從窗口對面的一幢高樓上，射出了七發長程來福槍的霰彈，在我面前的三個身懷短槍的人及四個在風衣之內隱藏着手提機關槍的人全部被殺了。」

「噢？」彭莎莉兩道修長的眉毛突然挑了起來，眼睛也瞪得很大。「你看到那個狙擊手嗎？」

洪英豪搖搖頭說道：「事後我發現在對面那間高樓的第三層窗口處有一個枕頭，那可能是狙擊手用來墊手臂用的。想必是離去的時候非常倉促，來不及將枕頭取掉。」

彭莎莉緩緩地搖着頭說：「洪先生！你剛才在誇獎我，說我對任何事判斷得很準確，然而有一件事我却判斷錯了。」

「噢？什麼事？」

「雷夢娜不會去『龍鳳閣酒家』，這是我預先就想到的，不過我猜測她的用意只是想借刀殺人而已。」

「借刀殺人？妳是說火玫瑰的那七個手下是死在另外一個人的手裏？」

彭莎莉搖頭說：「不！你弄錯了。我猜想雷夢娜約你去『龍鳳閣酒家』，而她却又故意將你的行踪洩露給火玫瑰，讓火玫瑰派人去殺你。」

「我原來也這樣猜測，可是火玫瑰手下的人反而被殺了，這不是很奇怪嗎？而且，據我的猜想，那個在一瞬間就能夠射殺七人的狙擊手，必然是一個很高明的職業槍手了。莎莉小姐！請問在星洲除了雷夢娜外，還有另外一個高明的職業槍手在嗎？」

彭莎莉喃喃自語地說：「這件事已經把我弄糊塗了，我原來的判斷，是雷夢娜想借夏玫的槍手將你殺死，然後抓住把柄，再去箝制夏玫。然而根據你方才所說的情形看來，夏玫那七個手下很可能是死在雷夢娜的槍下。雷夢娜約你去，而她自己不去，殺他們，而留下了你，這是什麼用意呢？」

洪英豪心裏有同樣的疑問，他低頭沉思了一陣，却又想不出一點眉目。忽然，他憶及剛才在「龍鳳閣酒家」門口，險遭槍擊的事，於是振聲問道：「莎莉！剛才在酒家門口那個向我開槍射擊的人，妳看清楚了沒有？」

「那好像是一個男人，坐在一輛黑色的『龐蒂卡』轎車之內。我的車子停在他後面約莫三十碼的地方，因爲我發覺他在夏天戴着帽子，而且戴着一副特別寬大的護目眼鏡，所以就對他加以注意，當你剛要走出酒家門口的時候，我發覺他突然亮出一支長長的槍管，所以我就……」

洪英豪連忙接口問道：「莎莉！妳說長長的槍管，是不是來福槍？」

「是的。」

「那麼，剛才那兩發子彈，是不是霰彈？」

「聽那種呼嘯的聲音，好像是，不過，不敢確定。」

洪英豪皺起了眉頭，喃喃地說：「槍枝同型，子彈也同型，我們可以假設殺死火玫瑰七個手下的人和開槍想要殺死我的是同一個人……」

洪英豪的話還沒說完，彭莎莉接口說道：「洪先生！這個判斷不對，從那七個人被殺到你走出酒家的門口，有多久的時間？」

洪英豪稍微想了一想，然後回答說：「大概有五、六分鐘。」

「嗯！從時間上來看，我們可以假設兇手是一個人，五、六分鐘的時間，他足夠從那幢高樓上來到那輛黑色的『龐蒂卡』車廂，可是從動機上看，却不是同一個人。你想想看，對方在暗中突然開槍，能夠一舉殺死七個人，彈無虛發，憑什麼會讓你逃過？這證明那個狙擊手並不想殺你。然而他却又在五、六分鐘以後，等在酒家門口，再向你開槍狙擊，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啊！」

「也許那個狙擊手原來不想殺我，然而在事後他又反悔了，所以才趕到酒家門口來殺我。」

彭莎莉搖搖頭說：「洪先生！這種推斷是不可靠的。我幾乎有百分之九十的肯定，在高樓上埋伏的狙擊手和車廂內埋伏的狙擊手，雖然是巧合地用了同一種型式的槍枝和子彈，但絕對不是同一個人。」

洪英豪吁了一口長氣，目光瞧在彭莎莉的臉上，問道：「莎莉！請問那個女人爲什麼要殺我？」

「這我就不知道了。」

「那麼，在目前這一場明爭暗鬥的局勢之中，除了夏玫、妳、我和雷夢娜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囉？」

彭莎莉將兩手一攤，以模稜兩可的語氣說：「那只有這樣推斷了。」

二人沉默了一陣，各自喝着可樂和吃三明治。過了五分鐘，飲料喝完，食物也吃下了肚，洪英豪這才問道：「莎莉！妳怎麼會突然想到開車趕到『龍鳳閣酒家』來呢？」

「這本來是我預定的計劃。我在房裏裝睡，趁賓館的女侍不注意的時候，從後門溜出來。在我的想像中，『龍鳳閣酒家』裏面，一定有危險的情況。我趕來一方面要支援你，另一方面我也想了解雷夢娜的動機和火玫瑰的動向。說起來眞的幸運，如果要殺你的狙擊手是埋伏在那層高樓上的話，我即使趕來又有什麼用呢？你恐怕早已經和火玫瑰那七名手下遭遇同樣的命運了。」

「莎莉！」洪英豪目光中露出懇切和誠摯的神色，同時情不自禁地用雙手握住了彭莎莉的手，語氣委婉地說：「不管怎麼樣，如果我需要一個人合作，或是需要一個照顧的朋友，那麼，目前只有妳了。妳說我現在該怎麼辦？」

彭莎莉很輕鬆地一擺手說：「你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回『星島賓館』好好地休息一下。」

「只是休息嗎？」

彭莎莉詭譎地一笑。「洪先生！你是聰明人，不應該要我點破。自然你還希望和雷夢娜碰頭，不妨聽聽她對今天中午『龍鳳閣酒家』所發生的事如何解釋。」

「哼！」洪英豪狠狠地從鼻孔裏哼出

一口冷氣，語氣悻悻地說：「我也得問問她為何爽約？」

彭莎莉緩緩搖着頭說：「洪先生！如果你聰明的話，就不要提出任何問題，只是將今天中午『龍鳳閣酒家』所發生的事情告訴她就好了，除非雷夢娜從此不想和你再見面，如果她在賓館的套房裏等着你回去的話，那麼她早就有了很完全的解釋了，你又何必從你所提出的疑問當中顯露你已經對她產生了疑竇的跡象呢？」

洪英豪將深邃的目光，緊緊地盯在彭莎莉的臉上，凝視良久，才喃喃地說：「莎莉！妳的行動機警，妳的思考機智而且細密，我眞懷疑你是一個受過職業訓練的警探。」

「可惜我不是。」彭莎莉說到這裏，站了起來，一面從林蔭深處往外走，一面輕聲說：「洪先生！你總算到情人山來過了。雖然沒有享受到那種羅曼蒂克的溫馨滋味，也算不虛此行了。現在，我開車送你回去吧！」

洪英豪以遲疑的口氣說：「莎莉！妳要和我一起回『星島賓館』嗎？」

「咦！我是住在那兒的呀！」

洪英豪沒有再說話，默默地跟在彭莎莉的身後，向崗巒之下停車的地方走去。他暗暗在想：不管雷夢娜也好，彭莎莉也好，都教人無法捉摸她們的動機和意念，也許那個已遭槍殺的火玫瑰的手下說的話是對的，和夏玫打交道似乎比和她們兩個人打交道要輕鬆得多。

× × ×

在返回「星島賓館」的途中，洪英豪並沒有把握敢肯定雷夢娜一定會在套房裏等他，然而彭莎莉却堅持說雷夢娜一定已經先一步回到了賓館。果然，當洪英豪一走進賓館，向女侍詢問的時候，女侍向他點了點頭，證實彭莎莉的猜測沒有錯。

洪英豪在走過那道長廊的時候，步履顯得很躊躇，因爲他無法預知下一步是個什麼情況。在他猜想中，房門也許沒有上鎖，最少他該試一試去旋動門把，可是他沒有那麼做，却舉起手來在門上輕敲了兩下。似乎在潛意識裏，已經存在着想讓雷夢娜預先有一個心理上準備的念頭。

「誰？」房內傳出了雷夢娜的喝問，聲音顯得很平靜。

「我。小洪！」洪英豪也很平靜地回答。他仍然沒有去旋動門把。

「門沒有鎖呀！」

現在，洪英豪不能再裝痴做呆了，他緩緩旋動門把，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雷夢娜斜靠在沙發上，手上挾着一枝點燃的香烟，她的神情並不太開朗，但是，也沒有顯出愁眉苦臉的樣子。洪英豪儘量不動聲色地在她對面坐下，等待對方開口。

雷夢娜的坐姿絲毫未動，翻起眼睛來向洪英豪看了一眼，以漫不在意的語氣問道：「小洪，受驚了沒有？」

這一問顯然已經揭露了謎底，洪英豪心頭不禁有點發火，可是他按捺住了，聳了聳肩頭，以蠻不在乎的神情說：「大概是習慣了吧！」

雷夢娜將香烟在碟中按熄，站起來在房間裏兜了一個圈子，然後停在洪英豪的面前，將目光盯在他的臉上，同時兩隻手也搭在他的肩頭，語氣柔和地說：「小洪！我想也許你會怪我。」

「爲什麼要怪妳呢？」洪英豪一點也不施以反擊，靜待下文。

「因爲我明知『龍鳳閣酒家』是一個危險的去處，而我却沒有阻止你。」

洪英豪故意流露不解的神色，緩緩地搖搖頭說道：「夢娜！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

雷夢娜在他身旁坐下來，豐滿的嬌軀偎依在他的懷裏，輕聲地說：「小洪！你別給我裝糊塗了。我十一點半就已經發覺火玫瑰派出了他的槍手，要包圍『龍鳳閣酒家』，那個時候我還可以阻止你，可是我沒有攔阻你……」

不等她說完，洪英豪就問道：「那麼，妳用意何在呢？」

「我是想看看火玫瑰到底會施出什麼手段，而且我也想查明我們在『龍鳳閣酒家』聚會的消息是如何走漏出去的？」

「哼！」洪英豪臉上流露出一股冷冷的笑容。「夢娜！妳簡直是拿我的性命當兒戲嘛！」

「別那麼說。」雷夢娜扳過他的肩頭，眼睛裏射出柔和的光芒。「我對我自己的射擊術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事實擺在眼前，你根本就沒有傷到一根毫毛嘛！」

儘管對方的目光是那樣柔和，但洪英豪却認爲她是假的，因此別過頭去，避過那種很容易使人困擾的眼光，語氣悻悻地說：「夢娜！妳這樣做，未免太危險了，如果火玫瑰的手下一走進妳訂的那間雅座就開槍殺我，或者在珠簾外面打我冷槍的話，那我不是白白送死了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

洪英豪回過頭來，以銳利的目光看着她，沉聲問道：「妳怎敢這麼肯定？」

「老實告訴你吧！以前火玫瑰也許眞要置你於死地，可是現在由於我的出現，她就不會再殺你了，因爲你對她有利用的價值。」

「噢？我有什麼好利用的？」

「你是一個神槍手啊！她如將挑撥離間的技巧運用得適當的話，用你來對付我那不是很好嗎！」

「好了，夢娜！」洪英豪站起來，離得她遠遠的，同時雙手環抱在胸前，不知不覺中做好了隨時拔槍的準備，這才語氣冷冷地說：「我們該攤開底牌了，妳到星洲來的目的究竟何在？」

「嗯？」雷夢娜那道修長的眉毛挑了起來。「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是爲了唐天民的事。」

「夢娜！我突然想起一句話。當我們駕車從『海濱俱樂部』出來，逃過『蘭原森林』的兩次狙擊以後，妳在車上一再地對我說，爲了幾萬美金的酬勞太不值得。那麼，請問妳有什麼值得賣命的事情讓我做呢？」

雷夢娜目光中閃過一絲驚色，而語氣却仍然沉靜地問道：「小洪！你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夏玫有一筆三十五萬美金的欵子要付給妳。」

「你相信？」

洪英豪搖搖頭說：「我不相信夏玫會誠心誠意地將這筆錢交給妳，但是，我却相信妳已經向她要過。」

「嗯！」雷夢娜點了點頭。「有這一回事。」

「那麼，妳到星洲來就不完全是爲了唐天民的事？」

「這是附帶的。你不知道早上我曾經到『海濱俱樂部』去過，當時火玫瑰已經到了我的槍下，我向她提出這筆數目，而且限她三天之內送到，否則我就要她的命。小洪！你想想看，敲詐、勒索，已經將人控制在槍下，沒有得到一分錢，會將她放開嗎？」

「事實上妳也不可能得到這筆錢。夢娜！我希望你坦白，妳這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

「請你不要問。」

「夢娜！」洪英豪的臉色已經沉了下來。「別忘了我們現在是合作的立場。妳我之間似乎不應該保留某一些秘密吧！」

雷夢娜也寒着臉說：「小洪！我承認你所說的話是對的，可是現在有許多秘密必須要保留，因爲還有一個不明身份的女人和你來往。」

「妳說彭莎莉？」

「當然。」雷夢娜臉上浮露陰狠的神色。「我在海上的遊艇中告訴你我們中午在『龍鳳閣酒家』碰頭，當時除了她之外，再沒有別人，試問，火玫瑰是如何知道我們行踪的？」

「噢！你的意思是說，彭莎莉向火玫瑰告密的嗎？」

「非常可能。」

「那麼，她用意何在？」

「用意何在需要我們共同去發現。」

「夢娜！我聽到了一些傳言，那也許是不正確的，不過我先問問妳，如果這個傳言是對的，我希望妳坦白承認，如果不對，妳儘管加以否認。」

「你說吧！」雷夢娜臉上凝重的神色突然消失，重又悠閒地在沙發上坐下來，仰起了粉頰，等待着洪英豪的發問。

「夢娜！妳過去也深深地愛着唐天民，但是據我所知道，妳現在不愛他。不但不愛他，反而恨他入骨，不錯吧？」

「大概是吧！」雷夢娜的口氣雖然有些模稜，但是她沒有否認。

「那麼，有人說唐天民到星洲之前，妳已經先把他的行踪，暗中向火玫瑰告密了，有這麼一回事嗎？」

雷夢娜又沒有回答他，眉毛一挑，輕聲問道：「你相信？」

洪英豪點點頭說：「我有理由相信，因爲唐天民更愛賭博的關係，他經常在東南亞各大商埠旅行，自然免不了接觸另外的女人。妳爲了獨佔他的慾望，所以妳要殺掉他，然而由於近年來妳揮霍無度，經濟情況很不好，所以妳想假借夏玫之手，一方面殺掉唐天民，二方面妳再以殺人的把柄，向夏玫進行勒索、敲詐，這不會錯吧？」

雷夢娜霍地站了起來，疾聲問道：「小洪！是不是那姓彭的女人告訴你的？」

洪英豪緩緩地搖着頭說：「夢娜！我不希望妳太激動，也不希望妳追根究底。妳只要向我點頭或者搖頭，就行了。」

雷夢娜低吼着說：「哼！這些話都是胡扯。」

在彭莎莉和雷娜夢兩人當中，至少有一個人在說假話，洪英豪自然不敢肯定說雷夢娜現在的搖頭否認是裝腔做勢。於是他岔開了話題：「夢娜！這個問題好像是屬於妳的私人問題，與我們合作的事並沒有太大的妨碍，我們現在暫時不談。我問妳，殺死火玫瑰那七個部下的是妳嗎？」

「當然是我了。我發覺『龍鳳閣酒家』已經成爲夏玫的火力集中點之後，我就在五十碼以外的『雲泰公寓』的三樓租了一個房間，架好了我的長程來福槍。當他們正要挾持你離去時，我立刻殺死他們。你不信，槍還在衣櫃裏。」

「妳用的槍枝是什麼型號？」

「點七五口徑的P二型來福槍。」

「子彈呢？」

「那當然是霰彈了。」

「好。當我走出酒店門口的時候，對面有一輛『龐蒂卡』黑色轎車有人向我狙擊，也同樣是一枝P二型點七五口徑的來福槍，射出兩發霰彈。那個人是誰？」

雷夢娜神情大大地一變，疾聲嚷道：「小洪！眞有這回事？」

「幸虧彭莎莉及時駕着她的跑車，以高速向我衝過來，同時向我告警，我很快地伏下了身子。否則，我的腦袋早就開花了！」

「你說是彭莎莉救了你？」

「嗯！不錯！沒有她，我現在已經躺在『龍鳳閣酒家』門口了。」

雷夢娜突然地走到洪英豪面前，雙手揑在他的肩膀，用力地搖幌着，語氣很激動地說：「小洪！請你相信我。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而且你絕對不可以太相信彭莎莉！你想想看，怎麼會那麼巧，她就會在那個人要向你開槍狙擊的時候，突然趕到現場來呢？」

洪英豪簡直如墜五里霧中，辨不出東南西北。這個女人在他面前表現了一番誠摯，那個女人在他面前表現也是那麼懇切，到底誰是對的呢？

雷夢娜又接着說：「我承認有許多事情在隱瞞你，並不是不信任你，或是在瞞騙你。昨天晚上我們有了親密的關係之後，我就打算要慢慢地告訴你，湊巧那個彭莎莉插了進來，老實說，我還不了解你對我信任的程度，自然我就不能够和你暢談心腹了。小洪！只要你答應我，從此以後不再相信彭莎莉所說的話，我現在一定將我心中所有的秘密都向你透露。」

洪英豪搖了搖頭，語氣冷峻地說：「夢娜！很抱歉，我不能答應妳，因爲我不能確定妳們兩人之中，究竟是誰對我存有善意，妳儘管保有妳的秘密吧！」

「小洪！讓我用一件事情向你表露我的誠意行嗎？」

「什麼事情？」

「一個秘密——你這次受委托到星洲來找火玫瑰，是受了人家的騙。」

「妳說什麼？」

「你是受了那個越南商人的騙。」

「我不懂妳的意思，他在夏玫主持的賭場裏面，輸了三十五萬美金，所以找上

了我那個姓方的朋友，請他想辦法查出夏玫賭場作弊的情形。已經先付二萬元的車馬費和例行公費，欵子如果能够追回來一部份的話，他願意再加付百分之三十的酬勞，如果全部追回的話，他願意付百分之五十的代價，這怎麼說是受騙呢？」

雷夢娜緩緩地搖着頭道：「小洪！你是一個很有熱誠而又有責任感的有爲青年，你那個朋友也是很有作爲的私家偵探，可是你們兩個人對黑社會中的奸詐陰謀，所知的却太少了，那個越南商人委託你來，只不過是讓你被夏玫當做一個目標，他是另有企圖的。你知道夏玫爲什麼會在你一踏進她的賭場時就認出你嗎？」

洪英豪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就是那一張申請俱樂部會員的照片上出了毛病？」

「可是夏玫又如何知道你是來找她麻煩呢？」

「我想不通個中道理。」

「哼！」雷夢娜冷笑了一聲。「說出來你或許不信。這是那個越南人故意走漏的消息。」

「什麼？」洪英豪不禁大大地一楞。「他巳經輸掉三十五萬美金，又花兩萬美金要我來查出夏玫所主持賭場的作弊情形，目的就是想收回那筆寃枉輸去的錢，妳說他故意走漏我來找夏玫的消息，他的用意何在呢？」

「我不是說過嗎？他是誠心要你做夏玫的槍靶，他的目的自然是要收回那筆三十五萬美金。」

洪英豪困惑不解地搖着頭說：「夢娜！妳如果是誠心向我揭露某一件秘密的話，那麼，妳就快一點揭露好了。妳這樣繞來拐去，我是越聽越糊塗了。」

「我告訴你吧！我才是眞正接受那個越南商人的委托，來向夏玫討回那三十五萬美金的。你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巳，而且那一筆錢也不是那一個越南人所輸掉的，而是夏玫應該給那個人而違約沒有付出的。小洪！你吃驚了吧？」

「眞的？」洪英豪不禁大大地吸了一口涼氣。

雷夢娜語氣懇切地說：「小洪！本來我不應該吐露這個秘密，這可以說是一種職業道德，可是爲了你，使你能够相信我，所以我才將這個最大的秘密向你吐露，而且你說在『龍鳳閣酒家』門口有人開槍向你狙擊，這種情形使我感到非常意外，所以我必須向你吐露這個秘密。現在無論如何，你一定要跟我同心協力才行。」

洪英豪茫然不知所對，他過去曾經處理過不少棘手的問題，也面臨過不少驚險的局面，然而從來沒有遇上過現在這樣錯綜複雜，而令他無法遽下決定的情況。

他緩緩抬起頭來，看到雷夢娜面上浮現焦灼的神情，眼眶中流露出懇切的光芒。那不是可以僞裝的，而是發自內心深處。洪英豪心中思忖：自己對她所表露的誠意是不應該再有所懷疑的！

× × ×

夏玫所以有一個火玫瑰的綽號，不但是因爲她的性情火爆，像烈火一樣地危險，也由於偏愛火紅顏色的緣故。她不但喜穿火紅色的衣服，也喜歡佩戴火紅色的飾物；她的手指和脚趾也都塗着如火燄般色澤的蔻丹。雖然現在女仕們的化裝，已經捨棄了深紅的顏色，採取鮮明淡雅的色調，然而夏玫仍然喜歡用深紅的唇膏。

她非常留心她的修飾，不但隨時注意修補她的手指和脚趾上的蔻丹，也隨時注意修補她嘴上的唇膏。

可是，今天的情形却不同了，由於吸烟太多的關係，兩片嘴唇上的唇膏不但剝落，而且呈現了焦黃的色澤，然而她却沒有心情去修補，依舊一枝接着一枝狠狠地抽着香烟。

她再次接上了一根，將手中的烟蒂在烟碟中捺熄的時候，趙飛龍匆匆忙忙地跑進了她的臥房。她迫不及待地問道：「小趙，怎麼樣？」

趙飛龍喘了一口氣，連忙回答說：「我放下電話後立刻遵照妳的吩咐去了『雲泰公寓』，根據公寓主人的描述，埋伏在三樓一間客房中向我們狙擊的人一定是雷夢娜。」

「嘿！」夏玫點了點頭，沉思了一會，突然雙眉一挑。「小趙！你看見了那個躲在轎車內向洪英豪開槍狙擊的人嗎？」

趙飛龍皺着眉頭說道：「當時因爲另外一個女人開着一輛黃色的跑車向『龍鳳閣酒家』門口洪英豪站的地方飛快地衝進去，吸引了我的注意，根本沒有注意到那人開槍射擊的事件，我還是在事後才聽說的！」

夏玫緩緩地搖着頭，喃喃自語地說：「眞是奇怪！如果說那個人是雷夢娜的同黨，那麼雷夢娜在殺死我們那七個部下的時候，就可以多用一發子彈殺死洪英豪，那又何必另外派一個人等在門口向他狙擊呢？」

趙飛龍加以猜測地說：「我看也許是雷夢娜故佈疑陣。」

「不對。等待在『龍鳳閣酒家』門口想要開槍殺死洪英豪的人絕不會是雷夢娜的同黨。」

「可是據我打聽的結果，那個人用的也是長程來福槍。那兩發子彈射在『龍鳳閣酒家』的招牌上，也是霰彈，如果說他們不是一起的，怎麼會那麼湊巧使用同一型的槍枝和同類的子彈呢？」

「小趙！你要以這一點作根據而去推斷那個狙擊手是雷夢娜同黨的話，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趙飛龍了解夏玫的個性，她很不喜歡她的部屬和她據理抗辯，而且趙飛龍此刻也有把握敢說他的判斷絕對正確。於是，他機警地將話題避重就輕。「老闆娘，如果那個人是雷夢娜同路人，這件事情倒還單純，如果他是另外一起，問題就顯得複雜多了。」

夏玫緊皺娥眉，點了點頭說：「是的。我現在正在爲這件事情傷腦筋。雷夢娜表面上看起來是爲唐天民而來，但是從她上午不顧唐天民的死活，情情而去的情形看來，顯然巳表露出她是另有企圖；姓洪的也是心懷叵測，而且還加上了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顯然也是沖着我而來的。如今又突然多出一個身份不明者，我豈不是等於四面楚歌了嗎？」

「話可不是這麼說。」趙飛龍表示他

的意見。「那個想要槍殺洪英豪的人，未必就是我們的敵人呀！」

「哼！」夏玫冷笑了一聲，以鄙夷的目光望向趙飛龍。「你懂得太少！對方絕對不是我們的朋友。你想想看，他要置洪英豪於死地，並沒有跟我們取得任何聯繫，可見並不是爲了我夏玫的利益，而是爲了他個人的利害關係。」

「那麼……」

夏玫不等他說完，就接着說：「小趙！別研究這些事情了。你說你跟踪洪英豪，發覺他和那個身份不明的女人去了『情人山』？」

趙飛龍點點頭說：「是的，但他們很快又折回市區。」

「他們住在那兒，你跟出來沒有？」

趙飛龍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壓低了聲音說：「老闆娘！妳想我巳經跟他到了『情人山』，又跟他回市區，我還會放過他嗎？」

他的神情明顯地表露出他在得巧賣乖。却想不到夏玫臉色一沉，冷叱道：「小趙，你在我面前賣什麼關子？有什麼話快說啊！」

「是！是！是！」趙飛龍連連地鞠躬，將臉上嬉皮笑臉的神色一收，很正經地說：「他們就住在離『皇家酒店』不遠的一家『星島賓館』內。」

「『星島賓館』！」夏玫翻起眼皮，似乎在思索什麼。良久之後，突然目光一亮，振聲說：「小趙！洪英豪原來是在『希爾頓酒店』訂的房間，昨天晚上跟雷夢娜同車離開去之後，才轉到『星島賓館』去的。那麼，雷夢娜一定也住在那裏。」

趙飛龍皺起了眉頭，反問道：「老闆娘！妳怎麼知道雷夢娜也住在那兒呢？」

「哼！星洲三教九流，社會各階層，我夏玫太熟悉了。『星島賓館』的女主人叫雷夢蝶，你想一想，和雷夢娜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她們兩人一定有關係，說不定她就是雷夢娜的姐姐。」

趙飛龍畢竟不是一個城府太深的人，一喜一憂的轉變都非常快，此時他的臉上又流出來得意的神采，雙掌淸脆地一拍，低聲說：「老闆娘！這是個好機會。雷夢娜住在那裏，洪英豪住在那裏，還有一個身份不明使我們引以爲憂的女人也住在那裏，我們豈不是正好趁此機會將她們一網打盡嗎？」

夏玫兩根指頭夾着烟蒂一彈，不偏不倚地彈進了的茶几碟，然後冷笑一聲：「哼！你別說大話了。從昨天晚上洪英豪到俱樂部開始，你自己算一算，一連串的行動那一件事情你辦成功了？現在，還談什麼一網打盡？」

「老闆娘！不是我小趙故意推諉責任，咱們的運氣確實不大好。」

「你少說廢話。辦這種事情要是憑運氣的話，那乾脆叫洪英豪、雷夢娜到我們賭場來，賭一場『沙蟹』或是推一場『牌九』，決定高下就好了。俗話說得好：『強龍不壓地頭蛇』，咱們是坐在此地的山大王，讓他們幾個人跑來把我們攪得天翻地覆、手忙脚亂的，像什麼話？」

「是！是！」趙飛龍一看夏玫變了臉色，又連忙必恭必敬起來，同時神色正經請示：「老闆娘！這幾次都是妳太愛護我，吩咐我不要做太危險的事，所以我都躲在一邊遠遠地指揮，這也是失敗的因素之一。現在只要妳吩咐下來，我立刻就去行動，決定不再顧慮危險了。」

夏玫的臉色轉換很快，此刻在她那種憔悴而又緊張的神情中，竟然流露出來一絲很難看得見的嫵媚笑容，輕輕地揮了揮手說：「別說廢話。你現在先帶兩個人到『星島賓館』去摸摸底子，如果肯定雷夢娜、洪英豪和那個不明身份的女人的確住在那兒的話，我們再決定行動。」

「好。」趙飛龍連連地點頭。「我馬上就去，最多在一個小時之內我就趕回來向妳報告。」

「別那麼費事。有了消息，打電話回來給我就行了，我會在電話裏指示你的行動。」

「是。」趙飛龍連連鞠躬，恭敬地退了出去。

× × ×

當雷夢娜揭露秘密時，洪英豪是半信半疑，可是雷夢娜臉上的表情是那麼誠摯，也就使他沒懷疑的餘地了。因此他感到非常吃驚；這是他絕對沒有想到的事情。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不想和雷夢娜再繼續談下去，因爲他不但需要鎭定自己的心情，而且也需要衡量一下眼前的局勢，於是，他暫時打斷了和雷夢娜的交談，吩咐賓館侍者爲他們送來兩份簡單的快餐。

現在，他們的食物也吃完了。在這一頓簡略的午餐完畢之後，他們之間似乎又增加了一些了解，儘管他們在用餐的時候，彼此都默默無言，然而在他們相互的對望之中，似乎都洩露了自己心中所蘊藏的熱忱和誠意。在進餐的二十分鐘時間裏面，洪英豪巳經將雷夢娜方才告訴他的話，重新思索了一遍。最後的結論是——不管對方現在心中存在着什麼念頭，但是她所透露的情節却是可信的，因此，他也就需要作更進一步的了解。

當女侍將餐具收拾走了以後，洪英豪又展開了話題。

他故意在臉上流露出猶豫的神色，語氣緩緩地說：「夢娜！我不懷疑你所告訴我的秘密，可是却又太令人難以置信，因爲我覺得這件事情有點悖於常理。」

雷夢娜目光凝望着他，懇切地說：「小洪！我告訴你的是實情。」

「你爲什麼要告訴我呢？這樣做豈不是破壞了那個越南商人的計劃嗎？」

雷夢娜點了點頭說：「小洪！你的話是對的。不過我覺得他所擬定的計劃不見得高明，而且我也不願意你被夏玫當作槍靶。」

洪英豪故意以一種很古怪的語氣說：「夢娜！站在我們同是玩槍的立場，我想提醒你一句，富於同情心的人，是不配作一個職業槍手的。」

「小洪！我是一個女人，你該知道什麼是女人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愛。我發覺我巳經有點愛上你了。」

洪英豪接觸過無數女人，聽過無數遍示愛的話，孰眞？孰假？他可以從對方的眼光中分別出來。

現在，雷夢娜的目光是溫暖而又富有

吸引力的，這可以表示出她剛才的話是確實發自內心，而不是因爲有所圖謀而故作僞詞。因此，他的心中發生了輕微的顫抖。像雷夢娜這種閱人無算的女人，會突然愛上他，那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而且他也不願意在目前這種隨時有殺身之禍的局勢當中，再攪一團困人的柔情。因此，他故作輕鬆地聳了聳肩頭，笑着說：「夢娜！這似乎是我的榮幸哩！」

「小洪！你一定不會相信的。」

「我相信。同時我也知道妳所以要向我揭露這個秘密的最大原因，並不是因爲妳有點愛我，不願意我去做夏玫的槍靶，而是妳這個時候暴露了妳們女人最大的弱點。」

「噢！」雷夢娜的目光一亮，神情冷峻下去，語氣也硬朗起來，「我倒要聽聽我暴露了什麼。」

「夢娜！妳不要否認，妳現在突然軟弱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援助。」

雷夢娜的神情不禁楞住了。良久，才點點頭說：「大概是吧！」

「夢娜！照說我現在該離開星島，回到H埠去。因爲我沒有必要留在這裏作夏玫的槍靶，更沒有必要扮演這個小丑的角色。可是由妳剛才那一句話，使我非得留下來不可，妳對我關懷之情，當然我就助你一臂之力，不過，我想再問妳一句話，妳眞是那個越南商人委托妳來向夏玫索取一筆爲數三十五萬美金的鉅欵嗎？」

雷夢娜很快地點點頭說：「是的，請相信我絕不會騙你。」

「那個越南商人叫什麼名字？」

「阮正平。」

「嗯！」洪英豪緩緩地點着頭，因爲對方沒有說錯。他又繼續問道：「妳知不知道那筆三十五萬的錢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欵項？」

「贓欵。」

「贓欵？」洪英豪挑起了眉毛，滿臉呈現困惑不解的神色。「想必是阮正平和夏玫合夥做了一件非法的勾當，然而在事後夏玫將應該分給他的那筆三十五萬美金吞掉了，是嗎？」

「是的。」

「他們兩人幹了件什麼事？」

雷夢娜吁了口氣，然後才從容不迫地說：「阮正平表面上是一個米商，經常往來西貢和曼谷之間，實際上他是專門給東南亞幾個有名的大賭場帶豪客上門的。」

「嗯！」洪英豪心裏已經明白了一半。」大概阮正平給夏玫帶來了一頭肥羊。」

「肥倒是很肥。那個人在夏玫的賭場裏，一夜之間輸掉七十萬美金，但是他卻不是一頭羊，而是一頭張牙舞爪的虎。」

「噢！那是誰？」

「這個人是泰國有名的政客，過去也曾居過政府的顯要，顯然目前沒有在執政當局的機構內獲得一個官位，卻仍然具有潛勢力。你想他甘心被夏玫賭場所派出來的郎中吃去那筆鉅欵嗎？」

洪英豪心中已有底了，雷夢娜所說的那個泰國政要，也就是彭莎莉早上在海上遊艇中告訴他的同一個人，他心中不禁鬆了一口氣，因爲他突然發覺雷夢娜和彭莎莉都是可以信賴的。因爲，她們對於自己都沒有說假話。不過，他目前還不打算向雷夢娜揭露彭莎莉來星洲的目的。於是，繼續追問道：「結果呢？」

雷夢娜又接下去說：「像夏玫這種貪婪的女人，見到了鈔票就好像蒼蠅見到了血，何況又是七十萬美金的鉅欵，自然不肯放過，到最後就叫槍手將那個泰國政要給幹掉了。當時阮正平因爲和這泰國政要是同來星洲的關係，唯恐引起警方注意，所以就先一步離開星洲，去了H埠，想不到夏玫竟然違約背信，一狠心將這七十萬美金全部吞沒，沒有給阮正平一塊錢。」

現在，洪英豪對整個的情況，可說已了解十之八、九。不過，他仍然存着少許的疑問，於是，在沉吟了一陣之後，又說：「夢娜！想不到這內中還有這麼多曲折，有一點我卻又想不通，阮正平委托妳這樣一個職業槍手，前來找夏玫也就行了，爲什麼轉彎抹角地又讓我出來吸引夏玫的注意力呢？這似乎是沒有必要的啊！」

「小洪！你不了解，照阮正平原來的計劃，是讓你吸引夏玫的注意。當夏玫集中全部精力來對付你的時候，我就趁空隙，控制着她的金櫃……」

不待她說完，洪英豪就搖搖頭說：「不對吧！昨天當妳坐在妳的跑車裏，準備救我離開『海濱俱樂部』的時候，我們沒有見過面，也沒有交談過，那個時候我相信妳不會愛上我，爲什麼妳又改變了妳的計劃呢？」

「這就是你所不了解的地方。第一，我趁此機會想將我和唐天民之間的一段孽緣斬斷；第二，我跟夏玫之間還有一點私人的小過節。」

洪英豪心頭暗暗一驚，立刻追問道：「夢娜！妳剛才對我說了假話。妳否認是妳向夏玫洩露了唐天民的行踪，可是妳現在說妳想趁此機會將妳和唐天民之間的孽緣一刀斬斷，這是什麼意思？我猜想你是要利用夏玫殺掉他，對不對？」

「是的。」雷夢娜並沒有否認。她點了點頭說：「我的確想借夏玫之手殺死唐天民，而且由於唐天民出現，對我去找夏玫的事也有一點掩護作用，不過我卻要否認，絕不是我在唐天民未到之前向夏玫告密的。正因爲夏玫預先知道了唐天民要來的緣故，才使我的計劃破壞。」

洪英豪還是沒有弄清楚她說了些什麼。事實上，像雷夢娜這樣含糊其詞，想要表達那種複雜的內情，似乎也不可能。於是，他不再追問下去，避重就輕地問道：「那麼妳說和夏玫有一點私人過節，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雷夢娜雙眉一挑，一根指頭向地下指了指，反問道：「小洪！你知道爲什麼我在這兒很熟嗎？」

「大概因爲妳常來。」

「你錯了。『星島賓館』的老闆，就是我的姐夫。」

「噢？」洪英豪又一次感到意外。「就是站在賬房裏那個精神抖擻，目光炯炯的男人嗎？」

「那是賬房。我姐夫已經死了，現在是由我的姐姐主持。」

「據我猜想，妳姐夫也許是死在夏玫手裏。」

雷夢娜點了點頭說：「是的，那是五年前的事情。當時『海濱俱樂部』的賭場由我姐夫主持，可是他莫名其妙地挨了冷槍。據事後調查，是夏玫幹的，因爲她看中了那個賭場是一個撈錢的地方。然而不幹掉我姐夫，她就不可能將賭場接收過來。因此她就下了毒手。不過，夏玫並不知道她們殺的那個人，是我的姐夫罷了。」

洪英豪長長地吸了一口氣，然後輕緩地說：「夢娜！我好像明白了。阮正平的意思是讓妳掩蔽在暗處，當我到『海濱俱樂部』所附設的賭場出現的時候，因爲夏玫已經了解我此來的目的，他們一定全力對付我。那個時候妳就趁着空隙，混進夏玫的辦公室控制金櫃，當然也控制她的人，逼她交出錢來。可是，由於妳想趁這個機會解決妳和唐天民之間的那段孽緣，也想趁此機會報妳姐夫當年被殺之仇，所以妳就沒有按照阮正平所訂的計劃是嗎？」

「你猜測的大部份不錯。不過我要修正一點，你也許不信，我們雖然從沒見過面，也沒交談過，可是我對你卻心儀已久，你該知道你在H埠的名聲不小，而且你自己也該知道你的外型是多麼吸引成熟的女性，當你坐上吧枱，那種蠻不在乎的神情映入我眼簾的時候，就使我不由自主地改變了計劃，全神去注意你的安全了。」

洪英豪心神不禁一震，不管是聽語氣，或是看神色，他都可以肯定雷夢娜絕對沒有半句假話。他不知道該如何接下去，臉上呈現着窘困的神色。雷夢娜似乎也發現了這一點，看着別處，這樣才使洪英豪稍稍感到輕鬆。

沉默了一陣，洪英豪突然想到了彭莎莉，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話題，既可以讓他們之間相互了解，也可以打破目前尷尬的局面。於是，他又開口說：「夢娜！妳給我一連串的驚奇，現在我也給妳一個驚奇，怎麼樣？」

「噢！什麼事？」

洪英豪翹起大姆指，向隔壁指一指說：「妳可知道那個彭莎莉是什麼身份？」

「難道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你說說看。」

「那個泰國政要死掉以後，星洲的警探曾經忙了一陣子，可是他們沒有查出什麼眉目，他的家屬自然不肯就此罷休，於是委托了一個私家偵探前來星洲調查。」

雷夢娜很快地接口說：「小洪！我知道，那個私家偵探是旅居曼谷的華僑，我對這個人還有過幾面之緣。」

洪英豪神情沉重說：「他是被夏玫謀害了。」

雷夢娜皺一下眉頭，輕聲問道：「那個姓彭的女人與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呢？」

洪英豪壓低了聲音說：「她就是那個私家偵探的未亡人。」

雷夢娜兩眼一瞪，冷冷地問道：「小洪！是她告訴你的嗎？」

「當然是她告訴我了，不然我怎麼會知道？」

「她胡扯！那個私家偵探根本就沒有結婚。」

洪英豪不禁又楞住了，在前幾分鐘之前，他還認爲這兩個女人都是可以信賴，因爲她們都沒有對他說假話，然而此刻經雷夢娜這麼一說，彭莎莉說話的眞實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於是他疾聲問道：「夢娜！妳能肯定？」

「我剛才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我和那個私家偵探有過數面之緣。而且我在曼谷躭了不是一天兩天，我說他沒有結婚，就是沒有結婚，絕不會錯。」

洪英豪苦笑着說：「那麼，彭莎莉的身份實在是可疑了。」

「那個女人太可疑了。小洪！你絕對不可以輕信她所說的任何一句話。」

「可是我有一點奇怪，妳既然如此懷疑她，那麼妳就是肯定她的所作所爲都是對妳不利的，妳爲什麼又容許她住在妳的左右呢？」

「小洪！你問得眞好。可是你該想一想，我讓她住在此地，我不是更精確地了解她的全盤動向了嗎？」

「這麼說來妳有把握她的一言一行都在妳的監視之中了？」

「當然。」

「可是中午她溜出了賓館，妳的監視網並沒有發生作用。」

「你錯了。她驅車到『龍鳳閣酒家』去，然後載你到『情人山』，又從『情人山』回來，每一分，每一秒你們的行踪都在我的監視之中。」

洪英豪私心中暗暗地欽佩，不過也暗暗地着急，他不知這齣戲將如何演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房門上响起了急促的敲門聲。

（未完．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見那些彪形大漢都騎着巨蟒，手提長劍，向他撲來，從這些大漢的動作，早已窺出這黑水寒潭還隱有其他奧秘，尤其那些巨蟒若非有人控制，斷不能任由大漢乘坐，首先將巨蟒佈成的惡陣破去，而寒潭中出現幢幢鬼影，一頂小轎坐着的原來是聖手飛花女魔，還藏有數十名高手，北山狼母和迎風女爲夏振華押陣，他一招「投江擊鯉」將寒潭搗毀，女魔亦自絕身亡。少林寺百慧大師也率衆僧趕到，說出三個叛僧投奔此處，崑崙、武當的掌門誤陷此間，並將金玉佛贈與夏振華，請他領導僧衆向惡潭搜索，却被叛僧百明搶走佛像，遁入惡潭石壁內……

寶塔陣圖被毀 惡魔盡誅荒野

「恭喜天下第一劍，你們父子相會，這正是一件大事，但不知令尊現在何處？」百慧大師，不愧智慧所聚，他想轉移夏振華的念頭，故才有此一問。

其實他並不知道夏振華的父親是誰，但他却問在何處，而不問是何人。

北山狼母淡淡地一笑道：「大師！你大概不知道這件事，巨無霸就是天下第一劍生身之父，而且他謎樣的生平和身世，都在落葉秋林中揭開……」

她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這不僅是一件武林大事，也是天下第一劍的喜事，他的一切也眞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倒平和了許多，迎風女却突地掙脫北山狼母的懷抱，眼含淚光，向北山狼母拜了一拜道：「師傅，紅兒就此拜別，我決不去參加滴血傳書之會。」

說完，又惡毒地望了夏振華一眼，冷冷地笑道：「哼！天下第一劍，我不僅不去參加滴血傳書之會，而且發誓不離開此間。……」

她故意縱聲一笑道：「到那日，我的迎風曲登峯造極時，或者變化更爲精進時，必找你來拚個你死我活。哼！……」

「哼」字拖得很長，半晌又冷笑道：「不過，我們以後的拚鬥，我不會來奪你天下第一劍的名號，而是以我們的性命作賭注。」

她邊說身軀疾轉，逕向石洞中奔去，不斷由石洞中，傳來陣陣响聲，顯然她已將進路阻塞。

北山狼母長長地歎出一口氣，道：「天下第一劍我先走了。」說時，人已在十丈之外。

百慧大師走到夏振華面前：「天下第一劍，放開點，多情自古空餘恨。」

夏振華一頷首，道：「大師！我們走罷！」說完一，陣縱聲狂笑，懾人心魄，震耳欲聾。

大地已漆黑，濃霧環天，兩個身影，緩緩地移動，百慧大師的聲音，仍在響着：「天下第一劍，放開點，多情自古空餘恨……」

夜幕深垂，霜寒霧重，兩個人影，愈去愈遠。

好半晌，夜空中傳來一聲沉重歎息。

「天下第一劍，這件事最好還是放開點，按說，那位姑娘的殺孽實在太重，如果能利用這寒潭中，韜光養晦，她不僅可修習絕世神功，或者可以使之明悉生死之大道。」

又是一聲嘆息之後，才繼續說道：「退一萬步想，最少可以換取武林中二十年清靜日子……。」微微一頓之後，聲音也略爲提高，說道：「天下第一劍，以你的胸懷和壯志，大概不致爲情所苦，何況她的身世，也是說不清的謎，就以北山狼母來說吧，她們雖然是師徒一場，却也不知道她的出身。」

他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說道：「這種自認慧眼識人，隨意授藝，不僅對武

林無任何貢獻，甚至更增大社會人類之災禍。」

沒有任何反應，祇有他一個人在說話，但那個白衣少年則面色凝重，顯然心事愈來愈重。好半晌，才又聽到那朗朗之聲說道：「天下第一劍，你在此次滴血傳書之事一了，應該多注意這寒潭的變化……」

一陣震天狂笑，打斷了百慧大師末竟之言。

「大師！滴血傳書，雖爲武林中恩怨總結，但羣魔的目標祇在我一人。故這一次滴血傳書之會，何異是我個人與羣魔相角。」

又是一陣狂笑之後，繼續說道：「何況白雲蒼狗，二十年之後，武林中又不知是一種如何局面，那時自有人來爲武林申張正義，我們又何必杞人憂天呢？」

末了的話，拖得很長，顯然地可以聽得出他的深意，這朵武林異葩，天下第一奇人，他對武林盟主大位，已毫不發生興趣，而且有着出世之感。

「天下第一劍，你不能作如是觀，武林天下重任，既然落於你一人身上。各大門派掌門，亦皆樂於聽命左右，何況你正年青，何如東昇之旭日……」

不待百慧大師說完，他的話又被打斷：「大師！武林恩怨，實無了時，以殺止殺，更非我們救世之道。」

他自己歎出一口長氣，結束了他末竟之言。

「天下第一劍，話固然如此，但殺惡人即是善念，古有明訓！你雖然上體天心，就以江湖五惡這十五人來說，他們多多少少總吃過你不少苦頭，甚至有的留下了顯明印記，但他們並未去惡從善，反之都還變本加厲，弄得社會不寧，人類更頻增殺刧。」

百慧大師又長長地歎出一口氣來，繼續說道：「如果像天下第一劍那樣，都作如此打算，武林社會何堪設想，豈不是由魔頭們製造殺戮……」

夏振華至此，不由淡淡地一笑道：「大師所言，在下十分銘感，今後惟有一本初衷，蕩羣魔，靖寰宇……」

他的話尚未說完，倏地停聲，面色十分莊重起來，並向百慧大師搖手示意，似禁出聲。

百慧大師，還是第一次見他如此愼重，立即趨近夏振華身邊，旋以「入密傳音」向他問道：「天下第一劍，似否有甚麼發現！」

夏振華也是嘴角微掀，以「寓風傳音」回道：「前面又已拚上了，看來幾位掌門，都已受傷。」

他們都是以純氣功說話，雖然沒有出聲，但對方都能聽得清楚。

百慧大師見夏振華如此說着，不由得臉色大變，雖然在黑夜仍可看到他那緊張之態。

「天下第一劍，我們必得迅速趕去，遲則又將更多生枝節。」

夏振華並未開口，一手挽着百慧大師，馭空而起，刹那間，就在百十丈之處。

他們愈奔愈快，漸漸地，兩個模糊的影子似已凝混爲一！

百慧大師雖爲少林寺近百年來特出高人，但他自己馭空飛行，實在尚有一段漫長距離。

他對夏振華的武功固然欽佩至五體投地，尚不知道他已神化至此，尤其還拉着一個人馭空飛行。

這種武功，若已擊敵，怕不在十丈之處即將斃命。

故此時的百慧大師，不僅感愧萬千，也深爲武林中有此百代未有之高手而感到慶幸。

因爲夏振華身在空中不能說話，百慧大師雖有千言萬語，一時也不敢說出。

何況他被夏振華左臂挾住，固不必自己用力，但他仍然將全身眞氣凝聚於丹田，並使身體輕若鴻毛。故夏振華雖然帶着一個大和尚，仍然與自己單獨奔馳沒有兩樣。

東方已露出魚肚色來，但按他們奔馳的速度和時間計算何止七八十里了，但夏振華起初所聽到的異響早已寂然。

心中正自一緊，人也疾然下降，兩人在一座高崗上停下身來，而一道激流正自山脚洶湧而過。

河面足有里許，而江流則自西而來，滾滾江流，構成了一幅萬馬奔騰，波濤洶湧的圖畫。

夏振華雙目神光一閃，朗聲說道：「大師！這是何處，顯然我們已在長江之濱了。」

「也好，反正還有一天，就是滴血傳書之會，我們先行到達，正是所謂以逸待勞，或者我們早先進入，給武林同道一陣驚奇，給羣魔們一個措手不及……」

百慧大師話音甚高，且面露得色。

「大師！我却不作如此想法，爲什麼我們這一路上，並沒有遇上武林高手，甚至連貴寺及各大門派高人都未碰上一人，也沒有發現羣魔踪跡。」

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如果我料得不差，一定是武林高手說不定又中了羣魔們的鬼計……」

百慧大師雖然不住點頭，但心中却不大十分相信，夏振華的聲音又繼續震盪在空際中。

「大師！你一定還記得『嵩山之會』吧！……」

百慧大師因爲聽到嵩山之會，不由老臉上漲得通紅，夏振華並沒有看他的臉色，仍朗聲說着道：「那時候，不僅有許多高手被困，連在下也被那個終南隱叟纏住。且幾乎將衆武林高手，陷入萬刦不復之境……」

他故意一頓後，又淡淡地笑道：「往事記憶猶新，我們這次再也不能上當了。」夏振華的話，尚未說完，一陣厲嘯已自破空而下。

任是百慧大師如此高手，也不禁錯步橫掌蓄勢待發。

一個白髮老人乘着一隻紅色神鵰凌空而降，夏振華祇是喊出一聲「師傅」，人也飛撲而上。

白髮老人不知施展什麼身法，平平整整地自紅鵰背上飛落地上，那端坐之態宛似一座佛像。

百慧大師立時朗聲笑出，說道：「百慧何幸，得覩武林聖哲仙顏，實是平生之

願。」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尤其滴血傳書之會，有聖哲出來，豈非武林人之幸運。」

白髮老人淡淡一笑，說道：「掌門人，何必過於客氣，少林寺素以技冠羣倫，尤其貴掌門，爲百年來少林寺傑出人才之一……」

不待老人說完，百慧大師雙頰通紅地說道：「聖哲風儀，素令人景仰，今日但有所命，老僧拚着性命，也將不負聖哲所命。」

白髮老人淡淡地一笑，對百慧大師的話，也就未置可否。好半晌才向夏振華說道：「華兒！你剛才所說，都如目覩一般，祇是情況還要惡化。」

他就是夏振華的師傅——天痴老人，武林聖哲！以他的崇高地位，不由人不信，何況他面色嚴肅，寶相有如一尊巨佛，更令人心神大駭。

「師傅……」

「事情是這樣的。」天痴老人截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

「哦！華兒，這幾日來，你到底去了那裏？」

他的話帶着幾分責備。夏振華全身爲之一懍，好半晌，才囁囁地將黑水寒潭之事說出，並將迎風女再度進入黑水寒潭中，並自閉石壁之路全盤向天痴老人陳述一遍。

天痴老人聽完不僅臉色大變，牙齒咬得咯咯作響，但聽得他自言自話說道：「那個賤人，居然還來了這一手，他是不會死的。」

倏地鬚髮自豎，雙目神光陡射，道：「華兒，你是用什麼武功，毀去那賤人的功力？是否能有復原之望？」

「華兒是以意形大法，並挾以彈指神功，自她肩井穴與氣海穴中，將她功力全部廢去，不過她仍能在寒潭中，駕着一葉鋼片行走自如，也深以爲怪。」夏振華也微有所感地答着。

「黑水寒潭爲神魔谷主三大奇居之一，不僅集有天下極毒之物，也藏有各色高手於其中。那個賤人能夠操縱鋼片，橫行於寒潭之上，並不能斷定她已經恢復了功力……」

天痴老人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不過就她投入寒潭的情況，决非以死來了却殘生，說不定潭中有其他藥物，足以供她恢復武功。」

他沉思了良久，又歎出一口氣來，說道：「果眞如此，那將是武林中的一場大刦。」

站在旁邊的百慧大師也朗聲說道：「聖哲所料，雖千眞萬確，但天下第一劍的武功，在寒潭中羣集之高手也非其敵，就是聖手飛花能恢復功力，也未必能予武林以太大威脅。」

天痴老人神目望了這位少林寺掌門人一眼，又歎出一口氣來，說道：「掌門人，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這中間還另有文章。」

他望了夏振華那紅噴噴的臉色後，才淡笑道：「事情還都是與華兒有關。聖手飛花的武功恢復，固不一定有多少特殊成就。我是担心那個留在寒潭中，苦練武功的迎風女，而且聲言以二十年時間，欲與華兒較一長短……」

他又長長地歎出一口氣後，說道：「這本是天意，迎風女不僅所學甚雜，而且身上還懷有古瑟琴音的副本，她所吹奏的迎風三曲，實際上都是從古瑟琴音中脫胎而出的。」

天痴老人目露晶光微一沉吟後，又繼續說道：「武林人物，成聖成魔，都祇是一念之間，我曾同巨無霸商量過，也都各以精心絕學，予以傳授。」

他望着夏振華又現出一個苦笑，說道：「華兒！或者你以爲我們的想法有些自私，但到底我們的前提，却是爲武林大局着想。」

呆立在一旁的百慧大師也不禁朗聲笑道：「天下第一劍和迎風女，本是人中龍鳳，一雙兩好。雖然由於迎風女的身世，是一連串之謎，如果他們兩人能結成良緣，不僅將成爲一頁武林佳話，甚至將消弭一次武林中空前未有之浩刦。」

他微微咳嗽一聲之後，又繼續說道：「但事情既已如此，迎風女已經隱去，希望她能够藉此休養身心，或者來一次大澈大悟。」

一陣朗朗之笑，打斷了百慧大師未竟之言。「她既已隱去，自必有所圖謀，否則她不會如此罷休。」

天痴老人說得斬釘截鐵，顯然他已預先看到了那一頁未來武林慘局。

夏振華面色鐵靑，一言不發，但他的心潮起伏，顯然已有了無比的激動。

好半晌，才又聽到天痴老人慈愛地說道：「華兒！滴血傳書之會，將有顯著變化……」

三條人影，疾如閃電般射到，打斷了天痴老人的話。

雖然他們尚未擧手待變，却也有幾分緊張。

夏振華首先揚聲問道：「三位掌門人，可有什麼新的發現？」

原來三人是崑崙、武當、華山三位掌門。

但是此刻聽得三人同時驚呼道：「天下第一劍，這一次我們又要栽了，崆峒觀主，與翠蓮觀主相遇，拚過了數十招，現在崆峒觀主巳下落不明。峨嵋上人也巳趕去。」

那個瘦長的崑崙掌門崑崙子，也一掃他那往日的狂傲之態，向百慧大師嚴肅地問道：「百慧道兄！但不知貴寺近來出了一件驚震武林的大事，道兄是否知道其詳呢？」

百慧大師面色一整，朗聲答道：「這是由敝寺的金玉佛而起。」

他望了夏振華一眼，又繼續說道：「本來天下第一劍巳經吩咐，敝寺除派出七位高手，分赴各大門派通知，又派出十二長老，在白帝城附近接應。因爲敝寺叛逆巳乘機竊去金玉佛像。」

崑崙子和武當、華山三個掌門臉色同時大變，夏振華見百慧大師十分狼狽，當下淡淡地笑道：「當日武林雖然有約在先，持金玉佛像者可以號令武林各大門派，合力同心，拚命相搏……」他故意朗聲一

笑，又道：「何況百慧大師巳派人通知在先，而諸位也應深知從權的道理，何況亂命不可從。」

夏振華一頓，又道：「不過……」

不過下面拖得很長，武當、崑崙、華山和少林四大掌門都不覺全身一懍，倒退一大步。

百慧大師掃了另三位掌門一眼，道：「天下第一劍，各大掌門既得敝派通知，武林中這一場殺刦，或者可以避免。」

不待百慧大師說完，夏振華却冷冷地笑道：「以金玉佛在武林的聲勢，還有達摩祖師當日的遺命，就是大師想冒武林之大不諱，恐怕連貴寺的衆多高手，也不見得不屈不服於金玉佛像之威嚴之下。」

百慧大師聞言臉色陡變，其餘三位掌門亦都相顧失色。

倏地一陣慈愛之聲，響在空際：「華兒！做事在人，成事在天，這些事祇要公理尚在人間，尤其有百慧大師在，他自會作主。」天痴老人的話倏地一頓，又道：「現在要火速解决的問題，並不祇此。」

他又掃過幾位掌門人一眼後，笑道：「四位掌門雖然都是名重一時，藝冠羣倫的人物，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四位掌門，面上倏地現出一副莊嚴之色，同時躬身爲禮。

天痴老人的話又在響起：「目下情況，正是魔漲道消的現象，故此合則力强，分則必遭敵人各個擊破。」

他的聲音也略一提高，繼續說道：「滴血傳書之會即將開展，一篇血淋淋的殺戮實況也將揭幕，這時巳稱得上是滴血傳書之會的前奏曲。」

他故意一頓後，又朗聲說道：「這裏雖然週遭有不少高手埋伏，但合四位掌門之力，定可吸引羣魔主力，爲滴血傳書之會，創勝利之機先。」

天痴老人的話無異平地一聲雷響，四位掌門不自覺地，向四週望去。因爲以天痴老人在武林中崇高的地位，自不會尋四人開心。但依他們的觀察，却又未發現任何埋伏跡象。

天痴老人也未揭開他們的疑竇，轉向夏振華道：「令尊可能也被困在大庾嶺——神魔谷中，華兒應即乘神鵰前去，但務宜在十二個時辰之內趕回。」

夏振華心中一懍，父子天性，眼淚幾乎脫眶而出，朗聲問道：「師傅！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你們見面後就會知道，而且應愈快愈好。」天痴老人邊說邊用手勢，將神鵰揮向夏振華身邊。

「華兒可施展馭空飛行，不必借重神鵰脚力，何況師傅必藉神鵰以代步。」夏振華邊說時，也微微納氣。

「華兒，你應保持實力，何況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大概不會離此太遠，我要親自去接應，你祇管放心去吧。」

他說完，人巳平地飛起，迅速離去。

聲落人杳，夏振華也就不再堅持，跨乘神鵰背上。

「噗」地一聲巨響，紅影一幌，神鵰巳載着夏振華衝天飛去，空中還傳來一陣破空長嘯，歷久不竭。

百慧大師望着天痴老人和夏振華的影子，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道：「看來我們四人，祇有在此地，以挨打的姿態，接受這一場拚鬥了。」

幾聲震天大笑，四野皆爲之動，一個身着黃色僧袍的高大和尚，隨着笑聲，冉冉而出。

他的身體好似幽靈一般，而身後竟由江湖五惡守護着；儼如一代王者模樣。

尤其此時，天色正黑，夜霧甚濃，這一羣人一個個都似霧裏人物般。

百慧大師首先驚叫失聲，因爲隨在江湖五惡之後的，竟是少林的一百二十位高僧，還有武林各派的數十名高手。

這些人臉上的表情，雖然有異，但顯巳被那個惡僧所屈服。

更令人驚奇的，就是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被倒剪着雙臂面色死灰地，由四個皂衣人挾住。

百慧大師頓時鬚眉皆漲，臉上靑筋暴起半寸，崑崙子和武當華山三大掌門，也皆目瞪口呆，做聲不得。

一陣震天巨響地裂山搖，是羣魔的呼號，那個黃袍僧人手持金玉佛像，冷冷地喝道：「百慧聽命。」

百慧大師如受千斤重鎚一擊，不自覺地向後退出一大步，身體更搖搖欲墜，如風擺柳一般。

崑崙子一手攬住百慧大師，並以入密傳音，在百慧大師耳邊說道：「百慧道兄！你難道忘記了從權這句話嗎？」

華山和武當兩位掌門，也同時蓄勢向後邁退。

百慧大師探手入懷，在懷中取出一支二尺長的綠玉禪杖，舌綻春雷般，震聲大喝道：「少林寺僧聽命。」

那些站在江湖五惡身後的一百二十個少林高僧立即應聲跪下。

這一驟然的變化，使現場情況陷入極度緊張，連江湖五惡也臉色大變。

百慧大師又一搖手中綠玉禪杖，映月生輝，冷冷地喝道：「少林叛逆，竊取少林寺鎭山之寶——金玉佛像，欲妄自稱尊武林。」

他全身都氣得微抖，又繼續說道：「貧僧雖無德能，但少林寺尊嚴猶在，爾等若甘冒武林之大不諱，供叛逆驅策，說不得貧僧祇有大開殺戒。」

他望着跪在地上的一大片和尚，目含淚光，說道：「果眞如此，那不止是武林的大不幸，而且也將是少林寺的空前浩刦，而滴血傳書之會，也將會變成武林的刦運了。」

武當、崑崙、華山三派掌門，也同聲對本派門下喝道：「這次滴血傳書之會，我們武林各大門派，自當爲武林申張正義，故不必聽從什麼約束。」

忘也作怪，三派高手不僅未曾遵命散去，而且一個個低頭俯首，好似衷心臣服了一般。

三位掌門微微一愕，目露精光，同聲喝道：「你們聽見吩咐沒有？」這如春雷一般的喝叫，數十名高手，雖同時一怔，但祇是目光一轉，又低下頭去。

百慧大師沉聲喝道：「三位道兄注意，這些人顯然都受了惡魔暗算，神志似巳不清。」

三人雖然心中覺得奇怪，但因少林寺僧聞令下跪，正自十分不解，同聲問道：「難道貴寺高手另有特殊武功，何以道兄吩咐，就立即下跪。」

百慧大師聞言苦笑道：「三位道兄，並非少林寺僧練有奇功，而是貧僧手中綠玉禪杖，這個少林掌門權杖，寺僧平時敬愛，故貧僧可以先聲奪人。」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不過，貧僧也僅止如此，我以後的話，他們都視同不聞麼？」

那個穿黃色僧袍的惡僧，此時現出一臉惡毒之相，冷冷喝道：「先將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的穴道解開，使他們自相拚鬥一番，瞧瞧誰敢不服。」

一時間，虎虎風響，怒吼、暴喝，形成了一股無法遏阻的狂濤。

而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一旦驟增援手，精神大振，兩人四掌，左劈右揮，當者披靡。

那般少林寺僧幾番搏鬥之後，又復連聲呼嘯，並立即五人一組，三組相連，而且手挽着手，每組僅由一人揮臂拒敵。

別看他們這一變化，形勢却立刻轉換，他們前面能祇由十二人出手，却集中了一百二十人的力道。

尤其每組相互借力輸力，不僅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在中間挨打，身形搖搖擺擺，即其餘數十名高手，也被少林寺的神拳，迫得連連退後，那還敢逼進半步。

百慧大師並未因門下弟子扳回劣勢，心中高興，但面色却更嚴肅得怕人，甚至幾番想親自出手，但又數度罷手。

終於，這位少林寺高僧眼角流下兩顆淚珠，嗆然地說道：「武林不幸遭此大刦，天下第一劍，又已離此，這場災禍，是否能免……」

他的話尚未說完，那個黃袍惡僧和江湖五惡，不住地用兩掌互擊，發出震天巨響。

那些拚鬥之人也隨着那連聲巨響，一個個向後躍退開去。而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更宛如脫力一般，軟弱無力地向後跌倒。

其餘各派高手，以及少林寺一百二十名僧人，又似入於渾然無知的狀態中，一個個呆若木鷄般。

百慧大師那還忍耐得住，一揮手中碧玉禪杖，冷冷地喝道：「三位道兄！今日是我們四人生死榮辱的終點，不如就此一拚！」

他的聲音十分激動，顯然語不成聲，好半晌才又繼續說道：「目下各派門下，既已遭奸人暗算，崆峒、峨嵋兩位掌門，亦在奸人手中。」

他望着自己手中的綠玉禪杖，雙目流下淚來，朗聲說道：「現在祇有我們四人，如果合力一拚……」

「哼！死到臨頭，猶且不知死活，這些人難道不足以爲你們借鏡，還要妄圖非份之想。」

那黃袍惡僧冷冷之聲，打斷了百慧大師未竟之言，但同時他却回頭向江湖五惡說道：「這四個東西，可留作滴血傳書之用。」

聲音甫落，江湖五惡的二劍客，已撲向崑崙子，三奇士兄弟却閃身在華山掌門身側。

四毒則將武當掌門團團圍在中間，祇有五雄緩慢地走到百慧大師對面，而且蓄勢待發。

顯然他們都早有預謀，看他們各尋拚鬥的對象，似乎要一舉殲滅當代數位有名的掌門人物。

崑崙子朗聲一笑道：「諸位道兄！今日之局，若不分出生死，恐怕難以脫離干係，故此……」

他的話音甫落，一聲怪嘯自黃袍惡僧口中發出，二劍客首先發難，兩柄長劍斜斜刺出。

立時撒出一層劍網，但見劍氣如虹，寒光飛洒，漫天劍影，宛似水銀瀉地，威勢絕猛凌厲無比，硬生生將崑崙子圈在劍網之中。

崑崙子一聲長嘯，一招「秦王佩劍」快捷無倫地，白背上拔出那柄斷金截玉的青鋼長劍。

他一劍在握，頓時豪氣萬千，又復一聲長笑，說道：「諸位道兄，貧道今日祇有大開殺戒了。諸位手下，也不必過份留情了……」

下面的話被兩聲震人心魄的金鐵交鳴之聲打斷，原來二劍客的一招「分雷擊電」，已與崑崙子的長劍相碰在一起，故此震聲盈耳，奪人心魄。

這位劍術名家，尤其以崑崙劍法馳譽武林的崑崙子此刻心頭也不覺微一震。

但他深知此時已陷入敵死我生的狀況，危急萬分，故微聚心神全力拒敵，一柄長劍化作萬點飛虹，這正是崑崙派中不傳之秘分光掠影劍法。

祇見崑崙子一個身體，好似一團白影，護在一層青光之內，迎着二劍客雙雙施展出的閃閃劍光猛地磕去。

二劍客立時易攻爲守，巧妙地將崑崙子的猛撲之勢，輕輕化解。

這一組一旦拚上，眞是風雲變色，星月無光。

他們一面是崑崙派的掌門，當代有數的劍術名家，一方是江湖五惡的首腦人物，尤以他們的劍法，得自「玄武聖篇」的「追雲劍法」。

所幸他們的資質限制了劍招的威勢，否則崑崙子將在十招之內，敗在雙魔的劍下。就是如此，崑崙子在三四十招過去，雖然「分光掠影」劍法，仍是虛虛實實，變化萬千，但欲取勝，尤其想置雙魔於死地，更是談何容易，也幸他們近來常與夏振華不斷接觸。

而夏振華却又是以天下武林爲己任的天下第一劍，對於玄武聖篇上諸般絕技，尤其是有關琴、劍、指、掌，五種不同武學皆臻化境。也都約略向他們說明，故崑崙子乍一上來，即能避開「追雲劍法」銳氣。並以「分光掠影」劍法，乘勢撲敵。固然沒有得手，却也逼得二劍客幾乎手忙脚亂。

當然，這套劍法，要由夏振華施展出來又另當別論了。

別說崑崙子難以挨過十招以上，恐怕出手之間，早已橫屍當地血濺黃沙了。

那面華山派掌門，面對着三奇這三個

人魔，因爲他聽了百慧大師和崑崙子的警告，故一上來，就已先發制人，長劍龍吟之聲不絕於耳，漫天劍影，有若敗絮飛天，層層推出。

三奇士則十分巧妙地，以浮雲指功力相抗拒，他們遠彈近點，立時幻出一片紫影波光，浮雲片片。

四個拚鬥的人影，早爲陣陣呼嘯、劍光、指影、寒濤、揚塵所掩沒，那裏分辨得出誰的面目來。

四毒圍住武當掌門，呼，呼，呼，四人八掌，自四面八方，硬向這位武當掌門劈到，威猛絕倫。這一番硬攻，任是武當掌門以武當絕技，也幾未曾抵擋得住。

因爲這一片掌風，直將地上塵土，捲起三數尺。

武當眞人自也不敢存絲毫大意，凝聚了全身功力，將那柄白鋼長劍，舞得風雨不透。

這一場拚鬥，雙方都存了拚命之心，而且隨時都有將對方置諸死地，或自己被置諸死地的打算。

祇有百慧大師面對着五雄，以一對五，毫無懼色，而且一臉悲昂之氣。大有英雄頭，壯士血，寧爲玉碎，毋爲瓦全之慨。但號稱中嶽五雄的五個人魔，此時功力顯然有了特殊進境。

瞧他們五人手中的五枝鐵筆，鐵是白鐵鑄成，而且形式皆一般大小，足有三尺長，粗亦逾兒臂。這五個魔頭的內力，近半年來顯有驚人進步。

他們剛一散開，就成爲一個梅花形狀，將百慧大師圍在中間，五枝鐵筆則疾如閃電般，連點百慧大師的生死大穴。

這一路飛雲筆法，是以玄武聖篇上的招式爲主，却插進一部其他招式，雖然失去原有威力，但在虛實奇變和詭譎的筆法，却令人防不勝防。

百慧大師乍一上來，就作拚命打法，他以少林絕技，十二擒龍手法祇攻不守，甚至門戶大開，連閃避也鮮難看出。

這不僅使得中獄五雄爲難，連站在一邊的黃袍惡僧和一尊子二人，也都相顧愕然失色。

他們始則以爲百慧大師另有奇招，故每攻到一半，又都倏地收回，而百慧大師的進擊，却又早已攻到對方要害。

或者五雄攻來時他亦向五雄攻去，按說以一個成名人物而論，顯然這種打法，就是所謂同歸於盡。

任由中獄五雄狠毒無倫，這樣相拚到十數招，已是冷汗直流，而且心慌意亂。

因爲長此下去，他們固可將百慧大師擊傷，他們勢必付出相當代價，就是不死也得重傷。

一尊子早已覰定中嶽五雄，相與百慧大師這面，慘烈中尤爲慘烈，不自覺地已一步一步向這面移動。

南嶽二劍客此時的劍勢，已如怒劍狂花，劍勢如滔滔江流，綿綿不竭，毫無半絲空隙，顯已勝算在握。

這一場慘烈無比，罕見罕聞的拚搏，直到東方既白，四個掌門人，雖然拚到面色鐵青，仍然未曾歇息。

那黃袍惡僧則又連聲銳嘯，江湖五惡顯是受了十分激勵，愈打招式愈奇，體力顯又增加了三分。

而四位掌門顯然已屆窮弩之末，相信不出三數十招之內，即將血濺黃沙，橫屍當地，爲武林中增添一樁無窮恨事。

一陣桀桀怪笑，在這即將破曉的荒郊曠野，徒增幾分肅殺之氣。

四組拚鬥的人都各自微微一驚，但都未曾歇手。而且都欲在一招半式之內，將對方擊斃。

在桀桀怪笑之後，黃袍惡僧一連四記劈空掌力，宛似四朶飄萍，分擊四組拚鬥之人，一股無窮潛力，迫得他們慌不迭地向後邁退。

百慧大師等人，正被衆魔頭逼得透不過氣來，倏地壓力一鬆，彼此對望一眼，四個掌門雖都無恙，但那些被惡僧制伏的高手却都一個不見。

連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也由四個高手扶住，向那瀰漫的晨曦中漸漸地隱去。

黃袍惡僧的怪嘯又連連發出，江湖五惡在同時一聲厲嘯，迅即向後躍走，刹那間都去得無影無踪。

百慧大師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崑崙子則張口吐出血來，人即不支，仰面跌倒在地。華山和武當兩派掌門，也累得連連喘氣搖搖欲倒。

好半晌才回過一口氣來，百慧大師面上紅光盡褪，喃喃地自語道：「好險！我們的命，終於保住了……」

不待百慧大師的話說完，崑崙子也輕輕吐出一口長氣。緩緩坐起身來，百慧大師忙趨近身邊，出手連點崑崙子的肩井、命門兩穴，並低低地說道：「道兄幾近力脫階段，快凝氣聚功，待一個時辰之後，我再爲你解開穴道。」

崑崙子露出一絲苦笑，果然依言閤上雙目，因爲他的兩處大穴，被百慧大師封閉，無法自已；祇有專心一志運氣養息。

不過，他縱是欲强自振作，亦深感無力，在這情形下，一個瀕將脫力之人，如果沒有別人的幫助，一時間很難恢復舊觀，甚至將有生命危險。

華山和武當兩派掌門，也運過一口氣來，雙目如電，全身戰慄，也忙趨近崑崙子身邊。

他們好似想起了一件大事，也好似看見了一幅未來的恐怖圖畫，故低低地向百慧大師問道：「百慧道兄！令師兄既已背叛少林，如今竟能挾江湖五惡以自重，而衆江湖人物和武林各大門派的高手，或迫於威勢，或受其蠱毒，這實在是武林的浩刦。……」

一陣破空銳嘯打斷兩人未竟之言。一個身着黑色細小影子，疾如電射般奔到。

晨光曦微，三位掌門頗覺大驚失色，他們不僅自己功力未復，還有一個崑崙掌門正在昏睡，幾似全無武功之狀。

但來人身形尚未站定，先自揚聲問道：「四位掌門，別來可好，天下第一劍現在何處？」

百慧大師首先合十，說道：「原來是北山狠母女施主，天下第一劍前去營救巨無霸去了，迄未歸來，我們正在此憂心如焚呢！」

我剛才遇上過江湖五惡中的人物，據他們說天下第一劍已被制伏，不知他們憑

什麼吹此大氣。」

連聲朗笑打斷北山狠母的話，跟着三個白髮老人，毫無聲息縱到他們跟前。

「如果天下第一劍也能被人制伏的話，那還能配稱作天下第一劍嗎！」

原來縱到的三個白髮老人，正是武林三傑的追風叟、逍遙客、知足翁三人。

這三個武林怪傑一到，百慧大師等人，無疑地吃了一顆定心丸，但對北山狠母的話，又使他們入於另一種迷惘中。

武林三傑雖然口中如此說，而他們對夏振華的關切，較之任何人都更爲注意。故北山狠母的話，也有十分想打聽出根源來。

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就可見一斑。

「老婆子，你遇上江湖五惡中的那一塊料，他們竟敢口出狂言，看我先將那小子撕裂。」

逍遙客望着北山狼母說着，他的兩手果眞一比劃，向兩側作了一個撕的架子。

百慧大師等人，看他那滑稽相，要是在平時會縱聲狂笑，但此時他們沉重的心情，已被現實所屈服，故都愕愕地望着這位武林奇俠。

北山狼母對四位掌門的狼狽情形，雖未目覩，但他們都已到了舉步無力的地步，不過她自己仍然豪氣萬千，毫無懼色。

當下淡淡地一笑道：「要是無名小卒所言，我老婆子或者不會相信，這話却是南嶽五雄親自所言……」

「狼母，你何時與南嶽的五個魔頭相遇。」百慧大師斷了北山狼母未竟之言。

武林三傑却連聲朗笑道：「我們還以爲是誰敢作如此狂語，原來是那五個魔崽子，就憑他們那副德性，也敢妄稱天下第一劍被他們所制伏了……」

說完，又一陣朗聲狂笑，聲震長空。

「眞是做夢，眞是做夢！」不知誰在咆哮着，顯然十分震怒。

但北山狼母却擺出一副怕人的面孔，冷冷地笑道：「諸位也別儘向臉上貼金，天下第一劍固然不懼於羣魔攻擊，但他人在何處？」

她的話有如一柄利箭，刺得這幾個武林異人都不禁驟然變色。

武林三傑也同聲怒喝道：「老婆子！難道你就確定天下第一劍遇險了嗎？」

「我不一定說天下第一劍遇險，但我所說的是這白帝城百里之內，全在魔頭控制之下，而你們都不自覺……」

北山狼母故意一頓後，又冷冷地說道：「就以白帝城一地來說，不僅隱藏了無窮殺刦，甚至江湖黑道上的全部實力，都爲羣魔網羅盡淨，而……」

一聲冷哼打斷了北山狼母未竟之言。一個白髮白衣的老人，有如魅影一般，從晨霧中冉冉出現。

「就目前大局，雖爲魔漲道消，但自古邪不勝正，從現在起到眞正滴血大會揭幕，還有十個多時辰。」

那白髮白衣的老人說話時，雙目望着天際，又朗聲一笑道：「北山狼母心中存疑，自是無可否認，但華兒既被公認爲天下第一劍……」

他說時故意向武林三傑一笑道：「三位賢弟，對華兒知之甚深，所望亦切。」

「是的，天下第一劍的事，不止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關心，整個武林同道也都觸目相看。」

一陣低沉之聲截斷了天痴老人之言。一個身着麻布長衫，頭蒙黑布之人，立在諸人三丈之外。

衆人聞言都回過身來，天痴老人面色微變，聲音十分低沉地問道：「你是一人來此，還是已與華兒會合之後，再度分開的？」

天痴老人的話，問得十分緊張，連武林三傑也急不及待地問道：「老兒，華兒不是去接你去嗎？」

那個麻布蒙面人全身微微震慄，蒙面黑巾也輕輕飄起，顯出了內心無比的激動和關切。

好半晌，才低低地說道：「我被奸人誘至『神魔二谷』，被困在那裏整整二十四個時辰，後來我無意間弄開了機關，才僥倖不死……」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道：「我因爲担心此間滴血傳書大會，故星夜趕來……」

「糟啦！我們眞是中了奸人詭計，這次陰溝裏翻船，人丟大啦！」天痴老人面色沉凝，打斷了巨無霸之言。

「聖哲所言極是，自從天下第一劍走後，你老人家要我們四人留在此間，吸引敵人，也幾乎送掉性命。」

百慧大師聽天痴老人如此一說，也將剛才自己等被惡僧及江湖五惡戲弄的經過說出。

因爲他們聽到武林衆多高手，竟因身中蠻荒蠱毒，神志不清反爲羣魔所驅使，直氣得鋼牙亂咬。

蒙面黑巾又復微微飄起，那低沉之聲也同時響起，道：「狼母，你除羣狼之外，還有甚麽破毒之法？」

北山狼母聞言輕輕一笑，手中搖着那隻金絲雀鳥籠揚聲說道：「我老婆子，論實際功力，恐怕打不過江湖五惡，尤其聽說他們十五人的寶塔圖陣，無堅不摧力可移山……」她故意一頓，又瞇着眼笑道：「至於那些蠻荒蠱毒，或者那些被蠱毒所制的武林高手……」

她邊說邊搖着那隻小鳥籠笑道：「到時祇要你們能抵住羣魔的攻勢，我這隻鐵嘴雀，自會大展身手，在這次滴血傳書之會中，爲武林中爭取一功。」

一陣歌聲破空而來，打斷了北山狼母的話，而且歌聲有似天崩地裂，海濤怒嘯一般。

顯然這歌聲是由多人滙成了一股無與倫比的內家罡力，從這歌聲中，也可以推出全般。

因爲這一陣震撼山岳的聲音，在空際歷久不歇，而且聲音鏗鏗鏘鏘，末了幾句，更是震人心弦。

天也何其高，
地也何其厚，
但壯士之勇力無窮兮，
而地却無環，
滴血傳書，祇不過是武林末路，
從此後，武林易幟，任我物尊，
問大漢風光，如今何處，
看蠻荒蠱毒，物顯功能，
雖爲武林正派門戶也甘爲江湖效力，

任那英雄傑士，誰敢半句異言，
天下第一劍之譽祇不過是過眼雲烟，
明日黃花，如今安在？
滴血傳書，看吾人手段……

一陣縱聲狂笑，代替了歌聲的結束，但空際的餘音，却縷縷不絕。

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聞聲臉色大變，百慧大師等四位掌門，更是面色如紙，做聲不得。

祇有巨無霸因爲黑巾蒙面，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但却聽到一陣喃喃囈語：「難道華兒眞遭受羣魔暗算？那麼武林後果，眞是不堪設想了。」

他說得很低，但每字每句，都打在羣豪心中，口裏雖然不言，心中却都有如此感覺，今後武林中，不僅是一片血雨腥風，且將成爲空前未有的浩刦。

這時，天已大亮，紅日亦顯出笑臉，時序將這幾個絕代高人的心境，拉得更爲緊張。

倏地，連聲金鐵交鳴之聲，震得大地遍佈一種肅殺之感。

一個黑衣老婦，手中倒提一根鐵杖，滿身血汚蹌踉地奔到，另一個黑衣少女，手提長劍緊隨身後。

少女長得明艷照人，有如畫中仙子一般。她們正是亡魂谷主和愛徒俞小萍，兩人驟然而現，羣雄都不禁一陣震驚，蒙面黑巾之內，傳出低沉之聲，道：「谷主！你們從何而來……」

他的話尚未說完，亡魂谷主即跌坐在地，手中那條亡魂杖，也丟在地上。

逍遙客閃身近旁，伸手在亡魂谷主命門穴上一拍，又從懷中摸出一顆黑色小丸，塞入亡魂谷主口中。

逍遙客復輕輕說道：「谷主！快勉力運上一口氣來，我助你運氣三十六週天，好催動這藥力……」

他的話音一落，果然一手抵住亡魂谷主背上。好半晌，才看到亡魂谷主睜開雙目，臉上露出一個苦笑，道：「老大！多謝你啦！」

逍遙客聽她已開口說話，這才凝神收掌，但仍微笑說道：「你祇管養息，還有半個時辰，就可痊癒。」

亡魂谷主果然又瞌上雙目，運氣調息起來。

知足翁這才走過來，向俞小萍問道：「姑娘！你……」

俞小萍聽他一問，竟放聲大哭起來。

「姑娘！有話祇管說出，哭解決不了問題。」知足翁面色十分凝重地問着。

好半晌俞小萍才止住哭聲，竟向天痴老人飲泣道：「老前輩，天下第一劍被擄去了。」她的話有似晴天霹靂，天痴老人也好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顫聲問道：「姑娘！你把話說清楚些。」

天痴老人的全身也微微震抖，聲音更是震抖。

俞小萍見衆人神色如此緊張，但她仍望了乃師亡魂谷主一眼，才緩緩說道：「我隨同家師在五日前，就已潛來巫山附近，原想探聽出一些魔頭們的行踪……」

她微微一頓，又歎口氣來道：「祇是魔頭們，鬼謀百出，他們佈置了諸如此類的景物，已不下數百處，而且每處都有高人守住，甚至江湖五惡及其重要魔頭，也隨時可能出現……」

百慧大師等四位掌門，也同聲驚呼道：「難道這些地方，都被羣魔們佈置成爲海市蜃樓的幻境不成？」

俞小萍祇是掃過他們一眼，仍緩緩地說道：「我們在巫峽附近，遇上一羣魔頭，圍住一個白衣人影……」

她說時，眼淚又簌簌地流落。「家師本欲去救，但一陣暴喝之聲傳來，『哼！管他甚麽天下第一劍，還是天下第二劍，我們祇是認命不認人。』

「另一陣朗朗之聲，也震蕩在空際。『哼！我天下第一劍，如果不要你們嘗嘗厲害，你們也是不知死活。』

「他們一唱一和之間，山後林間又走出一夥人來，他們爲首的是一個黃袍惡僧。那個翠蓮觀主緊隨在後，江湖五惡則分立左右。

「這些人一到，同聲暴喝，江湖五惡立即將白衣少年人團團圍住。

「我們師徒本有心去解救，但另一組魔頭，也適如魅影一般冉冉出現。

「家師一根亡魂杖力敵十數人，雖然魔頭們討不到半點便宜，但我們也休想越雷池一步。

「就在我們力拚羣魔，那邊竟起了一陣歡呼，聲震四野，江湖五惡，竟硬生生將少年人擊倒。

「我們那時縱欲前往馳救，也曾重創數人，但他們則高唱着天下第一劍被擒，江湖萬事皆定之歌……

「時間一久，我們幾乎拚到力竭，才奮力突出重圍。」

那個麻衣蒙面人全身一抖，蒙面黑布倏地飄起。「華兒既已被擒，滴血傳書之會大概不會有甚麽結果可言。」

「我們總得盡最後一點力，不論如何，華兒總得找出一個下落。」武林三傑向巨無霸提醒着。

「祇要落於魔頭之手，定是凶多吉少了。」天痴老人也雙目流淚地說着。

「噗」一響，一朶紅雲從天而降，那頭神鵰竟獨自歸來。

覩物思人，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再也忍不住流下淚來。

「姑娘！他們將天下第一劍擄到何處去？」蒙面黑紗內響起一陣冷冷之聲音。

俞小萍正欲回答，那面亡魂谷主倏地坐起身來，搶先說道：「他們的主力，似在白帝城中，故滴血傳書之會，似亦將以白帝城爲中心。」

巨無霸聞言淡淡一笑道：「好罷，我先去一趟白帝城中，天黑以前，如果我還不能回來，那麽這次滴血傳書之會，就應當另謀補救之道……」

「老兒！你少來這些酸酸兒，我們不能讓你一人去涉險，我們三人，爲大家開路。」說罷，逍遙扇倏地一拍，一股勁風陡起，逍遙客先自拔高三數丈。

知足翁和追風叟也同時閃身而出。

天痴老人却一聲喝住，三個怪俠又復停下身來，天痴老人不由嘆出一口氣來：「凡事天定，豈人力可能挽回？」又回頭向四位掌門及北山狼母等人說道：「這又是一幕鬼把戲，他們一手遮天的手法，已

妙到毫巔，我們也不妨去瞧瞧。」

蒙面黑巾微微抖起，正欲詢問，天痴老人的身體早巳跨乘神鵰之上，一聲長鳴之後，竟衝天而去。

他這一走，一場空前未有的殺刦，也隨之展開。

當天痴老人的身影消失，巨無霸也幌身而去，祇有武林三傑反是愕愕地，似有所思一般，屹立未動。

百慧大師等四位掌門，嘴角抽動了幾次，但都未曾開口。

北山狼母提着那隻雀籠，幾次欲縱身而起，但她望着俞小萍那明艷照人的玉容，也停了下來。倏地，空際傳來一陣餘音：「武林三傑，請你們分向東、西、北三個方向……」

武林三傑似被驚醒一般，但他們却體會得這話中深意，彼此對望了一眼，才聽見知足翁朗聲說着。

「今日已是不見眞景，決難了斷。但分則力弱，合則力強，我們三個倒還足可自保……」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好罷，四位掌門，請緊隨在老夫之後，任是情況如何惡化，在老夫未出手之先，萬請勿先動手。」

知足翁又向着亡魂谷主和俞小萍笑道：「谷主携帶俞姑娘，可跟在逍遙客身後，我們在白帝城中見面。」

不待知足翁開口，北山狼母却淡淡一笑道：「現在輪到我跟在追風叟後，不過他號稱『追風』，我那裏追得上啊？」

追風叟立時面色一整，朗聲笑道：「狼母請勿誤會，今日之局，誰勝誰負，實難預料。」

他故意一頓又掃了四位掌門及亡魂谷主師徒一眼，又淡笑道：「知足翁此舉，無非是節省人力，能夠以我們三人之力，換取多人的安全和休息，並非我們有力來保護諸位大駕。」

百慧大師合十爲禮。「老俠不必如此客套，我們雖爲一代掌門，但武學一途何如天之高海之深，我們在武林三傑面前，豈可妄作主張。」

他說時望了華山、崑崙、武當三位掌門一眼，又朗聲說道：「知足翁所言，我們當謹遵不渝。」

知足翁又微微歎出一口氣來，道：「今日之戰，不僅勝負不知誰屬，就是誰生誰死，也斷難預料，何況魔頭們的詭計，在嵩山之會中，雖未得逞，但却有許多武林高手，賠上了性命……」

他又歎出一口氣之後，繼續說道：「這一次，不僅是正邪之分野，也有許多武林恩怨，要藉此結束，尤其對殘害社會人類的江湖五惡，更必須在這次滴血傳書之會中，完全剷除，以替人類除去一個大災害……

「時間不多，羣魔惡陣，已散佈百里之外，諸位已在其陣圖之中，遲則生變，應速行動。」

一陣朗朗之聲，自空中飄來，打斷了知足翁未竟之言。衆人心頭全皆爲之一慄，相顧失色。

但他們都是武林中頂尖兒人物，知足翁朗聲笑道：「既然如此，咱們走罷！」

「走」字方落，人已霍地拔高三丈，斜斜飄去，旋即施展出「以意寓形」身法，閃開七八丈遠，投向正北方。

百慧大師等四位掌門，忙將輕功施展至極限，緊隨在知足翁身後，疾馳而去。

逍遙客一幌逍遙扇，望着追風叟笑道：「我們三個今日放單了，大家都得謹愼些。」一說時，竟又縱聲大笑起來。

「知足翁既已向北而去，那末你朝東，我向西，兩個時辰之後，在白帝城中相會。」追風叟也朗聲說着。

幾縷淡烟一般，追風叟的身後，緊隨着一個黑色影子，她正是北山狼母，手中不住地搖幌着那隻鳥籠，原來那隻鳥籠，還有如許妙用！

亡魂谷主和俞小萍，也緊隨在逍遙客身後，亡魂谷主雖然新傷初癒，但她內力深厚，又復逍遙客以眞元之氣相助，故功力已大部份恢復，雖不若逍遙客如飛而去，但也祇相隔三數丈之遠。

就在他們離去不到半盞茶工夫，倏地幾聲天崩地裂之響，數十株合抱古松，應聲而折。

樹根下同時冒出數十個火球，刹那間火球燃着枯草，又燒着樹枝，三數里地面，同時陷在一片火海中，好不怕人！

這些火顯然有連貫作用，遠處也緊隨這閃閃火光，爆起幾聲巨響，數十里地面都陷在火中。

原來這正是羣魔所佈下的蠱毒大陣，遠近百里，不僅全有爪牙固守，也有陷阱。尤其以桐油及火藥，埋藏在茅草中，祇要與敵相接觸，可戰則戰，否則一把火燒一個乾乾淨淨。

這稱得上是個斬草除根之計，故在這次滴血傳書大會中，如果武林正派勝利，那末他們就會遭到同歸滅亡的悲慘命運。

誰知道這是天意，滴血傳書之會尚未正式展開，這些無情的野火，竟自行爆炸燒了起來，是人爲？還是天意？抑是羣魔該當敗滅。

另一處，一個白衣少年施展着馭空飛行之術，手中揮動着一柄斷金截玉的追雲寶劍。

他的身形飄忽有如魅影一般，他有時馭空而起，有時又作蛇行之狀，不過他的動作奇快，別人無法辨識得清楚。

當他奔行到一座楓林之內時，也不禁一陣愕然，因爲這楓林中，被佈置得有如龍潭虎穴般。

更奇怪的數十名武林高手都呆坐林中，尤其還有近百名和尚，一望而知這都是少林寺門下。

另外兩人則是青城觀主和峨嵋上人，從兩人神色上看去，顯然大是可疑。因爲兩人目光遲滯，對週遭人物似毫不關心。

就在他微一遲疑間，兩聲巨喝突然響起，那楓林中數十名高手，如狼似虎一般，向着站在百丈之外的三個大漢奔去。

他們一到，不待大漢說話，就是一排拳風掃到，數十名武林高手，連手一擊，豈同等閒可比。

但見一排拳風過去，立時塵土飛揚，沙飛石走，三個大漢慘呼一聲，血肉橫飛，那裏還有人形在。

這是一件慘絕人寰的事實，不容人細想，那些武林高手，又在連聲暴喝聲中，

奔向另外三個大漢。

三人似爲前車之鑑，有所戒備，故不待衆人接近，飄身滑向一邊，但談何容易，那裏還容他脫身。

尤其那百十名和尚，一排連環拳勢，力如泉湧，又是一聲慘呼，血肉橫飛，肢殘骨斷。如果不設法制止，將是一場空前未有的浩刦。白色身影一幌而出。

他的出現固使人震驚，但這些人却恍同未見，尤其青城觀主和峨嵋上人，亦簡直不識此人般。

這些人顯然瘋了，祇要有人出現，他們就會連手而攻。

就在衆人拳風攻到之頃，倏地一聲虎吼，震得地動山搖，羣攻之衆高手，都如受千斤重鎚一擊般。

「諸君，是否中了魔頭毒計，我天下第一劍在此，趕快讓開。」

那些人雖被剛才虎吼聲震得連連地退後，但是，對所謂天下第一劍却恍似未聞。尤其青城觀主及峨嵋上人，在幾聲怪嘯之下，反而凝勁聚功，一步一步地向前緊逼。

「哼！諸位都反了嗎？名列九大門派的青城與峨嵋兩派，居然也欲公開與武林爲敵不成？」

他的話以寓風傳音而發，聽得衆人耳聞心悸，不自覺地向後邁退，有的人甚至跌倒。倏地，幾聲怪響，一個身着黃色袈裟的惡僧，手捧一個金玉佛像。傲然而出，從他那裝飾看去，宛如一王者模樣。

惡僧週圍環立着翠蓮觀主、墨竹君、江湖五惡等一干江湖敗類。

當然物以類聚，單以翠蓮觀主和江湖五惡的行踪而論，這批傢伙毫無疑問，沒有一個是好東西，甚至都是罪惡貫滿盈，死有餘辜的敗類。

他們這些人驟然出現，使得那羣似巳失去本性的武林高手，倒也爲之一靜，攻出的拳勢，也都同時停止。

一陣桀桀怪笑之聲响起，翠蓮觀主低聲說道：「法師！就是這個小賊，他竟以天下第一劍自居。」

一聲冷哼，打斷了翠蓮觀主的話：「我見過此人，武林各大門派，都對他極爲恭順，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他說時故意在臉上露出一股殺氣，朝着江湖五惡道：「這小賊，不是被你們十五人的寶塔陣圖所擒。現在……」

「賊魔！你別做夢，我天下第一劍又不是泥做紙糊，豈能被你們所擒。」

那少年俠士微微一頓，又復朗聲狂笑道：「當我發覺你們所佈下的毒魔大陣，佔地竟在百里之大時，我不能不設法找你們的中樞所在。」

他說時故意朗聲一笑道：「賊魔，現在你該知道天下第一劍的厲害，我當時在與羣魔惡鬪後，故意顯出敗機，其實我早施展了馭空飛行之術，飛奔至此。」

他又一指那烟霧漫天的原野，笑道：「你們應該知道，自古邪不勝正，何况你們抹殺人性，以殺人爲樂事，現在你們且看，那不是你們所佈下的天羅地網嗎？」一陣陣天崩地裂之響，打斷了他的說話。

好半晌才又響起夏振華那朗笑之聲。

「哼！我天下第一劍，仍以救人爲主旨，誰若放下屠刀，我仍當准其自新，決不妄殺。」

「好狂妄的賊種，死到臨頭猶且不知死活。」羣魔同聲暴喝，成了一股無法遏阻的狂濤。

惡僧也是桀桀怪笑。「先要那些死人，與這小子硬拚一陣，看他是長了三頭，還是了生六臂？」

「原來法師對這些半死亡人，有如許妙用，倒減去我們不少麻煩。」江湖五惡之首的一尊子，諂媚地說着。

又是幾聲怪嘯，四野皆爲之動，那些武林高手驟然而驚，但旋即蓄勢，一股雷霆萬鈞之勢，猛地向前衝去。

少年俠士本來聽到惡僧所說的死人，尚未明悉眞意，此際才驀地想到，這些人可能被惡魔們，施展了蠱毒之類的毒計。

不過他一時尚不十分全信，當羣雄挾凌厲的拳風撲到之頃，仍朗聲喝道：「諸君難道連我天下第一劍也竟不識，何故甘心爲賊所役呢？」

他的話衆人雖微微一抖，但撲攻之勢，在一綫之後，又復湧至，何如長江激浪，洶湧不竭。

任是這少年俠士，其稱之爲「天下第一劍」者，此際也不覺一楞。但他挾武林奇技於一身。

且又得天獨厚，不僅玄武聖篇上絕世武學，皆臻化境，更將武林中祇是傳聞，從未實現的金剛不壞身法練成，甚且皆越乎常理，成就驚人。

他不願出手傷人，祇得先用無形罡氣，將自身週圍撒出一層罡網，手中追雲劍也不自覺地，帶出一道閃閃金虹。

當迫近的衆高手，被那一般罡氣逼退之間，兩聲慘呼和着兩道血光，也同時傳出來。

原來最接近的，是少林寺的和尚，他們以鐵鎖連環之勢，以數十人之力，輸於最先兩人臂上，合力一擊，力可開山。

當天下第一劍的劍虹劃過，當然最倒霉的也是那最先兩人。

但他們那種合力羣鬥，如一失利則全盤受挫，故百十名少林寺僧，都如受千斤重鎚一擊幾乎撲跌。

天下第一劍也因慘呼之聲，大驚失色，暗忖道：「不好，若再纒鬥下去，豈不中了魔頭們借刀殺人之計？那時天下武林高手，當轉移目標於我個人。……」

他心思所及，不禁一陣冷汗直流，心中暗道：「這一場武林浩刦，歷史上將以天下第一劍爲中心，那還了得。」

心念雖閃電而逝，魔頭們的怪嘯之聲又起。這時由青城觀主和峨嵋上人爲首，其餘高手緊隨在後，顯然他們仍是以合力獨鬥之法，來對付這一代高手。

一聲朗笑震得迫近之人不自覺地退後一步。「賊魔！你們竟施展如此毒計，欲除盡天下英雄，而且欲藉我的手中劍，爲你們殺人……」

他口中大罵，心中却迅如閃雷般幌過一個念頭，道：「我若不將這羣人引開，使他們脫離羣魔控制，再以遙空點穴之法，將其制住，待此間事了，再來將他們救醒，以免這些人枉送性命。」

心念既決，當衆人再度迫到時，他一面撤去罡氣，人也向側一滑開，足有三四丈遠近。

他這一退不打緊，衆人羣攻之勢，何如驚濤駭浪，也如長江激流，一瀉千里，勇不可當。

天下第一劍心中大喜，忙雙脚離地，施展出以意寓形身法，一退再退，眨眼間，已退出數百丈。

羣魔萬未料到這位武林異卉，別有奇謀，故仍站在原地，靜觀變化。

一聲獅子吼，震得衆高手連連退後，宛似酒醉一般。追雲劍，一招「追雲捉月」化作萬點寒星。

十數縷劍虹有如花蝴蝶一樣，十數名高手同時悶哼聲出，跌倒在地。

左手五指也疾如閃電般，頻頻彈出，片片浮雲，帶出陣陣清嘯，百十名高手連青城觀主，峨嵋上人，皆在其間。

惡僧和江湖五惡，雖然還不斷發出怪嘯之聲，但這些高手的痲穴和昏穴，皆被制住，眼神雖也露驚恐之色，但却祇有軟軟地躺在地上，不聽驅使了。

他們更未想到，這個少年俠士，居然有此一着，而且祇是一招半式之間，還是施展的遙空點穴和劍氣擊敵的絕技。

這就更使羣魔喪胆了。但聽惡僧連聲怒喝，金玉佛像高擧過頂，羣魔也立即拔出兵器來。

夏振華朗聲長笑，聲震長空道：「賊魔！今日爾等若仍執迷不悟，那就祇有死路一條。」

語落人至，直趨惡僧面門，追雲神劍頓時化作夭矯玉龍，惡僧的「天靈」，「玄機」、「巨闕」三大要穴，全被劍虹罩住。

站在近旁的翠蓮觀主，早一抖手中的拂塵，直向夏振華左側攻到，一尊子也幌身擋住惡僧前面，一股凌厲的罡風，硬向夏振華的小腹切去。

夏振華朗聲一笑，不退反進，追雲劍一招「寒梅吐蕊」，化作「怒海騰蛟」，劍虹過去，兩聲脆響，震得週遭羣魔，都大驚失色。

翠蓮觀主臉色蒼白，手中握着半截拂塵，顯然他被天下第一劍手中劍氣震傷了內腑。

一尊子也握着半截斷劍，踉蹌地退後，若不是黃袍惡僧在他身後一擋，幾乎栽倒在地。

金玉佛像在半空中，劃了半個圓弧，惡僧口中唸唸有詞，江湖五惡首先疊成了寶塔陣圖。

但一尊子的地位，却由墨竹君接住，仍然完成了十五人的陣圖。一尊子強嚥過一口氣後，又塞了一顆藥丸在口中，站在惡僧左側。他和翠蓮觀主，一左一右，顯然成了惡僧的護衛一般。

另外一帮爪牙，也依式排成了另一個「寶塔陣圖」，祇是人數由十五人，變成了二十一個。

夏振華朗聲長笑，聲震四野。說道：「寶塔陣圖，究竟有多少人參加，天下第一劍爲的就是來嘗試寶塔陣圖它的威力，瞧瞧是天下第一劍行，還是你們的寶塔陣圖厲害。」

他笑聲甫落，追雲劍虹飛洒，有如敗絮飄飛，圍着翠蓮觀主射到。他並未施展馭氣飛劍之術，却施展了以劍寓氣，遙空擊敵。劍氣如電射，亦似貫日長虹，飛繞不絕。「惡之魁、禍之首，這場武林災難，你首先難辭其咎……」

他的話尚未說完，一道血光冒起，翠蓮觀主則已是前後洞穿，慘呼一聲跌倒在地。這個一代人魔，處心積慮，欲掀起一場武林浩刧，始則挾江湖五惡以自重。又連絡上墨竹君等人，終則利用惡僧所持佛金像，欲藉此號令江湖同道，以作孤注之一擲。

不料事與願違，陰謀早爲天下第一劍和武林各大門派所識破。

而天下第一劍竟不容許其苟活之餘地，在羣魔的寶塔陣圖尚未展開之先，即將其誅於劍下。

這當然是作惡者的報應，所謂天道循環報應不爽，這大概是翠蓮觀主當初所始料未及罷。

夏振華的劍勢陡轉，側後竟有一股強勁之風襲到。逼得追雲劍勢向左側滑開，一聲暴喝：「小賊！還命來！」人還未到，一股凌厲掌風先到。

另一聲佛號也同時響起，一個手持綠玉禪杖的和尚，閃身而至：「天下第一劍，請暫留惡僧性命。」

更有一聲朗笑，破空傳來：「華兒！一尊子要交給老哥哥處置，否則你師傅會不高興的。」

這個說話的正是武林三傑之一的知足翁，他偕同百慧大師等四位掌門，首先奔到。

那個手持綠玉禪杖的百慧大師，一見惡僧如此目空一切，早氣得怒目如電，僧袍鼓起老高。

夏振華見有人要暫留惡僧和一尊子兩人的性命，正欲收劍。但是却被一個矮胖老者纏住，此人正是他恨之入骨的終南隱叟。

夏振華虎目圓睜，冷冷地喝道：「老賊！原來是你，嵩山之會，小爺誤中鬼謀，幾乎貽誤大事。」

他掃了羣魔佈下的寶塔陣圖一眼，又朗聲說道：「老賊！你既不愛惜往日聲譽，竟助紂爲虐，天下第一劍決難饒你。」

他一指倒在地上，胸前還在汩汩流血的翠蓮觀主道：「老賊！此人正是你的借鏡，你估量着罷。」

終南隱叟鬚髮皆漲，目中出血，嘯聲震天地喝道：「今日之戰非是汝死，就是我亡，小賊！我已將命拚上了，你也別想活着離此。」

一陣低沉之聲，打斷了終南隱叟的話。「老賊！天下第一劍今日不會同你拚命，你這幾根老骨頭，也不配與天下第一劍拚命。」

低沉之聲故意一頓後，又沉聲說道：「要嘛！你到那面去歇歇，老夫等會來與你了却那筆舊賬。」

一個身着痲布長衫，頭蒙黑布的高大身影，邊說邊擧起右手一掌向終南隱叟前胸印去。

表面看去，他的掌力十分平凡，而且輕輕淡淡，毫不着力。

但終南隱叟却臉色突變，也顧不到自身在衆目睽睽之下，身形向後暴倒，一招金鯉穿波，硬生生躍退三丈。

痲衣蒙面人的掌勢，勁猶未盡，左掌也同時劈出，雖然這一招以劈空掌勢，但合擊之力，足可開山，故立時塵土飛揚，碎石亂響。

終南隱叟又連續躍開三數丈，就在終南隱叟躍退之間，幾聲朗笑和歡呼，也同傳而到。

逍遙客和追風叟幾在同一時間，躍至當場，他們的身後是北山狼母和亡魂谷主師徒三人。

北山狼母意態安閑，手中提着那隻雀籠，輕輕巧巧地趕到場中。

她望了夏振華一眼，愕然問道：「天下第一劍，亡魂谷主不是見你被羣魔擄去了嗎？……」

她的話，關心、疑慮、兼而有之，也無形中表露出母性中的另一種愛。

夏振華祇是淡淡一笑道：「老前輩，當知道兵不厭詐，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他笑聲一歇，又朗朗地說道：「我祇是爲了施展意會神功，並以金蟬脫殼之法，騙過了羣魔眼目，故亡魂谷主老前輩他未看清。」

「我早就知道華兒必有深謀。」

追風叟朗朗之聲，震得四野皆動，羣魔無不動容。

連聲怪嘯譜成了一支武林催命之曲。羣魔陣圖已在循環地不停轉動，而且愈轉愈速。

夏振華還不及說明，武林三傑已各被轉入一個方陣之內。

祇有巨無霸面對着黃袍惡僧，尚未開始搏鬥。

夏振華欲先將惡僧擒下，但江湖五惡的寶塔圖陣，是江湖中第一流高手所組成。塔尖雖由墨竹君換了一尊子，功力却仍未減低。

反之，墨竹君功力，要較一尊子爲高，而一尊子，則仍在一旁策劃，顯然這中間還另有文章。

十五人凌厲無儔的潛力，如長空濁浪一般，猛推而到，夏振華舌綻春雷，震得四野皆動。

但是，他却未施展全力去迎，祇是雙臂微引，那些強猛湧到的潛力，却皆紛紛化解。

此刻，夏振華則朗朗一笑，說道：「四位掌門，請合力去對付惡僧，謹防此人逃去。」

其實他是担心巨無霸不敵，因爲金玉佛像，本身就是一宗異寶，身懷此物可不懼毒邪之物，也可驟然增漲功力於無形。

夏振華不好明言，故才有如此吩咐，其實四位掌門，早也有合力出手之心，祇是碍於一派掌門之尊，恐傳揚開去有失身份。

此時夏振華如此一說，也就同時躍開，將惡僧圍在中間。一場慘絕人寰的搏鬥，在這荒崗上展開，武林三傑各被二十一人圍住，北山狼母和亡魂谷主師徒三人，也被困陣中，但見刀光劍影，石走沙飛，慘呼之聲，此起彼落。

不過忑也作怪，羣魔陣中遊門的，雖祇有二十一人，但死傷一人後，即有一人補充其位，而且功力並不下於先人，甚至祇有過之。

這實在是一件不堪想像之事，武林中以有限人力，若長此消滅下去，都將一個個心疾力竭而死。

羣魔的力量不僅未及減低，而新生之力量，何如洪水猛獸一般地凌厲無比，這一場拚命的搏鬥，眞是風雲變色，日月無光。

看看一頓飯時間過去，武林高手雖尚無恙，但地上則已死傷遍地，鮮血成河。躺在地上的屍體，何止一百餘人，眞是慘不忍覩。

江湖五惡雖施展了生平絕技，但夏振華未施展全力，祇是輕巧地，將來勢化解開去。

時間一久，他也陡覺壓力大增，雖然他以絕世神功，但祇是受之，而化之，自是最易消耗功力。

若予以還擊或者以羣魔之力，還擊其人，那就要省力多了。或者此陣也將不攻自破了。

夏振華打量四週，見武林三傑面對羣魔威風凜凜，但見他們白髮飄飛，人頭滾滾落地，慘呼之聲此起彼應，雖然後繼人多，一時間絕無敗象。

北山狼母和亡魂谷主師徒三人，在羣魔惡陣圍攻之下，初一上來，雖也銳不可當，但時間一久，也就顯得力不從心起來，甚且站在挨打之局。

巨無霸的週圍雖然還有四位掌門人在，他面對黃袍惡僧既未開口，亦未動手相搏。

但兩個人全身都在微抖，尤其黃袍惡僧面色赤紅，雙目如火焰，顯然兩人都在以內家功力遙相拚搏。

夏振華不禁大驚失色，他深知惡僧所以敢如此拚搏，當然他的武功，已得自少林秘傳，而金玉佛像所助漲的內功，自足以使他應付強敵。

夏振華目覩此情，一種武林豪俠之氣，一種父子情深皆同時併發，但他又無法出聲相阻，亦無法出手相助。因爲江湖五惡必須先行解決。

當下一咬鋼牙，追雲劍發出縷縷銳嘯。「老賊！你不配守此陣頭，讓一尊子魔頭來。」

夏振華的話聽得羣魔心頭微懍，但墨竹君爲一代魔頭之首，此際代替一尊子，暫爲陣首，已自感心中不是滋味。

此時聽夏振華如此一說，更是怒火中燒，手中奪魄魔劍陡發八種魔音，而其餘魔頭所輸功力又源源而到。

這個身材不及五尺的矮魔，身形顯得更矮，魔劍八招，左閃右避，直向夏振華上下左右攻到，夏振華正急於將五惡除去，好去代替乃父迎敵黃袍惡僧，故追雲劍一招萬里長風，迎向墨竹君的魔劍。

夏振華施展了八成功力，但是墨竹君乃以十五個魔頭的羣力，故力道何止數萬斤，足可開山裂石。但聽得一個脆響，兩種功力中，也激起了一陣銳嘯，夏振華的身體被震開丈許，雙目金星亂跳，所幸他已經練成馭空而飛之技，所以身體尚未跌倒。



墨竹君手中魔劍，已祇剩下三分之一在手，這柄曾使黑白兩道多少人物失去功力的魔劍，今日才眞是毀了。

墨竹君自己的身體則如敗絮落花，飄起一丈來高，口中更湧出一道血箭跌在地上。

寶塔圖陣立時大亂，因爲他們後繼的力量，仍如排山倒海般湧出。

夏振華的劍尖一指，「萬點寒星」，化作了飛紅片片，二劍客的身體，也在慘呼之聲下相繼畢命。

一尊子一見慌忙近前，三奇士退後五雄還二與三，他自己則仍處在陣首之上。眞不愧爲魔陣，變化倒也迅速。但夏振華此際，那還容其有易陣變勢的機會，一聲長嘯之後，劍虹所指洒出了朶朶劍花，左手也彈出了數縷勁風。

三奇士還未佈下陣脚，被劍勢所迫，正欲避開，但劍勢已繞體而下，原來夏振華已將寶劍脫手，三聲慘呼，在劍光陡現的同時發出。

五雄變勢雖快，但夏振華在求速戰速決，故前移兩人，正好迎上繞過三奇士的劍虹，後三人却在浮雲指功輕彈之下，口中湧出一灘血來。

那面巨無霸和黃袍惡僧的相門，也起了變化，惡僧頭上冒出大汗珠，巨無霸因黑布蒙面看不清臉色，但他的身體，却逐漸縮小，顯然他是以縮骨驟功，來對付強敵，可見其內力之不濟。

兩聲脆響，兩聲悶哼，巨無霸和黃袍惡僧，同時向後跌倒。

一尊子和四毒在其陣破之時，同時向夏振華擊到。夏振華聽聞巨無霸悶哼之聲，心胆俱碎，一腔怒火，自神劍而發，五個迫近的魔頭硬生生地都被他割掉半個腦袋來，雖然未有立即死去，却同時跌在地上。

夏振華則一步一步地向巨無霸走去，空中倏地傳來一聲巨喝：「華兒，不要接近你父的身體，他來此之前，拚着一死，早已服有一種奇毒，否則惡僧豈能如此受制……」

夏振華的雙目，簌簌掉下淚來，武林三傑也同時奔到，一朶紅雲自天而降，天痴老人端坐神鵰之上，後面站着一個少年尼姑，貌美如花，細認之下，原來她正是隱身於惡水寒潭的迎風女。

未死的羣魔都丢下兵器，伏在地上等候發落。

「華兒！江湖五惡已除，我的心願已了，五絕奇書全交於你，願你以天下第一劍爲武林開太平。」

天痴老人邊說邊將一個牛皮紙包丢了過來，自己仍坐在神鵰之上正欲離去。

巨無霸費了好大力氣，掙起半個身體，道：「華兒，你過來。」夏振華邁步過去。

衆人都集中目光在他們身上。巨無霸拉住夏振華的手，又向天痴老人及武林三傑笑道：「華兒一切，皆四位所賜，武林命運，也皆聚於四位之手，就以今日之戰，羣魔皆已授首，但若無四位預謀於先，豈華兒一人之成就，而武林中這篇殺刦，眞不知如何……」

他的話愈說愈小，已漸不可聞。天痴老人的朗笑之聲，也同時響起。「天下第一劍所以爲天下第一劍，因爲其父，才有其子……」

北山狼母將那隻小雀放出，牠飛在那羣被夏振華制住的武林高手身上，深深地啄兩嘴，他們才從夢中醒來。

當他們觸目一片屍體，又在武當掌門口中，聽完了這一次滴血傳書之會的經過時，都不禁毛髮聳然，冷汗直流，尤其青城觀主和峨嵋上人。

迎風女不知何時已去，也沒有人去追問。

夜幕又漸漸合攏，武林高手都準備離去，祇有夏振華將巨無霸的屍體，連夜運送至「落花秋林」，相與飛花仙子葬在一起。

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隱居在五老峯下，再也不曾出現江湖中。

祇有夏振華雖然獲得了一個人人敬仰的「天下第一劍」之譽，他也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但除此而外，甚麽也沒有。

因爲他所愛的人已經去了，而且永不知去向。

而愛他的人，也都離他而去。

他立在暮色中，想放聲一哭，但「天下第一劍，應該流淚痛哭嗎？」他輕輕地自問着，然而，他不僅沒有哭，代之而起的，是一陣縱聲狂笑，震蕩在夜空裏。

（全文完）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